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
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北師壹百周年紀念文錄二

蒹蘭集

薛平書題





行政大樓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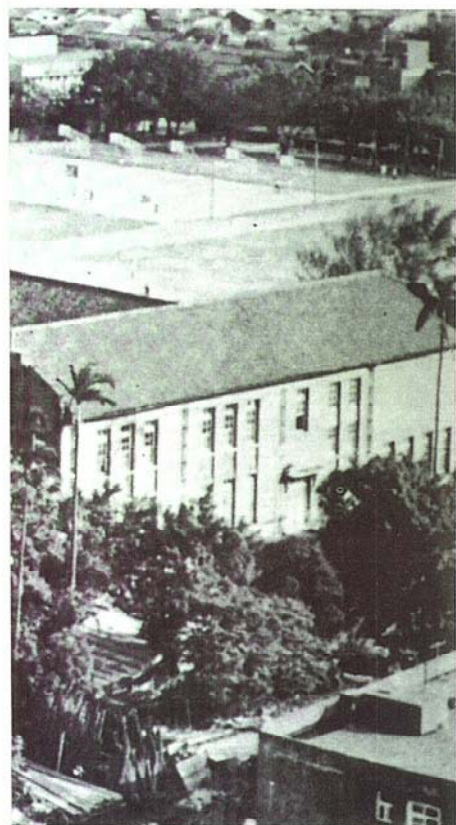


圖書館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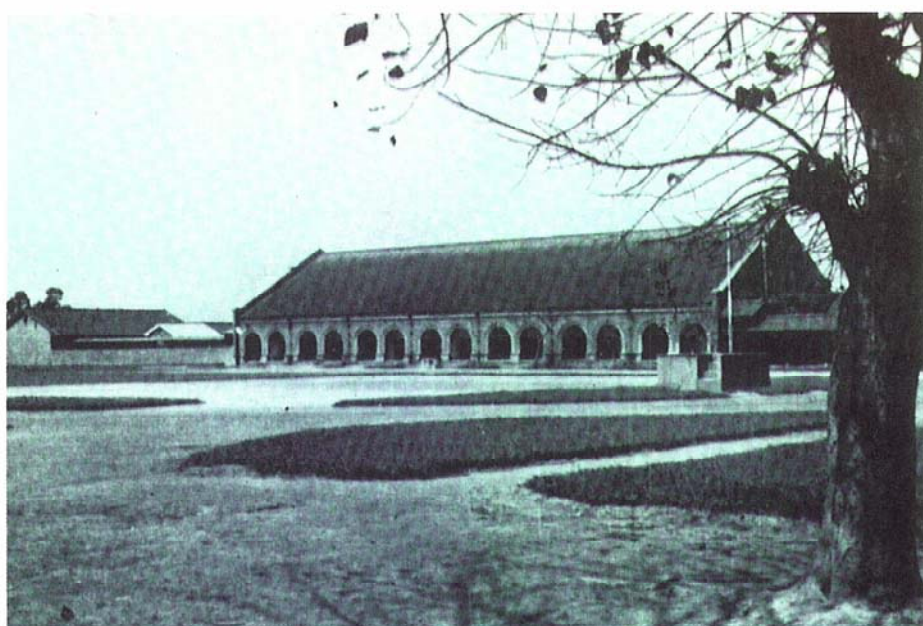


校門全景 1927

F0041946



紅樓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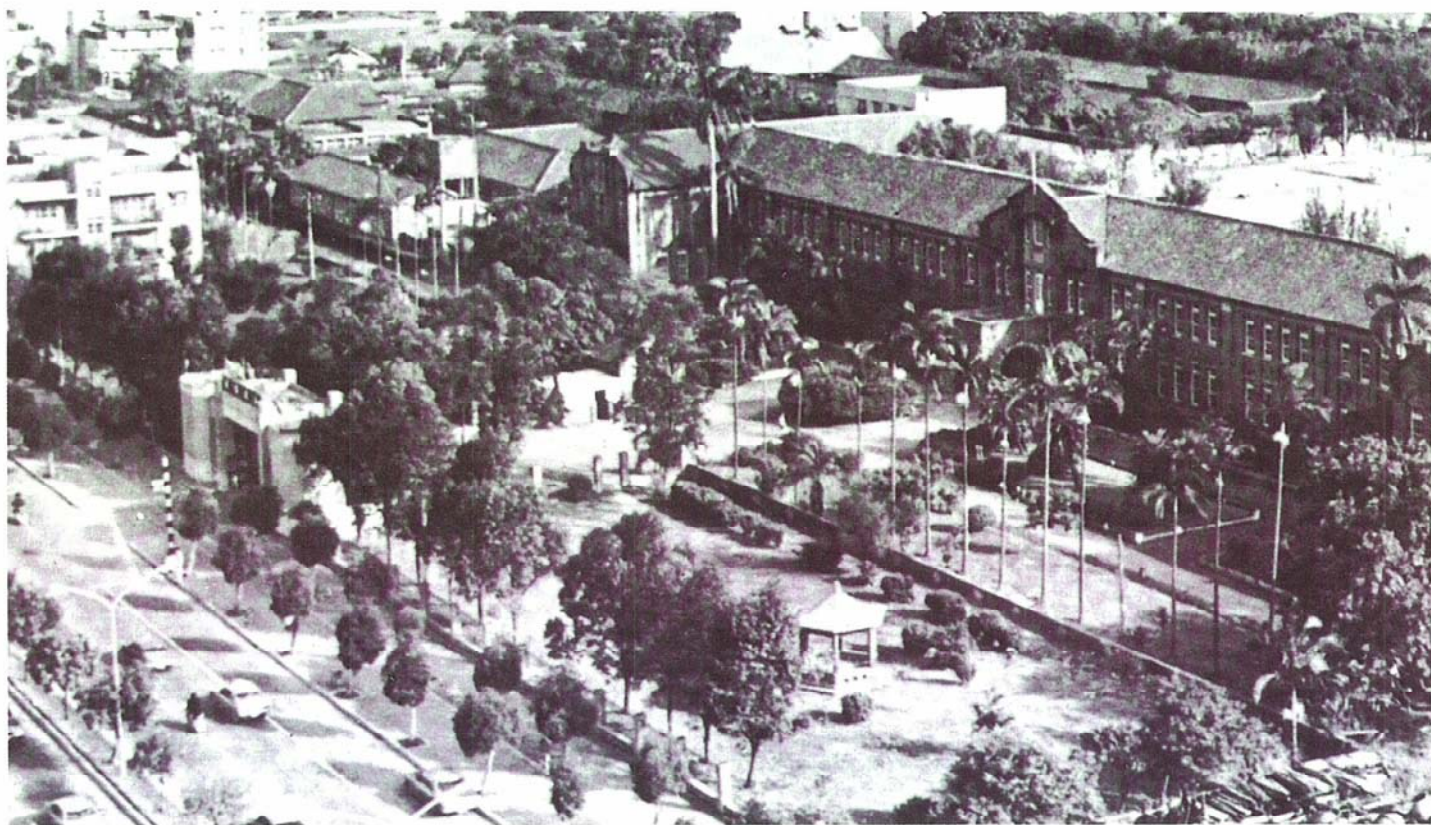
大禮堂 1963



女生宿舍 1959



男生宿舍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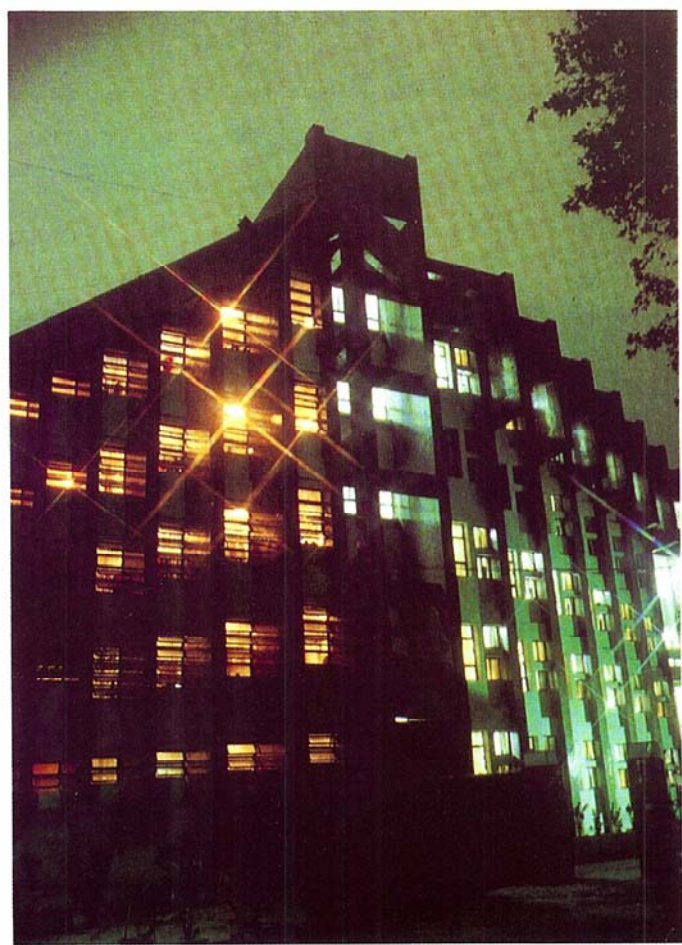
校園鳥瞰 1963



新校門落成 1993



藝術館 1993



女生宿舍 1985



體育館 1996



百周年校慶校友捐獻鐘樓
(興建中 1996)



新民樓 1996



明德樓 1996

〔北師壹百周年紀念文錄〕

茲蘭集

薛子勇題



序

◎ 歐用生

「芳蘭丘上校基良，宏偉巒宮我學堂，千個同窗心協合，滿場才子志高昂……」；「美麗的島，東南勝地，海疆名城……抱著北師精神前進，萬里是前程」；「芝山鐘靈秀，東海智波揚，師資樹典範，國脈賴輝煌……」；北師絃歌不輟，鐸聲綿延，今年欣逢創校壹百周年了！

民國前十六年，日本將原設立之國語學堂改為國語學校，並設師範部，此即為本校之濫觴。此後本校校名和校址數度更易，制度也一再更迭，由日據時期而恢復於國民政府，由師範、師專而易制為師範學院，由省立改隸為國立。本校隨臺灣師範教育的腳步，度過了壹百周年的漫漫歲月，見證了臺灣教育的發展軌跡，本校的百年史可以說就是臺灣的近代教育史。

緬懷先賢前哲，胼手胝足以闢荒煙，揮血灑汗以斬荆棘；覆瓦砌磚以建紅樓，植草蒔花以構芳蘭。從此，北師人寢饋於斯，沐浴春風，晨昏苦讀，終能出人頭地，頭角崢嶸，各領風騷。一世紀以來，北師孕育了無數的人才，於教育、學術、藝文、法政各界，均卓然有成，貢獻於國家、社會，奠定了北師在我國教育史上不可磨滅的地位。

紅樓北師，質樸有情：悠悠校園，漫漫長廊，多少晨昏，多少盼望，多少青春，多少夢想。為捕捉北師的歷史和回憶，乃徵文成編，或憶師道風範、同窗情誼；或追

年少輕狂、溫馨趣事；或記校園采秀、雅會清談。每篇都是薪火相傳的歷史，銘心刻骨的回憶，與幾許衷心的祝福。今將之總為一冊，名「滋蘭集」，取屈子勝義，寓北師地靈人傑，作育英才，學統賡續，綿延流長之意，冀其光顯傳統，奉揚偉績，以為北師壹百周年獻禮。

百年大慶，畢世難逢，躬逢其盛，載欣載榮，謹綴蕪辭，馨香祝嘏，頌曰：

巍巍北師，赫赫其名。芝巖啓軌，敦愛篤行。
爰茲衍派，芳蘭奠基。乃構黌宇，乃植新畦。
宮牆布教，四科傳習。聲遠瀛海，俊乂是輯。
春秋迭代，日月重光。猗與北師，長發其祥。
殷序周庠，制度載遷。博文約禮，瓜瓞綿綿。
正心誠意，格物致知。誕育菁莪，是式是儀。
我翰旣貞，我條旣榮。多士奕奕，及此百齡。
噫嘻百齡，其命維新。億萬斯年，穆如三春。

滋蘭集【北師壹百周年紀念文錄】

目次

8	飛馳一百年，邁向新世紀——回顧與感言	■陳鏡潭
15	臺北師院建校百年有感	■康 謳
20	紅樓抒懷——生物教學四十年（一九四六—一九八五）	■陳紹秋
26	北師憶往五十年——大時代裡的小故事	■屠炳春
36	紅樓回憶錄	■林國樑
45	音樂教學生涯感懷	■郭長揚
49	北師戀曲	■陳 壙
50	石川欽一郎老師與母校之美術教育	■林有德
57	北二師的回憶	■屋綿正統
64	師範生涯的點點滴滴	■陳水福
67	精神長相繫	■山中貞則
69	女子講習科一期生	■湯前俊子
72	教育國的基礎	■佐竹隆生
78	孕育我成長的台灣的太平山、太平山小學校與台北師範學校	■喜久四郎
83	過渡時期的回顧	■徐端妹
86	我在北師半世紀	■吳萬福
96	師範生涯散記	■袁友冠

98	回憶與感恩	■張統星
100	青春心靈的藝術天空	■吳隆榮
102	回首不蕭瑟	■邱文忠
105	芳蘭三越	■徐沐衡
108	北師瑣憶	■賴萬年
111	四十年師範話滄桑	■古國順
117	無我無私的風範——記繆瑜師	■黃裕城
119	北師生活的回味	■溫武雄
122	往事祇能回味	■李建興
124	慶祝母校百周年校慶抒感	■莊聰榮
126	紅樓百歲憶北師	■王義治
130	北師造就我一生	■王振成
132	北師之緣	■陳忠照
138	飲水思源 永懷師恩	■王建華
148	懷念母校	■胡鍊輝
149	情緣	■劉蘊如

151	感懷北師	■溫明正
154	我們這一班	■楊素絹
156	師訓班憶往	■陳茂德
158	憶當年——北師運動場上	■楊進成
160	百年之須臾——憶那段古樓歲月	■李漢敦
163	記母校的社團活動	■陳清枝
164	我的探索我的夢與憂鬱	■陳木城
169	給我成長機會的國北師	■鄭藩志

- 171 豐碩的成果 ■曹中瑋
 174 一個師訓班學員的感言 ■鄭玉疊
 178 第一屆幼師人的心聲 ■陳麗玲
 180 那一段閃亮的日子 ■梁慧佳
 183 走在新舊年代之間 ■顏肇基
 185 十年幼教生涯有感 ■黃敏玲
 187 師專生活的回憶 ■楊素燕、吳亦偉
 190 無憂無懼的年輕 ■巫宜穗
 192 紅樓！紅樓！ ■許金德
 194 師院生活有感 ■陳月雲
 196 不褪色的烙印 ■王素香
 198 懷念曲 ■黃玉珮
 200 記「賦格」——北師四年點滴 ■許允麗
 203 恭賀母校：百年樹人而任重道遠 ■陳吉雄
 205 人生如夢 築夢踏實 ■洪美慧
 207 永遠的師範 ■謝新福
 209 國北師感言 ■高紹源
 211 曾經走過的那些日子 ■李宜芬
 213 無限感念 一份期望 ■蔡發色
 215 豐收 ■林慧真
 216 北青私語 ■王貞芳
 218 那一段有你的日子——北師四年 ■廖珍寶
 221 那一千多個日子 ■戴聖宗

飛馳一百年，邁向新世紀

回顧與感言

◎陳鏡潭（本校前任院長）

欣

逢北師創校百週年校慶，身為北師家庭的一員，誠心表示由衷的賀忱。一個世紀以來，北師學子必是當年菁英；擁有的師資也都是當代的碩彥。碩彥、菁英相互激盪中蘊育英才數以萬計；校友不僅在教育文化界有卓越的貢獻，在政治法律界甚至於財經工商等各界亦有傑出的表現。一百年的歲月中，由於歷任校長的精神擘劃，勵精圖治，師長的辛勤耕耘，學生的力爭上游，北師不斷地成長茁壯，蔚成淳樸的學風，建立優良的傳統。北師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實重大而顯著。

回顧以往，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北師也歷經多次蛻變：府立國語學校（師範部）、府立台北師範、府立台北二師（培育台籍生公學校師資）、府立台北師範（師專）、省立台北師範、省立台北師專、省立台北師院，直到國立台北師院。隨著改制，教育水準節節提升，校格不斷提高，但是北師對良師與國目標的堅持與優良傳統的維護，總如河中之磐石，不稍動搖。筆者在本校改制師院的前夕踏入北師校門，而後七年又半，與全體師長、同仁、同學，共度那一段艱辛備嘗、甘苦與共的日子。在百年悠長的校史中，這一片段雖然僅如吉光片羽，但伴隨北師成長的愉快的時光，對我而言是人生中最寶貴的一段，永遠難以忘懷。

◎初到北師

人生旅程總是難料，筆者原規劃卸師大理學院院務後，赴美休假進修，未料七十五年五月，先後承林廳長清江和邱主席創煥召見並委以重責，由此與北師結下不解之緣。是故，是年暑假藉赴日開會，順道拜會東京學藝大學、京都教育大學及大阪教育大學，探詢當年（一九四七年）由師範學校（專科）改制為教育大學的過程，也訪問新制的兵庫教育大學，作為我校改制的借鏡。

當我每次翻開離別北師時學校送我的十冊相輯「一步一腳印」，初入北師之情景總是歷歷在目。第一冊第一幀照片出現的竟是「握拳宣誓」的畫面，令人汗顏不已（也許是呼口號的後遺症；或許是單槍匹馬赴任，面對滿堂貴賓稍為緊張），秘書室同仁寫個標題：「全力以赴」。後面乙頁倒是有兩張珍貴的鏡頭：「承先啓後——校慶教職員壘球賽開球儀式」，老校長投的球正好碰到新校長的球棒上，獲得滿場的掌聲與喝采，意曰：「接棒及格了。」另幀「新舊校長、校友與教職員合影」值得放大：紅樓為背景，翠綠的操場上前排坐著選手，擺成扇形的球棒，後排站著老師、同仁、校友，每一位露出北師的微笑：自然、自信、與溫馨。

筆者就任伊始，即動員各單位，經過兩個月的腦力激盪，並由當時剛從竹師教務主任轉任本校教職的歐用生博士（現任校長），研擬校務發展計畫（當時尚未要求師專擬定這種計畫）。筆者並引進所謂「部門規劃（Position Paper）」的觀念，促請各單位探討國內外師資培育機構各部門之相關文獻，參考研擬，作為修訂校務發展計畫的先導性工作；並賦予新制師院定位與定向。七十六年新制師院啓步，甫任新職的陳倬民廳長垂詢筆者：「師專改制千頭萬緒，何者優先？」筆者答以：「擬定校務發展計畫應是當務之急。」陳廳長曾在教育部推動各大學校務發展計畫多年，不久，八所師院均在教育廳規定的格式下，擬定校務發展五年計畫，並在本校研商擬定計畫事宜。

◎改制、改隸

師專改院，原有一案，先擇若干所師專試辦後再擴大辦理；後來行政院院會通過九所師專同時改制，七十六年七月，九所師專升格為師範學院。是年八月一日在台中中興堂舉行首任院長聯合佈達典禮：先由陳廳長頒授印信，繼由毛部長、邱主席分別頒發聘書及主持宣誓。本校並於九月二十一日假大禮堂舉行慶祝改制大會暨開學典禮。配合改制、員額編制、組織規程及其他章程之擬訂、增設系科、課程設計、師資延聘、招生工作、校園規劃

等，變革事項甚多，均由部、廳召集各師院分擔研擬協調執行。

接著師專改制，各師院殷殷期望改隸中央。醞釀約三年，本校奉令研擬改隸作業，經部、廳召集數次改隸工作協調會；七十八年十月，教育廳假本校召開省市立九所師院改隸國立籌備會議。省議會亦關切此事，無論在教育委員會或大會省政總質詢，師院改隸案均成為質詢的焦點；北師號稱是八所師院之龍頭，筆者總是首當其衝，亮相多次。若干所師院（包括本校）同學也曾組團赴省議會陳情；因被認為表現過於激烈，引起不少省議員諸公皺起眉頭，院長們就得「挨罵挨訓」，甚至於寫「道歉書」代為致歉。各院長也分別拜訪輔導區的省議員請求支持。好事多磨，省議會終於同意省立師院改隸中央，惟學校產權暫不能移交。八十年四月九日，教育部召開會議研定改隸之程序。是年七月一日，北師在歷史的轉捩點上再次蛻變；當天上午九時在校門舉行校名揭幕儀式，接著假本院學生活動中心四樓，在毛部長主持下舉行八所師院及體專改隸國立校院長佈達典禮。觀禮的貴賓師生雲集，會場水泄不通，稍後舉行的慶祝酒會亦是一片花團錦簇，熱鬧無比。

改制後為使校務發展能博採眾議，在組織上，除原有的委原會外，另成立院務發展委員會等十多個委員會，擔任各部門之指導諮詢、聘審評議等工

作。配合改制的各項章則之研訂修訂也達四十餘項。改制時各師院均設有初等教育、語文教育、社會科教育、數理教育等四系，本校另加設音樂教育系。當時由於政策上的考量，增設系所不易，本校因啓智教育師資訓練班成立甚早，師資設備已具規模，且特教、幼教師資亟待培育，乃特准先增設特教系和幼教系；美勞、體育兩系也由於同仁們的努力，在藝術館、體育館落成後，先後核准增設，本院設系架構終於完整。接著盼望已久之初等教育研究所也於八十一學年度核准成立（配合師院第一屆畢業生升學；四所師院先成立）。設所一年，本院奉教育部指示主辦「師範學院研究所研討會」，由吳明清所長規劃辦理，討論研究所發展方向。

輔教單位方面，除原有的特教中心、幼教中心、輔導中心外，改制後各師院均新設視聽教育中心、科學教育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此後爲了加強各部門之研究發展和推廣服務，陸續成立環境教育中心、視覺藝術教育中心、語文教育中心及社會科教育中心。七十七年七月各師院同時成立進修部，設置辦法係由本校擬定。第一屆暑期學士班招生，由於命題內涵影響今後的進修部發展甚鉅，教育部指示本校負責統一命題工作，特地要求理論與實際的配合以及適當的深度與廣度。筆者懷於責任之重大，乃與林國樑主任入闖數天完成命題（開啓事必躬親的惡例）。

◎校舍更新

配合改制，教育廳委請台灣省住都局，把各師專的校園重新規劃。本校校園劃分爲教學、行政、運動、宿舍等四區，分五期更新校舍。筆者爲了提高校園美化的品質，經教育廳特准編列預算，委託台大造園及景觀研究所凌教授規劃，並依其規劃進行美化、綠化工作。各師院當時均缺少營繕工程人才，好在住都局爲我們承擔設計、招標、監工、驗收等繁雜的專業性業務。（師專原無專責營繕單位，由事務組兼辦，改制後始將保管組改爲營繕保管組，改隸國立後才把營繕組分設出來）。當時筆者建議住都局：北師校地狹窄，應向高樓發展，盡量保留綠地（例如，將綜合大樓從七層改爲十二層）；祇因爲經費有限（高樓建築造價較昂貴），或因爲礙於建築法規，未能盡如人願。

對於校舍之興建，筆者除了要求結構堅固、設計完美實用外，亦要求：構形要壯觀雅緻，具有大學的風格；色調要柔和耐看，建築間應避免突兀並與環境配合。筆者接掌北師第一週，就有兩場修建會議要主持：紅樓和男生宿舍的拆除改建。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在兩年前已完工啓用）對稱，應與活動中心（與男生宿舍同時興建）構成一組。筆者發現業者預定使用的外牆磚片，不僅品質差，色調居然與女生宿舍不相配，因此要求業者及時改善，

使三棟建築色調一致。綜合大樓（行政大樓、教室、圖書館）則係拆紅樓改建者，於七十八年竣工啓用。紅樓係北師人的精神堡壘，不宜拆除；爲了挽救紅樓，筆者請修建委員會和住都局再三檢討，惟紅樓位於校區的要津，佔地也不小，如果不拆，無法找出綜合大樓之興建用地，只好忍痛拆建。爲了延續與緬懷紅樓精神，筆者建議：將這一棟新建之方形環狀大樓之中庭佈置花園，以紅樓玄關石材和礎石砌成花壇；並以拆下之紅磚研製彫刻品或裝飾品贈送校友（周瑛教授以紅樓外牆彫成一對師生形象，命名「愛的傳承」——此傑作一直在院長會客室展示）；也製作二分之一的紅樓精緻模型留存校史室。筆者當然也贊成修建委員會早已作成的決議：綜合大樓外牆應使用紅色磚片，藉以紀念紅樓。

由於拆建，紅樓的各行政單位均暫時搬入甫建完工的科學館辦公。綜合大樓係師專、師院校舍中第一棟（設有電梯的）高樓（以前校舍均爲五層以下，未設電梯）。由於教學是最高優先，教室均安排在較安全、方便的低層（二、四樓），各教室均裝空調與防噪音窗；除訓導處和總務處（與同學、校外人士洽商方便）以外，其他行政單位都配置於高層（五、七樓）。

至於八十一年校慶落成之三館：體育館、視聽教育館係採公開比圖，藝術館則由住都局設計，對

於所有的新建校舍，均經修建委員會及各使用單位，用盡心力一再修正設計，以期完美。各棟建築的外牆磁磚，均要求業者由「價廉物美」的二丁掛改爲高品質的密變二丁掛（同色系列中濃淡相配，以免單調），較爲柔和耐看。筆者邀請多位美術、美工教授陪同修建委員會代表、使用單位、住都局及業者，跑遍台北市和近郊城市參觀建築外牆，選定合適的質料與色調。各棟建築均決定淡紅褐色系列，但有一、二棟建築的成品和原要求的色澤稍爲變調，惟尙被認爲造型典雅、品質良好、色調雅致，尤其是藝術館（林曼麗主任精心規劃、調整色調），咸認爲是難得的氣質高雅的建築。

新校門係八十二年七月落成，本工程需要配合的景觀多重：校門後的行政大樓，門前的捷運系統高架橋墩，斜對面的巷道，對面的高樓建築等等。筆者邀請本院多位教授、住都局、捷運局、台大造園景觀所、建築師，共同研商整體造型、大小、地基定點、建材之品質色調等等，工程雖然不大，卻是衆人的心力結晶。

依校園規劃，尙有教育大樓、大禮堂、改建大操場（地下爲停車場）等計畫，由於省議會規定「各師院產權未移交前不得修建校舍」，而未獲編列預算，因此改制以來的一個心願——每位老師均有足夠的研究室，未能達成，至今心仍戚戚焉。至於大禮堂改建，筆者一直強調應保存這一棟大禮堂

：北師人的「心靈故鄉」，也許可做為校史館（或可兼校友會館）。本校校地有限，亟待開闢第二校區；筆者曾陪同院務發展委員會同仁前往台北縣石碇鄉、深坑鄉、三芝鄉，基隆市暖暖區、大武崙，宜蘭縣礁溪鄉，桃園縣八德鄉等地勘察，因牽涉因素多，未獲定案，亦是一件憾事。

◎良師高足

因應改制，教育部訂有「配合師專改制提高師資素質實施要點」，作為各師院新聘教師的準繩，並在「加強延攬海外學人回國任教案」中提供每一師院兩個教席名額。教育廳則訂定三年計畫（兩期），每年選送二十四名教師赴美進修高級學位。國科會（科教處）亦擬定提升師院科學師資素質之專案計畫，選送教師進修科學教育高級學位。改制之前，北師教授個個學養功深，國民教育的權威比比皆是；加上改制後各所系均經嚴謹的作業，公正公平公開從眾多的飽學之士中遴選最佳人才，今天北師師資陣容之堅強，足與三所師大比美；尤其是多位新聘教師均認同師院教師的角色，熱心於師範教育，令人欣喜。

改制之後，學生人數逐年增加，由三十三班、一四七四人（七十五年）增為五十班、一七六六人（八十二年），教務處為了排課、安排教室費盡心力，辛勞備至。改制當時，為了爭取優秀學生，各

師院共同編印精美的「師院簡介」，擇輔導區的重點高中做招生宣導，改制後招收的學生素質優良，一如往年的水準。由於北師的老師深富教育愛，照顧同學視如己出，因此北師的學生均能尊師重道，感念師恩。每逢老師榮退或其他活動（師恩茶會、老師個展或演奏會、生日宴等），校友們不辭遠道趕來參加，或為恩師舉辦慶祝會，或出版紀念刊物，北師同學感恩的心，令人感佩。

北師的校園一向安寧和諧，學校不定期舉行座談會，教職員工生分別召開，感謝各位對學校的興革意見，諸多校務的改進措施，無一不是出於各位的建言。學校舉辦的各種活動，各位老師、同仁、同學，都踴躍參加，一團和氣；每年校慶、春節團拜，榮退的師長、同仁，多位光臨院長室開懷暢叙，給筆者多方鼓勵，感情難忘。

◎學術交流

專科改制為大學，目標上的一個主要不同係研究功能的加強。因此，改制初期積極鼓勵教師研究與進修，參加研討會或論文發表會，充實圖書館的研究刊物、資料庫，並銳意提升學報的品質。七年期間獲國科會、教育部等專案研究計畫近三百件，「北師學報」榮獲八十二年度教育部頒發之大學校院優良學術刊物獎，「國民教育」月刊亦經國科會資料中心主動收錄於「中華民國人文社會期刊資料

庫」。

同時爲了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成立國際文教合作委員會，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前後與美國三所賓州州立大學（夕本斯堡、密勒思維爾、布倫姆斯大學，九所師院共同簽訂），匹茨堡州立大學，北科羅拉多大學（十二所師大、師院共同簽訂），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等簽訂學術合作。交流活動二十多次，包括：進修、研究、講學、演講、表演，或共同舉辦研討會。

在促進師範學院學術交流方面，七年期間，主（承）辦研討會多場，例如：第一屆台灣省教育學術論文發表會等，需要開創性的做法，也費相當心思籌劃。本校辦理的「國際性」研討會包括：初等教育師資培育研討會、中日幼兒教育研討會、師院數理科學術研討會、初等科學教育研討會等，均邀請英、美、日等國學者參加。

◎芳蘭之家

本校歷史悠久，史料豐富，值新圖書館落成，將其大門右側開闢一大間作爲暫時性的校史室（希望新建禮堂完工後把舊禮堂佈置爲校史館），並另撥隔壁的一間會議室作爲校友資料室（兼校友會辦公室）。因師院員額編制中未設校友會組織，故指定輔導教師乙位專責校友會工作（提供二名工讀生），後來增設職員乙名，由實習輔導室輔導組辦

理。同時也成立「畢業生校友輔導委員會」，下設「校友服務中心」在校友會辦公室服務。由於留校校友會會長吳萬福教授的熱誠推動，服務中心執行秘書郭明郎教授（現任實習輔導處處長）的犧牲奉獻，校友會的會務有了迅速的進展。

筆者到任北師時，早已有國師校友（光復前畢業）會的聯誼組織。每逢教師節前夕（禮拜天），必承邀參加國師校友的聚會，而藉機會向早期的前輩校友致敬、請益。至於光復後畢業的北師校友，由於人數衆多，且遍及海內外，尙無校友會組織；於是成立校友會便成爲筆者工作重點之一。幸賴邱錦添校友的熱心籌劃，不久台北市校友會和新竹縣校友會相繼成立。

筆者爲促進各縣市校友會的成立，屢次召開畢業校友輔導委員會，由實習輔導室和留校校友會規劃，請當年的任教老師（包括榮退的師長）和留校校友組織小組，分擔責任區，奔走各地，爲校友會催生。七年來繼台北市、新竹縣，陸續成立苗栗、彰化、台北、宜蘭等各縣校友會；近年來在繼任的張代院長玉成和歐校長用生的大力推動下，也相繼成立基隆、桃園、新竹市、台中縣、雲林、高雄市各縣市校友會，成立校友總會指日可待。

至於日籍校友，每年經常組團來台，由同期台籍校友陪同造訪母校。一九九二年，在日本的北師校友會（台北師範芳蘭會）總幹事莊樹春校友來

函，要筆者在該會會刊「芳蘭」上寫刊頭語，筆者寫的標題是：「站在芳蘭丘上」。光復前的北師是異國統治下的校園，在這一時代，北師的畢業生，不僅台籍菁英，就算是日籍畢業生也全部分發到公學校（台籍學童就讀的國民學校）任教。他們告訴我：他們曾經爲了台灣的小學教育奉獻青春，台灣是他們的第二故鄉。他們至今還記得一些閩南語（當時的日籍師範生的必修課），他們懷念台灣，更感念北師的恩澤。

北師悠久的歷史中，不管是光復前或光復後，均有校歌、校徽，卻無本校自有之校訓。適逢改制，故藉各種管道（校訊、院刊或各種集會）向師生校友徵詢，並請小組研辦。最後經院務會議決定，採屠炳春教授所撰：「敦愛篤行」——誠心誠意的愛人，全心全意的實踐，作爲本校校訓；實際上這也是筆者生平努力的目標。至於校徽、校歌，雖然也徵選幾次，仍未能決定，有負衆望，深感抱歉。

筆者以一介書生，因緣時會，踏上芳蘭之丘；未久發覺自己的「血型」與北師人相同，不知不覺

中融入北師的傳統裡。在七年的北師之轉型期，和北師人同舟共濟，期盼發揚北師優良的傳統，期許開創北師美好的未來。筆者學養欠缺，乃將Carnegie風行數十年之人際關係名著，置於左右，努力實踐「和學」，以彌不逮。筆者行事力求完美事必躬親的毛病，自省或已對行政效率有所損抑，幸賴北師人和諧團結、合作無間，校務推動還能順暢，感念殊深。

北師百年的今天，師範教育正在面臨重大的挑戰。師資培育多元化後面臨的問題，諸如：師資培育機構的定位和定向，如何維持師資培育機構的特性與地位，教師專業地位的維持，教師之教師的專業成長，傳統與未來社會教師角色認知的調適，政經環境對學校選才之衝擊，如何發展多元化、彈性的課程等等，複雜多端。我們曾接了擔子，我們會努力過了，而今心餘力絀。我們交了擔子，我們在加油喝采，期望無窮。期望北師人，青出於藍，一代比一代強，在卓越的條件下更團結、更進步；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群策群力，共同邁向光輝的新世紀。祝福北師校務日新、校譽日隆。



臺北師院建校百年有感

◎康謳【本校退休教授】

我

服務北師，連續足有三十一年之久，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說是工作時間最長的場所，也是心情最佳的歷程，視學校如家庭，對學校感情，深濃無比。退休迄今已逾十多年，今年是師院建校百年大慶，特略抒本人的感想，藉表懷念與祝賀之忱！

(一) 我與北師

臺北師院建校百年有感

我是一個喜愛音樂，重視音樂生活者，曾常以終身為音樂教育與音樂文化而盡力的鬥士自許。我是由原任校長唐守謙先生的延聘，進入北師音樂科任教的，後來歷經葉守乾、劉平侯、韓寶鑑、葉霞翟等諸位校長的更替，幸獲上述各位校長的器重，長期擔任班級導師，也曾先後擔任過音樂科主任，或訓導主任等職務。三十一年來，與同事們相處，十分融洽，雖有時看法不盡相同，有過若干磨擦，但都是對事不對人，並能相互退讓，在短時間內獲得諒解。

在這期間，北師由高中師範改制為專科師範，招收初中畢業生，在校修業五年（至於又由台北師專升

格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招收高中畢業生時，我已離校。在我服務北師期間每年招生，我都擔任招生委員之一，投考北師的新生，均在五千人以上，但因名額所限，正取生沒能超過二百至二百五十人，大約是廿多名考生中，選取一人，所以錄取的學生，都是十分優秀的，所謂能得英才而教之，真是三生有幸！在北師服務的過程中，經常縈繞在我的腦海中而印象十分深刻的有：

1. 在服務訓導處期間，我記得曾推動若干工作是十分有趣，而頗具效果的：

(1) 改進學生伙食團的組織

北師的學生是公費，除學費全免外，另由教育廳核撥主食（米）與副食（菜）的代金，金額雖足供中等生活的消費，倘處理稍有不慎，便會發生營養走樣的問題。當時是由學生伙食委員會決定徵招商人包辦，時間長久後，發現菜量菜質日漸變差，學生們頗有食不下嚥之苦，乃即邀集學生代表研商改進辦法，最後決定辭退包商，改由學生自己輪流經營，並指派教官負責輔導與協助，每日清晨由學生委員，率領校

工推車逕赴最大的菜市場，採購所需菜肴，每日公佈菜單與價格。伙食改善後，獲得很大的實惠，全體學生都感到滿意。

(2) 實驗胚芽米的營養價值

胚芽米是當時農復會提倡的提高產量、增加營養的一種增產運動，去穀殼再加碾製時，保留胚芽的存在，減少碾製的次數，例如：去穀後一百噸的糙米，經過保存胚芽的一次碾製後，可以餘留九十噸，倘要碾製成白米時，則常須碾製三次，最後只剩下七十噸。所以胚芽米的特點，不但能增產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食米，而且對身體的營養度特高。所以經過農復會的洽商，北師接受了該會的要求（主辦人是農復會的技正楊月恆博士），為期三個月的一百隻鴿子為實驗對象，結果確具實際的成效，因此學生伙食團也曾一度嘗試使用胚芽米。我與內人葛琳教授曾共同為此譜製了一首胚芽米歌。但據傳聞，被辭退的包商，曾揚言要向我施予報復，預備伺機對我襲擊，以洩心中之恨，後來也許由於事過境遷，該包商亦因故他移，幸未遭此一難。

(3) 提倡美化行為與不抽煙運動

學生生活在一起，難免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有時會破口相罵，甚至動手相搏，我特提倡美化行為運動，盡力避免粗魯語氣，或出言傷人、或暴力相向的醜陋行為，常常鼓勵和平相處，減少互相攻擊或磨擦衝突，以免有缺乏行為美感之譏。當時的訓導

的原則，是輕易不實施處分，尤其是記過、退學等的情况，減少很多，而代之以說服與勸告。至於抽煙，不但傷害健康，也是缺乏美感的行為，曾共同訂立抽煙罰則公約，被發現抽煙者，宜交出罰金五圓。（當時五元可購香煙兩包）充作級會基金。

2. 在服務音樂科期間，我曾參與及進行下列工作：

(1) 參與教育部修訂中、小學暨師範學校課程標準，音樂科標準的修訂，承推由我主稿，參考英、美、德、日各國的課程內容，增加了許多的項目，對於教學目標的達成，改進不少。

(2) 參與國立編譯館編審與出版中、小學音樂課本，在編譯館發行統一課本前，我曾與校友吳文貴、官有謀、林來發、廖年賦等先後出版了兩種小學音樂課本，分別由正中書局與兒童書局印行，隨後我又與鄧昌國合編初中、高中音樂課本一種，由正光書局印行，內容均包含基本練習、歌曲欣賞、樂器練習等，是比較新穎而有效的課本，後來我參與國立編譯館編審統一課本時，即被推擔任編審工作，依照新課程標準，完成課本的統一發行。

(3) 輔導音樂課本的實驗，並提供實驗報告及課本改進意見，由實習輔導處洽商指定郊區的國民小學四所為實驗的場地，每校兩個班級，在一年內完成三、四、五、六等四個年級上下學期的實驗，然後由我撰寫實驗報告，並參照實驗的結果，提出改進課本內容

的意見。

(4) 每學期音樂科各年級均舉行實習音樂會一次，每年則舉行公開音樂會一次，旨在增加演出經驗與發揮觀摩的效果，以激勵學生努力學習的氣氛。

(5) 音樂科畢業班配合實習輔導處的安排，模擬學校組織，除擔任行政（校長、教導、訓導）、教學（級任、科任）等整體實習外，更藉環島參觀旅行之便，舉行環島旅行音樂會，我除了率領導生參觀旅行，也接受邀約代理了多次的其他導師，率領專科畢業生完成旅行參觀與旅行音樂會的任務。

(6) 在北師專擔任教授屆滿七年時，曾獲准休假出國進修考察一年，回國時，攜回音樂名著百餘冊，爲了提供國內完整的音樂資料，充實音樂園地的世界觀，曾即著手主譯音樂理論名著：廿世紀作曲法、和聲學、對位法、曲式學、配器法、音樂欣賞、音樂教學法、音樂美學、鍵盤和聲學、音樂的結構與風格、歐美樂壇漫步、現代和聲學等十二冊，另主編大陸音樂辭典一巨冊，其中曾邀請了郭長揚、張統星、潘皇龍、游昌發……等諸位音樂界的好友共同完成此項艱巨的工作。

(7) 出席與主辦國際音樂會議：我曾在民國52年（一九六三）7月應邀赴東京出席第五屆國際音樂教育會議，民國63年（一九七四）9月率領代表團一行廿一人赴日本京都出席第二屆亞洲作曲家聯盟大會，並發表「懷念樂詩」雙簧管五重奏。一九七三年籌組

成立中國現代音樂協會，承同仁器重，當選爲第一任會長。旋又會同許常惠、溫隆信、許博允等籌組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於當年六月成立，我又當選爲第一屆理事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台北主辦亞洲作曲家聯盟第四屆大會暨亞洲音樂節，並發表「中國調式和聲研究」論文一篇。前述各項會議的推動，均獲北師校長、同事們的支持與教育部的贊助，得以順利進行。我的內心甚覺榮幸與感激。

(8) 主編音樂教育月刊與發表華夏頌清唱劇：一九六八年校友林福裕發行音樂教育月刊邀我擔任主編。四月間在台北市中山堂發表拙作「華夏頌」清唱劇，詞是葛琳教授所作，由鄧昌國指揮樂牧合唱團、國光合唱團、台北師專合唱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聯合演出，同台發表的作品還有馬思聰的「山林之歌」管弦樂組曲，深獲好評。

(9) 譜製台北師專校歌：一九六三年台北師範改制爲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後，校長韓寶鑑曾作師專校歌歌詞一首，囑我譜曲，經過譜曲、試唱、修正、指導學生練習等程序，然後於一九六四年正式開始使用。

台灣的音樂教育，可以說是相當普及，中小學都能依照課程標準而實施音樂教學，採用部定的課本，多由專任音樂教師負責教學，重視欣賞、唱歌、基本練習、簡易樂理、樂器練習等的綜合實施，增進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充實了學生們的康樂能力，使能成爲身心健康的國民，每週課外活動，還有合唱團、樂團

的練習，每年參加校際的全國的音樂比賽，水準年年提高，音樂的人口大大的增加，這些成績，大都是北師的校友們的努力成果，真是值得欣慰！

當時教育部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以及編印中、小學師範專科學校的音樂課本，我都曾參與工作，擔任編審委員，並實際參與起稿與輔導課本的實驗，先後曾獲教育部的優秀教師獎狀及實驗成效獎狀，與教育廳的八德獎章等，這都是北師給予的機會，應該歸功於北師及北師的校友。

(二) 師生之間的友誼

當時北師學生，不論是男的或女的，根據師範法的規定，要接受較嚴的生活訓練，所以在學期間，由政府提供食宿，並穿著校服，爲了管理方便，依照規定必須一律住校，除了上課外，還有課外活動、晚自修、升旗、降旗、週會、級會、春季、秋季的遠足活動，畢業生環島旅行參觀教學、實習教學……等，師生接觸機會很多，相處時間較長，所以師生之間建立了良好的情誼，極少發生不愉快的事件。

我對學生的態度，常堅持一種理念，要和平相處，決不疾言厲色相向，每學期必邀約導生來到家裡聚餐一次，大家一齊動手準備食物或包餃子等，餐後還有團體遊戲，以增加彼此的了解。每學期的遠足旅行，一定親領學生同行同樂，因此師生間的友誼，成爲永恆的。歷屆學生畢業離校後，均各成立級友會，

每年舉行一次聚會，規定攜眷參加，並邀有關老師參與，互通款曲、交換教學心得。師生間的交往，即使五年、十年、廿年，以至於更遠更久，都以重聚爲樂，一直保持聯繫，一點都不覺得勉強，甚至興趣濃厚。

據說，我曾經是學生心目中的「一棵綴滿真善美的音樂碩果樹的耕耘者，使它們抽芽孳長，日趨茁壯的園丁。」三十多年來，他（她）們對我的評語，無論是書面的或口頭的，綜合起來，大致有如下述：

1、他是樂藝的舵手，使我們冰釋迷惑，充實心靈的陽光。

2、他是一位嚴父，亦兼慈母，當我們遭遇挫折時，他卻認爲那是一個磨練的機會，爲我們注入一股無形的力量，重新振作。

3、他是凡事持守有度，講求原則的人，他鼓勵和希望樂藝的學生們，能更有氣質、更堅強些。

4、他是一個隨和、包容、寬恕、謙遜……，凝聚音樂素養於一身的學者。

5、他是一座熠熠的燈塔，導引我們在浩瀚的音樂海上航行，認清方向，駛入豐富而正確的音樂殿堂。

6、他是唯一了解我們的人，當我們人手一棒——冰棒，津津有味地舔著時，能與我們共同埋首苦幹的人。

7、他常利用時間，講述希臘音樂神話故事，期



望在我們的心靈裡，生根長芽，賦予我們不朽的意志。

8、他是音樂之國，屹立不搖的長青樹，永遠擁有年輕的活力。

9、他在嚴肅的個性中，隱含著慈祥和藹的容顏，經常流露出可親的笑容，他是最能與我們溝通的老師。

10、他是對真理執著，永遠不變的長者，與孜孜不倦於音樂教育的奉獻者。

上述的評語，我真是受之有愧，但可以從這裡顯示出師生間的友誼，我服務北師期間，每年考績，均被列為甲等，總算心血沒有白費，雖然辛苦些，但仍有欣慰與充實的感受。

(三)我退休後的計劃

在北師服務，依照規定，可以延至七十歲退休，旋因當時我的身體常感不適，由於工作太多，不勝繁忙工作的壓力，飲食沒有定時，常常要晚睡早起，除了專任的課程教學外，還兼了其他學校的鐘點，兼課多的時候，由於情面所關，無法推辭，竟多至三、四個學校的兼課。每星期教育部、編譯館的會議與審查等工作很多，加上許多要出國留學的學生，來寓要求補習美國音樂研究所入學測驗所需的音樂理論課程，每週約有三組之多，還有中、小學課本的修訂，以及

音樂理論叢書的編譯等等，每天工作時間常在十五、六小時左右，收入固然可觀，但體力則有不支之感，只好提前申請退休，並經深思熟慮，為了能夠恢復身體的健康，繼續從事寫作，乃覓定環境優雅、靜謐安寧的溫哥華為度過晚年的地方。

退休後經過一年的靜養，體力終於完全恢復，乃計劃讀些想讀的書籍、寫些想寫的書譜。退休十五年，先後完成了譯述與著作：管絃樂配器法、和聲學、鍵盤和聲學下冊、康謳獨唱曲集、康謳合唱曲集、康謳器樂曲集、中國民間旋律鋼琴變奏曲十二首……等，目前正在進行唐宋詩詞的獨唱曲與合唱曲的譜製，初稿完成唐詩歌曲五首、宋詞歌曲五首，尚待修改定稿中，希望能對音樂教育界提供更多的資源，才不會有虛度此生之感。

我認為北師各科畢業的校友們，大都具有發憤好勝的個性，服務期滿後，多數有志深造，有的繼續進入國內研究所，或出國進修，在艱苦中，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再為教育事業而奉獻。許多中、小學校長或大學的教授，是北師的校友，由於榮譽感與責任感的驅使，為公服務而廢寢忘食，起早睡晚的勤奮工作，為爭取績效而盡心盡力，成果卓著，深獲社會人士的讚許，在校師生們的專業精神，與不斷充實自己的意志，令我十分欣賞，敬祝校運昌隆，全校師生暨校友們身體健康！

紅樓抒懷

——生物教學四十年（一九四六—一九八五）

◎陳紉秋【本校退休教授】

欣

逢我校建校一百周年（民前十五年—民國八十五年，公元一八九六—一九九六年），也是光復後五十周年的校慶，凡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關係密切的人，莫不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這個歷史悠久學府的壽辰。身爲一員退休教師的我，回憶我近五十年教學生涯中，四十年是在本校度過的，可以說我的成長與教學點滴的成績，也是在本校和同仁們朝夕相互切磋相互關懷下累積而成，緬懷以往應該感激臺北師範學院的恩賜。

若以光復這年作爲分水線，本校的校史可分爲光復前與光復後兩個階段；前階段，起於日本統治台灣開始，後階段，起於台灣回歸祖國迄今，因此，我也祇能就自己在本校教學的親身經歷，作雪泥鴻爪的記述。

日本剛統治台灣後不久，總督府即在台北設立臺北師範學校，培訓短期日語教師速成班，從語言文化滲透著手，迫使我台灣同胞早日歸化大和民族。到了民國三十四年南京受降，本校由府立臺北師範學校，改爲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恢復我民族性的正統教育，其後隨著學制改革；民國五十年更名為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民國七十六年更名為省

立臺北師範學院，民國八十年改爲現在的校名——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台灣在光復之初，由於經過半世紀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加上戰爭的破壞，物資極爲缺乏，民不聊生，多數的人生活在貧窮的邊緣，情況極爲淒慘，省庫見底、黃金外匯全無，就在這風雨飄搖絕望的環境下，中央政府播遷來台，人力物力相繼撤至，也運來大批黃金，充實空虛的省庫，遂在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以十足的庫存黃金，實施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同時有效運用及時恢復的美援，舉國上下，同心協力，齊步展開各項大規模的重建計劃，於是首先改革現有農地，使大多數的佃農，一夕之間而爲自耕農，同時再利用已有的農業資源及勞力，因陋就簡地先發展密集的民生工業，再逐步擴張爲大型工業，這一變化在工業先進國家需要一百年以上的時間，我國在短短三十年即已達成，被國際譽爲經濟發展奇蹟，這樣由農業社會急遽的轉型而爲工業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民國三十五年深秋某天的下午，我夫婦自上海登輪來台，船在微風細雨中抵基隆港，隨著來迎接的人轉火車到台北，住進師範學院（今師大前身）

的一棟日式宿舍，四壁蕭然，一若芒鞋托鉢的僧侶。翌日清晨臺北師範唐守謙校長親臨寒舍，邀約往臺北師範任教，隔日我到臺北師範回拜唐校長，唐校長領導我參觀學校環境，印象中紅樓巍峨莊嚴、教室、寢室、餐廳、禮堂古雅，生物教室、實驗室、標本室同生物研究室規模井然，尤其是完善的設備吸引了我。唐校長徵詢觀感如何？我說：「不錯！」唐校長又說：「北師和師院同在和平東路上，我們還有附小，請陳先生來北師吧！」隔日聘書送到家中，就這樣我與北師緣結四十年直到退休。

民國三十五年的北師，不僅有三年制普通師範科六班，尚有短期訓練的師資訓練班，平地簡易師範班，及山胞簡易師範班等十多個班級，學生相當複雜。若加以分析，則甲、乙兩班比較整齊，因為他們是民國三十四年春天，日本投降前招收的新生，錄取後僅參加短期的新生訓練即被徵召入伍，待光復後才回到學校受國語訓練，本校體育系吳萬福教授是當年甲班學生之一，另外丙、丁、戊、己四班就不同了；有來自日本連自己中文姓名都不會唸不會寫的，有來自徵兵到南洋一帶叢林中充任火伏的，滿口南洋土語，誰也聽不懂他們的話語，再就是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等，連他們彼此之間都用肢體手式溝通，我上課用國語解說，他們

能聽懂幾許，卻難預測。因為那時是光復初期，他們剛起步學習國語注音符號發音，這群青年又求好心切，日文課本禁用、國語文字又看不懂，在這種情況下，我祇得自編一套簡易生物教材，每次攜帶兩件小動物的模型或標本，在黑板上先繪圖示範，圖旁注國字名詞，再加上注音字母，同時將我帶來的標本或模型，交由他們仔細傳看，再教他們一遍、兩遍、三遍……大聲朗讀，然後再呼名某生大聲唸給大家聽、帶大家讀，有時叫到他們的姓名，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叫誰！班上的情況可以想見！這是民國三十六、七年我教生物課的實況。雖然出自語言不能溝通，也許是他們自幼受武士道精神的影響，藐視女性，當時我很委屈，幾番同唐校長研商，生物課沒課本怎樣教？校長說：「陳老師，慢慢來！」

不久，學生派代表向校長請願，理由是臺北師範傳統上都是男老師男學生，現在本校沒有女學生，為什麼聘女老師來上課，我聞訊後，就請假在家，幾天後，學生們派代表登門道歉，唐校長也來舍間誠摯慰留，這是我到北師遇到唯一的一次課堂風波。以後經過幾年的接觸，師生之間建立純樸至誠的感情，畢業時那種依依離情至今難忘！

當年行駛在和平東路上唯一的3路公車，終點在和平東路二段頭的瑞安街口，下車後走一段路程

才到和平東路同復興南路交會口，才看到一間矮房的農戶，同一家小麵館，遠遠看到一所獨立風格的紅樓聳立在稻田中，第一眼就吸引了我，一樓是行政中心，二樓是一排教室，東西兩端各向南北延伸；西側樓下是閱覽室兼會議室，樓上是書庫。東側是理科教學區，樓下物理區向南，化學區向北，樓上全部為生物所用，物理區樓上是一大間生物教室，化學區樓上三間，一間是生物實驗室，東、北兩面有玻璃窗，陽光充足，有固定多項用途的木製檯櫃，室內有九組活動的實驗桌，無數的螺旋凳，另一面牆和標本室共有，壁上裝有固定的大木框，框內橫隔多層，存放蠟葉標本匣的，便於即時取用研究，穿過小門進入標本陳列室，這裡是一間雛形博物館，存放著各類各型的標本、模型，件件栩栩如生，如剝製的就有：小山豬、小鹿、飛鼠、穿山甲、刺蝟等……禽類大的如鷹、鴉、小蜂鳥……等，爬蟲類如千年蠟龜，兩棲類多為浸液標本。魚類的剝製標本有各族的鯊如虎鯊、雙髻鯊、青鯊……等。骨骼標本中有幼鯨、長尾猴、鴿、幼龜的各種骨骼、魚類等。其中最難得一見的，是一具真體人的骨骼標本，從標籤說明得知，他是位日籍青年，從他上、下顎後臼齒尚未長出推算年齡約在二十左右、體型標準，祇因犯罪、累訓不改，不得已處以電刑，製成標本，遺愛人間，從東京運來台

北，捐贈給本校充作教具。此外也有一具紙漿敷貼精緻的人體皮下各部的肌、腱及各器官的解剖模型，維妙維肖，是日本島津標本製造所的產品，相當逼真，這兩件人體教具，在我學生時代、教書時期從未見過。事有巧合，民國三十七年本校奉令增設體育師範科，體師科設有「人體解剖學」一課，唐校長請我擔任，這樣促使我每在課餘都在鑽研這兩件教具。此外趁率學生到校外參觀之便，徵得國防醫學院同台大醫學院任教大體解剖學教授的同意，我能實地參與他們大二學生解剖實驗課程，在當時是出自興趣也是教學需要，怎料爾後在這方面教學上，能得心應口、得心應手、任教自如。

民國三十六、七年間，本校招生不收報名費，有時招生兩次才能開班，命題、監考、閱卷全是義務。兩年後酌收報名費，才免自備便當招生的傳統，這時閱卷的午餐，就是學校附近那家小麵館送來的肉絲麵或餛飩麵，加一個水煮蛋，當年已是一大大享受了。

民國四十年冬，本校來了一位夫人同道——李毓進老師，三十多年來，我二人對座在研究室裡，相互切磋、相互關懷，獲益至深，別來懷念不已。民國四十四年，本校奉令為實驗示範學校，負責推行社會中心教育，聯合國文教組織設有專責機構在台北負責指導，隨時來校參觀各科教學，示意

我校對外舉辦一次教學觀摩，學校指定由生物科開第一炮，又指定由我擔任。那年劉平侯校長奉令赴美考察科學教育，校務由楊吉仁教務主任代理，邀請北部縣、市高中、高職、師範學校及本校相關老師參加，地點在紅樓會議室，題目是「水生植物的輸導現象」，我以蓮藕、布袋蓮、水芙蓉等水族植物的莖、葉柄切斷後的現象，解說這類水生植物根、莖、葉柄的生態組織，由於根部吸入多量的水，故而它們的莖部或葉柄的螺旋紋導管多，切斷其莖部或葉柄的幼嫩薄壁組織，螺旋紋導管由於管壁厚切不斷就能拉長，呈現出絲狀物了，常人用以表達吾人若即若離的某種心態時，有了藕斷絲連的用語。這天的指導顧問Dr. Mary Croick滔滔不絕說了很多，與會者也各抒己見，相互啟發，掌聲不絕，教學相長，從中使我受益匪淺。

由於我校舉辦多次教學觀摩均獲好評，聯合國文教組織為表彰生物科做出的成績，特贈送人體各部器官模型及一套大型十幅人體解剖圖，半年後，這組教具到校，對生物教學助益很大，如魚得水，我校的生物教學從此名聞遐邇。不久師範大學生物系戈定邦主任來電話到學校，邀我兼師大夜間部藝術系二年級人體解剖課，遂同意。我攜美援贈送的掛圖去上課，深受學生喜好，三十年前每晚上課，偌大的教室坐無虛席，好多日間部學生也來旁聽，

窗外門口只見人頭鑽動。不久張曉峰前輩創辦文化學院，先成立研究所，中藥研究所所長詹純鑑博士透過戈主任，力邀我去授人體生理解剖課。文化學院初創時期，設備尙待充實，我請曉峰先生致函我母校韓寶鑑校長，商借本校紅樓生物教室上課，遂辭去師大藝術系二年級的課，在文化學院一兼就是十年。

民國四十九年秋季，獲教育廳推選，在美援運用委員會支助下，派往日本考察科學教育，考察團員八人，團長是國立科學教育館館長羅榮安教授，另有教育廳鄭世洵督學，台北一女中江學珠校長，台南一中鄧芝如校長，中部三位省立高中的數學、物理、化學教師同筆者，全團以十週的行程，走訪東京、大阪、京都、神戶、靜岡、北海道等幾個大城市的中小學校及東京大學同東京工業大學，見到日本在二次大戰後，雖然元氣大傷，但仍不失其大和民族的精神，值得我們警惕自勵。參觀團中惟我是師範學校老師，回國後理應有所奉獻，先是協助羅館長推展全國中小學科學研習活動，當時館內已有一個亞洲協會贊助的『中華民國科學研習會』，我任總幹事後，每年的寒暑假，舉辦一期或兩期室外或室內的研習活動，透過活動增強中小學生們對大自然的感性認識；另外由我主編適合中、小學生閱讀的，圖文并茂的科學研習月刊，寄贈各中、

小學，頗受社會歡迎，因此，榮獲教育部頒績優獎狀。

日本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科學展覽比我國早，他們小學入學也行學區制，每年為孩子唸小學遷戶口很盛行，如東京市私立八王子小學，是全國聞名培植議員、大臣、部長及大企業家幼苗的老圃，該區的區公所業務最忙。走筆至此，憶起那年女兒伊理，本校附小畢業，參加北區初中聯考名列榜首，附小一帶戶口大增。同時我們也參觀升學率高的中學，不論是生物、物理、化學或數學，他們都採用單元活頁教材，事後方知，這是他們直接採用美國理科正在草擬的新教材。四年後，民國五十五年暑假，師大生物系主任戈定邦教授自美返國帶回生物科高中新教材，受教育部委託主辦BSCS (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 教材教法講習，學員是全省公立高中生物教師，師專不在內，我是列席旁聽員，在八星期中，我汲取BSCS黃色版本的菁華，知道在亞洲已有泰國、日本、菲律賓、印度、澳洲、紐西蘭、新加坡等十多個國家，都比我國採用得早，我因參與黃色版本十八、二十章的編寫工作，其後戈主任贈送我校上下冊二百套，除教學用外，留存四十套在圖書館，也可謂留給學校的一點奉獻吧！這項群策群力的工作，本校高明智老師也參與的。

本校自民國五十年改制專科後，學生升到四年級即分組，我以為為自然組的學生不應局限於實驗室，應該深入大自然中去探討有機體的生態，了解它們和人類的相互關係，本組學生讀完四年級後，第一個暑假就去野外採集，在老師帶領下，或去海濱了解淺海水族的求生本能，或去山中認識不同植物的根系而造成各種不同的景觀，使他（她）們將來能勝任小學老師。五專第一屆（57）級自然組韓小敏、黃錦洲等十七人，用他們自己採集的動植物標本，指導他（她）們用泡尼龍鑄成書本形八開大，表面裝玻璃一片，外加硬紙裱成黑布封面，嵌以鑲金字體標示共四十大本，作他（她）們贈送母校紀念品。幾年後，全省師專生自製教具比賽，我挑選其中十件參展，在台北市南海路國立資料館展示，曾獲好評名列第一，這批書本型立體裝潢標本不知仍在否？

因工作需要，我也曾擔任幾屆班導師，班導師與同學接近機會多，師生間更多一層誠摯感，我視這班男生如己出，對他們督導也嚴格，要求也高，全班三十七人，預官考試全體通過，創本校首例，這屆（61級）畢業生一四七人，我班的俞勇以五年來總成績第一名畢業，真是勇奪冠軍。他畢業後考取輔仁大學夜間部數學系，進修同時，白天教小學，如今早已獲得博士學位，全家定居美國。再如

莊春發畢業後也是一面教小學同時進修，早已獲得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林火炎得中興大學法學士後考取法官、陳平和高考錄取在人事行政局工作，班上有喜慶大事必偕眷同來開一次班會，暢談往事，其樂融融。

送走61級導生，接著是66級甲班導師。六十二年秋天剛開學，班上有簡三郎、李啓祿、楊國政、張興源四人，合資十元在學校對面小店買愛國獎券乙張，不料他們中了特獎，後來他們宴請全班同學、教官同我在行政院餐廳晚宴，又送全班四十人每人一套參加校慶運動會的班服。六十六年夏天送走66級男生，接著是71級女生班導師，全班四十一人五年後全部畢業，記得在六十九年教師節前夕，熊光義校長在週會上代表教育部長，頒贈我服務四十年績優匾額「菁莪樂育」一方，獲如此榮譽，對在教育崗位上辛勞半生的我是無愧於心的。每年的母親節、教師節或新年，賀卡如雪片飛來，尤其66級的簡三郎，畢業後，他生活的每一階段，都寄我一幀照片；最早是學士照，繼而結婚照，三人照及一子一女的全家照，他對我的至誠與敬愛，令我十分感動。

分感動。

我來自民國八十年起，畢業四十年的校友，每年都有返校的年級盛會，並邀請有關師長參加，久別重逢，師生間說不盡的別情，又是攝影、又是舉酒、又贈送紀念品，熱鬧非凡。

年來客居大兒任教、位於半山中東海大學的宿舍，這裡屋前碧草如茵，屋後樹影婆娑，風聲、雨聲中不時傳來遠近的鳥語、蟬聲合奏的旋律，半生的憂患意識早已拋諸腦後，沉醉於往事的回憶，憶及那椰樹掩映下兀立的紅樓，憶及那校園中生動活潑的健兒，憶及實驗室裡埋頭鑽研的年輕人……，當年的莘莘學子，今日在政壇、議壇、文壇、體壇、樂壇、藝壇、杏壇傑出的頗多，往日他們以我為榮，今天我以他們為榮了。

「屋」換星移，歲月不再，當年英姿煥發的老師，而今已鬢髮皤皤，夕陽輝照下的老人，最懷念往事，幸已有了信仰，隱若間傳來遠方教堂的鐘聲，更無伎無求，希望此文付印之後，寄我一冊，因為懷舊是一種精神享受。

陳紹秋 于東海大學宿舍

北師憶往五十年

大時代裡的小故事

◎屠炳春「本校社會科教育系退休教授」

◎芳蘭之丘不解緣

我

，一個教育界的老兵，行年七十又六。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我從上海乘太平輪隻身渡台，應當年的省立台北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李季谷院長之聘，擔任史地科助教。越二年，結識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校長唐守謙博士，承唐校長相邀，在北師兼任普通科國文教學一班。又過了三年，我離開師範學院，投身台北師範。從日據時期的千歲町到芳蘭之丘（今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到二段），五十年的歲月，就在這條寧靜、康莊的大路上匆匆地流走了。

季谷先生是一代史學宗師，為人謙沖有容；守謙先生是一代教育名家，具有仁者襟懷。我與兩位長者萍水相逢，初無淵源，但兩位長者的治學與為人，影響了我的一生。孺慕之情，迄今輒於夢寐中浮現。

三十年代末，正值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世局動盪，人心忐忑。物重楮輕，民生艱困。清鄉運動，如火如荼。白色恐怖，籠罩全島。三十八年春，我和新婚而懷有身孕的妻子，住在師範學院教職員第一宿舍，偶而傳聞某戶同仁被

槍斃了，某人失蹤了，某人被約談了，原本如一池止水的小院，恰如伏流洶湧。我和在台大服務的妻子，都感到時局緊張，空氣沉悶。

三十八年七月某日，方用罷午餐，我和妻子閒坐榻榻米上話家常，突聞叩門聲，有兩位便衣人員入室，目光掃視全室，然後對我說：「長官約談，請跟隨我們前往」，妻子送我到門前巷道，眼看著我登上一輛吉普車，就這樣，我也不明不白地失蹤了。我的妻子、朋友、長官，都不知道我到那裡去了，而我自己也不知道身在何處。我只知道被囚禁在牢籠裡，牢籠並列四間，每間六席大小，間容十二牢友，溽暑蒸人，側身而臥，長夜不寐，萬慮錐心。牢籠無日曆，無紙筆，不准戴眼鏡。我真是茫茫然，默識「吟罷低頭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的處境與感受。

大約是三十八年九月某日清晨，獄卒傳呼我的編號（牢中無姓名，代以編號），牢友鴉雀無聲，凝目相送，彼此心裡明白，此去可能走向黃泉路。我茫茫然被挾持登上圍有蓬蓋的吉普車，但很幸運，被移置另一座監獄。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久別陽光，十分刺眼，但很可愛。

那年冬天某日，我首次步入軍法處的法庭。法



庭上除我以外，另有三男一女，我只認識其中的一人，他是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我所教的班上的學生，他的名字叫黃慶萱。（事後得知，另三人中，一位是慶萱的姊姊，就讀花蓮師範（？），一位是姊姊的愛人，另一位也是北師的學生，但與慶萱不同班，而現在，慶萱已是師大國文系的名教授），法官在審詢中問了我許多問題：「你為什麼到北師兼課？」「為什麼指導黃慶萱閱讀魯迅文集？」「為什麼在課後約談學生？談些什麼？」「有沒有組織讀書會？」「家中有沒有鋼板、蠟紙等印刷工具？」「北師的江姓、雷姓、吉姓教員是共產黨，你知不知道？認不認識？」「你的日記裡記載約某人到你家裡吃麵，『吃麵』是什麼暗號或代用語？」「為什麼你的學生很崇拜你？」「為什麼你借閱歷史唯物論等書？」等等。我只能就所知者據實回答。我回到監獄，頓悟這無妄之災，源出於北師的教學，對班上的學生太接近、太認真。

三十九年春天，大約是三月某日星期四清晨，我急性盲腸炎突發。在獄中，只有每週四上午有醫生蒞臨就診，我發病的日期和時間，真是走運，醫師判定必須立即送醫院動手術。經獄方陳請上級後，諭令自行出獄就醫。就這樣，我糊糊塗塗地步出了牢門，復健後，也沒有要我重返牢獄。

我的身體鬆綁了，但在茫茫人海中，除了妻子以外，我卻似孤魂野鬼，人人敬而遠之，不敢和我

接近，不敢和我交談。我在黑名單中榜上有名，當時各級學校的「人二」單位，列有我的檔案。而當時的師範學院，人事已非，舊巢難返。欲求筆耕自給，而文網森嚴，投稿無門。當時的我，只有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獨立蒼茫，無語問天！

四十年春，蒙唐校長約見懇談。守謙先生說，他很了解我的委屈，了解我的無助，也了解我的清白。當時，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他接著說：他向有關方面疏通，他願意肩獨挑為我擔保，並聘請我為北師的教員。他又說：我知道你專攻歷史，但學校目前沒有歷史教員的缺，請你擔任兩班國文教學，我不能聘你做班級導師，這個嗎，以後再商量，再想辦法。我連聲稱是、稱謝。我默誦著「望門投止思張儉」的詩句，走回宿舍，與妻子相擁而泣，我說：而今而後，當含咀筆耕，戮力自勉，以報守謙先生知遇之恩於萬一。

從四十年春到七六年夏，我在北師校園，默默耕耘，做了三十六年的園丁。上溯三十七年開始到北師兼課，下推退休後又兼任中國文化史一科若干年，這份因「兼」而結的情緣，幾近半個世紀。而今，我滿頭白髮，一事無成。但我的心裡有一份難以形容的喜悅，那就是：我以北師人的成就為傲！

◎語文教學的自反與自強

我在大學時專攻歷史，四年中我曾圈點史記、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前四史，也曾邀集系友創刊《學風》季刊，並在新湖北日報闢史地雙周刊。畢業那年，我撰寫了《三國時代的社會經濟》以為畢業論文。

三十七年夏，唐守謙校長邀請我在暑期部進修班擔任一班國語文教學，那時候，我的工作十分忙碌，本職是師範學院史地科助教，院長指定我在科裡開一門中國通史，我又在台北第一女子中學兼任一班歷史教學，每周在中國廣播公司的新公園電台播講中國近代史一講。但當年少年氣盛，唐校長的邀約，我未經考慮，一口答應了。自忖中等程度的國語文教學，應該難不倒我。

台灣光復之初，進修班的學生，都是國民學校在職教師，他們的年齡不比我小，他們求知的精神，可圈可點。在課堂上，學員們經常發問，提出看似尋常的語詞、語法上的問題。例如：「的」「得」的區分和用法，「的」「地」「底」的詞性，「不但……而且」「因為……所以」「於」「以」「于」「如」「猶」等詞性與用法。也有人提出，國歌的歌詞如何講解？怎樣把它譯成語體？以及「吾黨所宗」、「主義是從」句中的「所」「是」要怎樣解釋？「吾」與「我」，「爾」與「汝」有什麼不同？等等問題。

學員們所提的問題一大籬筐，在課堂上，大體都應付過去了，學員們的反應，還算滿意。一個暑

假的課程結束了，反躬自問，語文畢竟不是我的專業，我對語文的認知不足，隔行如隔山，我對學員們所提出的問題，只能知其然，但不能說出一個所以然。深夜自思，不勝慚惶。暑假過後，唐校長又邀請我擔任北師普師科的國文教學，當時我有猶豫之感。唐校長說：你在暑期部教得很好，我一定要借重你，不要考慮了。我在長者的誇獎下，欣然接受了聘書。

我接了聘書，走回和平東路一段的師範學院，在科辦公室裡，獨坐深思，想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我「自反」語文的專業認知不足，好為人師，其必誤盡蒼生，如今接下了聘書，我當如何「自強」呢？

我在學前暮齡，爬在祖父的背上，祖父教我背誦唐詩、宋詞，頗能朗朗成誦。進了小學，在家背誦古文觀止，閱讀章回小說，可以廢寢忘食。到上海進初中，我在課餘購閱五四時代名家的小說和散文，又讀商務印書館少年文庫有關名人傳記和文學名著。對日抗戰爆發，我隻身流亡，投考湖北省聯中第七師範，我的國文老師魯懷西夫子，三年中，傳授昭明文選和說文解字，至此，才在文字學和選學上，打了一點根基，而前此的泛閱和背誦，都無家法可尋，亦乏名師指點。我想：要在北師擔任國文教學，必須在語法和修辭上痛下工夫，登堂講

解，庶幾深入淺出，讓學生明白而知其所以然。

民國三十七年，我就開始摸索國語文法的書籍。三十九年出獄後，賦閒在家，我沐浴寢饋於語法的領域中，我熟讀了黎錦熙的《國語文法》、周遲明的《國文比較文法》這兩本書，對我有啓蒙導向的作用，黎周二氏專著中的圖解例句，至今猶默識於心，歷久不忘。由黎周入門，我花了四年的工夫，遍閱前賢如呂叔湘、王了一、黃潔如、劉珊、沐紹良、葉紹鈞朱自清（合著）、陳望道、梁宜生、鄧和、許世瑛等有關文法的著作，更上溯馬眉叔的馬氏文通。我又從胡適、林語堂、何容以及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著作中，高郵王氏父子的《經傳釋詞》中，獲得莫大的啓發與心得。在我賦閒的一年中，爲了掙幾個錢貼補家用，我應僱爲台北某高級中學的某國文老師批改作文，對於文章的布局、造句、語法、修辭以及錯別字，除了悉心批改與修飾外，我在眉批及篇末批中，都能說出一個所以然來，讓學生明白，爲什麼要「改」、要「修」、要「增」、要「刪」的道理。

四十年春，我正式投身北師紅樓，擔任國文教學。那年代，社會封閉、校園寧靜，同仁間相處和洽，安份守己，一份薪津，雖差堪糊口，亦無差可兼，作爲一個教書匠，一心只想把書教好。在校內定期舉行的教學研究會上，同科的老師，各自發表心得，彼此切磋琢磨，而探討國語文文法的熱流，

也在北師校園中瀾漫起來。

我對語文教學，原本是一個門外漢，可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又承諾了這份工作，我感念守謙先生的知遇，因而激發自反，戮力自強，一心想做一個稱職的教員，以報唐公聘任之恩於萬一。至於前文所述，一得之愚，只是左道旁門的野狐禪罷了。

◎爲國小社會課程發凡起例

民國四十一年夏，唐守謙校長辭職，到東海大學任教，教育廳派葉守乾博士接長北師。某日，葉校長駕臨寒宿，當時我真有受寵若驚之感。校長入室後說明來意，要我擔任一個班級的導師。我心裡一怔，我說：校長，您要多加考慮，我是「人二」有案的人，據聞是不適合擔任導師的。校長以濃重的安徽口音說：「我知道，我查過。我是校長，我有權選聘。你放心，我會擔當的。」我說：「恭敬不如從命。」也就接下了校長親手交給我的聘書。

葉校長忠厚長者，樸實無華。照理說，他大可不必親臨致聘，並徵求我的同意，只要下達命令，照章行事就可以了。他對屬員的尊重與擔當，至今心存感激。葉校長墓木已拱，而我亦垂垂老矣，猶輒興「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之感。

四十年代後期，北師史地教員有缺，我懇請北師第三任校長劉平侯博士，擺脫語文教學，專任歷

史料教員，回到我的本行。後此三十年，直到我退休，我的工作方向有二：一是歷史教學法的研究，二是史學致知的探索。前者為實用性的，旨在屠門弟子，師範畢業後，執教國民小學，對史地科的教材教法，有概念，能會通；有方法，能活用。後者是學術性的，旨在撰述論文，「不發表就完蛋」，庶幾循階升等。前者是為人之學，後者是為己之學。

民國四十七至四十九年，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受教育部委託，在高梓主任的領導下，推展國民學校高年級社會科教學實驗工作，成立社會科教材編輯小組，我被邀參與。第一次會議出席了二十多位教育專家，如孫邦正、水心、司琦等，我只是敬陪末座而已。直到會議結束前，我才發言，提出了幾點意見，大意是：一、由分科而合科是大勢之所趨。現行課程標準中高年級的歷史、地理、公民；以及低、中年級的常識、社會，勢必統整為六年一貫的社會科。二、合科的階段性，第一步先把高年級的三科，統整為社會科，但不是「社會科學」，而是「社會學科」。第二步，從低、中年級到高年級，一貫統整為社會科。第三步把國小和國中的社會科統整起來。目前我們只能嘗試誇出第一步。二、歷史、地理、公民三科，不是把它「混合」或「合訂本」，而是要融會貫通，也就是要把科際（Interdisciplinary）各領域的內涵，統合（Integration）起來，要統合必須從科際的會通

處（the point of meeting）建立課程的架構。三、執筆小組的成員，宜識、學、才三者兼具。

上述意見是我專任北師史地教學的一點心得（當年的師範，歷史和地理必須搭配，才能排課）。我在歷史和地理兩科，由我一人擔任的班級，就嘗試著統合的教學，我創出了「史經地緯」和「地經史緯」的模式。但由於師範的課程標準與教學進度等規定，難以放手發揮，只能侷限於一隅，作小規模整合而已。我和高梓主任初次謀面，出我意料之外，那次會議結束時，她以肯定的語氣，徵詢在座各委員，推請我為社會科實驗課程架構（Frame work）的起草人，執筆小組的召集人。舉座鼓掌通過，當時我感慚交加，揮別返校，我感到仔肩壓力，千鈞之重。

我約晤了北師校友若干人，如羅歐洲、涂裔章等，商討現行國小高年級歷史、地理、公民三科教材，他們在國小服務多年。我又約集四七級班上多位同學，共同討論。釐訂出分析現行教材的指標，把部份課程標準和現行三科教材的大綱，列表對照。我又本著三大準則：觀照全局（Whole）、深入辨析（Deepness）、提供方向（Orientation）為實驗教材發凡起例。並對照舊標準、舊教材填補內涵，因為當年國小畢業升入初中仍要考試，實驗教材只能做到舊教材的重組，在份量上也不能增刪得太多，而妨礙國小學生升學。

在北師人的協助下，二個月後，我向高梓主任和各委員報告起草新架構的過程、理論與方案。在會議中各委員提出了新的構想。他們認為方今教育部張部長其昀，為文宣示免試升學（國小升初中），九年一貫。（張部長遠見的有遠見，但格於現實，終其任未能實施，一直到十年後，民國五十七年，由蔣總統中正手令，才實施九年國教。）本此，社會科實驗教材，要擺脫舊框架的課程標準與教科書，另起爐灶，我唯唯稱是。雖然我心裡明白，第一次會議時，委員們叮囑我不要脫離舊標準太遠，增添升學的困難。而第二次會議否決前議，另起爐灶。委員們說：「委屈你了，現在請你根據理念，不受拘束，放手起草。」

又過了二個月，我蒐集了美國、日本、南韓的社會科教科書共五套，以及日本學部所頒的教學綱領（類似我國的課程標準），我請北師校友和友人將日文、韓文譯成中文，仔細研讀，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使我獲益匪淺，茅塞頓開。我又重新擬定了新的架構，那已經是四十七年的歲暮了。

在諸位委員的指導，與北師校友的協助下，我花了兩年時間，獨力執筆撰寫國小高年級社會科教材，凡四冊，計四十萬字。我的理念之一是：要把舊框架下的「讀本」，改變成「閱本」，像故事書那樣，讓學生去翻閱，但不要朗讀、背誦。這套實驗

教材，從四十八年九月起到五十年七月止，洽定陽明山管理局士東國校、台北縣板橋實小、桃園縣楊梅國校、屏東縣北葉國校進行實驗。參與實驗的校長潘阿鹿、林能雄、連瑞金、涂阿慶、李鵬賢、何國瑞、郭健之。參與實驗的教師丘柏耀、黃火秀、趙為佳、左潤鳳、李偉中、閻成瑜、邱慶君、廖啓綱、李肇明等，都非常認真、熱心。當年的實驗經費，捉襟見肘，參與實驗的學校和老師，只增添了額外的負擔，卻毫無額外的收入，及今思之，這份精神和情誼，真是感人。而當年北師校園也瀰漫了這種枵腹從公、為而不有的精神。

四十年代，在艱困的環境中，完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社會科教學實驗。五十一年六月，楊紹旦先生執筆的《國民學校高年級社會科教學實驗報告》刊印了。是年教部修訂課程標準，揭櫫六年一貫制。雖然低、中、高年級仍分設常識、社會、史地三科，但標明六年級史地可以採行合科編製。五十七年的課程標準，低年級設常識科，中、高年級設社會科。六十四年的課程標準，規定低、中、高年級設社會科，採行六年一貫的合科編製。

我很幸運，參與了我國國民學校社會科第一次教學實驗的工作。此後我也參與了歷次修訂課程標準的工作，也參與了國立編譯館有關歷史科、社會科的編撰工作。如今我已退出了此一行列，而我校的歐用生校長，他是社會科課程的權威，在他的領

導下，一批時彥俊才，為本土化的社會課程揭起新的一頁。

五十年來，北師是社會科課程的源流。北師人是社會科課程發凡起例的先驅，「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是一個老園丁的心聲。

◎百年校史似長河

民國七十四年秋，北師第六任校長熊光義教授，為慶祝光復後北師建校四十周年，構想刊印一冊紀念性的刊物，那時距離十二月五日校慶，只有兩個多月，他為此事與我商量，並請我主持，擔任總編輯。我提供了兩點意見：一、出版一冊應景式的刊物，內容是題詞、照片、名人語錄、懷舊文章等，這倒不難，但校慶度過，也就煙消雲散，了無痕跡。二、編撰一部學術性的校史，內容既是記注歷史長河，也要撰述以興來者，為我國教育史留下一抹痕跡，也為校史編撰開領風氣。

據我所知，民國以來，從大陸到台灣，似乎各學校的行政當局，重在實務的推行，對編修校史一事，或囿於時空，或限於人力，或拮於經費，類皆未遑考慮。當然，編撰校史，茲事體大，它不是即興應景，頃刻可成，那必須從長計議了。熊校長以教育行政為專業，攻社會學，曾撰寫有關耶穌會士傳道授業的論文。他聽了我的意見，肅然動容。他坦率而誠懇地說：北師是台灣地區師範教育的龍

頭，校史源遠流長，的確應該編修一部有份量的校史。很慚愧，到任五年，思不及此。當然限於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也是事實。但凡事總得有個開始，借重老友為北師校史發凡起例，畫一個輪廓，起步走！至於編撰一部翔實而可讀的北師校史，只有俟諸百年校慶了。

我受熊校長之囑託，在短短的兩個多月中，以夜繼日，運思揮筆，雖曰可謂勤矣，但藉此以抒喪妻之痛而解寂寞。北師校史的史料殊多闕疑，必須訪問光復前的老校友補足並加考訂，光復後的文獻、檔案，貯藏各處室，必須全校同仁鼎力相助清理分類並加分析。真是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雖然可謂勞矣，但藉此也有個自我安慰與肯定。

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光復四十周年校慶，我北師同仁在倉卒間戮力以赴的成果《北師四十年》，終於刊發到海內外校友的手中。本冊的封面大書《北師四十年》，但封底外頁則以英文標寫40th Anniversary Provincial Taipei Junior Teachers College (1896-1985)，顯然在校史的年代上有矛盾。這個矛盾出於校史的「斷限」，這也就是說，歷史是一個「繼續體」(Continuum)，光復前日據時期這一段，不能割裂，不能空缺。校史的「上限」如何判定？老校友自稱「國師」，又如何正名？編者

把兩個不同時期的史實，一線貫串，又將如何闡發史義？展開斯冊，編者的心志與苦思，隱約於字裡行間。

《北師四十年》一巨冊，都五百頁。付印時由於經費拮据，抽刪了一些已製的「表」。為「歷年教員年資任課表」、「歷年師範生公費表」、「師校師專日夜間部課程表」、「師專空中教學課程表」等，及今思之，不無遺憾。

編者在斯冊中未嘗撰稿，只在冊末寫下了不署名的「編者的話」。

●「北師四十年」專輯分為三編：「細數流年」究歷史之軌跡；「橙黃橘綠」記園丁之三業（身業、口業、意業）；「層樓遠眺」圖宏謨於來茲。記注藏往，所以使往事之不忘；撰述知來，所以使來者之興起。一編在手，展卷神馳，俾今之園丁，緬懷前修之辛勤；後之俊彥，興念今人之所為。而我北師人之襟懷神韻，與紅樓菁莪長相左右。

●陳逢申編纂大事記，足徵八十九年軌跡。

●林國樑、胡建雄畫我北師，不落言詮，顯以印象，掇拾圖形，融貫時空。分「今昔」以求對比；「軌跡」以明演化；「焦點」以證實存。示現陳跡，納入須彌，是大手筆，具可讀性。

●「心聲四十年」，凡分二十專欄，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

深。

●「夫子木鐸」剖析教務興革，「杏壇初啼」、「扶輿猗靡」敷陳實習與輔導，「循循善誘」、「我武維揚」敘述訓導方針。

●「談天雕龍」敘語文教學。

●「人文化成」敘史地教學，「戡天格物」敘科學教學，「智愚並移」敘啟智教學。

●「紅樓組曲」、「丹青神工」、「龍騰虎躍」分叙音樂、美勞、體育三科之教學。

●「靈音蠡勺」叙心理諮詢與輔導。

●「風乎舞雩」叙社團活動。

●「披星戴月」、「荷擎天蓋」、「空谷足音」分叙本校夜間部、暑期部及空中進修教學。

●「老圃幼苗」叙本校附屬實驗小學。

●「菁莪抒懷」叙本校在校生之心聲。

●「層樓遠眺」所以前瞻來茲、擘劃改制學院。

●編者不敏，本藏往興來之旨，謹述編纂始末，並冀繼之者，踵事增華，以光校史，而垂永久。

以上所述，是一個北師老園丁的心聲。

歲月匆匆，「北師四十年」的刊印，距今十又一年了。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是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百周年校慶，在北師第八任校長歐用生博士的領導下，組織全國性的北師校友會，群策群

力，籌備慶典活動，其規模之大，陣容之盛，百年來得未曾有。

八四年十二月，校友會為慶祝母校九十九年校慶聚會，邀我參與，並題寫一聯：

百年樹人紅樓有夢，

芸窗共硯北師繫情。

八五年夏，各縣市校友會次第成立，全國性校友會亦行將登記成立。校友們釀資擬興建一座鐘樓，鑄一巨鐘為母校祝嘏。並邀予撰寫「北師百年鐘樓銘」，我抱著感慚的心情，為北師百年校史厘略，以及北師人的人文傳承與自我期許，寫下了三百五十一字的銘文：

歲次丙子，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百周年校慶。溯自己未馬關簽約後一年，以迄第二次中日戰爭台灣光復，此四十九年間（一八九六—一九四五），台灣總督府首創國語學校，旋設師範部，復改建台北師範學校，分設第一師範（今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第二師範（今本校），凡此皆日據時期本院之前身也。光復至今五十又一年（一九四五—一九九六），本校體制由師範學校而師範專科，而師範學院。學子德術兼修，境界更上層樓。斯乃本校百年校史之壓略也。

夫美麗之島，婆娑之洋，庠序之教，惟我北師學統久且長。啓蒙紮根，人文化成，芳蘭幽香，惟我北師教澤深且廣。我北師人沐浴寢饋其中，相類

胡瑗弟子，自成格調。秉懷愛心耐心熱心，誠懇謙虛勤奮，做個人師榜樣；舊學仔細商量，新知兼容培養，落實經師資望。建校以還，杏壇藝苑，各領風騷；政經楨幹，卓然有成。斯乃北師人之自我期許與襟懷也。

欣逢母校大慶，海內外校友釀資興建鐘樓，以介眉壽而頌之曰：黃鐘鏗鏗，發聵叩應，承先啓後，百年樹人。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五日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校友會敬獻

我畢生治史，碌碌無所成，但我深知史學的重要性，方今一切都邁向「本土化」的台灣，台灣史為史學界的顯學。國小鄉土教學課程為歐用生校長悉心經營，親筆草擬，並於八十五學年度付諸實施。我想：欲使每位學子「吾愛吾校」進而「吾愛吾鄉」當從探究「校史」著手。唐劉知幾說：「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後來經始者，貴乎備識通才。」這裡的「簡」指的是「史料」，「筆」指的是「編撰」。本此，本校的校史館亟待充實；校史編撰委員會亟待成立。歷史如長河，點點滴滴的資料，有待匯集、整理、分析；至於勒成刪定，更有待備識通才者的執筆。本校改制以還，社會教育系先後任系主任陳炯彰、郭金水、

陳家秀教授，年富力強，備識通才，一時之選。倘獲行政當局與校友會的支持，籌設基金，編撰校史，一則可發揮本系同仁之長才；再則可培養本系學生實際編纂之能力。一部翔實、客觀、可讀的《北師百年史》，當可拭目以待也。

◎長青會 一片閒雲

民國七十六年夏，本校由師範專科改制為師範學院，上距台灣光復，省立台北師範建校已四十又一年。當年首批渡海來台，參與師範教育行列的開路先鋒，已屆退休之年。雖然當年國立大學與省立專院，在屆齡退休制度上有不同的規定與詮釋，但默察時潮，不如歸去，要為上策。是年，本校有大批教授退休。

歲末，北師首批退休同仁餐聚，有人提議成立某種團契，藏焉息焉，以為退休人員精神寄託之所。我想起了中國歷史上士大夫致仕後第一個團契組織，那就是大約九百年前，宋朝潞國公文彥博留守西都，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國公富弼之第，置酒相樂。序年齒，司馬光敬陪末座。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一作耆年會），為一時盛事。我建議仿潞國先例，成立北師耆英會。經同仁討論，覺得「耆英」兩字太突出，不如改稱「北師長青會」較為平實。舉座附議，就這樣「北師長青會」在七十六年年底誕生了。

九年來，長青會的會員日增，它也象徵了我院的新俊陣容日盛。會員們定期餐聚已逾百次，耆老相聚，杯酒聯歡，我們心有默契：

● 四不談：不談政局、不談是非、不談煩惱、不談寂寞。

● 十要談：談風月、談保健、談旅遊、談詩詞、談藝術、談兒孫、談校友、談紅樓、談舊夢、談遐思。

長青會的活動，真是一片閒雲，漫天彩霞。在邁入老人化社會的台灣，我們絲毫沒有日薄西山，無所事事，工作嫌老，死又嫌早的煩惱；我們懷有老當益壯，從心所欲，對酒當歌，珍惜晚晴的心情。

我們特別感念北師第七任校長陳鏡潭博士，他在任期間和離職以後，對長青會鼎力支持，而現任歐用生校長對本會會員和會務十分關愛。因此本校退休同仁與新進同仁之間，輒相溝通，了無疏離，使老、中、青三代一體結合。北師長青會的成立，在我校校史上，在台灣教育史上，乃至中國教育史上，應是開創風氣的先例。

欣逢北師百年大慶，展紙執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拉雜寫來，真有紙短情長，不盡所懷之感。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五十一周年
於台灣省台北市夷齋

紅樓回憶錄

◎林國樑【本校語文教育系退休教授】

漢初兄主編這本紀念冊，約我寫稿。他說，傳說中咱們學校以往有許多可貴的優良事例，讓我來記述一下，供大家賞識賞識，我覺得這個建議不錯。其實，本校從以往到現在，一直具有這些優良的傳統精神，那是因為全體師生都能為學校爭取榮譽的緣故。

民國三十八年，我應本校光復後首任校長唐守謙博士的草聘，將任職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組長。職前有機會到校觀察有關的業務，並向即將成為同事的先生請益和交誼；所以到任時，一切不感生疏，開頭工作頗為順利，直到現在，總覺得這個像家的生活環境真好！

屈指算來，閱歷了半個世紀，真有說不盡的回憶。

「紅樓」，是本校的老校舍，對臺灣來說，是當年的摩登建築之一，與總統府、法院、公賣局、師範學院（即現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等等，幾乎是同時代的建築物（據說是英國工程師所設計）。我在紅樓裡度過將近半世紀，紅樓雖去，記憶猶新；現在，記述在紅樓裡目睹身歷的種種，題曰：「紅樓回憶錄」。茲分述如下：

◎延聘教師以實學為前提

唐校長由福建奉命到臺灣來接長時，師資不足。當時願意從大陸渡海來供職的極少，唐校長只得向福建、江浙各地先約聘他的學生來臺供職；所以常常先期草

聘，然後陸續到任。聘請教師雖然十分困難，但是聘請的教師，則以出身師範院校並具有中小學教學經驗者為優先。因此本校教師多是熟諳師範教育和國民教育的行家，也因為如此，當時省教育廳凡策畫師範學校的各項設施時，都要借重本校的人才參與。如研擬學校行政各種章則辦法、師範學校學規，設立普通科、音樂科、體育科的分科教育及其課程的設計等等。

又本校教師常依個人所長，配合附屬小學的實驗計畫，輔導實驗研究小學行政設施及各科教材教法，成果卓著，因此，國民小學各科課程標準的修訂，多被教育部延聘為各科修訂委員。如王鴻年（生活與倫理）、柯維俊（常識科）、林國樑（國語科）、陳梅生（數學科）、夏起晉（自然科）、屠炳春（社會科）、康謳（音樂科）、陳望欣（美勞科）等諸位先生。民國四十四年，也被聘為創辦「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的籌備委員，並主持各科的研習活動。現今，小學各科課程標準的修訂委員、國立編譯館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委員，以及國校教師研習會的特約講座的在校現任教師也不少。咱歐用生

校長兩年前榮任國校教師研習會的主任。

本校師資的素質，和各項優良的教育設施，績效卓著，一向為政府所讚譽。未改制為師專之前，譽為「示範學校」，改制為師院時，經教育部評鑑，名列前茅。

◎創教師在職進修之先河

光復初期，國小教師在教學上有些嚴重的問題，如：直接以國語教學感到十分困難，各科教學，只會採用注入的方法，輔導兒童作業，一味以讀、背、抄、寫的方式。據說，這是日據時代所指定的教學方法。唐校長是國內知名的教育家，為了提高國民教育水準，便從改進各科教材教法入手。於是向省政府申請專款，利用寒、暑假舉辦教師講習會。當時最需要的是語文的進修，和各科教學方法的研習。指導的講師，除了本校同仁之外，敦聘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的教授來校講授。如語文方面，請何容、齊鐵恨、董長志。教育方面，請孫邦正、錢卓升、余書麟、王志義諸位教授。參加講習的，包括本校輔導區的臺北市、基隆市、臺北縣的教師。初期由各校保送，後來便分批分科輪流參加。民國四十八年之後，每學期之中，舉辦短期（一週或兩週）分科講習，依各校教學的需要，以解決實際的問題為主。暑假中，舉辦長期的研習，分語文、社會（包括史與公民）、數理、音樂、體育、美術、唱遊等學術科的分科研習。這是本校創師範學校舉辦小學教師在職進修之先。

民國四十六年，本校創設「視聽教育中心」，每學期舉辦二到三期的「視聽教育研習會」，研習各種視聽教育方法、視聽教育輔助工具的製作（即今所稱的教學媒體），以及各種電化器材的操作等課程，企望利用視聽教育的方法，革新教學技術，提高兒童學習的興趣與能力。

歷年以來，本校具有舉辦教師在職進修的經驗，舉凡有關在職進修的設施，先由本校試辦，然後推廣。如夜間部、暑期部的設立，空中教學部與暑期部配合的進修。民國七十六年本校籌設「進修部」，奉命擬訂「學士學位」在職進修（由師專學歷進修學士學位）的學制與課程，以及「保送」和「招生」辦法。七十七年主辦首屆各師院聯合招生，又創了國小教師在職進修的新紀元。

◎舉辦實驗研究革新教材教法

許多熱心教育的人士以為兒童對各科的學習不感興趣，學業亦無成就，是因為教材太艱深的緣故，所以對小學各科教材之編輯，要求簡化和淺化。其實，一位有素養的優良教師，富有教學知能，便可以補救教材的不足；適當的教材，更可發揮教學的功能，達到各科理想的教學目標。

本校為配合小學各科課程內容的發展，輔導國民小學改進各科教學方法的需要，每學年都訂定實驗研究的計畫，有的是接受教育當局委託的，有的是配合本校附

小的實驗研究計畫進行的。幾十年來，研究的項目繁多，茲就聲學大端且受各校普遍採行，並對教學改革具有貢獻者，臚列於后：

〔附註：以下各段，加上（）中的數字，係指實驗研究的年次。〕

一、小學國語課文生字注音與全部注音孰優的實驗（民·43）：小學生初學國字時，識字感到困難，實驗以注意符號為工具，來幫助識字。經輔導本校附小及北市國語實小等校的實驗結果，以全部注音為優，而後教育部規定，一至八冊課文全部注音，九至十二冊生字注音，一直實行至今。因為國字注音，實可減輕識字的負擔。

二、注音符號綜合教學法的實驗（民·49）：音符號的教學，當時學者主張綜合法和分析法兩種，本校奉命輔導本校附小及北市中山國小進行實驗，以綜合法與分析教學法作比較教學實驗，效果顯著。後來又由教育廳指定數所國小實驗印證。民國五十一年度起，編輯國語課本首冊，一致採行注音符號綜合教學法。

三、研究分析小學各年級作文教學方式（民·43—51）：一般教師對作文教學，苦無法門，本校便與附小校長和全體教師經過實驗研究與分析的結果，提出：口述作文、看圖作文、造句作文、聽寫作文、範文仿作、文題改寫、自由發表以及實用文習作等八大項，分三十九個有效的教學方式，並且舉辦全省性教學觀摩會推介。後來，各項作文教學方式，被列為小學國語課程標準

的作文教學綱要。

四、研究分析小學各年級說話教學方式（民·40—48）：說話教學方式的研究，比作文教學方式的研究早兩年。自四十三年起，說話和作文的教學密切配合，採用先口述後筆述的歷程，兒童學習寫作的效果卓越。這兩項研究分析的結果，除上述的作文教學方式之外，說話的教學計有：有組織的演進語科、會話、故事講述、朗讀、生活報告、生活研討、演說、討論、辯論等九項，分二十九個教學方式，也被列為國語課程標準說話教學綱要。

五、國語科「讀、說、寫、作」混合教學方法的實驗研究（民·57—63）：本校與臺南師專（今為師院）奉命作國語科課程實驗，教學的方法以混合教學與聯絡教學比較。實驗的目的，以提供對國語課程內容、教材、教法等意見，作為修訂國語課程標準的主要參考。本實驗由本校主持，實驗學校包括南部和北部地區共十二所小學，計二十六班，先後一共有一百五十六位教師擔任實驗工作。連續六年的工作，經本校與臺南師專共同研究分析的結果，提供了具體的應與應改革的意見（見六十三年「國語課程研究報告」，教育部國教司印行。）其中最顯著的實驗結果，以「國語科（讀說寫作）混合教學方法」，作為修訂課程、教材、教法的重點。所以，從六十五學年度起，小學國語教科書、習作和教學指引，以國語科混合教學為原則，重新編輯，迄今更加強實施。

六、科學教育實驗（民・47—55）：這是針對國民小學科學教育課程、教材、教法三者之統整性、系統性和動態性之研究工作。對「課程修訂方式」、「教材編輯技術」及「教法研究改進」之研究實驗，有一連續性的研究。本項實驗由本校主持，教育部葉楚生司長領導，聯合國文教組織駐臺科學顧問孫樂山博士（Dr. Soint Rossy）協助。經過長期實驗研究，完成了國小一至六年級共十二冊「自然實驗課本」與「教學指引」。本項實驗歷經八年，將實驗的結果，供作修訂自然科課程標準，改編教科書及其教學指引的依據。

七、資優兒童教育實驗（民・52—54）：本校受教育部委託負責實驗資賦優異兒童的教育方法。設計「集中式」與「分散式」的資優班兩種，以三、四年級為實驗對象。本項實驗，從智力測驗，發掘資優兒童，然後編班，進而選編教材，設計教學的方法。從實驗的歷程中，發掘「編序教材」與「協同教學法」，不但可以適應兒童的個別差異，也可以適應教師的個別專長，並收分工合作之效。這個實驗可算是我國實施資優兒童教育工作的先鋒。

八、師範生能力本位教育的實驗研究（民・71—72）：本校奉命辦理師專「國語文」和「音樂」兩科的能力本位教育實驗，對師校國語文和音樂兩科的教育，有如下的貢獻：

（一）研究分析出師範生修習國語文和音樂兩科，應具備的各項基本的素質和教學的能力，共計一百二十三

條。亦可供其他各科實施能力本位教育的參考。

（二）促進師校國語文、音樂兩科的課程、教材教法，與國小國語文和音樂兩科的教材教法，獲得聯繫，達到師範教育為「體」，國民教育為「用」的目的。

（三）編輯兩科「教師手冊」和「學生手冊」，使師生在各單元教學活動中，發生互動的作用，增進教學的效果。

（四）提供改進師校國語文和音樂兩科課程內容的結構，教學應有的設備，以及教學活動的設計，提高教學的功効。

（注：本校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完成能力本位教育實驗報告。）

◎課外活動培養學藝技能

現在學校裡的「聯課活動」，早期叫「課外活動」，名稱不同，其教育的意義一樣，茲將當年幾項特具教育價值的活動，追述如下：

一、遊樂活動：當年在臺北供青年人遊樂的場所，只有各家的電影院、三軍球場（建在總統府廣場的右邊）。離學校較近的電影院是明星和寶宮兩家，放映的多是舊片，要看新片或上好的名片，必須步行至成都路到大電影院去觀賞（那時人們把成都路叫電影街）。看話劇、聽平劇則到紅樓戲院。三軍球場可容納四千餘人，除了球賽之外，還供各機關團體作各種遊藝表演。本校的學生，也曾多次被邀請參加國家慶典的遊藝表

演。

本校學生是全體住校的星期三晚上才開放到校外自由活動，但在十點半之前務須返校。爲了使學生有更多的遊樂活動，每隔一週的星期六下午，由各班輪流在大禮堂舉辦「遊藝會」，有：個別歌唱、團體合唱、相聲、雙簧、舞蹈、徒手體育表演、雜耍，以及短劇等等。這些遊藝的節目，多數是學生自編自導自演的，無形中學到了遊藝活動編導的技能。

二、戲劇演出：民國五十五年以前，各級學校極重視戲劇教育。本校學生已有遊藝表演的興趣，所以課外活動中，參加「戲劇組」的人數最多。戲劇組的活動，幾乎成了藝術性的研究會。有戲劇知能方面的講座（有時也請當年臺灣戲劇協會的人員來作專題演講，如布景、化妝的講習。）以及技術的演練（舞台語言與表情動作）。當年課外活動中花在戲劇方面的經費爲數最多。本校戲劇組經常對外演出，無論布景、化妝、音效、演技等等，都勝過其他學校一籌，所以，校際的話劇演出比賽，獲得多次的金鼎獎。

三、壁報出刊：出刊壁報，是語文能力的表現，綜合文藝知能的訓練，每班每學期出刊兩次，每次分年段比賽，比賽的氣氛濃厚，競爭十分激烈。壁報的內容，精選各體文章之外，有插圖（或漫畫）和書法。壁報也極講究排版和形象，字體要端正，排版求活潑，插圖必須適當，且富趣味性和幽默感。有時候全版立體化，有動的感覺，也有聲光的表現，多采多姿。每逢各種重要

的節慶，教育當局常常舉辦校際壁報比賽，本校的成績多名列前茅。

四、遊行表演：本校以前參加遊行宣傳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大卡車上佈置成小舞台，採用漫畫式的畫面形式，按宣傳的內容讓演員隨時變化畫面（即移動台位），成連續性的劇情表演。一種是化妝的演員，隨遊行隊伍步行，待隊伍停止前進時，讓出空間，進行表演；這是採用「報幕劇」的方式，由一個人講述劇情，演員們聽劇情或音效表情動作。自從本校把卡車當舞台作宣傳表演的創作之後，許多學校模仿。當年每次舉行遊行宣傳的校際比賽時，因爲本校各項技術精湛自然得到冠軍。

藉著以上四種的活動，使學生親身參與，從獲得真實的經驗中，培養各種學藝的知能，畢業之後，隨時應用在教學活動之中，收到學以致用的功效。

◎奠定語文基礎發揮專長

本校創始，由士林師範學堂改稱國語學堂，校址設在芝山巖，因爲六名日籍教師被愛國志士所殲，爆發了芝山巖事件，學堂封閉，學校遷至臺北，改名爲「臺灣總督府立國語學校」，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又改稱爲臺北師範學校。所謂芝山巖事件，是因爲抗日愛國志士反對學習日語而爆發的事件，所以光復後有識之士熱愛中華民國的國語，處處有國語傳習所。尤其是本校初期的學生，棄日語學國語的精神，更是可嘉。於是學習國

語的風氣，由校內傳進社會，每年寒暑假都舉辦國語補習班，不但是在職的教師來校學習，社會人士也報名參加（由機關委託舉辦）。

學習國語的目的，不止是學習標準的語音、語詞和語法，更重要的是學習一口流利的國語，使說話的內容，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養成發表的能力。本校自三十九學年度起，訂定國語能力評量，跟「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採用同樣的方式措施：分筆試和口試兩項。口試分國語發音、朗讀和說話三項，筆試分國音常識和作文兩項。測試從嚴考核，不及格不得畢業；學生認真學習，人人過關。由於這個措施的效果，學生參加語文的活動，倍加興趣。如詩歌朗讀比賽、演說比賽、作文比賽，以及書法、壁報比賽等等。

校外的語文比賽，本校也不落人後。以演說而言，民國五十年以前，臺北市各級學校的演說比賽，由中央日報社舉辦，後來改由省教育廳舉辦全省性的比賽，本校都表現得不錯，能記得的，有陳巧雲和黃和平、石安惠（五十年），獲得冠軍。

五十四年比賽的項目，分為：演說、朗讀、書法、作文、閱讀和注音六項，特師科武佩文演說得第一，團體總成績本校也得第一。胡建雄（三專）五十七年得演說和朗讀雙料冠軍，劉奕權的作文得冠軍、龔素金的注音、劉香三的寫字得第二，團體總成績得冠軍。林淑惠（61年）、王良時（65年）得演說冠軍。魏世臺（58）

朗讀得冠軍。

六十六年朱倩萍（演說第一）、江格宗（作文第二）。六十七年曾老尾（作文第一）。六十八年余裕元（書法第一）、葉慶龍（閱讀第二）、韓新陸（作文第三）。六十九年郭素月（作文第一）、劉莉雯（演說第二）、陳維彰（閱讀第二）。七十年張涵玲（朗讀第二）、黃惠慈（演說第三）、劉素美（閱讀第三）。七十一年叢若筠（朗讀第一）、王月美（注音第二）。七十二年叢若筠（演說第一）、韋家瑤（朗讀第一）、彭美榮（作文第二）。七十三年林信媿（演說第一）。

在各年度中得過團體成績的名次：七十年得第一，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一、七十二等四年，各得第二，六十七年得第三。

以上所錄的學生姓名和年代，係從個人的記憶，和當年可考的資料中，盡量提出。一方面表現當年學生們努力的成果，一方面藉此機會予以表揚，另一方面，依個人多年的觀察，由於本校加強語文能力教育的績效，學生畢業之後，服務時，在各科教學的語文運用上，發揮了極大的效能，也提高了兒童語文的程度。尤其是每年度臺灣地區國語文競賽時，各縣市小學兒童代表參加比賽的指導教師、國小教師組的代表，本校畢業生占的人數不少。如此這般，可以證明師範生在校時培育其學養的重要性。

◎實施分科教育各展長才

本校光復前，設有：國語部、研究科國語漢文部、師範部甲、乙科、教員養成講習科、豫科和本科等等，科名不同，修習的課程總是以培養各種專長的小學師資為目的。光復之後，依照教育部所定，招收初中畢業生實施師範教育的專業課程，間或附設簡易師範科（修習一年）。民國三十九年起，本校創設：普通師範科及藝術、體育、音樂師範科，間或特設特別師範科和進修班。

簡易師範科，是因應山地小學（即今原住民）的需要，培養山地小學的師資。特別師範科招收高中肄業或高中同等學歷的學生；有些是大陸流亡來臺的學生，有的已有社會服務的經驗，畢業後都有優異的表現，多為學校的領導人物。進修班的設立，是一種實驗的性質，凡本校輔導區的小學，志願進修的代用教師，到校進修一年，進修期間，由本校三年級應屆畢業生到校代課，作為住校實習的實驗。這種措施，小學方面免受代課教師薪金的負擔，學生獲得了實質的實習經驗。由於這種實驗的成果，才有駐校集中實習制度的產生。

本校推展師範教育，當年即以多元化的設施聞名，舉凡制度上、課程上、教學上的改革，無不經一番的研討和實驗，凸顯務實政策，全體師生親身經歷了許多實際的磨練，當然也就各展各自的長才。除上述的各種語文教育方面的表現之外，例如：

音樂教育方面：康謳、沈炳光二位先生的作曲和指揮，李金土先生的提琴，曾寅育、周靜孜先生的鋼琴，廖蔚和、張寶雲先生的聲樂，都是當年音樂教育界的先導，培養出小學音樂教育界不少的人才。

記得在民國四十年時，省交響樂團贈送一批舊的管樂器，令學生興奮不已，想盡方法加以修理，樂器雖然陳舊，但是也能發揮最大的功用。比如，學校有管樂隊的，本校是當年唯一的一隊。每逢國家節慶的遊行隊伍，本校的管樂隊總是作為開導。當時管樂隊的成員有：陳國洋、林福裕、楊道生、杜邦永、林來發、廖年賦、楊富南等同學，諸位畢業之後，對國內音樂教育有許多建樹。如創立兒童合唱團、兒童打擊樂團、兒童管弦樂團等等，有時也帶團出國演出。賴雪霞、裘愛葆（42）、林玲珠（51），在電視上常領導兒童合唱團演出。

民國五十年起，政府提倡正當休閒生活中，小學特別加強音樂教育，推行班級音樂，分歌唱和樂器演奏（如口琴、手風琴、小笛子合奏等等），各小學中，凡有本校音樂科畢業的教師，都成為各班導師音樂指揮的輔導員。記得本校三十八、九年普通科畢業的吳文貴和官有謀二位，四十一年畢業的張統星，在小學的音樂教育界上赫赫有名。張統星已成本校資深教授，音樂教育家。五十年普通科畢業生陳洋（字夏心），據美國某聲樂家考察，東南亞歌唱者，陳洋的音質和音色，排列第二。在當時的演唱界中，頗有名氣。這些都是本校音樂

教育成就的印證。

體育教育方面：溫兆宗、宋景濤、林受波、董正鈞、黃福輝、劉仲華諸位先生，是當年體育界的中堅人物。凡是全省運動會的籌備與實施，重要的籃、排球比賽及其裁判，都需借重他們。溫兆宗先生是排球界的領袖人物，「國民健康體操」是他首創的，所編「國民健康體操教材」（共三部），政府以通令行之。吳萬福先生是本校三十八年的畢業生，是溫兆宗的得意門生；青出於藍，對現今體育教育有許多建樹。廖幼芽先生的韻律運動、唱遊教材教法，是現今首屈一指者。余美麗先生是體操教育專家。程日利、湯錦宏、洪盛朗、徐仁廣、水心蓓諸先生，是小學體育教育專家，深究體育教材教法，對國小許多體育教育的設施，貢獻良多。

本校最早設立體育師範科，聘請體育教育的實學人才，所以平日教學有方，體育人才輩出，無論球類、田徑類、體操等等校際比賽，均名列前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校女子手球，曾以中華自強女子手球隊之隊名，代表我國遠征北歐，參加世界國際分齡賽，共參賽十九場，均獲冠軍，名聞國際。

藝術教育計劃：孫立群、陳雋甫、陳望欣先生的國畫，黃啓龍先生的國畫和圖案，周瑛先生的水彩、木刻和版畫，宋友梅先生的國畫和勞作教材等，不但是當時藝林中之佼佼者，對於藝術教育、培養人才方面，更有精到之處。如畢業校友中（注：括弧中的數字為年度）：呂桂生（39），丁占鰲（40），何肇衢、鄭明進、吳英聲

（41），劉興欽、吳隆榮、吳長鵬（42），曾謀賢（45），曹俊彥（50）是兒童美術教育家。霍學剛（42），蕭動（43）是義大利畫壇的名畫家。連錦源、張建生（46），雷驤（47），席慕容（48）是藝術家，也是文學作家。何家三兄弟：何肇衢（41）、何恭上（45）、何政廣（47），以及鄒品梅、王卓明（42），李錫奇（47），江明賢（50），楊雪梅（61）諸位都成藝術家。總之，從藝術科畢業的人才濟濟，除了上述的人物之外，如許鳴曦（41），曾任僑委會副委員長，專司僑校教育，傅佑武（41）是師大藝術系主任，培養中學藝術師資。

藝術科學生的生活，比較起來，較為活潑，行動也較為出眾，凡是校內的許多學生活動，如：遊藝活動、戲劇演出、對外壁報競賽、遊行宣傳、各項展覽會場佈置等等，總是由他們帶頭或主持其事。經驗豐富，愈做愈好，所以較為出眾，出了社會，自然有許多優秀的表現。

打開了回憶的話匣子，總有說不盡的往事，寫到這裡，要暫且煞住，諸如：本校首創軍訓制度和勞動服務制度、教育部委託舉辦國民小學社會中心教育實驗、聯合國文教處委託作家事教育實驗、各科同仁研究教材教法舉行校內教學觀摩會，引起其他師校效法，暑期部實施空中教學的學程與學制，成立特殊教育中心創辦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師資訓練班，舉辦中華民國首屆世界兒童美術比賽，應屆畢業生駐校集中實習制度和巡迴音樂會

演出等等，當年富有創意的這些事例，須用更多的篇幅；這些優良的設施，說不定同仁中也不忘記述，所以就割愛。

又蒙歐校長之美意，讓我推荐傑出的校友，藉慶祝創校一百周年的大會上加以表揚，使我十分為難，因為要推荐的不勝枚舉。「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荀子·勸學）如今，畢業學生在社會上事業的成就，我已是無與倫比的了！諸如曾任職過或現職的院校校長：王家通（41）和張萬利（41）。——（註：（）內的數字為畢業年度）——任職系所主任或院長的傅佑武、林明德（41）、劉兆祐（44）、古國順（47）、蔡信發（48）。國內知名的教授：吳萬福（38）、王仁鈞（39）、陳鑰（40）、張統星（41）、吳長鵬、陳肇炬、陳瑤璣（42）、廖梅（43）、張文彬（44）、嚴錦、莊吉發、張河淮、謝新瑞（45）、廖吉郎、黃慶萱、謝朝清、耿志華（46）、陳郁夫、許石雄、黃德相（48）、邱衍文（49）、鄭翼翔（47）、呂清夫（51）、湯錦宏、陳忠照、郭明郎、謝娟、陳永明（52）、陳東陞（53）、魏世臺（58）、陳熾彬、徐福全（61）。任職教育部、會的：林來發（41）、黃振隆（44）、李建興（48）、張欽盛、李聰明、韓繼綏、江文雄（53）、劉奕權、藍順德（57）。省或市教師研習會主任：朱宏遠（42）、鄭英敏（54）。中央圖書館館長曾濟群（44）。監察委員趙昌平。基隆市市長張春熙（42）。國大代表張貴木（44）。任職教育局局長、科長、督學以及小學、中學和高職中學校長的，不計其

數，茲舉出幾位代表：溫鎮泉（47）、王新墻（42）、陳和紀（54）、邱文忠（44）、林輝（42）、姜義祥、宋秋官（62）、黃則永（39）、孟繁祚（42）、詹正信、賴萬年（45）、洪秀華、簡進財（47）、彭文森（48）、張培方、黃郁文（49）、楊進成、鄭秋榮、傅吉乾、胡德明（62）。兒童文學作家：林鍾隆（39）、陳宗顯（40）、顏炳耀（42）、林啓東（44）、吳富熙（47）、藍祥雲（48）、曹俊彥（50）、陳木城（65）。對體育、音樂和藝術等教育具有許多貢獻的校友，已在以上各節中分別推介。在企業界的許錦永（47）、楊建元（47）；臺視總經理莊正彥（48），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的廖石柱（44）；在金融界服務的倪成彬（41）、丁西源（48）、曾恩潭（61）；在法界為律師或法庭為民服務的邱錦添、莊鎮、黃精良（48）、余鐘柳（61）；在黨國為黨服務任考紀會的主委金開鑫（42）校友等。

以上所列服務各界的校友，僅僅是就個人記得的，還有許多一時記不起來的，沒能一一提出，敬請見諒，由此，可以見得推荐的為難之處。

最後，使我們最難忘的是：所有自本校畢業之後，一直站在小學教育的崗位上，培育民族幼苗的各位傑出的校友們，特別要在這兒，向他（她）們謹致欽佩之意。

音樂教學生涯感懷

◎郭長揚【本校音樂教育系教授】

民國五十七年接受美國政府東西文化中心公費獎學金，留學夏威夷大學，於五十九年完成音樂碩士學業後，隨即回國服務，並任教本校鋼琴與樂理等課程。時至今已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當我們面臨「百年樹人」校慶之時，懷念以往從事音樂教學、研究、與系務等工作二十五年，深感轉眼間在人生的道路上，度過了一段最長久、最精華的壯年時光。而且在不知不覺之中，已從「華岡人」轉變為「北師人」。

進入本校之後，感覺當北師人的榮耀，因為北師是百年前日據時代，在台灣最早開辦的學校，歷史悠久，而且培育了許多台灣早期的傑出人才。令我感懷最深刻的是：先父郭文玉，也是本校校友——民國六年進入本校「國語部」進修，畢業後留學日本大阪高商，其後又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系，回台後擔任「三井公司」糧食部門之主管，但不幸在我出生後不到一年，就離世長去。台灣政經界之耆老吳三連先生亦為本

校校友，晚先父兩年，於民國八年進入本校「國語科」，畢業後與先父同樣接受當時台中林本源先生獎學金留學日本。吳三連先生的刻苦勤學，以及關愛台灣同胞，在台灣政壇上創現了極輝煌的佳績，為後輩樹立了優異的典範。為紀念他而設立的「吳三連先生文藝獎金」已成為全國最高水準與最高金額的獎金，甚受各界人士的矚目。這是國北師早期培育傑出人才的佳例，在慶賀本校百周年校慶之時，特別令人感懷。

自從民國三十七年度起，本校設立「音樂師範科」，招收初中畢業生修業三年，至民國五十七年度起改為五年制「國校音樂師資科」，民國七十六學年度起又改為四年制師範學院音樂教育學系。至今畢業校友已達一千兩百多位，在全省各縣市從事音樂教育工作，表現優良，構成當前國小音樂教育的主流。茲將數十年來，在國北師服務期間的所見與感念，簡述如下：

一、傑出的音樂校友

台灣光復前後的名音樂家，大多數是本校的校友，因此國北師早期的音樂家在音樂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例如衆所周知的台灣民謠「望春風」、「雨夜花」等，就是校友鄧雨賢先生（一九〇六至一九四六）所作。三年制音樂師範科的畢業校友，當前活躍於國內音樂界而甚具影響力的相當多：如廖年賦校友擔任世紀交響樂團指揮，杜黑校友指揮愛樂合唱團，張崑地校友擔任基隆音樂協會理事長，潘皇龍校友擔任「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理事長等，都相當受到音樂界人士的肯定。

民國五十七年以後畢業的國校音樂師資科校友，目前在各國校的音樂教育中，居於中堅的角色。因為二十多年來，只有國北師培養出音樂師資，提供全省各地的國小教導音樂，所以每當參與各地的音樂評鑑、音樂輔導、或音樂評審時，常看到優秀的音樂教師，大部份是本系的校友。例如：目前國小音樂資優班的導師與班主任，有一半以上是我們的校友。又如本校輔導區宜蘭縣的音樂比賽，前三名優等的學校，其指導教師全部都是我們的校友。看到這種情景，令人非常欣慰，同時也覺得我們的音樂教育發揮了相當的功

效。

二、優良的音樂技能

師範院校的音樂教育有別於一般大專訓練音樂專才之音樂科系，修習課程，除了音樂專門科目之外，並注重一般學科及教育課程，以培養通才之國小音樂師資。雖在有限的練習時間之下，難有大幅度技巧上的進展，但由於老師們認真的個別教學，以及同學們的熱心配合，在音樂術科的成效上，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例如：每年參加縣市音樂比賽，常有很好的成績，如吳琛薇獲高雄縣鋼琴比賽冠軍；蔡珍芳、陳振馨、簡馨蘭等在縣市鋼琴比賽中得第一名的不勝枚舉。又丁亦澄與陳安美兩位校友，連續兩年獲得全省鋼琴總賽的冠軍。其他還有聲樂、大提琴、法國號等項目的省賽總冠軍。因此他們除了音樂教學能力之外，也具備優良的音樂技能，其中有不少同學出國進修，而獲得碩士學位。

三、美好的合唱傳統

我們的音樂教育，除了鋼琴與聲樂等術科的個別教學之外，也特別重視合唱與合奏等團體合作之課程，以培養團隊的協調精神。民國六十五年，因奉命為音樂師資科主任，在連續八年的行

政過程中，親自擔任合唱課，並請陳學謙與吳博明兩位老師另任教兩個班級的合唱，奠定了國北師合唱團良好的基礎。每年參加全省合唱決賽都獲得優等第一名；又歷年參加國父紀念館主辦的全國大專合唱比賽，除了年年獲得優等獎之外，榮獲全國第一個連獲五年優等獎的特別大獎。

從合唱的教學過程中，同學們不但學得聲音的諧和而美好的調和音色，同時也能從內心唱出合唱曲所表現的情意內涵，而產生魅力與共鳴。同學們的表現慾望非常的高強，往往在舞台上比賽所唱出的美感，超過平時練習的效果。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全省合唱決賽中，以自己所改編的「白雲歌頌劉十六歸山」三聲部合唱曲為校隊自選曲，而再度榮獲大學組優等第一名，並獲得全國大專與社會組的最高分成績。我們非常欣慰與慶幸，五專時期所建立的傳統，在改制師院以後，也能夠傳承下來。

四、增強的民族音樂

當前我們的音樂教育方針，已逐漸加強本國的傳統音樂與鄉土音樂。在五專時期，我們要求一年級修習國樂課時，每一個學生要學習一樣國樂器，二年級以後各班就可組成一個國樂團，並且在每學期的實習音樂會與結業音樂會，都要演

出一個國樂合奏節目。再由各班級國樂高手合組成為國北師國樂團，由吳榮燦老師指導四年：第一年參加省賽，由甲等進步到優等第五名，第二年則進入優等第三名，第三年更上進至全國專科學校國樂比賽之冠軍，獲得教育部十萬元獎金。這是我們五專時代，國樂教育的輝煌成果。

改制為學院以來，由於種種情況的轉變，昔日的國樂風貌未能持續發揚。但是近年來我們招收了幾位主修與副修國樂器的學生，每當學生的實習音樂會或結業音樂會時，都能欣賞到優雅的國樂。期望我們的民族音樂教育能持續推展。

五、音樂的學術研究

從事音樂教學工作之餘，音樂的研究工作是不能停止的。在五專時間，本系同仁承擔了教育廳主辦的師專音樂基本能力教材的編制，由全體音樂老師分科執筆，前後經歷一、兩年的時間才編撰完成，可說是團隊合作研究的一大成果。

回憶二十多年來，除了加強我國傳統音樂的教學之外，在研究題材上，也特別注重傳統音樂與民族音樂的研究。每一、兩年都能將研究論文，在國際傳統音樂會議、國際音樂教育會議或國際音樂學會議上發表，其重要研究論文如下：

（一）中國民歌五聲音階之特性（二屆亞太

音樂會議一九七六，台北）

（二）如何分析中國民歌曲調（十三屆國際音樂教育會議一九七八，加拿大）

（三）中國傳統音樂在文化中的地位（廿九屆國際傳統音樂會議一九八七，東柏林）

（四）中國傳統音樂的特性（國際音樂學會研究年會一九八八，墨爾本）

（五）台灣阿美族豐年祭音樂（卅二屆國際傳統音樂會議一九九三，西柏林）

（六）台灣佛教梵唄曲調特性（二屆歐洲中國音樂會議一九九五，鹿特丹）

以上的研究論文對於中國音樂美學的講解甚有幫助，獲得教學相長的效益。此外，合唱曲與鋼琴曲的研究創作，亦有益於音樂教學：

（一）「昔日春光」合唱曲：自五專時期，幾乎每一班級都會唱此曲，尤以民國74年12月4日校慶音樂會時，音樂科組全體10位大合唱此曲，由作曲者本人鋼琴伴奏，至今難忘。

（二）「白雲歌頌劉十六歸山」合唱編曲：

本曲除了當為合唱教材之外，亦於民國81年12月，曾寅育教授紀念音樂會時，由音樂系全體學生一百多人大合唱，由陳學謙老師指揮，並由我編曲者本人鋼琴伴奏，以表對於曾教授的懷念與哀思，也激起同學們對於師長懷思之情。這是入校以來僅有一次的追思老師的音樂會，因此留給大家一個深刻的懷念。

（三）「晨景」鋼琴獨奏曲：本曲於民國63年創作以來，除了當為河合鋼琴比賽指定曲之外，每年都教導學生彈奏，而能夠在實習音樂會或結業音樂會上演奏。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英國倫敦皇家音樂院副院長來台巡迴演奏會上，首演「晨景」，使得大家耳熟能詳，喜愛本曲。這是我在鋼琴教學生涯中，永難忘懷的感念。

以上所述都是在國北師從事教學、研究與行政所獲得的成果。回憶二十多年來，在校服務的一些建樹，願以此慶賀國北師的百周年校慶，祝校運昌隆，並期望來年有更美好的成果展現。

北師戀曲

◎陳壙【本校初等教育系副教授】

占著百歲慶典的喜悅
滿載萬千歡樂與祝福

您

來了

終於來了

歡迎

歡迎

我們衷心的歡迎您

我們

掛燈結綵來歡迎您

書畫文物歌唱舞蹈活動歡迎您

還有啊

校友的回饋

興建鐸聲鐘樓來歡迎您

……

百年樹人

十年樹木

您

走過了漫長的師範之旅

愛的教育

猶如

松柏長青 老而彌堅

永遠

無遠弗屆 源遠流長

不畏風霜雨雪

不懼滄海桑田

您

有教無類

春風化雨

踩過日制、光復與現代

孕育師範、師專和師院

勤播「知、情、意」的種子

吐露「真、善、美」的芬芳

您啊

栽培了國家全人師資

塑造了各行各業

棟樑之才

在海之邊

在山之巔

遍及五湖和四海

您的光與熱

和教育的愛

永恆

承擔著經師人師的重任

實踐著終身學習的理想

萬古長春

止於至善

迎接哪新世紀的未來

您

來了

終於來了

占著百歲慶典的喜悅

滿載萬千歡樂與祝福

石川欽一郎老師與母校之美術教育

◎林有德（一九三三年演習科畢業）

母校百年之慶，足資回憶者，可謂不勝枚舉，今謹以對有德一生影響極為深遠，且極為當年學生所愛戴與尊敬之老師石川欽一郎為題，簡介其生平及在台奉獻心力，專心致志於美術教育，暨其獨步於水彩畫界之畫法，藉申懷念與尊敬之微意，以示不忘恩師教誨之恩，並祝母校更繁榮、興盛如一幅美麗之圖畫者然。

有德生於民國前一年，現年八十六歲。民國十五年就讀臺北師範學校，民國二十一年畢業於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演習科，前後六載，師事石川老師學習水彩畫。經七十年後之今日，回憶老師當年教誨之點點滴滴，猶歷歷在目並銘感於心。我於普通科四年級時，參加台灣水彩畫會畫展，榮獲大會賞，翌年並參加當時在台灣畫壇上具有最高權威地位之「台灣美術展」，少年得此榮譽，或非易事，惟能膺此榮譽者，實皆石川老師悉心之指導與愛護有以致之。也因此一因緣，開啓我對美術無比之興趣與喜悅，如今雖已耄耋之年，幸仍耳聰目明，身體健康，對恩師之啟蒙與教誨，時刻不敢或忘，仍本著活到老、學到老之心境，企盼在有生之年，能更認真、更深入去體會美術之真諦，並創作自己之理想，庶幾不忘恩師教導與愛護之恩，並期有以開啓後之學者，能將美術提升到更美之境界，以及將人生規劃成如美術般之完美。



石川
欽
一
郎

一、序言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母校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創校已歷百年。緬懷歷史，母校草創艱辛，走過困難的歲月，如今卻人才輩出，儼然匯為社會之中堅，不論在教育界、企業界、工商界、政界乃至於藝術界等等各界，無處不見「北師」傑出之校友。當年「芳蘭丘」上奠基，如今昂首闊步，挺立於社會之中堅，值茲百年之慶，使身為校友者，不僅與有榮焉，抑且更以身為「北師」者為榮。

二、石川欽一郎老師之生平

(一) 出身

石川欽一郎老師於一八七一年誕生於日本靜岡市，二十歲喪父，與繼母及同父異母之妹妹，過著清苦之日子，其最高學歷為東京電信學校畢業。畢業後任職於大藏省之印刷工廠，嗣蒙小代先生之指導，專心致志於學習西洋畫。當時日本尚無水彩畫之著書，僅能由上野圖書館借閱英國出版之水彩畫冊，老師即係以半工半自修之方式，研究英國之水彩畫，此種以自修方式學習美術，不僅卓有成就，且儼然成為一派之宗師者，古今中外，實不多見，若非有超人之智慧、堅毅之決心與非常之努力，無以致之。我們今日感念其恩德之餘，實不能不對其奮鬥之決心與毅力，表示由衷之敬佩。如以恩師之奮鬥歷程，證之曾國藩所言：「世事每因忙裡錯，好人半自苦中來」之名言，誠可信乎不謬也。

(二) 青年時代

石川老師習畫以來，因天資甚高，學習甚勤，不久之後，即嶄露頭角，積極參加明治二十年代後半期之美術會，且交友甚廣，並得水彩界元老淺井忠之指導。一八九七年並結識畫友三宅克己、石井柏亭，此二人乃當時日本著名之水彩畫家，也是明治及大正時代水彩畫之啓蒙者。

一九〇〇年四月，石川老師被任命為陸軍參謀總部之翻譯官，同年六月，日本因義和團之亂，進兵中國，

石川老師從軍七月，參加天津攻城戰，因在最前線之戰場出入而負過傷。

(三) 中年時代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爆發戰爭，日本設滿州軍總司令部，石川老師又從軍擔任翻譯官，直至一九〇五年八月始返回日本，時年三十四歲。

經過兩次戰爭之洗禮，身心難免疲憊，但石川老師卻仍奮起精神，繼續認真作畫，並著有「水彩畫景色速寫法」，一九〇六年二月，首度於第八期「みず画」水彩畫雜誌發表在當時極為難得之水彩速寫法，教導日本青年水彩畫景色速寫之技巧，極獲好評。

一九〇七年是石川老師極為忙碌的一年，先以「滿州風景」參加東京勸業博覽會展覽並獲獎。又以「林中路」參加第一屆文展。嗣於十月出任台灣總督府陸軍部翻譯官並兼任國語學校美術老師。

石川老師於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結識其得意門生倪蔣懷。倪先生係台灣最早之青年水彩畫家，曾大力資助台灣水彩畫會等多種畫會，更大力蒐集石川老師之水彩畫達三百幅以上，對美術之提倡，不遺餘力，可以說是台灣美術界之功臣。

石川老師多才多藝，除擅長英國水彩畫之外，在忙於教學、著作、寫生之餘，更喜歡參加文化人時常聚集之「番茶會」，與諸多好友談論歌謠、作曲、俳句、能樂等等，可謂無一不精，充分顯示出老師活潑之個性與多才多藝之才能。

在此期間，老師仍依然不忘參與日本本國之美術活動，其中較為重要者，例如：一九〇八年以「小溪」參加第二屆文展、一九〇九年與丸山晚霞、鵜沢芳松、大下藤次郎等合著「最新水彩畫法」，啓蒙水彩畫壇，一九一三年二月，以「台北城外」參加光風會展，同年四月，發起創立「日本水彩畫會」，同年十月，又以「台北郊外」參加第七屆文展。

石川老師於一九一六年夏天，辭去翻譯官和國語學校美術教職而返回日本。初時暫住小田原，嗣又遷居鎌倉，在鎌倉居住時，經常旅行日本各地寫生。這一段時間，石川老師常說：「比不上台灣之風景」，可見他對台灣風景之情有獨鍾，和對台灣深沈之懷念與執著。

一九二二年老師如願赴歐洲，遍歷英國、法國、義大利各國名勝寫生，同年年底返國。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老師雖倖免於難，但繼母卻因此而去世，房屋、傢俱毀於一旦，幾成無家可歸之狀態，致使老師再度興起來台任教之意念。

老師於一九二四年又再度來台任教，究其原因，據聞有二，一為經濟上原因，二為政治上原因：

所謂經濟上原因者，乃係因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帶來莫大之經濟上損失，直接、間接影響到老師之生活與藝術活動，而當時北師之校長志保田，則係老師之至友，聞及老師之困境，乃以高薪禮聘其前來台灣擔任教職。惟當時老師並非合格文官之「教諭」，故以「囑託」之資格任用之。又因老師長年在軍部任翻譯官，著

有功績，於是從六位勳四等起薪，月俸高達二百五十日圓，合計年俸三千日圓，較之台籍公學校甲種訓導初任者月俸五十日圓者相比，竟達五倍之多。如此高薪之待遇及安定舒適之美術教職，真能使他無後顧之憂，又能使他專心為台灣之美術教育而貢獻心力，因此，對於志保田校長之禮聘，乃欣然應命而來。

所謂政治上原因者，乃係因日本統治台灣期間，係採取高壓統治之殖民政策，致引起台灣同胞之怨恨與不滿，因此，不論在民間，甚至在師範學校，亦常發生抗日事件。校長志保田亟思平息學潮，使學生能安心就讀，因念石川老師之崇高人格與豐富學識，不僅足為青年學子所信服，並可藉美術教育陶冶學生高尚之情操，與培養敦厚好禮之習性，故極力敦請老師前來任教。

石川老師因係「囑託」之身分，經常身穿西裝，打蝴蝶結，極像美國之紳士，而且溫文爾雅、崇尚自由，加上以平等心對待所有之學生，毫無內台（內指內地人，即日本人）之差別觀念，石川老師更非常尊重學生之人格與才能，鼓勵學生自由發展，不管學生能力如何，均以一視同仁及循循善誘之精神，教導學生發揮所長。因此，極得學生之愛戴，同學對他，不僅心服，而且感激，更極為崇拜。終其任內，凡其所教過之學生，皆知自愛、自重，且敦品勵學，故所謂學潮之事，也因此而化解於無形矣！

老師第二次來台任教期間，是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二年，九年間之前三年在北師，後六年在二師。

一九二七年北師廢校，同時一、二師分立後，一師之志保田校長暫兼代二師之校長，三個月後，由日本靜岡直接來台之根井久吾先生接任第二任校長，彼畢業於東京帝大哲學系，在日本也是很傑出之校長，尤其沒有受過殖民政策之洗禮，故是崇尚自由主義之教育家。其治校可謂係以自由、和諧、創造為理念，企圖建立一個學生所期望之「自由學園」，並使學生在和諧、團結之氣氛下，自由發揮其專長，並施予發展個性之教育。當時之渡邊教務主任、藤谷寮務主任、石井附公主事等教職員，均全心全力輔佐校長推展校務，期以建立一個開朗之新校風，在此種崇尚自由之學園，石川老師之自然主義之美育風氣，也因此而蓬勃發展。學生踴躍參加「寫生會」，並由寫生之自由創作，進而培養出無數之美術工作者和藝術家。在此期間，石川老師與三位當地之美術教員，建議日本政府舉辦之第一個台灣大型美術展覽會——第一屆台灣美術展，即有四十七位入選者是石川老師之學生，可見以石川老師為中心之北師及北二師之學生，無形中已形成台灣西洋畫之主幹。台灣美術展簡稱為台展，當時之台展乃是最具權威、最具水準之美展，每屆之入選者當中，北二師之畢業生或在學學生，均有極為優秀之表現與成績，由此，亦可見老師教學之成功及石川畫派在畫壇中之地位。

(四)晚年時代

石川老師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即六十一歲時，辭去教職，離開大半生衷心喜悅並奉獻心力之台灣，返回故國

之日本。當年七月即出版「山柴水明」，九月又出版「水彩畫之第一步」，啓蒙台灣畫壇。

石川老師歸國後，其作品雖無緣與日本藝壇其他畫家同受評價，但他將英國水彩畫之神韻加上日本特有之風格，與石川老師所獨自體會而創造之優雅之氣質，尤其其處理畫面之光與明之技巧，可謂獨步畫壇，堪稱天下無敵。

石川老師之作品，充滿平和、穩健與優雅之感情，配合其熟練之清新潑墨之筆法，使得畫面清爽生動，充滿著詩意，也充滿著感情，使人入神，也令人愛不釋手。畫家之意境到達此種地步，已可謂出神入化矣！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一代水彩大師似乎是隨著日本之戰敗而與世長辭，離開人間，享年七十四歲。但其高尚之人格與瀟灑美麗之台灣風景作品和獨步藝壇之水彩畫法，卻永留台灣之藝壇而不朽。

三、石川欽一郎老師與美術教育

美術在日據時期稱為「圖畫」。台灣之美術教育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草創期」，一九一九年以前之國語學校圖畫教育，在課程中雖有「圖畫科」，但其地位則在「習字」與「手工」（工藝）之下，而居於次要之地位，其教學之目的，係在培養學生之德性與情操，故強調模倣與實用，並不重視藝術之創作。

一九一九年以後進入第二階段之「啓蒙期」，此一時期因台灣之美術教育受到日本自由畫運動之影響，已

逐漸轉為藝術創作之培養。尤其一九一九年改國語學校為臺北師範學校後，同年四月一日之後，本校之課程中，「圖畫」已成為一種獨立之科目，惟每週僅一小時課程而已。在「圖畫」課程中，「寫生」已逐漸成為主要之教學內容。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頒布之師範學校規則第十二條明示：「圖畫教育旨在經由細密之觀察與自由而正確之繪畫，並藉寫生而培養美感與創造力」，一九二〇年代，本校或公學校之美術教育，已由臨摹改為寫生，並由寫生進而培養美的創造力之轉型期。

石川老師值此轉型期之後，於一九二四年第二次來台任教，即積極指導學生組織寫生會，除在正課時認真教導素描與寫生之外，更利用星期日及假日到學校附近或台北近郊寫生，然後定期在學校或省立博物館展出，展覽之作品均以水彩畫為主，其目的在於(一)、培養學生之觀察力，即培養學生觀察周圍自然的生活環境之能力，(二)、培養學生美之創造力與欣賞能力，(三)、以課餘之寫生來彌補每週一小時課堂教學之不足。他在寫生時，常常以身作則，和學生一起寫生，一者是示範，一者則可以當場指導學生作畫之技巧，無形中也拉近師生的感情，因此，同學均甚喜歡這種室外寫生之活動，這也是石川老師教學成功之一面。

四、石川欽一郎老師之水彩畫法

當時在台灣畫壇上唯一之水彩畫法便是石川老師所傳授之英國水彩畫法，雖然說是英國水彩畫法，但是卻

是融合日本之特色與石川老師特有之風格，這也就是石川畫派之特色。其處理過程如下：先將畫紙浸在水中，迫其全部濕透之後，取出平貼於三夾板上，再用紙條塗上漿糊，沿著畫紙四週，一半在紙上，一半在三夾板上，將畫紙糊緊在三夾板上，這叫做「水張」（みずばり）。依照製作時之需要，可在畫紙全濕、半濕或全乾之情況下作畫。這種方法，可使畫面色彩之透明度提高，除非有特殊之情況，否則作畫之次序，通常是由天空和遠景先上彩，對個別之物體也要從明亮處先處理，然後再往深處和暗處加彩，一幅水彩畫，就在這種規格化之程序下逐步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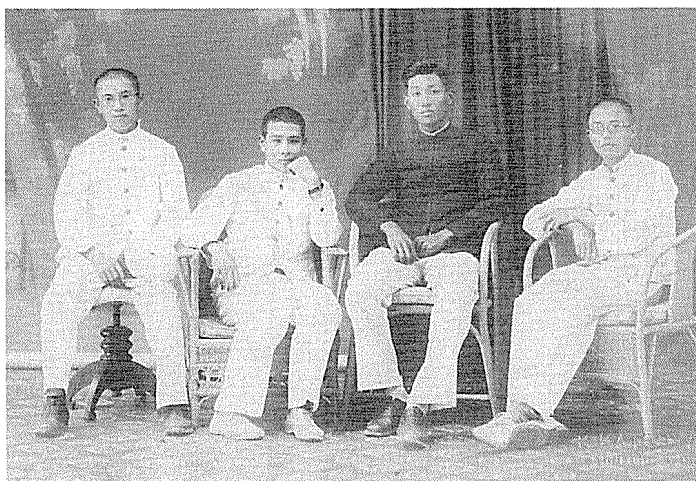
五、結語

石川欽一郎老師前後兩次來台在母校任教，傳授英國透明水彩畫之畫法，共達十八年之久，被稱為「水彩之父」。彼於第二次來台，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間，對於美術（圖畫）教育之啓蒙工作，更扮演著革新與關鍵性之角色，他透過美術教育，並以一視同仁之平等心與崇高之人格，感化學生之思想，變化學生之氣質，更培養出無數優秀之美術工作者，及學校之教師，乃至於藝術家。

石川老師除擔任美術（圖畫）教學，及北二師芳蘭繪畫部展覽活動之指導老師外，並於一九二四年被聘擔任圖畫教科書編修委員、小公學校教員檢定委員，因此，經常擔任全島性圖畫講習會之講師及評審委員，對



本校第一回繪畫展覽會(於博物館)



第四屆合展之友；左起許焜元、林有德、李沢藩、廖賢



第四屆台灣美展，1931「邸宅」林有德

地方美術活動工作之推行，可謂不遺餘力。石川老師並於一九二四年組織「台灣水彩畫會」，更於一九二六年偕同鹽月桃甫、木下靜涯、鄉原古統等三位美術老師，建議有關機關籌辦「台灣美術展覽會」，而被聘擔任該展覽會西洋畫之審查員。對於展覽會之企劃與運作，均居於主導之地位，對於本省日據時期美術（圖畫）教育之發展，尤其是對北二師美術（圖畫）教育暨全島性美術工作之貢獻與影響，可謂極為深遠。在教學上及人格上，他更是最受學生尊敬與愛戴之美術工作者與藝術家；對台灣藝壇之啟蒙，真正是一位大功臣，因此常被稱為「台灣現代美術之啟蒙者」與「水彩之父」。

古云：「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吾所以不憚細瑣，詳述石川欽一郎老師之種種往事，除感念其教導之恩，及敬佩其專心致志推展美術教育之廣大胸懷外，尤其對其充滿慈悲心、平等心，以崇高之人格感化學生，以愛和慈祥之方法教導學生之風範，更是心儀不已。吾亦因此知一位老師之偉大，除具備豐富之學識及良好之教學方法外，更應兼具偉大之人格與關心、愛護、提攜、指導學生之悲憫心。值茲母校百年之慶，願身為教育工作者之母校同學共勉之，倘能以此自勵，則個人幸甚！學生幸甚！社會幸甚！

後附照片數幀，在台灣美術史上，已不易尋覓，特附之於後，以為紀念與保存，並殿以作者近作一幅「農家」，以示對石川恩師之尊敬。



連戰連勝 排球選手 1930



林有德 「農家」 78cm×54cm

北二師的回憶

北二師の思い出

◎屋綿正統【一九三二年演習科畢業】

昭

和初年，我們的生活陷入不景氣的谷底，不論中學或女學校，升學並不容易，中學裡頭海外求學的意願不被鼓勵，國內修學旅行也轉向了滿州、朝鮮。然嚮往畢業後「海外雄飛」的學生卻不少，且當時民族自決主義的主張，也出奇地盛行。

我在獲知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招生的消息之後，於昭和五年參加考試。同年十月二十七日發生霧社事件，因此取消考試者不少，惟結果在一千五百名考生中，錄取了六十名，北二師與中師各分發三十名。

依學校的指示，我在門司搭乘瑞穗丸，與來自神戸的學生會合後，穿越玄海，歷二日夜的航行，終於抵達基隆，初履台灣的風土。碼頭上內村老師前來迎接，對於與中學作風不一樣的老師的盛情厚意，首先深表感激。

如今想起，宿舍裡含沙的飯無法下嚥，因而向福利社買餅乾、花生裹腹，種種事令人懷念。

昭和初頭、私達の生活は不景氣のどん底にあった。中学や女学校の進学も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く、中学では海外志向の話が囁かれ、国内修学旅行も満鮮の海外旅行に切り換えられた。そして海外雄飛を卒業後に望む生徒も多かった。不可思議とその頃民族自決主義を盛んに耳にした。

私は台湾總督府で師範学校生徒を募集していることを知り、昭和五年受験した。時に同年一〇月二十七日、霧社事件が起きた。為に受験取消しが多かったとのことであったが千五百名受験、六十名合格、北二師と中師とに三十名宛振り分けたとのことであった。

学校からの指示により、門司で瑞穗丸に乗船して神戸から乗って来た者と共に玄海を航り二日二晩の航海を終えて基隆に着き始めて台湾の風土に接した。港では内村先生のお出迎えを受け、中学と違う先生方のご厚情に先ず感激した。

寮のご飯に砂がはいっていて食べられない。売店に行つては菓子か落花生をかじつて腹をごまかしていたことを懐かしく思い起こす。

學校方面或許也注意到，就購置了一部精米機，放在食堂與照相房之間的空地上。我們則放棄週六、日的休息，輪班操作，將精米送到食堂。在圖書室準備考試，用功到深夜的情景，感覺上並非遙遠。洗濯沐浴亦在校生的見習下湊和著處理。

週六午後與同寢室的吉田、福山兩氏跟根井校長學弓道，有時與同級生在道場比劃劍道消磨時間。

暑假時允許回家省親「盡孝道」，在一日三秋的思路中大肆購置送人的土產。無法回鄉的同學便來基隆送行，綁著帶子依依話別。

歲末年頭之假期，在台灣無家者只有待在宿舍過年。年夜算好晚上十二點前往台灣神社參拜，將「通知表」丟到火堆裡，祈神保佑。

為銷磨數日間宿舍生活的無聊，有時聚集一室閒談。成為話題的往往是畢業後的事，希望永遠維繫彼此的友情。因此決定每年發行一回班級會誌。誌名取為班級會之名，亦即取芳蘭之友之意的芳友會，由台北州在地同學發行，並及於南部。此會誌由本人出第三期後而止。

由於學校創立未久，大家認為校風之樹立至為重要。與中學的情形有別，人格高尚，個

學校側がこのことを考慮されたのか食堂と写真の暗室との間の空地に精米機を据えてもらった。我等は、土・日曜日を返上して当番を定め、精米をして食堂におくった。図書室で夜遅くまで試験勉強したことも余り遠い過去のような気がしない。洗濯、入浴も在校生の見真似でどうにか処理した。

土曜の午後は、同室の吉田、福山両氏と共に根井校長の弓道の指導を受け、時には、同級生と道場で剣道の打ち合いに時間を潰した。

夏休みには「親孝行してこい。」と帰省が許され、一日千秋の思いで土産を買いあさった。

残留組が基隆まで見送りに来てテープを張って別れを惜んだ。

年末年始の休みは、台湾に家のない者は、寮で正月を迎えた。晦の晩十二時を期して台湾神社に参拝、燎に通知表を投じて神を拝した。

数日間の寮生活の退屈凌ぎに一室に集まって会合を開いた。話題になったことは卒業後のこと、この友情はずっと保持しよう。その為に年一回クラス会誌を発行する。誌名はクラス会の名、芳蘭の友という意味の芳友会と、台北州在住の者から発行して南へ下だる。この会誌は私が第三号を出したがその後続がなかった。

学校が創立されて永く経っていないので校風の樹立も重要なことであると考え話し合った。中学と違って人格の高



性溫和的老師實在很多，且詢諸高學年的本島生也得到相同的看法，此乃優良校風也。我們因一年後即畢業，沒有機會與後來者對談，只好寫信將大家的想法留下來，並決定托交與我同是鹿本中學畢業的五名新生中的一位。暑期中隨興造訪老師的府上，增添了他們的麻煩。擔任國語的高巢老師因為是中學的前輩，入學以來曾多次拜訪，話題總是故鄉事。當然亦談及母校鹿本中學的校訓、校旗、校歌，至於何時談到本校，並不十分清楚，僅記得被要求交出校歌之類的原稿。學校將同學所提校歌，加以彙整後便請人作歌詞，不久作曲也完成了，由高梨老師教唱，由於旋律部份與當時流行的「女給之歌」相似，唱者一旦混在一起，就被老師糾正：「那是什麼！」同級會迄今仍引為笑譚。

上課時，講授的學科和有關台灣的話語夾雜，造成困擾。教數學的內藤老師這樣說著：「你們啊！有比上數學課更重要的。」就把話岔到台灣的事情上，告誡我們：「自己的身體照顧好，『看看內藤的身體』，患了阿米巴赤痢，一副貧相。」要我們注意生水。又有某位老師說：「來自內地的你們，當心被台灣女孩挑去作結婚對象！畢竟與內地女孩的行爲或環

い温和先生が多い。また、高学年の本島生の中にも同様なことを伺うことが出来る。これは立派な校風である。自分達は一年で卒業するので後続の者と話す機会がない。手紙に書いて自分達の思いを残しておこ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り、私の出身校鹿本中学から五名程入学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その中の一人に手紙を托することにした。休み中、先生方のお宅にお伺いしては勝手な気焰をあげて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国語の高巢先生は中学の先輩であったので、入学以来何回か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ことを思い起こす。話題は故郷のことが多かった。当然出身の鹿本中学にも話が及び学校の校訓・校旗・校歌にも触れ本校のことに話が及んだいっであつたか時期ははっきりしないが、校歌の原稿になるようなものを出すようにと言われて出したことを思い起こす。生徒が提出したものを集めて作詩者に歌詞を依頼されたものと思う。間もなく作曲も出来て高梨先生に教えていただいたがメロディーの当時流行していた「女給の唄」に似た所があり、歌い方がその歌に近くなつて先生に「何だそれは。」と注意されたことがあつた。これは同級会の笑い話として今も残っている。

授業では、教育関係の教科と台湾語とには頭を悩ました。数学の内藤先生は、「君達には数学の授業よりも。」と云つてよく台湾事情の話をして下さつた。「自分は体がよくて、『内藤の体を見よ』と言われていたがアメバー赤痢を患つて貧相になつた。」と生水に注意することを諭された。又

境都不一样嘛！」似此，老師基於自身的經驗，上課時與教科書夾纏台灣事情的情景，如今想起，更覺老師們豐富的愛心，眼角不禁一熱。「你們紅顏美少年也適應氣候變成黝黑的台灣顏色了」，眼前浮起老師說著這話的身影，不覺回到我們在國語學校的時光。

恩情滿溢，溫和的老師們、如兄弟之親的同級生、在校生的歡迎等……，覺得就讀如此優良的學校真好。

擔任級主任的堀川老師對台灣的動植物非常熟悉，曾在草山山中指給我們看一種棲於樹枝、背是透明綠、腹為赤紅的青蛇。去烏來的路旁，告訴我們發現了百步蛇的踪跡。昭和五十四年八月九日，在嬉野的學級會散會後造訪老師的府上，成為離開台灣以來首次的會面。臨結束時，擔任各科教學法的石井老師在嚴肅的談話當中，突然說：人的鼻子在上廁所時能朝上多好啊！惹得一堂哄笑，睡意全消。教農業的小林老師一向嚴格要求那些圓鋏粘著土不加清理就收起來的人，提醒著惜物之重要，並常要求我們在工作前喝熱湯，注意健康的維護。擔任教練的大泉老師時常聽我們訴說，關心我們，此與中學時代配屬的軍人的作風大相逕庭。教室裡有擦亮靴子的規定，結果有好幾

或先生は、「内地直輸入の君達は湾生娘の恰好の結婚相手として選ばれるから氣をつけること。内地娘をビヘイピアも環境の違いで異なっているから。」と。教科書といふしよに配付された台湾事情に挙げである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も先生ご自身の経験にもとづいて授業の相間に話されたことを思い起こして先生方の豊かな愛情に今更ながら眼頭が熱くなる。「君達紅顏の美少年も氣候に適応してどす黒い台湾色になるんだ。」と言って自分達の国語学校にはいった頃に思いを馳せておられた先生のお姿も思い浮かぶ。

恩情溢れる温和な先生方、兄弟のように親しい同級生、在校生の青眼、良い学校にはいつてよかったと思った。

堀川先生は級主任であったが台湾の動植物について詳しく草山の山中で木の枝に寝そべっている背はすきとおろような緑色、腹は真赤な青蛇をさがして見せられ、烏来に行った時は百步蛇もどきを道傍で発見して見せて下さった。昭和五十四年八月九日、嬉野の学級会散会后先生のお宅にお伺いしたのが台湾以来の再会であり終りとなった。各科教授法の石井先生はむずかしい話の途中で人間の鼻は便所では上を向くようになっていけばよいなあと行ってひと笑いさせて睡気醒ましの注射をされた。農業の小林先生は鋏に土が着いたまま納めた者に厳しく注意され物を大切に使うことの大切さを指導され、仕事を始める前に熱い湯を呑んでおけとよく言い健康に氣を配っておられた。教練の大泉先生は我等の話をよく聞いて下さり、氣をつけていただいた。

次返回宿舍換鞋子。

到了第三學期，我們到附屬公學校上教育實習。我與熊本濟濟畢業的松延氏二人，被分發到平野老師那一組的二年級班上。教室前面掛著帶框的「六士」老師的舊照片，呈現芝山巖精神為公學校教育的基本理念。兒童們相貌堂堂，我們自己想來卻有點難登大雅。上課好像只有兩次。其後，接著有西部的學校參觀旅行，在南投公學校參觀教學後即回台北。此外，以地處台灣偏僻的東部地方為主，亦作了環繞台灣一周的旅行。

在宜蘭孔廟與公學校參觀為止，並無特殊之處，惟自蘇澳乘船，在船上過夜，一早抵達花蓮，則值得一提。船不似現在停泊港邊，而是在港外換來舢板，然後在舢板上套上繩索，用人拉上沙灘的。有人因潮水衝上來而驚呼。

到太魯閣峽谷僅能徒步，往仙還橋只走鑿挖岩壁的小路。從其下的河面看去，高差五十米，看見小牛由橋上走過。前頭一人抓著鼻繩，後面一人握住牛尾，在狹板上戰戰兢兢地移動。

花蓮港的街景帶有內地的風情，在移民村的瑞穗看到了嶄新模樣的紙拉門，隱藏著內地農村的趣味，感動無已。

中学の配属将校とは随分違っていた。教室には靴ばきのぎまりがあつて何回か履きかえに寮に帰った。

三学期は、教育実習の為に附属公学校へ通った。熊本濟々巖出身の松延氏と二人平野先生の組の二年に配属された。教室の前面には六士先生の古い写真の額が掲げてあり、芝山巖精神が公学校教育の根本理念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た。子供達は堂堂としていて、自分達がか貧相に思えた。授業は二回程したように思う。西部方面の学校參觀旅行があり、南投公学校の授業參觀を最後に台北へ帰った。この旅行に反して、台湾の辺鄙、東部地方を主とした台湾一周旅行もあった。

宜蘭の孔子廟と公学校參觀までは大したことはなかったが蘇澳から乗船して船中泊。

朝、花蓮港着、船は今のようには港横づけでなく、沖で舢板に乗り換え、その舢板につけた綱で砂浜に引き上げるのである。潮水をかぶって悲鳴を挙げる者もいた。

タロコ峽谷まで徒歩、仙還橋へ岩を削り貫いた狭い小路を歩いた。下の河から高さ五十米の仙還橋で小牛を渡たしているのを見た。前の一人が鼻綱をとり、後の一人が尻尾を握り狭い板の上をおそろおそろ。

花蓮港の町並みは内地の風情があり、移民村の瑞穂では鮮な障子のたたずまいを見て、内地の農村の趣をしのんで感無量。

其餘記憶漸淡無復明晰，出了車站經台東線南下，有高砂族專用的客車，以爲是高級車，結果椅子只是木板而已。看到了人種歧視的醜陋面，不愉快至極。抵達台東之前，由於火車氣喘吁吁的速度慢下來，有人就下車在鐵軌旁跑了起來，竟然比火車快。

在台東過夜，令人安心而親近的小鎮。翌日早上，參觀卑南公學校，原住民的朋友一邊唱著「阿羅汪奈伊納雅喔」的歌謠，一邊以特別手牽手的方式舞蹈著來歡迎我們。

接下來夜宿知本溫泉。翌日行軍至大武，途中通過的河川，悉無橋樑。脫了鞋子、褲子，把便當頂在頭上渡河。有時足下一滑，重要的便當就掉到濁水中，不得已只好在路旁野店裡買些花生與香蕉充作午餐吃。大武停留一夜，沿大武溪入山。抵達分水嶺附近的浸水營之後，在警察派出所的大廳脫掉旅裝，參觀了鄰近高砂族的住宅。屋頂爲粘板岩薄片堆疊而成，屋內中央有炕爐，再裡頭有安置死者的石台，家具幾無，側旁開有小窗。我想古代日本人的生活也許類似吧。

接著傍晚時分，蕃社的人聚集在派出所前廣場，唱歌謠、表演舞蹈給我們看。領隊者爲藤谷、內村、笹間三位老師。事後聽到藤谷老

記憶が薄れてよく覚えていないが、駅に出て台東線で南下する。高砂族専用の客車がある。立派な車かと思うと腰掛は枝そのまま、人種差別のいやな面を見て、不愉快極まる。台東へ着く手前で、汽車があえぎ、あえぎ登って速度を落としたので降りて線路脇を走った者がいたが人の方が早かった。

台東で宿泊、落ちついた親しめる町であった。翌朝、卑南公学校參觀、住民の方々が「アロウワシナイナアアオイ」の唄を謡いながら特殊な手のつなぎ方で踊を舞って歓迎してくれた。次に知本温泉に宿泊、翌日、大武まで行軍、途中通過する川は何れも橋がない。靴を脱ぎ、ズボンを弁当とは頭の上にのせて徒渡りである。足を滑らせたはずみに大事な弁当を濁水につけてしまった。仕方なく路傍の野店で落花生とバナナを買って昼食にした。大武で一泊して大武溪に沿って山に入る。分水嶺付近の浸水營に到着、警察官駐在所の大広間に旅装を解く近くの高砂族の住宅を見せてもら。屋根は粘岩を薄く剥いで重ねたもので中は中央にいろりがあり、奥に死者を安置する石の台があつて家具は殆どなく横に小さな窓があいていた。日本人の古代の生活もこんなものであつたろうと思った。

夕方になるにつれて蕃社の人人が駐在所前の広場に集まってきた唄にあらせて踊をおどつてみせてくれた。引卒の先生は藤谷先生、内村先生、笹間先生であつた。後で聞いたことであつたが浸水營での夜は心配だったと藤谷先生

師在浸水營的那天晚上十分擔心，而我們卻放心地倒頭便睡，實在對不起。由於霧社事件在前年發生，對老師的熱心最感謝意。

第二天，加入扛著槍的警察，沿著小河谷走原生林中的石徑，往枋寮前進。負責紀念照的原田氏與我常常離開隊伍，好幾回對單霧的小路出現的人影心驚膽顫，直聽到「你好」的寒暄聲，才釋然放心。在鵝鑾鼻展望巴士海峽，於四重溪夜宿一晚後返回學校。

台灣東部當時仍十分偏僻，留下一步一腳印的這趟環島一周旅行，養成了我畢業後任職何處皆不為所動的「北二師魂」。

最後祈望：台北第二師範，今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成為世界楷模，永久輝耀。撰詩一首如次，以為紀念。

嗚呼台北第二師範學校

七星山勢培心膽，
淡水清流洗俗緣；
遠志剛腸理師道，
蘿窗學舍想當年。

（本文譯者郭金水先生，現任
本校社會科教育系副教授）

がおつしやっていたとのこと、我等は何の心配もなく寝てしまった。相済まないことである。霧社事件が前年のことであるのもっともなことで先生の温かいお気持ちに感謝する。

翌日は銃を肩にした警官に付き添われて小さな谷川に添って原生林の中の石徑を枋寮に向かった。記念写真を引受けた原田氏と私は、一行と離れることが多く霧の小路に現れる人影におびえ、「今日は」の挨拶を聞いて胸をなでおろしたことも幾回があった。鵝鑾鼻でバシー海峽を展望し、四重溪一泊帰校した。

東部は随分辺鄙な所である。一步一步踏みつけて足跡を残したこの旅行によって培われた卒業後何処に赴任しても動じない「北二師魂」はこの一周旅行によって養うことができた。

台北第二師範即ち台北師範学院が世界の模範となり永久に輝くことを望みます。

嗚呼台北第二師範學校

七星山勢培心胆
淡水清流洗俗緣
遠志剛腸理師道
蘿窓學舍想當年

師範生涯的點點滴滴

◎陳水福【一九三八年演習科畢業】

(一) 李鴻章的罪過

北 二師普通科三年級或者四年級時，有一次，週末申請回家過夜，翌日星期天在家裡跟日本人警察吵鬧爭辯，差一點兒就受到退學的處分。入學以來到那時每學期的操行我都是甲等的，後來的二學期變為乙等。但是其後到畢業又照前是甲等。其時深深感到自己天生就是台灣人——日本籍台灣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人。

當時，直接接觸民衆的官吏，特別是日本人警察，驕橫、強暴、虐待台灣人，我時有見聞。例如附近的某太太在家前的廣場曬衣服，巡查看到，把洗好的晾曬的東西擲棄，同時把曬竿子拆毀。伴隨警官練習所的見習生，大概想示範其威風，帽子沒有脫，也沒有出聲打招呼，就從後門進來戶口調查。我用台灣話告訴父親「不要管他們。」

示範巡查看到我學生制服上的金色鈕釦的學校徽章，說「你是○○學校的學生，你說你的名字。」我開始出聲：「你帶的戶口簿上，明瞭的記載著我的姓名。」我也不認輸。「無禮，要報告學校。」這樣說。「拜託，拜託。」我答。暫時互相驕橫往來。其後去正廳（在台灣奉祀佛和神的正堂兼做客廳），「沒脫帽，沒出聲，沒打招呼從後門進來是不對的。」我不客氣說。「那或是不對，但是你的驕橫也要考慮一下。」巡查說。「互

相要反省。」又答。巡查和見習生二人出去。

那天晚上回去學寮。自習室的讀書桌位跟我相連的是同級生山崎君。他的父親當時是花蓮港廳的日本人巡查。我跟他講出在家裡發生過的事情，問他：「假是你父親的話，怎麼樣呢？」他沒有答，只露齒咧嘴而笑。

那時當天值日的五六個舍監先生（日人叫老師做先生的舍監頭（長）派工友來叫我去。那個巡查真的打電話來學校報告了。「你講今天在家裡發生的事情。」綽號叫法國處決犯人之斷頭台（Guillotine）的舍監頭可怕地瞪眼看我。我照實一五一十的講了出來，「你現在講的話全部用十二行格兒紙寫下來。」舍監頭命令。於是我坦白的寫下來，交出去。

翌日，第三節授業時間，老師來了，我發號令「立正」。這時，昨天的工友又來叫我去舍監室。等著我的是教國文的高巢虎五郎教官，他是我這個學年的級主任，也是舍監先生中的一位。我花了一小時以上，講出昨天在家裡發生的事，我特別強調，與台灣民衆直接接觸的警官，有這樣的行為，是違反內台融和（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政策。內是日本內地人的意思。）及一視同仁的政策。我把自己的想法照實說出來，老師聽了就说：「你是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裡面的那個猶太人（Jew）夏夷洛克（Shylock）。」

老師是教我們文學的創作，他繼續大聲說：「我問你，警官是奉行誰的命令？」。「政府的命令。」我說。

老師利用這個話來誘導我，「那！你要反抗政府？」更高聲這樣講了。我無言以對，只好說：「我不對。」那樣說才對，老師等你說這句話。」老師說。

原本單純的認為學校是袒護我的，然而事實卻完全相反，因為我不是日本本國的日本人，也不是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我只是日本帝國殖民地日本籍的台灣人，我只配接受這樣的待遇！這是李鴻章割讓台灣罪過，想到悲哀處，我的眼淚快要滴下來了。

「那好，我跟你去派出所，如果他們報告特務，把你列入黑名單（Blacklist），你一生就完啦。」老師帶著我，趕緊離開學校，兩人都忘掉沒有吃午飯，坐巴士去祖師廟前的派出所。老師再三叮嚀我：「你不要開口，一句話都不要講。」

那個眼睛小小的壞巡查不在，只有派出所主任納富巡查在，他說：「昨天是有……這樣的事情，只是想是否報告學校比較好，因此打電話過去，沒有特別的用意……。」老師代我致了歉，就領著我出來了。翌日，級主任又來叫我：「再去派出所，直接跟當事的巡查見一次比較妥當。」老師又帶我去派出所，出來的時候老師說：「看來沒有向特務警察報告，如此就好。」老師很歡喜的樣子，我請老師到派出所附近的家裡坐一坐。

從此以後我變了。想換學校，去日本，然而碰上中日戰爭，要去日本很困難，只好繼續在這個學校唸到畢業。雖然我不想唸了，那個時代不能離開台灣，我除了忍耐以外沒有辦法。每天在學寮有二小時的自習時間，

自習正規的學科，預習和複習用去約半小時，剩下的一小時半是翻看英語辭典讀英語。二小時自習時間以外，我沈溺於讀文學、哲學、思想的書，往往直到深夜。開始讀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超人哲學，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自然主義。也讀一些翻譯為日文的外國文學，尤其是特別找尋露西亞文學研讀。像托爾斯泰（Leo Nikolaevich Tolstoy 1828-1910）的小說，杜斯妥也夫斯基（Fe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i 1821-1881）的「罪與罰」、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 1818-1883）的「父與子」、高爾基（Maxim Gorki 1868-1936）的小說和劇作、法國雨果（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的《Les Misérables》「噫無情！」和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的「脂肪球」等，也很有興趣的讀。托爾斯泰的超級長篇小說，是去當時的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閱覽的。大部份的小說，像「復活」「罪與罰」「噫無情！」等，是自己的世界文學全集裡面的藏書，每本都閱讀了好多次。其他文庫袖珍本，能夠放在衣袋內，隨時可以讀的，如岩波文庫、新潮文庫，更常常買來看。到現在還記得「庫洛意切露奏鳴曲」、「活死屍」、「最底下的生活」、「脂肪球」、「鼻」等等。露西亞文學的譯者大抵是米川正夫。「罪與罰」、「噫無情！」都是世界文學全集，我的記憶是各三四冊。這兩部小說都讀過不下四五回。有一次在郊外的田畔竹圍林內朗讀「罪與罰」。不遠的竹林內，農夫開始賭博，吆喝天九牌的

聲音響起，在夏天靜靜淡水河邊跟我的朗讀聲交響。這幅對照強烈的田園風景我也寫作短篇小說（Conte）。世界文學全集共四十幾冊，我有全部藏書，內約十冊是去東京時在神田舊書店街買回來的。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的「神曲」（Divine Comedy）第一冊開始到最後的一冊四十多冊全部都讀完。當時叫做「圓本」的日本文學全集，當時日本錢一圓可以買到一冊的也大概買來看過。特別愛好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的人道主義（Humanism）小說文學。

哲學書閱讀後，好像變成「悠悠哉天地，遼遼哉古今……人生萬事一言能盡表之」——不可解（不可捉摸、不可思議的意思），我只有懷恨厭世，跳入華嚴瀑布的藤村操，蹈入虛無主義（Nihilism）。有時篤信命運決定論（Determinism）。托爾斯泰的肖像，經常裝置在書架前，厭惡國家的利己主義（Nationalistic egotism）。每冊書看完都寫有「讀後感」。現在還存放台灣家裡，與日記一起收藏在鐵殼行李箱內。

（二）軍事教練和中隊長戰歿

在師範學校唸書時是法西斯（Fascist）時代，軍部的力量侵入各學校。軍事教練每週四小時。各個教練起，分隊小隊中隊大隊的戰鬥教練也實施。被灌入軍事思想，派遣來學校的軍事教官勢力很大，干涉教育方針和學校經營。有少佐、中佐（佐是中國的校，將級之下）。用職業軍人出身來的教官很努力鍛鍊學生。學生

也和部隊一起參加天長節閱兵儀式及軍事演習。我做過小隊長中隊長指揮，天長節在總督府前閱兵分行進。當時日本本國人、兵役義務是三年。師範畢業的日本內地人教員只服半年短期現役。台灣人還沒有兵役義務。

日本軍事教官民族意識很強，內台人差別意識大。日本軍事教官給日本學生成績甲很多。相反台灣人丙級的不少，我皆乙級以上。日本體育教師沒有差別觀念，對於球類部員陸上競技部員的台灣人體育成績都給甲。有時感覺體育教師給軍事教練甲的日本人的點數故意評沒有那麼好，沒有好感。表示對軍事教官的民族差別的反對。

戰敗後，在街上看到職業軍人出身的那民族意識強的軍事教官，他戰爭中穿日本軍人服裝，佩劍，對台灣人作威作福，今頭戴無業窮民一樣的銅盆帽、身穿綢緞的褪色西服，我感到人生無常。台灣人學生去日本時訪問體育教師，體育教師來台灣學生們大表歡迎。

在新竹湖口，從義民廟到新竹附近的山崎山、婆羅紋山，有次兩個星期的軍事作戰演習，那時我作中隊長指揮，手舉洋刀，威風凜凜，大聲發號施令。派駐學校的岡本干城中佐軍事教官，發覺中隊長是台灣人，就不高興，他認為台灣人不清楚大和民族的武士道和神道精神，神道日本神、死鬼附人？突然宣告「中隊長戰歿」，於是把日本學生換做中隊長，繼續演習下去。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先用日文寫於聖地牙哥）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文改寫中文於洛杉磯）



精神長相繫

心の繋がりを永久に

◎山中貞則

一九四一年演習科畢業
台北師範芳蘭會會長
現任日本眾議院議員

戰

前五十年，戰後五十年，面臨渡過一個世紀的值得紀念的今年九月，台灣師範的畢業生同聚於台北舉行紀念典禮。典禮是在我等台灣同學會的前輩，故許金德先生的國賓大飯店盛大舉行。承蒙許先生令媛許淑禎董事長特別費心安排，我等同學皆感銘在心。

我等一同訪巡前第一師範、第二師範及各自的母校，訪故懷舊，感懷良深。

正如我在餐宴上說的，在現今國際情勢中，能給日本及日本人溫暖的眼神的，只有在台灣的人。對於我們這麼重要的朋友，日本及日本人是否以同樣溫暖的心對待台灣及台灣人呢？我不得不自問自答。所謂國家，不管喜歡或不喜歡，友好或不好，先就國際社會的通則冷酷強行，這是現實。日本對台灣的態度是取決於中共，這是由於日本對中共抱持過度的恐懼心，故而仰其鼻息而動，對於日本這種可悲的姿態實在令人氣憤。在這當中，一個世紀以來台灣師範的同學精神長相繫，絲毫無變，這是這回出席的眾人的感懷。

我個人不單以師範同學的身分，以我置身日本國會一席的立場，經常自問自答：我應該如何行動？我決心無論如何艱險的道路都一定要走下去。

雖明知本專集是以懷舊或追憶過往文章為出版目的，然仍撰此苦硬文章，尚祈涵諒。敬頌各位同學身體健康，閤府如意。

（本文譯者翁麗芳女士，現任本校幼兒教育系副教授）

戦前五十年、戦後五十年、一世紀にわたった記念すべき年の本年九月、台北に於いて台湾師範卒業生が一同に会し記念式典を行いました。台湾同学会の先輩、今は亡き許金徳先生の国賓大飯店で盛大に執り行われ、許先生のご令嬢許淑楨董事長の多大の御高配を賜り会した者一同心からの感謝を捧げました。

一同揃って、旧第一師範、第二師範とそれぞれの母校を訪ね思い出を巡らせて感入のものがありませ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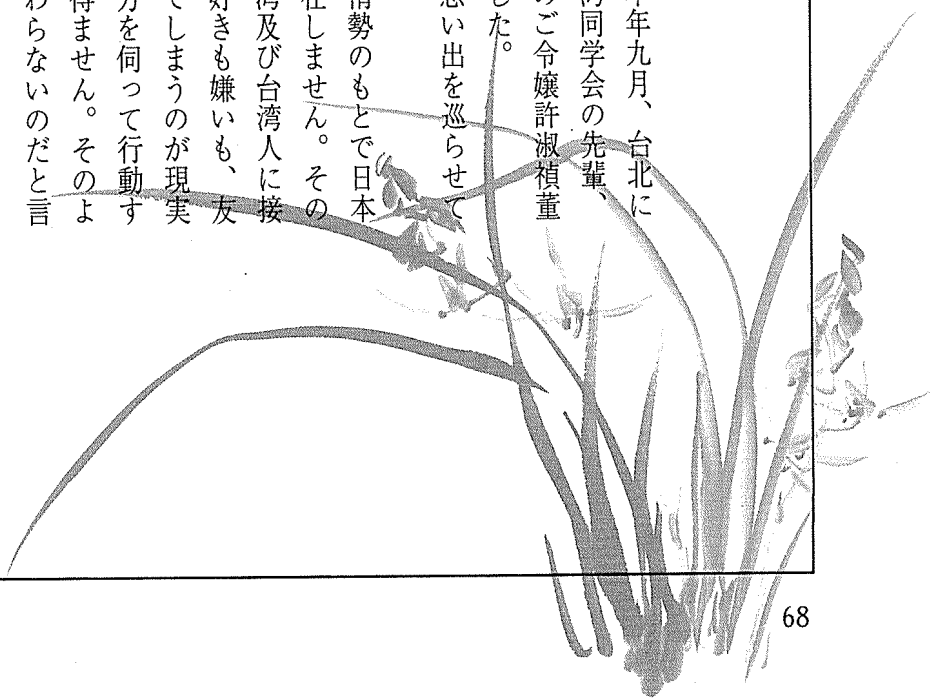
パーティーの席上ご挨拶申し上げましたとおり、現在の国際情勢のもとで日本及び日本人に暖かい眼差しを送ってくれる人々は台湾にしか存在しません。その大切な友に対して、日本及び日本人は同じような暖かい心で台湾及び台湾人に接しているかと自問自答せざるをえません。国家というものは、好きも嫌いも、友好も非友好も、冷酷に押し潰し国際社会の通念の方は先行させてしまうのが現実であります。日本の場合は必要以上に中共を恐れ中共の鼻息の方を伺って行動すると言う情けない姿が、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姿だと憤りを禁じ得ません。そのような中であって台湾師範同学の心の繋がりは一世紀にわたって変わらないのだと言うことを出席者一同感懷を新た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私は単なる師範同学ばかりでは無く、日本の国会に席を置く者として自分はどう行動すべきかについて自問自答しながらどんな険しい道であっても歩いて行く決心をしております。

本来は思い出やエピソードなど書くのがこの出版の目的に沿うものであることを知りながらも堅苦しい文章になったことをお許し下さい。同学各位のご健勝とご一家のご繁栄をお祈り致します。

◎山中貞則

台北師範芳蘭会会長
衆議院議員



女子講習科一期生

女子講習科一期生として

◎湯前俊子

一九四一年女子講習科畢業
台北師範芳蘭會本部幹事
「芳蘭」會報編輯委員

昭

和十五年，我以女子講習科一期生，就讀於傳統的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學校蓋在台北市郊，四周環繞著綠油油的農田。紅磚瓦的校舍，後方綿延的山脈，每天早晨上學途中，一個目標即是眺望拇指山，我非常喜歡整個風景。

跟隨母親赴任而渡台的我，離開嘉義的家北上就學，立刻經由級任老師內藤先生的協助，住進公寓。由表町的公寓步行約數分鐘，即是新公園博物館側門入口，早晨時常去散步。

水沫濺葉颼颼響，

白蓮花朵初始開。

趁新公園晨間散步，在噴水池前的長椅，面對黎明無人的公園苦吟。齋藤勇老師首次交下的短歌作業，全神集中的光景，如今連當時晨間的空氣都能記得。

傳統的台北第二師範學校に女子講習科一期生として入学したのは昭和十五年、もう五十五年も昔のこととなる。その頃の学校は台北二郊外に田圃の緑に囲まれるようにして建っていた。赤煉瓦の校舍、その後連なる山脈、毎朝通学の途次一つの目標のように親指山が眺められて、私はその全風景がとても好きであった。

母の赴任に従って渡台した私は嘉義の親許を離れての就学だったので上北すると、早速担任の内藤先生に下宿のお世話までして頂いた。表町の下宿から歩いて数分のところに新公園の博物館側の入口があつて、時々朝の散歩に出かけた。

水しぶき葉面に受けてさやさやと

白蓮の花ひらき初めたり

新公園の朝の散策のおり噴水の前のベンチに腰をおろして、明け方の人気のない公園での私の苦吟である。齋藤勇先生からはじめて短歌の宿題が出て、一心の集中したひととき、今でもあの時の朝の空気まで思い出す。

女子講習科生の教室は男子寮の北側一棟を開け放しての俄

女子講習科生の教室，是開放男生宿舍北側的一棟來臨時充當的，緊鄰著男生宿舍。由於突然將八十多名女生納入男校，老師們的脾氣拿捏十分困難，不知何時突然從背後冒出一句「女性同學在校內也不可手牽手」的警告，而受到驚嚇。早上拖延時間，直到上課前徘徊在走廊附近的男生，放學後卻儘快回到宿舍，開向我們這邊的窗戶，重疊擁擠著曬黑的臉孔。甚至別寢室的男生蜂擁而至地示威。有臨窗而坐彈著吉他的，有顫動喉結唱歌的，有拿著畫板佯裝繪畫的，有擺倒立姿勢的……，不一而足。而這種喧嘩如果有急速寂靜下來的時候，就是一旦響起拖板結實的腳步聲，有人瞧見級任內藤老師的臉孔了。對面的男生陣營一陣騷動，我們這一方面，由於要在事前察知老師可能會出現的動態，自然地有採取共同戰線的共識，漸漸女生放學後的時間拖長，變成快樂的時光。隔著並非銀河的花壇，我們後來聽說孕育了數起羅曼史，雖然在那個保守的時代，仍然令人興起既感動又羨慕的感覺。

其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今年（一九九五）九月二十四日，母校的國師會舉辦了創校百周年紀念大會，當時若不參加，必定落得不可估算的後悔。我以參加為目的，衡量全程，

か教室だったので、直ぐ隣りの棟から男子寮となっていた。男子校だったところへいきなり女生徒八十数名を迎へ入れたのだから先生方の気の使い方は大変なもので、いったんかいきなり後から「女性同士でも校内では手をつないだりしないように」と注意を受けてびっくりしたことがあった。朝は登校ぎりぎりまで時間を延ばして渡い廊下の辺りをうろろする男子徒、放課後ともなると、いち早く帰寮してきて気がつくところらに開いた窓に日焼けした顔が一ぱい重なるように並んでいた。他室の男生徒まで押しかけてのデモストレーション。窓際に腰かけてギターを弾ずる人、喉を震わせて歌をうたう者、キャンバスを持ち出して絵を描くふりをする人、逆立ちを披露する者など等……。そうした騒々しさが急に静かになる時がある。と、まぎれもなくサンダル足音がして担任の内藤先生が顔をのぞかせられる。対岸の男性陣の急変で、こちら側は先生の姿が見えないうちから察知出来るので何となく共同戦線を張っている趣もあって、だんだん女生徒の放課後の時間は長びき、楽しいひとときとなっていた。天の川ならぬ花壇を隔てて、それでも幾つかのロマンスが生まれ育っていたと後になって聞かされると、あのお堅い時代にと嬉しいような、また羨ましいような思いまするのである。

あれから、半世紀以上も過ぎたことになる。今年（一九九五）九月二十四日、母校に於て創校百周年記念大会が開催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際参加しなかったら取り返しのか

接著達成二十餘年來首次訪台的心願。拜訪令人懷念的母校，校舍嶄新，悉已大改舊觀，接受校長暨學校全體同仁無盡的盛情招待。時代、世代雖已遠颺，現在後輩的學生們和藹可親地接待，心頭一片溫馨，更不必說與曾經一起在學舍的人再會面這樣的好事了。夜裡，也受邀去唱卡拉OK，數組裡頭，有以日語唱日本歌的，彼此以手擊拍直至深夜，享受歡樂的氣氛；回到旅館，嚇一跳，已是午夜凌晨時分。在嘉義旭國民學校教過的學生葉芹女士與瑞惠女士，分別由其夫婿陪同來旅館看我，停留期間承蒙諸多照顧，導覽遊玩美麗的草山國立公園，更加勾起對台灣的思念，一幕幕如在目前，我最是喜歡台灣。如今說來，不禁想起那些返回日本的學生，當初屢屢訴說：「想回去台灣。」就我們而言，台灣是精神的故鄉。再次深深感謝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的教導，日益越發自豪地想起友情的可貴。

不久將來，會有再訪台灣的機會嗎？只要彼此珍攝，身體健康，祈願那一天的到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本文譯者郭金水先生，現任
本校社會科教育系副教授）

ない後悔が残ること必定である。私は参加することに的を絞って全ての段取りを計った。そして二十数年ぶりの台湾訪問を果したのである。懐しい母校訪問、校舎は新しく、すべて大きく変っていたが、校長をはじめ、学校全体でかぎりなく心の籠った御招待を頂いた。時代も世代も遠くかけ離れてしまったのに後輩の現学生の方達のにこやかな親しみのある応待は心暖まるものであった。まして会って学舎を共にした人達との出会は今更いづくもない。誘われて夜はカラオケにも出かけた。幾組かのグループの中には日本の歌を日本語でうたっている人達もいて、お互いに手を叩きあい夜の更けるまで楽しい雰囲気味って、ホテルに帰ったらあぶなく午前さまになるところであった。嘉義の旭国民学校で受持った教え子の葉芥さんと瑞惠さんそれぞれ御主人を伴ってホテルに訪ねて下さって、滞在中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った。美しい草山国立公園にも案内して頂き、更に台湾の思い出をふくらませたのであった。思いを巡らすと次々にいろいろな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私は台湾が大好きだ。そういえば日本に引揚げた教へ子たちから当初、「台湾に帰りたい」としばしば訴えられたことを思いだす。私達にとって台湾は心のふる里なのである。あらためて台北第二師範学校に学び得たことに深く感謝し、友人に恵まれた幸せをいおりよますます誇りに思う。このさき台湾を訪れる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か。お互いに健康に留意して出来たらその機会を持ちたいと願うのである。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教育國の基礎

教育は国の礎

◎佐竹隆生

【一九四二年演習科卒業
台北師範芳蘭會宮崎支部長】

〈前言〉

我 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八二年四十年間、一味致力於教育工作而生活過來。如今離開教職已十四個年頭，最近我國發生某宗教團體的非人道事件、金融業界的不當事件等，有人認為簡直是世相呈現末期之症狀。在此社會狀況之下，對教育的質疑必然增多。我個人有時似乎被教育的危機感所打垮，偶而會想大聲反駁。然而冷靜下來，聽聽人們的聲音後，我想四面楚歌之聲也可視為對教育有所期待的表徵，也是對與教育有關者的激勵之聲。

人是什麼？人類的教育究竟為何？仔細思考的情形與日俱增。教育難道不是貫穿人與人的內心的作用？不是用愛來維繫人心，以嚴格來賦予內心的秩序？以「確實的人格創造」為焦點，所謂教育的心非找出來不可，這些都是最近的想法。

恰好此時，北師芳蘭會東京本部捎來消息，邀約投稿「北師壹百年」紀念文集。筆拙如我，因思對台、日教育之充實與發展應略盡棉薄，而不揣謏陋執筆，尚祈諒察。

はじめに

私は一九四二年から一九八二年までの四十年間を、只管に教育一筋に生きて参りました。教職を退いて既に十四年になりますが、昨今わが国に於いては某宗教団体の非人道的事件や、金融業界の不祥事件等が発生し、世相は正に末期的症状を呈している観が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社会状況に対して必然的に教育に対する問いかけが多くなっています。私自身ときには教育の危機感に打ちひしがれそうになったり、たまには声を大にして反論してみたくなったりします。然し冷静になつて人々の声を聞きますと、四面楚歌の声もまた教育への期待の表れであり、教育関係者への激励の声だ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人とは何か、人が人を教育すると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であろうか等しみじみと考えることが多くなりました。教育とは人と人との心を貫く作用ではないのか。愛で心を繋ぎとめ、厳しさで心に秩序を与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のか、私はこのようなことを考えながら「確かな人間づくり」を焦点にして、教育の心とは何かを探ってみなくてはと、この頃思っています。丁度このような時期に、北師芳蘭會東京本部のお勧めにより「北師壹百年」記念文集に寄稿させて頂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乱文乱筆の私ですが、台・日教育の充実と発展に多少なりとも寄与することが出来ればと考え筆を取りました。ご諒

(一) 環境形塑人格

養成健全人格之道，乃在於隨時維護端正禮儀之場的潔淨。保護一己的周遭之清潔，維護一己學習之學校、工作場所、居住地域之環境，使人類成為自然的一部分，與其他生物共生、共有地球，創造出更為優良的環境，這樣的營造即是清潔場域之謂。

再者，孟母三遷的教誨，非常有名。人創造環境，環境形塑人。

我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爲了參加北二師的考試，隨同小學的級任老師與同學數人先行造訪北二師。遙望六張犁的群山中，聳立著格外高大的拇指山，學校周邊，極目所見，水田、旱田中流淌著灌溉用的小河，民宅散佈其間，這樣美麗的大自然，藍天與澄淨的大氣，一塵不染，井然整齊的學校，被佈滿綠樹與鮮花的大地環抱，而學生們在這裡自由自在學習，覺得赤子之心非常美好。

尤其，學校前庭衆多的假山、綠色的草地，側旁伸展著一條道路。配置巧妙的美麗庭園、二層樓的紅磚校舍，牆面爬滿了蔓藤，其紅綠相間之妙，宛如來到「御伽之國」的仙境。心中許誓務必及格進入北二師就讀。威儀端莊、雍容有度，即是我校的寫照。■註：一九三五年當時，普通科一年級生招收四十名（台灣人十五名，日本人二

察ください。
なか

一、環境は人をつくる。

立派な人間に成長する為の建設への道、それは礼を正し場を清め時を守ることだと思えます。自分の身边を清潔に保つ、自分の学ぶ学校、自分の働く職場、自分の住む地域社会の環境を守り、自然の一員である人間が他の生物と共生、共有しているこの地球を、更により良き環境に創造する営みが、場を清めると言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なお孟母三遷の教誨は余りにも有名であります。人は環境をつくり環境は人をつくります。

私は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北二師受験のための下見に、小學校の担任の先生を級友数名とで北二師しました。はるかに望む六張犁の峯々には一際高く親指山が聳え立ち、学校の周辺は見渡す限りの田と畠、その中を灌溉用の小川が流水、民家が点在するという大きく美しい自然、空の青さと澄みきった大気、ちり一つ落ちていない整然とした学校、緑と花いっぱい大地の懷に抱かれて伸び伸びと勉強している生徒たち、子ども心に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した。

特に学校の前庭にある多くの築山、芝生の緑、横に長く伸びた一本の道。配置の巧みさによる庭園の美しさ、二階建ての赤煉瓦の校舍とその壁面に這う無数の蔓、その赤と緑の配色の妙に御伽の国に來たような氣持がしました。必ず合格して北二師に入学するの決心に誓いました。正しく威容の嚴たる我等が学校であります。註「一九三五年時、普通科一年生の定員

十五名)、應考者約七百名、台灣友人的錄取率實際上為三十取一、日本人則為十取一、而我的應考號碼為四二一號。

終於突破難關得以入學的我，在畢業前的七年間，得以在廣大的學校環境下充分思索，謳歌了十二歲至十九歲的青春歲月。

與新潟師範、豐島師範並列，全國有名的北二師陸上部二百米跑道，台灣之師範中唯一引進硬式棒球的北二師棒球隊的內野，廣闊的農園，灌溉用的水池中游著色彩繽紛的熱帶魚，牧舍中牛、豬、雞、鴨長鳴的聲音清晰可聞，真是牧歌式的風景。

在此學校的環境中，學問造詣深、富人情味的老師，與率皆優秀且純真的學生，透過學問的切磋琢磨，心與心深切的接觸，宿舍裡實施「全寮制度」，前輩與後輩彼此砥礪，邁向人格的成長，強調精神與精神的維繫。

認真學習，暢快遊戲，社團活動，田野活動乃至其他，莫不悉力以赴，正面迎戰。

由上述之環境與氣氛中，確立了北二師的歷史與傳統的質實剛健、自由豁達與文武雙全的校風；孕育了富野性的學生氣質，學會了正義感與勇氣。

「遠大是希望，剛強是意志。」即此之謂。

は四十名(台湾人一五名、日本人二五名)受験者約七〇〇名、台湾の友だちは実に三十人に一人の合格率、日本人は十人に一人、ちなみに私の受験者番号四二一番でした。」

難関を突破して無事入学を果たすことが出来た私は卒業までの七年間、広大な学校環境の下で思う存分に青春時代(十二才―十九才)を謳歌しました。

新潟師範、豊島師範と並んで全国的に有名だった師陸上部の二五〇米トラック、台湾の師範で唯一硬式野球を採り入れていた北二師野球部のダイヤモンド、広々とした農園、灌溉用の池では色彩あざやかな熱帯魚が泳ぎ、牧舎からは牛、豚、家鴨、鶏、の長閑な鳴き声が聞こえる、まことに牧歌的な風景でありました。

このような環境の中、学校では学問にご造詣の深い人間味豊かな先生がたと、秀才揃いで然も純情な生徒たちが、学問を通して切磋琢磨し、心と心の触れ合いを深め、寄宿舎では全寮制度の下で先輩と後輩たちが人間的成長を目指して切磋琢磨し、魂と魂の結びつきを強めて参りました。

良く学び良く遊ぶ、勉強もするが部活動、野外活動、その他何ごとにも全力を出しきってぶつかっていきました。

以上述べました環境と雰囲気の中から、北二師の歴史と伝統である質実剛健、自由闊達、文武両道の校風が確立され、野性味豊かな学生氣質が生まれ、正義感や勇気が身に着い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ます。

「遠大は望、剛強は意志」であります。



(二) 師恩難忘

決定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於宮崎縣小林市召開全國植樹節之同時，小林市立南小學（校長：佐竹隆生）受到縣知事黑木博強烈之請求，務必在學校環境綠化競賽中，成為日本第一的特選學校。我隨即向住在長崎的堀川安市老師報告其要旨，接受了堀川老師二年間懇切細心的教導，幸運地贏得日本第一的榮冠。■註：堀川老師為知名的動植物學者，由北二師榮調擔任台灣博物館館長後，於一九四七年撤回鄉里長崎，其後以學術部門功勞者之名，接受縣文化獎之表彰。

我則於小林市立南小學時代，每週一次將校長通訊寄送學生家長（約六百戶）。謹錄其中一節如次：

師恩難忘

一九七三、三、五

這個二月廿四日滿五十歲的我，至今依然每月一次收到已年邁的恩師堀川老師勉勵的手書，而正因要回應老師的愛心，每日略盡棉薄之力迄今。

認識堀川老師是一九三五年四月的事，我當時十二歲，剛進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由舍監長與寄宿生的關係開始。其後五年間寢食與共，教導我樹立人格的大道理。

迄今仍難忘懷，曾是惡作劇小孩頭的我住進

一、師の恩を忘れず。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宮崎縣小林市に於いて、全国植樹祭が開催されることが決定し、同時に小林市立南小学校（校長佐竹隆生）に対し、当時の県知事黒木博氏より、ぜひ学校環境緑化コンクールで特選校（日本一）になってほしいとの強い要請がありました。私は早速、長崎にお住まいの堀川安市先生にその旨を報告し、二年間にわたり懇切丁寧な御指導を頂きました。幸い先生の厳しく暖かい御指導により、日本一の栄冠に輝くことが出来ました。註「堀川先生は有名な動植物学者で、北二師の先生から台湾博物館長をつとめられた後、一九四七年郷里長崎に引き揚げられ、その後、学術部門の功労者として県文化賞を受彰されました。」

私は小林市立小学校時代、週に一回校長だよりを全父兄（約六〇〇戸数）に配布していました。その一節です。

老師の恩威忘れず

一九七三、三、五

この二月二十四日で満五十才になった私に、今でも月に一回は励ましの手紙をくださる年老いた恩師、堀川先生の愛情に応えようと、毎日微力を盡くして現在に至っています。

堀川先生との出会いは一九三五年四月（私が十二才）私が台北第二師範学校に入学したとき、舎監長と寮生としての関係からでした。それから五年間寢食を共にし、人間として大切なことがらについて教えて頂きました。

今でも忘れませんが、餓鬼大将だった私は入寮してから一週間目ごろ、寢静まった頃を見はからって舎監長室に忍びこ

宿舍第一週，趁夜深人靜時，潛入舍監長室，撩起棉被角，丟入一隻小烏龜和兩隻蜥蜴，然後逃之夭夭。但是翌日朝會上即被識破，挨了一頓申斥。也許因為這樣，事事都讓老師關心照顧。

即使現在，我的學長在探望長崎的老師時，仍聽到老師說「佐竹的事令人擔心」這樣的話。老師的腦海裡似乎仍然記著十二歲的我。感謝之意讓心中一緊，不禁想哭。

老師目前八十九歲高齡。日日不斷祈念老師永遠健康。小林南小學的學生不會忘記老師的恩情，時常抱持著感恩圖報的心情，衷心祈願他老人家繼續日後的人生旅途。

偉大的教育家、溫情洋溢的恩師，故堀川安市老師，衷心祝福您在天之靈。

(三) 向受教兒童學習

一九四二年三月，北二師畢業的我，以新任教師的身份，赴基隆郡金瓜石東國民學校就職，擔當四年級六十三名兒童的級任，至入伍的一年間，進行「師生同行」的教育實踐。受教兒童之一的「林秋福」君後來偕其夫人，遠渡重洋來宮崎看我。他徹夜道出許多希望，然後回到台灣。

「對五個孩子的希望」、「對所經營的公司未來的展望」以及「盡全力侍奉雙親、盡孝道的希望」……。

聽到他訴說力量所及的決心之話語，想已看

み、布団のすそから亀の子一匹と蜥蜴二匹を投げこんで逃げました。ところが翌の朝礼で見破られ大目玉をくいました。そんなこともあってか何かと目をかけて頂きました。

いまでも私の先輩が長崎の先生宅へ伺いますと「佐竹のことが心配だ。」と申されるそうです。先生の脳裏には、いまだに十二才の私が存在しているようです。有難くて胸が締めつけられ涙が出る思いがし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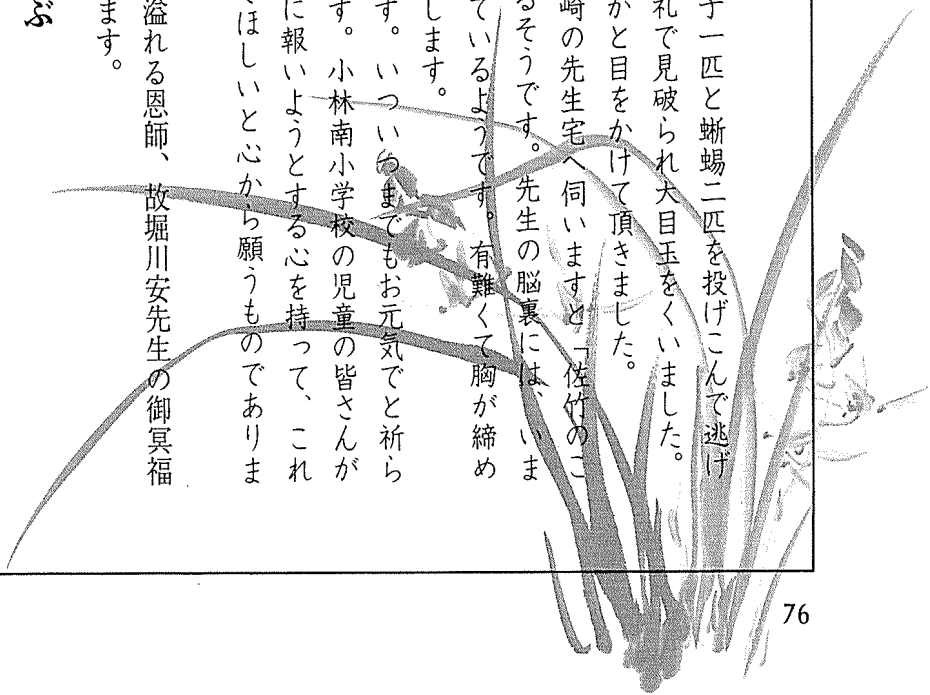
先生は現在八十九才です。いついかなる時でもお元気で祈らずには居られない毎日です。小林南小学校の児童の皆さんが恩義を忘水ず、常にご恩に報いようとする心を持って、これからの人生を歩み続けてほしいと心から願うものであります。以上

偉大なる教育者、温情溢れる恩師、故堀川安先生の御冥福を心から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三、教え児に学ぶ

一九四二年三月、北二師を卒業した私は、新任教師として基隆郡金瓜石東国民学校に赴任し、四年生の児童六十三名の担任として、軍隊に入隊するまでの一年間「師生同行」の教育実践を行って参りました。その教え児の一人「林秋福」君が奥さん同伴で、はるばる海を越えて宮崎まで来てくれました。彼は、夜を徹して多くの希望を語って台湾に帰って行きました。

「五人の子どもに対する希望。」「自分の経営している会社の将来についての希望。」そして「両親にせいっぱいの孝行がしたいとの希望。」



到人類最珍貴的一面。我們常傾向將「政治不善」、「社會不良」、「教育不好」等「……不好」的責任歸諸他人。毋寧更應首先反省自己的態度，現在我們應該做什麼？應該如何生活？認真地思考才是。

到底人性的生活為何？

何者是人類正確的生活方式？

僅僅一年的師生交往，我從他學到了人間最珍貴的東西。林秋福君，多謝你。

〈結語〉

身為世界上唯一遭原子彈攻擊國家的國民，我無法同意任何國家進行核子試爆。

的確，如果有效的利用原子能，人類會享受無比的繁榮，同樣地，誤用原子能，具有毀滅人類的危險性。為防止這個危險的力量，對人類每一分子都應該施以正確的教育。

教育為對抗造成人類退化的所有惡勢力，而產生的一種具發展性的人性力量。此刻豈不是我等教育工作者，應緊緊手牽手，致力於將教育力與責任發揚光大、釐清全世界人類選擇重建之道的時刻嗎？

我的故鄉台灣，我的母校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永被榮光；母校，永續長存。

再次強調，教育為國之礎石，謹此擱筆。

（本文譯者郭金水先生，現任本校社會科教育系副教授）

力の限りの決意をこめて語る彼の言葉を聞きながら、人間として最も大切な一面を見る思いがしました。私たちは免角「政治が悪い。」「社会が悪い。」「教育が悪い。」「……が悪い。」と何でも他人の責任にしたがる傾向があります。それよりもまず自己の姿勢を反省し、今われ何を為すべきか、今われ如何に生くべきかを真剣に考え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 いったい人間らしい生活とは何か。

・ 何が人間として正しい生きかたなのか。

僅か一年間の師弟の交りでしたが、私は彼から人間として最も大切なものを学びました。林秋福君有難う。

おわりに

世界で唯一の原爆被爆国の国民の一人として、私は如何なる国の原爆実験もこれを容認する事は出来ません。

確かに原子力の有効利用によって、人類はかつてない繁栄を享受していますが、その同じ原子力の誤用によって、人類そのものが否定される危険があります。この危険を防止する力は、人類の一人ひとりに対して正しい教育を行な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教育とは、人間の退化するあらゆる力と十分に戦うことの出来る一つの発展的な人間の力だと思えます。今こそ私たち教育関係者が固く手を取り合い、教育の力と責任を最大限に發揮できるよう努力し、世界の人びとが再建の道を選ぶことを確かめ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私の故郷台湾、私の母校国立台北師範学院に栄光あれ、母校よ永遠なれ。

教育は国の礎であることを強く訴えて拙い筆を置きます。

孕育我成長的台灣的太平山、 太平山小學校與台北師範學校

私を育ててくれに台湾の山

太平山小学校と台北師範學校

◎喜久四郎（一九四四年三年制講習科畢業）

我

的戶籍謄本上記載著我是：大正十四年二月七日出生、台灣台北州蘇澳郡番地ピヤハウ

社三番戶，喜久元秀的五男。這個地方是現在台灣宜蘭縣南澳鄉的最內裡處，是相接同（宜蘭）縣大同鄉太平山森林的地點。現在，ピヤハウ社已又回復山林本色，不留絲毫當年我們住居的痕跡。從前該處有サウカン警察官駐在所，ピヤハウ三番戶就是警察官駐在所的宿舍。サウカン駐在所正下面便是泰雅族的大集落（當時稱為「蕃社」）。ピヤハウ社，ピヤハウ社有サウカン警察官駐在所的（平地）外教育所，有四、五名警察官，這些警察官的宿舍是ピヤハウ社一番戶與二番戶。サウカン駐在所的任務是，監視ピヤハウ社の動向，嚴密監視泰雅族，使不惹生事故妨害太平山的原林事業。家父當年便任職於サウカン駐在所，同事有巡查一人及台灣人警員一人。

我是當時日本サウカン駐在所公家宿舍台灣出生的第一號。年屆學齡期，便進入太平山小學校就讀。太平山小學校原來是爲了由日本來台的伐木運材集材的技職人士子弟而開設的學校，後來因爲台灣本地職工日漸增多，所以也將台灣人子弟列爲招收對象。全校約有七十名兒童，其中有近三十名台

私の戶籍謄本には、大正十四年二月七日、台灣台北州蘇澳郡番地ピヤハウ社三番戶にて喜久元秀の五男として出生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の地は現在の台灣宜蘭縣南澳鄉の最奥地で同じ宜蘭縣大同郷の太平山森林に接する地点になるが、勿論今は跡形もない山にもどっている。昔時はここにサウカン警察官駐在所があつて、ピヤハウ社三番戶というのはこの駐在所宿舍のことである。サウカン駐在所の眼下にはタイヤル族の大集落（昔時は蕃社と称した）であるピヤハウ社があり、そこには駐在所の外教育所もあつて四、五名の警察官が居て、その宿舍はピヤハウ社の一番戶と二番戶になつていた。サウカン駐在所の役目は、ピヤハウ社の動向を監視すること、太平山の営林事業がタイヤル族に妨げられないようトラブルをおこさせないよう嚴重に見張りをすることであつた。父はこの駐在所に同僚巡查一名と台湾人警手一名とで勤務していた。

私はこの駐在所官舎で湧生第一号そして生れたわけだが、学会に達して太平山小学校に入学した。この小学校は元来日本から来た伐木運材集材等の日本人技能者の子弟のために開校された日本人小学校であつたが、その後台湾人労務者と数多く太平山に入つて来たので台湾人の子も太平山小学校で受け入れていたため太平山小学校児

灣人兒童，是日台共學的小學。由家父任職のサウカン駐在所到太平山小學校是將近三十公里距離的山路，所以我家兄弟都寄宿於太平山小學校的宿舍。跟我們一樣因為家長的工作場所離校太遠而住學校宿舍的孩子約有二十名，其中有幾名台灣本地的孩子，我們真的就是所謂的共同起居共同生活。海拔二千公尺的原生林是台灣檜豐富的寶庫，但是冬天也有積雪的險惡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的日台共學的緊密關係，根深蒂固，時至今日，太平山小學校同學會的交流仍然每年持續著。

在我懂事時，日本人與泰雅族的亂事紛爭已經宣告平靜，泰雅原住民會參加太平山的節慶祭事的舞蹈，也在運動會中演出。因為是這樣平和的歲月，所以家父的勤務工作也就悠閒輕鬆。從太平山高地眺望中央山脈，次高山（雪山）南湖大山、大霸尖山、桃山等的景觀就如派拉馬銀幕一樣盡在眼中，確實壯觀。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從太平山小學校高等科二年畢業。當時，到鹿兒島去投靠父親的堂兄，進入鹿兒島的師範學校是我原來的夢想；但是堂伯父因為事業失敗拒絕了我的請託。一時之間，前途目標斷絕，張惶失措，走投無路之際，考慮到追步父親的後塵，參加巡查的考試，將來擔任警察。就在這個時候，看到駐在所的台灣總督府官報上，登載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正在募集公學校本科正教員養成講

童約七十名の中の三〇名近い台湾人兒童が共学していた。父の勤務地から太平山小学校までは山路三〇キロ近くの距離があり私たち兄弟は皆太平山小学校の寄宿舎に入った。両親の作業現場が遠いために寄宿舎に入っている子が二〇名ほどいたが台湾人の子も数名いて文字通りの起居を共にした。海拔二千人メートルの原生林は台湾檜の豊庫ではあるが、冬は積雪もありきびしい環境であった。この中に育った日台共学の絆は深く、今も日台太平山小学校同窓会の交流は毎年くりかえされている。

私が物心ついた頃はタイヤル族とのトラブルもなく原住民も太平山の祭りのおどりや、運動会に出演することもあるって平和な年月が経過していたで父の勤務ものんびりしたものであった。太平山の高地から眺める中央山脈の景観は、次高山（雪山）、南湖大山、大霸尖山、桃山等をパノラマの如く一望できて、実に壮観であった。

一九四〇年の三月に私は太平山小学校高等科二年を卒業した。実は父の従兄をたよって鹿兒島に行き、鹿兒島の師範学校に入ることを夢見ていたが、父の従兄は事業に失敗して私の引き受けを断って来たので、私は進路目標を失ってあせっていた。しかたなく父のもとに居て警手にでも採用されて将来は巡查の試験を受けようかと思っていた。ところがその年の十一月、駐在所に配布される総督府の官報を見て、台北第二師範学校ら公学校乙種本科正教員養成講習科（修業年限三年）生徒を募集することを知った。

習科（修業年限三年）の啓事。

我覺得是天賜良機，便寄出申請書。記得當時申請書的收件人是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但是當年年底總督便變成長谷川清了。後來聽藤本元治郎老師說才知道，當時本校曾至（日本）內地募集三年制講習科學生，應募者達千人以上。推測大概是因為公家提供學費，無需家裡寄送生活費，三年後便可被任用為教員，且是比（日本）內地的教員更高薪資等條件的魅力。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我至台北兄長處借住一宿（當時家兄為台北帝國大學在學生），翌晨乘人力車抵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應試。郊外，吹入人力車來的風冷冽，真沒想到第二師範學校居然是建在這樣的田野之中。大約有五十名左右的學生應試，其中內地人大概有十人左右吧。

三月底，「許可入學」的通知寄來了，希望沸騰在胸口。原應在四月二十三日舉行入學典禮的，但因由日本內地來的學生選考事宜花費時日，再加上配合船期等等，入學典禮因而延遲舉行。

這一期入學的三年制講習科學生兩組，共計八十五人，其中台灣人學生十三人，在台灣內入學的（日本）內地人包含我在內有四人，其餘的六十八人由日本內地各縣而來。有遠自北海道來的，有娃娃臉的，也有長著一副老成世故臉孔的。

紅磚瓦建築的北寮，每個房間約住十人。我與

私は正に天与の好機とばかり願書用紙を請求した。願書の名宛は、台湾總督小林躋造殿となっていたが、その年の暮れに總督は替って長谷川清になったことを覚えて

後になって藤本元治郎先生から聞いた話によれば、この時に三年制講習科生を内地に募集に行ったが、応募者は千名以上になったとのことである。官給の学資が出て家からの仕送りがいらす三ヶ年で教員に任用され、しかも内地教員よりかなりの高給であることが魅力になっていたのだと思う。

一九四六年中旬、私は台北の兄の下宿先に行つて一泊し（兄は当時台北帝大に在学していた）、翌朝人力車に乗つて台北第二師範学校に受験に行った。人力車の幌に吹き込む郊外の風冷たく、第二師範がこのような田圃の中に建っているとは予想もなかった。五十人ほどの受験生がいて、その中の内地人は十人くらいであったように思う。

三月末になつて「入学を許可する」との通知が届き、希望で胸がふくらんだ。四月二十三日に入学式があったが、内地からの生徒の選考に手間どつたり、船便等の都合のために入学式がおそくなつたとのことであつた。

この日入学した三年制講習科生徒は二組合計で八十五名、その中に台湾人生徒十三名、台湾内から入学した内地人は私を含めて四名であつたから、その外の六十八名は内地の各県から来た者で中には北海道から来た者もい

演習科二年の二部生三、四個人一起入住。我是第二十六室，室長是廣長縣三次中學出身的重永昌彦。當時的學級主任是高梨先生，高梨先生對我們學生的事情一個個都掌握得非常清楚。在我們入學前一個月，一年制講習科（舊制中學校畢業後的一年期的課程）學生才剛離校，那是一年制的最後一屆，我們那一年的三年制講習科也是最後一屆招生。昭和十九（一九四四）年三月，學校改制為新制台北師範，我們那一屆變成是最初也是最後的男生講習科修了生，與女子部學生一齊舉辦了畢業典禮。

修畢講習科的課程也不稱為畢業，講習科修了生領的不是畢業證書而是修了證書，所獲得的免許狀（資格證書）由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變成國民學校初等科訓導。演習科畢業生由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變成國民學校訓導。台北二師與一師分離後仍然續有三年制講習科，後來又設置一年制講習科及女子講習科，據我的調查，講習科的修了生共計近八百人。相對於此，演習科方面則是一師、女子演習科再加上新制的本科畢業生，到終戰為止共計約三千人左右畢業。

講習科修了生因感受到就業上的阻礙，所以一般在就任後也繼續用功，以取得與演習科畢業生同資格的本科訓導為努力的目標；向文檢（文部省認定的中等學校教員資格試驗）挑戰，或者繼續進一

たし、幼な顔の者から大人びた者までいた。煉瓦造りの北寮の各室に十名ぐらいで、演習科二年の二部生三、四名と共に入室てた。私は第二十六室で室長は広島県三次中学出身の重永昌彦さんであった。学級主任は高梨先生であったが、高梨先生は一人一人のことをよく掌握しておられた。我々入学の前月に一年制講習科（旧中学校卒業後一年間の課程）生が巣立つてるが、一年制はこれが最後で、我々三年制講習科もその後の募集はなく、昭和一九年（一九四四年）三月に新制台北師範になって最初で最後の男子講習科修了生となり、女子部生徒といっしょの卒業式をした。講習科の課程をすませても卒業とは呼ばれず講習科修了生は卒業証書でなく修了証書となっている。免許状は公学校乙種本科正教員から、国民学校初等訓導となった。演習科卒業者は公学校甲種本科正教員から国民学校訓導となった。台北二師は一師と分離後も、三年制講習科があり後には一年制講習科や女子講習科も設けられ、私の調査によれば講習科修了生は八百名に近い。これに対して演習科は一師や女子演習科及び新制の本科卒を加えると終戦までに三千名ぐらいが卒業している。

講習科生はハンディギャップを念じて、赴任後も勉強して演習科卒と同資格の本科訓導取得を目ざしたり、或は文檢（文部省が認定する中等学校教員資格試験）に挑

歩升學の人也不在少數。在台灣也有不少講習科出身者，在努力之後就任行政管理職或企業家的成功的例子。

雖然以自己的事爲例談論似乎有點可笑，在我的原職時代爲了取得中小學的一級免許狀，我到各處的大學聽講。岐阜大學、三重大學、富山大學、東京的法政大學、武藏野音樂大學、國立音樂大學等，幾乎每年夏天我都到大學報到。關於講習科出身者的努力，在會報芳蘭第二號曾有佐野隆一氏（昭和九年、原岐阜縣公立私立高等學校校長）舉述具體事例。

教職以外，以醫師、美術家、企業家角色活躍的人也相當多。講習科出身者似乎不太出席同學會活動，我希望大家能更積極地出席同歡。以我而言，台北二師的三年制講習科就好像爲我量身訂做的制度一樣，深深感謝。

雖然燦爛的期間很短，但是因此得有體驗教員生活的機會，回日本之後，也有三十八年擔任教職的經驗，晚年也得有任小學、中學校長十一年的經驗。在北二師講習科曾有過的學習，在台灣의深山裡日台共學小學中獲得的深刻體驗，是我後來人生經歷的基礎。我的故鄉只有台灣，我祈願母校台北師範學院成爲推動輝煌台灣的未來的原動力，正如母校的指針之言：「良師興國」。

（本文譯者翁麗芳女士，現任本校幼兒教育系副教授）

戦したり、或は上級学校に進んだ者も多い。台湾においても講習科出身者は努力して管理職に就任したり、実業家として成功した者が多い。

自分のことを云うのもおこがましいが、私も原職時代小中学校の一級免許状を得るためあちこちの大学で受講した。岐阜大、三重大、富山大、東京の法政大、武蔵野音大、国立音大に毎夏のように足を運んだ。講習科出身者の努力については会報芳蘭第二号二、佐野隆一氏（昭和九年講、元岐阜県公立私立高等学校校長）が具体例を述べておられる。

教職以外では医師や美術家、実業家として活躍した人もかなりいる。講習科出身者はあまり同窓会に出ないようだが、もつと積極的に出て交歓をもつてほしいと思う。私にとつて台北二師の三年講習科は私に尺度を合わせなよう制度であったと感謝している。

短期間乍ら花蓮で教員体験もできたし、引揚げ後も三十八年間教職をつづけ晩年は小学校や中学校長の任を十一年間勤め得た。北二師講習科でなんだこと、台湾の山奥で日台共なの小学校で交わりを深めたことが、私の人生経過の基を作ったと思っている。湾生の私の故郷は台湾しかなく、母校台北師範学院が輝かしい台湾の将来を築く原動力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と願っている。母校の指針である「良師興国」は正に至言である。

過渡時期的回顧

◎徐端妹（一九四四年本科第一屆畢業）

一 九三九年代，台灣的教育制度是，日本人讀的學校稱小學校（台灣人較進步家庭的子弟，經過考試也可讀），本地人上的小學稱為公學校。能上中學（即現下的新竹中學、建國中學，或新竹女中、中山女中）的台灣人的比率，約公學校畢業生的六分之一不到。同學學校日本人六十分即可上，台灣人要八十分以上才榜上有名。

我很幸運，由於當時任教職的哥哥與日人恩師山下先生的極力幫助，考上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此校校譽甚好，所能畢業者都是台灣女界的佼佼者，現下總統夫人李曾文惠女士也是該校的畢業生。我雖然來自苗栗鄉下，知道努力用功，求學的四年間成績尚可，也得到老師們的肯定。

第三高女畢業之後，得了兄長鼓勵，投考當時台灣島內，高等女學校畢業的精英才能進去的，台灣女子最高學府，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女子演習科。該科畢業後與男生一樣可獲得官位，可獲得甲種訓導（一九四五年代小學教員有四種：甲種訓導，乙種訓導，教員心得，代用教員等），當時只有男生才可上大學，女子演習科可算是當時女子的最高學

府了。我在經過筆試和口試，終於獲得入學資格。全班四十人中，台灣人只有我一個。驚訝！高興！惶恐！可以用來形容當時的心情。日據時代的殖民政策無孔不入，同樣是女子演習科，因為我是台灣人，全班學生中，只我一個人每年要繳七十二元（等於現在的八萬元）的學費。

一九四五年代師範學校的日人與台灣人的比率是，台北第一師範學校男生全部由日本內地招生，女生則是台灣島內的高等女學校畢業者。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則是日人五分之三，台灣人五分之二的比率。所以當年上師範學校是不大容易的。

女子演習科班導師是高橋先生，她對本省人的我，在女子演習科的存在很不以為然，常用與眾不同的眼光來看我，有時被叫到辦公室，追問我台灣人的風俗習慣並糾正我細節。他並要我趕快皇民化（即日本化），也因此不得不要求家長改姓名，由徐端妹改為福山和子（姓為福山是東渡日本的徐福山的福山取過來的）。高橋先生戰後從日本寫來一封又長又懇切的信給我，信中敘述當年她對我的態度的不是，與戰敗後對台灣人的觀念改變等字眼，

充分表現想與台灣人修好友善的信。

於一九九五年國師會百週年紀念會當中，曾經當過師範學校教授，現為日本考古學泰斗的國分直一先生在演講中說，日據時代，對台灣人最對不起的事有二樣，一是硬要台灣人在家設壇祭拜日神，二是強要台灣人改姓名，這位老師，人品至高，是老日本人中罕有民主思想者。

就讀二年師範當中，戰爭越來越緊張，宿舍伙食，朝餐吃稀飯，中餐水煮南瓜當菜，晚餐因沒有食油，魚也是用水煮的，腥味很重。與現下的伙食比起來直有天壤之別。環境衛生也不好，宿舍裡赤痢、傷寒流行，我也被傳染住進台大醫院治療。有一位才色兼備的才女，田谷邦子同學，因罹患傷寒過世，富有少女情懷的我們難過了一陣子。

畢業後具有甲種訓導資格的我變成搶手貨，到苗栗大同國小服務，薪水與日人一樣，可享受百分之六十的加薪。人家羨慕不已，可惜當年物資極端缺乏，有錢沒有東西可買，也沒有可前往遊覽之處。上班時間每日都疏散在防空壕裡，在裡面人們談吃、談穿，也偷偷的談日本快要戰敗了。

戰爭結束，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過去驕傲自負的日人變成戰敗國民，學校機關由台灣人接收，立場完全交換，已往對台灣人不友善的日本人，此時飽受毆打及責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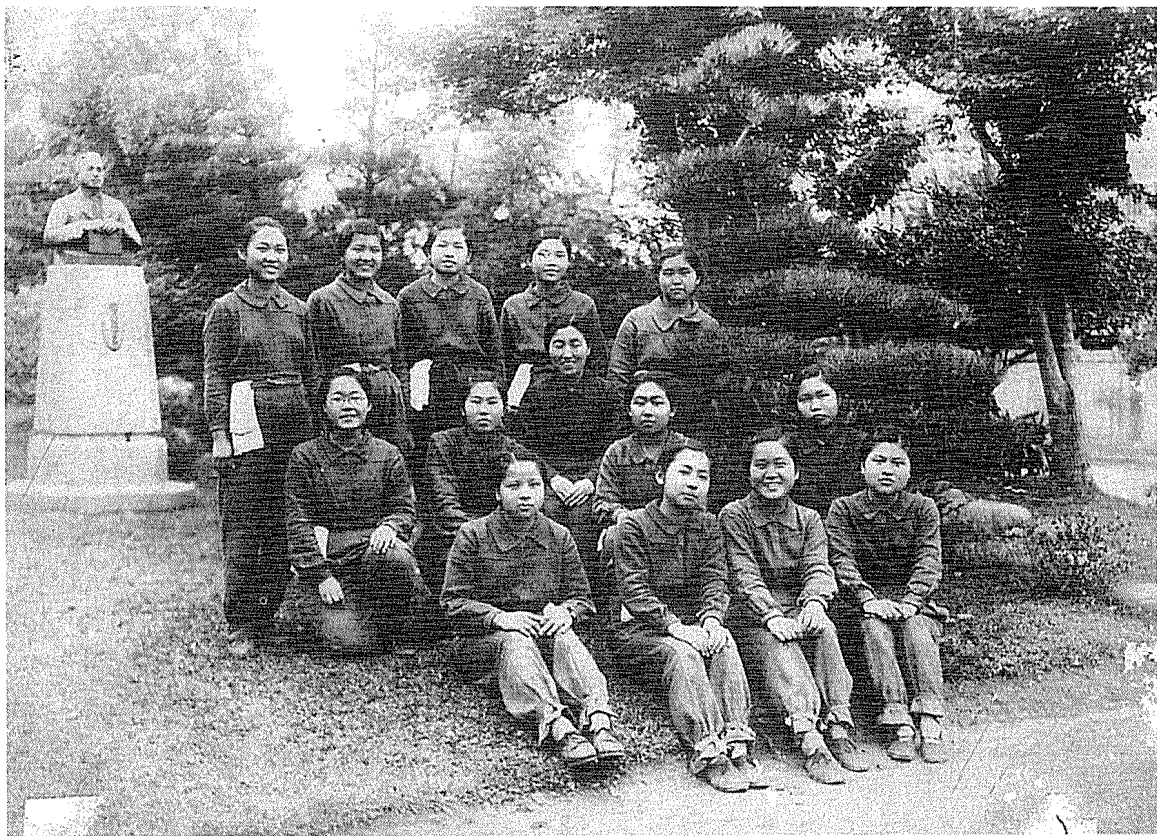
體制情勢的轉變，像我們從事日本教育制度下

的教員，因其理念價值觀已不適合時代，所以應該要離開教育界才對，可是經過了八年間的戰爭，人們疲倦，各項事情了無頭緒，百廢待舉，凡事只好將就了，加上學生長期失學，對於老師的不成體統也就諒解與接受了。當時每日學漢文、學々々口、學三民主義，今日花三塊錢買來的知識，明天又二塊錢賣給學生了。

回顧起來，二十歲以前拼命學日語，環境變遷又開始與中文接觸，這二種語言的學習，費了我的大半輩子。打赤腳的鄉下女孩到都市上高等女學校，又與日本人共學，兢兢業業過日子，認真去努力適應新環境，說好聽是多彩多姿，悲觀的來看是波瀾的一生。僥倖我有適應能力，一些努力得到好的回報，現在有健康，又能過豐衣足食的生活，而迎接民主時代的來臨，言論有自由，可到世界各處暢遊，真是感慨萬千。活在過渡時期的半世紀裡的我，其人生真是 *Valety*。我要多珍惜，我要多回顧，此生已很足夠的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附上女子演習科時與日人同照照片，並附記同學們的現況。此照片在當時學校門口所照。所穿制服為防空裝，綠黃色。布料很粗，都自己縫製。附記她們的名字與現況。



■後排

- 右1. 宮邊和子
- 右2. 高橋富佐子
- 右3. 白鳥和子
- 右4. 松原英子
- 右5. 曾我幸子

■中排

- 右1. 平峰清子
- 右2. 鹽澤芳子
- 右3. 島田先生
- 右4. 櫛木歌子
- 右5. 田邊良子

■前排

- 右1. 板垣照子
- 右2. 山田フシエ
- 右3. 本田壽子
- 右4. 徐端妹

來信幾次要來台灣觀光都未實現。

三十多年間照顧婆婆，最近才解放。

一場車禍，現下生活靠家人。

在校時游泳名將，最近消息少。

現在大阪，父親曾經是高雄中學校長。

成績好，與肺結核搏鬥多年，前年過世。

前年在東京會面時，很消沈。

裁縫老師，過世。

同學裡她是很尋常的。

數年前與夫分居，對自由詞有興趣。

與夫離婚，一人生活，數年前中風逝去數日，才被女兒在家中發現。

我赴日時特製日本娃娃要贈我，

惜因時間搓沒有見面。

典型的日本女性，現在在九州

與夫君同住養老院。

即筆者。

我在北師半世紀

◎吳萬福

【三八級三年制普通科畢業
本校體育系退休教授】

壹、前言

童年

年時接受日據時代國校教育時，由本省籍及日本籍老師的教誨，對老師已有相當深刻的印象，但是尚未確定未來的志向。至國校畢業考進台北市立末廣高等國校——高等科後，開始思考未來的出路。也許生性較內向，筆者常會獨立思考些問題，但甚少向父母吐露心內的話。民國三十二年四月至三十四年三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軍節節失利，台灣及日本本土亦開始受美軍轟炸，一般國民在戰時體制下的生活相當貧乏痛苦。筆者年紀雖輕，但已經感受時局嚴重，憂思未來的變化。

至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須決定未來的志向，因此經過思考後決定投考台灣總督府立台北師範學校預科，以便將來從事教育工作。這種想法，也許受到平時接受教育時不少老師的言行所影響。筆者在念國校尋常科、高等科時，不少老師畢業於北師，也許這是筆者想投考北師的動機之一吧！

北師創校於一八九六年，初稱芝山岩學堂，後改名國語學校，是日本政府據台後為推展皇民化教育起見所設立的國小師資的機構。後來將國語學校改為師範學校隸屬於台灣總督府。至昭和十八年，將台北第一、第二師範學校合併成立台灣總督府立台北師範學

校，設本科、預科二部。校址分為本科部（現位於和平東路二段四號之國立台北師院），與預科部、女子部（現位於中正區台北市立師院）。本科部相當於專科學校，預科部相當於中學。擁有將近百年歷史的台北師院，在光復前後培養不少教育人才，其校風「樸實勤儉，實事求是」。凡北師人均沐浴此校風而感欣慰與驕傲。

筆者有緣進入北師求學並在附小執教，之後雖升學師大，但畢業後一直在北師服務，至民國84年7月屆齡退休，在北師整整度過五十年五個月；可說將人生最重要的時段在北師渡過。為回憶過去並作為現代北師人的參考起見，決定撰寫這篇文章，以作為屆齡退休紀念。

貳、成為北師人與奠定北師教師素養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至民國四十四年七月）

民國三十四年元月下旬，在空襲警報下參加北師新生入學考試後幸蒙錄取，於同年三月由北師邊門踏進北師校園後，至退休為止與北師斷不了緣。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年僅滿十五歲的筆者攜帶簡便行李由家父陪同從馬場町133番地（現古亭國中附近）步行至地處台北市東區邊遠地區的大安牛埔的台灣總督府立台北師範學校本科部報到。

報到不久，因時局緊迫，日本政府下總動員令，徵召中學三年級以上男生服兵役。筆者亦不例外，立即收到徵集令換穿日本陸軍二等兵的軍裝，每日接受軍事教練，而談不到依課程上課。自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中旬至八月三十一日為止，前半期在本科接受個別基本教練、班教練、排教練，四月時全校本科、預科學生奉命調防至宜蘭縣員山鄉枕頭山、清水村、牛鬥村等地構築陣地與接受戰鬥訓練。其間親眼看到日本神風特攻隊隊員由宜蘭機場起飛出擊，也看到四結紙廠受盟軍轟炸燃燒情事。在光復前服日本學徒兵半年的生活，不論訓練、飲食、起居等遭受嚴格的管理與非人的待遇，難怪在同年九月一日返回台北解除兵役返家時曾大病一場。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一日至十二月，北師可說是青黃不接的真空時期，遭戰敗的日本籍學生已準備遣返日本，而台籍學生，本、預科合計不過一百四十二人（本科91人、預科二年級8人、預科一年級43人），加上抗戰勝利，尚未辦理接收北師，因此整個校務及教學完全停擺。至同年十二月五日，台灣省政府教育處派首任校長唐守謙博士來接收本校後，始改稱為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之後，為使光復前考進本校本、預科學生能聽、說、看、寫國語文，特地舉辦臨時國語補習教育。當時覺得新奇的是，舉行週會中唐校長訓詞時須有人（記得是由陳紉秋先生）將國語譯成閩南語，但能完全聽懂者並不多。

至民國三十五年為準備培養大量國校師資，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招收三、四年制普通科三班與七班，師資訓練班與簡易師範科各一班，而三、四年制普通科於三十五年三月至六月實施為期四個月的補習教育。在補習學期時因光復後學制改變，數十位舊制北師本科一、二年級學生91人於三月底提早畢業，祇留下預科二年級（8人）及一年級學生（43人）共五十一位。而在民國三十五年九月起將這些預科學生中之二年級生改編為三年制普通科二年級，預科一年級學生改編為三年制普通一年級甲班（部份偏入乙班）。三十五年九月又招收舊制中學畢業，有志國民教育之學生實施一年專業教育的師資訓練班。於是光復後的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即正式開學。當時共有三年制普通科四班、四年制普通科七班、簡易師範科一班，師資訓練班一班，共十三班。全校學生人數五百餘人。

光復初期的學生雖經過一學期的國語補習，但仍無法完全適應上課時的聽、看、說、寫而感困擾。當時擔任筆者三年制普通科甲班的導師有溫兆宗、洪文彬等老師，對於培養國校教師的人品與生活教育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在北師求學四年半的前一年半，可說是體驗日據時代學徒兵生活與剛光復後青黃不接的真空與補習生活。但從民國三十五年九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卻接受真正的我國師範教育。雖語言仍有障礙，但絕大多數

學生均能勤學自習奠定教育專業知能的基礎。也許筆者天生較好運動，平時多利用課餘時間跟著恩師溫兆宗老師勤練排球、田徑與器械體操，後來承蒙溫老師的特別安排，離開學生宿舍住進體育室，兼管體育器材，因此幾乎未受教官的約束與管理。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終於唸完北師普通科三年課程，等待分發至國校服務時，突然與同期同學吳文貴、鄭燦堃兩氏被派至北師附小擔任教職。當時的附小校長是王鴻年先生，教導主任是陳梅生先生，訓導主任是伊文柱先生等教育界的先進。筆者所擔任的課程是中年級的常識與中、高年級的體育；吳文貴先生是擔任音樂與高年級的數學，鄭燦堃先生是擔任中年級的級任老師。

在附小的一年可說除了上體育課帶領兒童從事全身性各種運動外，課餘時間常在狹小的運動場帶動兒童從事跑、跳、擲等田徑運動或排班練習。曾任中影總經理的張法鶴、名醫張玲、張諭姊妹便是當年在附小唸書而喜愛田徑、排球等運動的高材生。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知悉教育廳新規定，師範畢業而在校成績優良者可服務一年後報考省立師範學院（依規定師範畢業者必須在國校服務三年），因此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準備兩個月，於六月報考省立師範學院體育系。結果出乎預料僥倖考取，於是離開任職一年的北師附小，踏入師範學院的大門。

由日據時期的台北高等學校改制為台灣省立高級

中學，之後又改制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共設有教育系、國文系、史地系，英語系、博物系、理化系、藝術系、體育系、音樂系等，院長為年輕有為的劉白如先生。四年的師院體育系求學生活，可說在系主任吳文忠教授及眾多老師的教授下，奠下中學體育（教育）教師的基礎。

當時的筆者正值青年末期（20—23歲），求知慾相當強，也樂於自我挑戰，因此雖不才，但對教（體育）學術科的鑽研與努力卻相當用心。在這段時期參加了田徑、排球等競賽獲得不少寶貴的經驗。在師範學院求學的四年，並非完全與北師中斷關係，只要有時間即回母校協助恩師訓練田徑、排球等代表隊。

民國四十三年六月畢業於師大，當年九月一日服預官役（預官第三期），曾在鳳山陸軍官校接受為期半年的入伍及綜合教育，之後分發至北投復興崗接受四個月的分科教育，之後一個月又回鳳山陸軍官校整合，於四十四年八月中旬結束為期一年的預官教育。

參、回北師任教並赴日進修時期

（民國四十四年八月至五十四年七月）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份，接到恩師溫兆宗老師的通知，始知擬聘請筆者畢業後回母校服務之事。至四十四年八月十八日預官退伍後立即趕赴北師拜見溫老師與劉平侯校長。當時聆聽劉校長面諭，決心為北師盡全力。

初回母校任教的筆者奉命擔任體育師範科一、二、三年級的田徑、機巧運動、體操遊戲、矯正操與按摩術等課程的教學。也許年輕氣盛，加上剛服完預官役，不論田徑、機巧、體操遊戲等課程的教學均極嚴格。教學時教師本身均以身作則，不遲到、不早退，伴隨學生一切學（練）習，加上課餘時間不斷指導體育科學生所組成的田徑、排球、體操等代表隊訓練，夜間時常往寢室探望並訪視學生自習，使得學生對筆者產生又懼又親的感情。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至四十九年六月之五年，每日由泉州街34巷騎腳踏車至位於大安牛埔的北師，然後參加升旗活動後，均在體育室準備教學或研讀參考文獻，下午時間多為體育科學生的術科教學。如果上課至下午3時半時，即利用課餘時間自行練習田徑並帶動北師田徑隊練習風氣。迄今回想當時情景，不禁感慨萬千。民國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兼任體育科四十八級生導師，還得花時間輔導學生課業與生活行為。

民國四十八年剛好省教育廳舉辦中學教師赴日進修之考試，為求一試，參加留學考試，結果，幸蒙錄取。因此於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一日赴日本東京教育大學體育學部專攻「體育心理學」乙年。期間蒙鈴木清教授（曾任田中教育研究所所長）、小林晃夫副教授、松田岩男副教授（後來擔任中京大學校長）、柏原健之助教、近藤充夫助教等老師的指導，奠定「體育心理學」的基礎。留學期間亦承教淺川正一、金原

勇、古藤高良、板垣了平等其他研究室的教師指導，對田徑、體操等教學或指導法獲益不淺。回國時攜回不少教育及體育文獻，對爾後自我進修幫助不小。筆者之有今天的體育學基礎可說奠基於這一年的赴日進修，迄今仍感謝當時受教的老師與台灣省教育廳的德政。

民國五十年九月一日回國時剛好欣逢北師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開始招生高中（職）畢業在校修業二年、實習一年的三年制師專。當時仍有舊師範學校的普通科、藝術科、體育科、音樂科，因此形成師校、師專同校之過渡狀況。改制師專的第一年，筆者仍以師校專任教師兼任師專講師，五十一年以後始獲聘為師專專任講師兼體育組長。由於剛改制師專，不論課程、教學、課外及生活輔導須重新規劃與執行，使得全校教職員同仁不斷提高警覺以求適應。

民國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的師專專任講師時期，除在北師專執教體育教材教法、田徑、體操、體育概論等課程外，開始接受體育前輩的指導，從事修訂中、小學體育課程標準、實地輔導、教師講習會講師等工作。幸好由日本帶回不少參考文獻，並搜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做為參考，並由做中學習，因此工作雖苦，但獲益良多。此外在擔任講師三年之間，利用時間撰寫「體育教材教法研究」以供師專及國小教師從事體育教學之參考，也常赴板橋國校教師研習會或輔導區國小擔任體育課研習活動的講師，協助國校教師

提升體育教學知識與技能。

民國四十四年八月至五十四年七月之北師，前四年由劉平侯校長，後六年由韓寶鑑校長主持校政。劉校長溫文儒雅，在穩定中求校務發展，韓校長由當時的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榮調至本校接任校務。北師在這十年中由劉、韓兩位校長的領導，全校教職員的努力，繼續栽培不少教育人才。當時的校風仍相當純樸，學生在軍事生活管理下，努力奠定國小教育的專業知能，並接受嚴格的生活教育。四十四年至五十年間的六年間，教師除日間授課外，仍須執行學生晚自習點名工作，甚至利用時間自我進修或準備教學等。迄今仍不能忘卻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的五年間，每日均騎腳踏車帶兩個便當由泉州街34巷1弄22號的家裡來學校後，除教學、行政、課外運動指導或訓練、晚自習指導外，盡量找時間與年紀相差6—10歲左右的學生相處暢談人生抱負之事。可說筆者在北師半世紀中，初為師表時期中最值得懷念的時期。

肆、負責北師體育行政及訓導工作時期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至六十四年七月）

北師在民國五十年八月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後，初期招收高中（職）畢業修業二年、實習一年之三年制師專學生。但至民國五十二年起師範學校學生全部畢業，開始併招初中畢業修業五年之國校師資科學生，並且逐漸減少三年制師專的招生班級。

筆者於民國五十一年七月受聘為專任講師後，立即兼任訓導處體育衛生組主任，除致力處理全校體育衛生行政工作外，全心灌注體育科教學研究，田徑運動、體育概論等教學。至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升等副教授後，仍擔任體育衛生行政工作與上述課程教學外，奉教育部廳之命參與國小體育課程標準、國小體育設備標準、國小體育掛圖、國民中、小學體育教學指引之編撰等工作，也三番兩次奉命至花蓮、台東、新竹、苗栗等縣輔導中、小學體育設施。在未升等副教授前之民國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七月之間，曾利用課餘時間，參考並引用相關文獻，撰寫「體育教材教法研究」，以供師專學生及國小教師參考。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升等副教授之後，受師大求學時期的恩師江良規博士的推薦、楊基榮老師的鼓勵，差一點到當時的省立體育專科學校任教並兼教務工作。後來因故未成行，否則，筆者與北師的關係可能只有二十年而已。翌（五十五）年，應國立台灣師大之聘請在體育系兼授田徑運動，過兩年又兼體育心理學等課程。五十九年師大成立體育研究所時，以副教授身份兼任「運動科學研究」課程。而當時的第一屆研究生便是郭清侯、許樹淵、阮如鈞、蘇雄飛、黃賢堅等，第二屆生有林正常、陳佔正、張志滿等，目前均在國內大專院校任教的傑出人才。同年亦應聘輔大體育系兼任副教授，擔任體育系二、三年級之體育史及體育學原理課程。民國五十六年起開始收集資料撰

寫「體育心理學」，並於五十九年二月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至六十一年升等教授以後，除在本校擔任教學外，自六十二年八月至六十四年七月擔任訓導主任工作兩年。這一段期間正處於台灣經濟突飛猛進時期，國民生活水準提升，景氣上升，全國形成一股蓬勃發展的興盛狀。遺憾的是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先總統蔣公逝世，全國同胞莫不哀傷一代偉人之逝去。幸好全國上下共體時艱克服困難，繼續發展國力，因此得以保持安定與繁榮。當時擔任訓導主任的筆者，在全體訓導處同仁的合作與全校各行政單位的支援和導師的配合，使全校學生能在安定中接受正常的師專教育生活。

在這一段時間，除忙於校內外的工作以外，於民國五十六年起赴日本出席亞太地區體育運動休閒娛樂會議，五十七年十月出席亞洲國際標準體能委員會會議，五十九年赴泰國出席亞洲國際標準體能會議，之後幾乎每隔一年出席國際會議乙次，以增廣見聞並收集有關資料，以供教學研究之參考。

當光復後第四任校長韓寶鑑教授於民國五十六年二月調職後，由第五任葉霞翟博士接長本校。葉校長極重視學生生活教育，亦對每位老師的教學期望甚高。筆者應聘擔任訓導主任工作雖短短二年，但在兩年過程中，幾乎除了睡眠及教學以外的時間均在校執勤，有時半夜必須赴學生宿舍或醫院探訪學生健康情形。此外，學校或學生所辦的各種活動均親自參加，

當然每日的升旗亦包括在內。

伍、專心教學及研究時期

（民國六十四年八月至七十四年七月）

先總統 蔣公逝世，由嚴家淦、蔣經國兩位總統繼任後的我國，無論在政治、經濟等均呈穩定成長狀態。筆者於六十四年八月卸下訓導主任工作後，僅擔任級任導師，並致力於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教學方面常以五專生為對象，從事實地教學實驗以觀效果，例如以五專體育組學生或導生為對象的接力教案研究、跳遠教學研究、游泳教學研究、推鉛球教學研究等，亦以師大、體專、北醫、北師等學生或優秀運動選手為對象，實施Y—G及U—K測驗，以分析人格特質與心理健康程度，以共教師或教練之指導參考。

除此之外，自民國七十一年起擔任本校體育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致力提升本校體育教學績效，為此曾與同仁制定體育教材綱要、給分量表、本校體育實施辦法等。民國七十二年八月獲得教授休假一年（依規定教授七年可休假一年，但筆者曾擔任行政職務，加上每年休假名額有限，所以升等教授十一年後於七十二年八月始輪到首次休假），而於七十三年元月至八月底赴日本國立筑波大學以客座研究員身份，研究八個月。其間曾撰寫「運動心理學問答與實際應用」、「體育、運動心理學實驗指引」、「日本小學體育績優學校的實況」與「糖尿病的運動療法」（翻譯）等四

本書。為期八個月的研究期間不僅在研究室參閱不少有關體育運動心理學的文獻，對於運動訓練及教練的論著亦閱讀不少。此外，儘量利用機會參觀關東地區著名中、小學體育設施，參加教師研習會等以增加見識。七十三年九月回國後續任體育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至八十二年八月成立體育系為止，共有十一年之久。

六十四年八月至七十四年七月之十年間，除在北師專任外，在師大體育系及體研所兼任至六十七年；在輔仁大學體育系兼授田徑運動與體育心理學課程，亦兼任全國、台灣省、台北市等田徑協（委員）會之委員、常務委員（理事）以協助推展我國田徑運動。同時每年在大專體育總會暑期學術研討會、北師學報等發表論文，以激勵向上求進之心。

由於本期的兩位校長，葉霞翟博士與熊光義教授相當重視北師體育的發展，因此在國校師資料，後來改為普通科，分設體育組以培養國小體育師資。改制師專後，各級體育組的學生人數雖不多，但在校求學時極為專心努力，因此畢業普受各國小重視並委予重任。

陸、繼續研究體育教學並籌畫與創辦體育系時期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至八十四年七月）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熊光義校長屆齡退休，由師大

理學院院長陳鏡潭博士接任校長。經過一年後北師改制為師範學院，並設立初等教育、語文教育、社會科教育、數理教育、音樂教育等五系，另設幼兒教育師資科以繼續培養國小及幼稚園的師資。為配合改制為師範學院，擁有六十年歷史的紅樓不得不改建為行政教育大樓，過去的師專教育課程亦大幅修改為師院課程。筆者為此，在民國七十六年前半年時，不知參加多少次師院體育系專業課程及師院各系一般課程的起草會議。

為繼續培養國小體育師資，除在台東師範學院設有體育系外，各校初等教育系裡亦分設體育組，以供有志體育教育之初教系學生選修。本校亦不例外，自改制師院後，亦有若干初教系學生自願選修體育組，以繼承師範學校時期的體育科、師專時期的體育組等學生的傳統。筆者在這一段時間一面兼任體育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一面擔任體育組學生的體育學原理、田徑運動及各系體育教學研究等課程，以致力培養健全的國小師資。至民國七十九年決定興建綜合體育館後，始決心向教育部提出設立體育系事宜。

綜合體育館的興建已完成一半時的民國八十年八月一日起，筆者又進入一年的休假時期，為草擬申請設立體育系，原於八十一年元月一、二兩日在舊圖書館體育科教授研究室裡與廖幼芽教授、余美麗老師、水心蓓老師等共同起草設系申請書，並且在第二學期開學不久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送教育部核定。當

時的筆者正以研究者身分在日本國立筑波大學體育專門學群擔任教學工作（民國八十年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六月下旬時曾接廖幼芽、余美麗兩位老師的來信，始知教育部已同意本校設立體育系之事而放下一顆心。同年九月初返國後，續任體育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的同時，又接體育系籌備主任之聘書而加緊籌備事宜。幸好屬於硬體建築設備之一的綜合體育館已接近完工狀態，可由八十二年第二學期開始使用而稍加放心。

民國八十二年八月體育系正式成立，九月中旬第一屆新生入學，獲聘為首任系主任的筆者向第一屆體育系新生說，本校體育系是培養健全的國小體育教師為首要目標，因此希望同學們能勤學篤行，以能成為理想的經師人師而努力。筆者在籌畫體育系時已有周密的構想，這些構想是起於筆者從事教育工作所凝聚的理念，也就是說想要辦好一個學系，負責人應有正確的教育理念——培養健全的教育人才，然後要有堅強、嚴密的行政組織，並依組織及課程需要網羅人才——師資，充實軟硬體設備、廣籌經費等。然後全系教職員工必須建立共識與認同後，努力求系務與教學的發展，如此始能完成設系培養人才的願望。

幸好成立體育系的當時，本系共有程日利、廖幼芽及筆者三位教授；湯錦宏、洪盛朗、余美麗三位副教授；徐仁廣、水心蓓、楊忠祥、江金裕等四位講師；王順正、蔡政杰、翁梓林、李水碧等四位助教；張

信忠先生、黃金花小姐、鐘朝威先生、王憲文先生等十八位同仁，每人均能各守本份、盡忠職守從事教學、課外指導、課餘研究、處理系務等工作。加上體育系學生的努力學習練習，使得成立體育系的第一年奠定良好的基礎。民國八十三年九月第二屆新生入學，系裡亦新聘黃英哲、胡天玫兩位先生擔任助教，以接替改聘講師的王順正、蔡政杰兩位老師。

筆者在負責創辦體育系後二年期間，為實現教育理念，透過系務會議與全系教師同仁建立共識並求其認同，制定不少本系規章、辦法，例如本系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本系升等辦法、本系聘請教師辦法、本系專業、專門課程、規劃、行政計劃等。此外站在體育系的立場，為進一步發展系務，提升教師及學生專業素養起見，採取下列行政措施：(1)每學期開學後舉辦體育館大掃除，全系教職員工均參加。(2)每一學期舉辦兩次體育學術演講，聘請國內外體育學者專家擔任主講。(3)每一學期舉辦一次國小體育行政、教學座談會，請傑出校友回母校向全系師生報告國小體育實況與對本系師生之期望。(4)每一學期舉辦一次師生交誼或聯歡活動，以促進全系師生情誼。(5)每一學期舉辦一次輔導區國小體育設施訪問參觀活動，並由筆者帶領全系教師參加。(6)輔導本系學會舉辦即席演講賽，全校三對三籃球賽等才藝或班際競賽。(7)每年第二學期舉辦國小體育學術研討會（八十二學年第二學期舉辦輔導區國小學術研討會，八十三學年第二學期

舉辦中、日、韓國小體育學術研討會)。(8)每一學年出版一冊北師體育，約請本系全體老師撰稿發表平時教學或研究成果。

經全體同仁的合作，成立僅兩年的體育系似已奠定了穩固的基礎，相信在繼任的新主任程日利教授的領導與全系教職員工生的努力下，系務會更加發展。

在北師的最後十年，除致力於體育教學、研究、行政等工作外，亦兼了不少外務。這些外務包括前六年在輔仁大學兼授體育系心理學課程，暑假間三次兼任師大體研所四十學分班課程，台灣省國校教師研習會，台北市中小學校教師研習中心等講師。國小、國中、高中(職)體育教科書審查，國小、國中體育課程標準修訂工作，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運動選手強化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理事、顧問，選訓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省田徑協會技術顧問，台北市田徑委員會顧問等工作。此外自民國七十四年八月以後，每年均出席日本體育學會各屆大會發表論文、搜集相關資料以供國內外體育界同仁參考。

柒、結語

自民國三十四年三月進入本校做學生，至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剛好滿五十一年，其間除升學師大及服預官役的五年外，其餘的四十六年均在本校度過。五十一年代的時光如與宇宙的生命期相比，只是一瞬間而已，但是與個人的生命相比，卻佔了絕大部份的時

間。

進入北師的第一個十年(民國三十四年三月至四十四年七月)是奠定小學教師與中學教師的基礎時期，只知如何在老師們的教導下充實本身的學養與專業精神。在第一個十年時受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溫兆宗、洪文彬老師，其次是求學師大時期的吳文忠老師與楊基榮老師。上述老師的教學理念給筆者相當大的影響。

第二個十年(民國四十四年八月至五十四年七月)是努力耕耘時期。結束預官役回母校任教的頭五年，可說將整個精神投注在教學、課外及生活指導的時期，與當時的體育科學生接觸時間特別長，上課或課外指導時之師生關係、課餘生活時之兄弟之情，因此與民國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之間的體育科學生的感情特別濃。

第三個十年(民國五十四年八月至六十四年七月)是改制師專，擔任行政、教學以外，開始兼任許多校外工作的時期，也是忙中求知與累積工作經驗時期，也是深深體會專攻體育者必須進一步拓展各領域知識，與待人處事的工作經驗的重要性而從做中學習的時期。

第四個十年(民國六十四年八月至七十四年七月)是印證體育在教育中的學術價值的時期。

第五個十年(民國七十四年八月至八十四年七月)是實現個人教育理念の時期。

回顧過去半世紀餘的教育生活，真是感受良多。

北師校史（沿革）

- ◎ 一八九六（民國前16年） 本校創立，芝山巖學堂
- ◎ 一八九七（民國前15年）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 ◎ 一八九九（民國前13年） 創設師範部，以培育師資
- ◎ 一九〇〇（民國前12年） 增設實業部，分農業、電信兩科
- ◎ 一九二〇（民國9年） 改稱為台灣總督府立台北師範學校
- ◎ 一九二七（民國16年） 分設台北第一及第二師範學校
- ◎ 一九四三（民國32年） 廢止第一、二師範，改名為台灣總督府立台北師範學校，設預科與本科
- ◎ 一九四五（民國34年） 12月5日台灣省政府接受本校，改名為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設普師科、師訓班、簡易師範班、山胞簡師班
- ◎ 一九四七（民國36年） 增設體師科及藝師科
- ◎ 一九四八（民國37年） 增設音師科
- ◎ 一九五三（民國42年） 增設特師科
- ◎ 一九五五（民國44年） 停辦特師科
- ◎ 一九六一（民國50年） 改制為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設三年制國小師資班
- ◎ 一九六三（民國52年） 增設五年制國小師資科，逐漸縮減三年制國小師資班
- ◎ 一九八七（民國76年） 改制為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設置初教、語教、社教、數理教、音教等五系
- ◎ 一九九一（民國80年） 改隸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雖然在這半世紀裡對教（體）育付出不少，但其貢獻可能相當有限。如有若干貢獻，可說是昔日北師、師大等恩師們教導的功勞。不過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半世紀的教育生涯中，莫不銘心刻骨的為下一代作育人才。今天時常會感謝早期的畢業生待我的

真情與行為。
八十四年十月卅一日屆齡退休的筆者，現仍以兼任教授的身份留在北師執教。只要留在北師一天，還是和以往一樣會為北師的發展努力造福下一代，但願全體北師人能共同為國家的未來發展共同努力。

師範生涯散記

◎袁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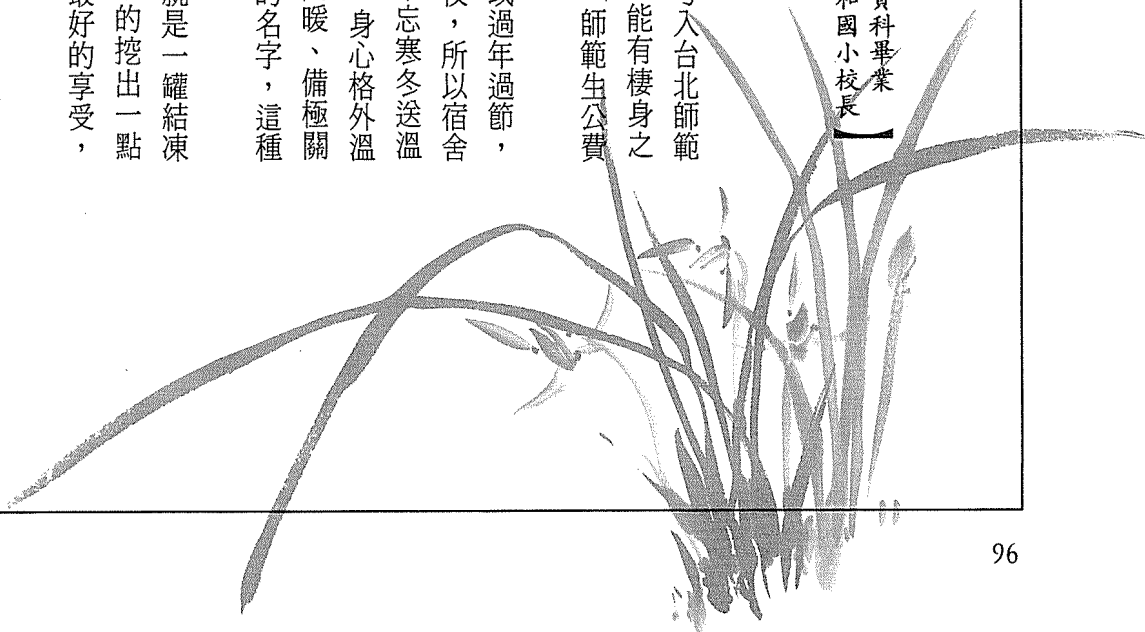
【四〇級藝術師資料畢業
現任台北縣永和國小校長】

民國三十七年，烽煙未靖，年少的我流離來臺，旋又以同等學歷考入台北師範學校。當時物資缺乏、生活困苦，我們這群離鄉背井的學生，能有棲身之所，得以完成學業，這都要感謝政府，在經濟極端艱難之下，仍維持「師範生公費制度」的德政。

三年的師範教育學程中，記憶最深刻的是宿舍生活。每當寒暑假或過年過節，同學們一個個返家團聚，只有我和幾位回不了家鄉的遊子，仍留住學校，所以宿舍就是我們的家，是我們唯一的依靠。尤其是放寒假，同學們臨走前不忘寒冬送溫情，把棉被借給我們，當寒流來襲時，我們每人抱著十幾床棉被睡覺，身性格外溫暖。那時的校長唐守謙先生，也是以校為家，時常探望我們，嘘寒問暖、備極關懷。他的記性很好，縱使我們畢業很久再返母校，他都能叫得出我們的名字，這種親和力，和現任的歐用生院長十分相似。

開學了，同學們紛紛返校，同窗好友帶了最佳禮物與我分享，那就是一罐結凍的豬油。吃飯的號角一響，我們就衝往餐廳，興奮的拿出豬油，小心的挖出一點兒，攪在飯裡，香噴噴、滑溜溜，真是人間美味。在當時，吃飯就是最好的享受，何況有豬油拌飯，簡直教人羨煞。

說到那位負責作息時間的「吹號」先生，真是令人又愛又恨。明明肚子餓得咕嚕價響，他卻一定得等時間到才肯吹，分秒不差。尤其隆冬十二月，全宿舍的同學都期盼他睡過頭或喇叭壞掉，可是三年中沒有碰過一次，他的喇叭永遠吹得又大又響又準時。如今回想起來，還真佩服他擁有強健的體魄、超人的毅力和負責盡職的精神。



我唸的是藝術科，其他還有體育、音樂、普通科，總共四科。藝術科除了要修西畫、國畫、雕刻、素描、圖案設計外，還要讀國文、三民主義、教育概論、教學法等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爲了籌措畫筆材料費，藝術科同學們不但寒暑假去打工，平時也省吃儉用，個個都是刻苦耐勞的高手。

師範時代的教師和現代一樣，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與專業精神，對學生十分和善，又能了解學生心理以因材施教。記得有一次，我被選爲服務股長，每星期一都要替老師收週記。好奇的我，常想一睹爲快，上課時，把週記放在大腿上欣賞，讀到精彩處，不禁眉飛色舞、渾然忘我，一下子被老師發覺，老師只輕描淡寫一句：「喔！的確好看，不過得徵求人家同意喲！」對這樣頑冥的學生，給予如此同理的諒解與接納，令人感動，也成爲我爲人師後所遵循的良師典範。

另一位難忘的恩師是洪文彬主任，他負責帶我們外埠實習參觀。那時的我，長得瘦瘦弱弱，身體一向不甚健朗，加上旅途勞頓，在參觀屏東師範時病倒，頭暈目眩、高燒不退。洪主任和幾位同學扶我躺在宿舍，然後分身有術的兩頭奔跑，不斷提熱水壺來，要我喝光，終於在老師的愛心呵護之下，逐漸康復。時值民國四十年，醫療藥材乃至各項物資均缺乏，偶有小病，只能靠毅力克服。

畢業前的集中實習，只短短兩個星期，地點在北師附小，我們白天去試教，晚上回宿學校。我被推選爲實習教務主任，負責安排教學及各項學藝活動，從中獲得不少行政經驗，也奠定了我日後走行政路線的基礎。畢業後分派至台北縣安坑國小服務，六年後升任教導主任，接著又參加第一期校長班儲訓，如今擔任校長職務已三十幾年，校務推展一向順利，這都要感謝母校的栽培教誨。

回憶與感恩

民國三十八年，讓姐夫從福建帶來台灣，見世面並增廣見識。不料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大陸瞬間赤化，閩台之間的交通完全中斷，真是欲歸不能，頓時成為流落異鄉的難民。

九月間僥倖考取北師普通師範科，全體學生一律住校。當時本校共有六排男生宿舍，除了最後面的第六宿舍為木造兩層樓房外，其餘均為平房。寢室兩邊各鋪一排榻榻米，一塊榻榻米睡一個人，倒滿舒服。一間住十二個學生，但說話的語音卻有四、五種：台灣話（閩南語）、客家話、日語、山東話、江蘇話及本人的長樂話（福建話的一種但非福州話）。因為沒有共同的語言，大家都只好用很慢很慢的普通話（國語）來溝通。本省籍同學稱我們大陸來的為「ㄉㄚˋㄚˋㄚˋㄚˋ」（日語），問其含意，答稱「因為你們是從山的那一邊來的，所以叫『阿山』」，並無惡意。因此卻引起我學習日語的興趣。於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請教本省籍的同學，學習單字及字母，他們也很樂意教我日語的正確發音，我的日語基礎就是這樣奠定起來的。同學間的感情，也因著這樣的關係而顯得極為融洽。

就讀北師的三年期間，令我難忘的有多位師長。其中一位是音樂老師——廖蔚，她個子嬌小，主修聲樂，音色甜美，說話有如唱歌般的動聽。她爲了要讓學生體

會正確的唱歌呼吸法，特許學生去摸她的肚子。當時她才二十出頭、未婚，本班竟然沒有一個同學敢去摸她，真讓她失望。從一年級開始，她就用五線譜教我們唱歌。班上大部分同學都看不懂，尤其是生長在福建鄉下的本人，可謂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有五、六條線的樂譜。好奇心的驅使，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它學會。於是就利用課餘時間拼命地去死背五線譜上的唱名，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就認識了它。

另一件感到興奮的事，就是每間教室都擺設一台風琴，大大地吸引了我。起先不敢去碰它，後來看到有一位同學能夠用雙手在上面彈歌曲，羨慕之心油然而生。於是就利用大家去吃飯的時間，偷偷地在地上面找出音階。開始時用一根指頭按鍵，慢慢地就會用五根指頭練習。右手五指會了以後改練左手，左手會了以後改練雙手。遇有疑難問題，就請教廖老師，她也毫不厭煩地熱心教導。一年下來，因為勤於練習，竟然會用雙手在鋼琴上彈奏歌曲。暑假住在宿舍，每天練習五、六個鐘頭，自覺進步神速，開學前已具備看五線譜彈琴的能力。心想反攻大陸後（當時的口號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就可以返鄉當音樂老師了。想到這裡，真是心花怒放，感到前途無限光明，於是更加地用功勤練。

◎張統星

【四一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本校音樂教育系教授】

二年級時，風琴已不能滿足我的練習，乃到音樂科專用的鋼琴房（全校只有四間）打游擊。日間音樂科同學要練琴，只好利用夜間。晚點名後趕快就寢養足精神，利用凌晨二、三點時分，帶了一本歌譜和一個燈泡，偷偷地越過操場到鋼琴房（位於現在大禮堂與音樂館之間）。這時萬籟無聲，只有自己的琴聲與深夜相伴。在早點名之前，又悄悄地回到寢室，可謂神不知鬼不覺。但是，上第一節課時，無法掩蓋我的倦態，好在前面的位置的大頭，幫我擋住老師的視線，慶幸沒被老師發現。自己也不知道為何對鋼琴如此地痴狂，甚至有一天，睡在右側的同學問我說：「你昨夜在我肚皮上彈琴彈了好久，你知不知道？」我真不曉得會有這種醜事發生，連忙向他道歉、賠個不是。此後睡覺特別小心，再也不敢侵犯到別人。

三年級時，我的鋼琴程度跟音樂科的同學已相差無幾。那個時候，普通科有三、四個鋼琴狂的學生，向學校爭取一台破舊的鋼琴，大家練得滿開心。缺乏樂譜，大家分頭向音樂科同學借來抄寫；遇有問題，向廖老師請教，難得她有一顆誨人不倦的愛心與耐心，真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細心指導。她喜歡範唱，同學就推我替她伴奏，她並隨機教我彈伴奏的方法，每週兩節的音樂課，對我而言，可謂獲益良多。

結業後分發到基隆市信義國校服務，到處為家的我，就住進學校單身宿舍。經四處尋找，發現信義國校既無音樂教室，又沒有鋼琴，讓我十分失望。晚上無

聊，就在辦公室練習風琴，想不到卻驚動了教導主任。第二天他就找我商量，請我負責每天朝會升旗的音樂。初出社會的我，沒有理由也沒有勇氣拒絕，只好負起這個重任。每天早上在升旗台旁的小風琴上，彈奏國歌與國旗歌，成為一個不可缺席的重要人物，還引起不少老師對我的羨慕。

不久，一位同事帶我到公園旁的一個小教堂，參加聖歌隊練習，人數雖然不多，卻有一台鋼琴作為伴奏，司琴是美籍牧師的女兒。鋼琴吸引了我，於是每週末都到教堂聚會，順便摸一摸鋼琴，也感到滿足。大約三個月後，牧師的女兒要回美國唸大學，主日崇拜就無人彈琴，牧師找我商談，希望我能接下教會司琴的聖工，他還說：「你來到教會，是神的旨意，上帝的安排，請你多禱告。」經過一個禮拜的考慮，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不久，就受浸加入教會成為一個正式的基督徒，於是就可名正言順地在教會練琴了。

民國43年，基隆市舉辦第一次大規模的音樂比賽，在基隆服務的音樂科校友，邀我一同參賽，共襄盛舉。意料之外，竟僥倖得到社會組鋼琴獨奏冠軍。民國44年服務期滿，錄取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結業後返回母校服務，這一切的一切，都歸功於在北師求學時期的音樂老師。她啟發了我對音樂的興趣、教導我進入音樂的國度，也開闢了我一條人生的道途。自覺無以為報，特藉北師壹百周年校慶，表達對她感恩與祝福之意。

青春心靈的藝術天空

◎吳隆榮

【四二級藝術師資料畢業
現任台北市福林國小校長】

◎緣聚

人生是無常的，誰能預料生命的下一個轉折是什麼呢？進入北師，三年的學習陶冶，竟讓我角色轉換，從另一個位置走出，開始以全新的我，面對生命中極具份量的教育工作與藝術創作。

孫立群老師，教學嚴謹，治學認真。擔任我三年的導師，讓我培養成負責盡職的處世態度。當時孫老師為透視學的教師，這門課程內容艱難，老師的試題僅出兩題，學生能及格者不多，但也因難於過關，大夥兒更是卯足全勁的用功鑽研練習，班上的學風鼎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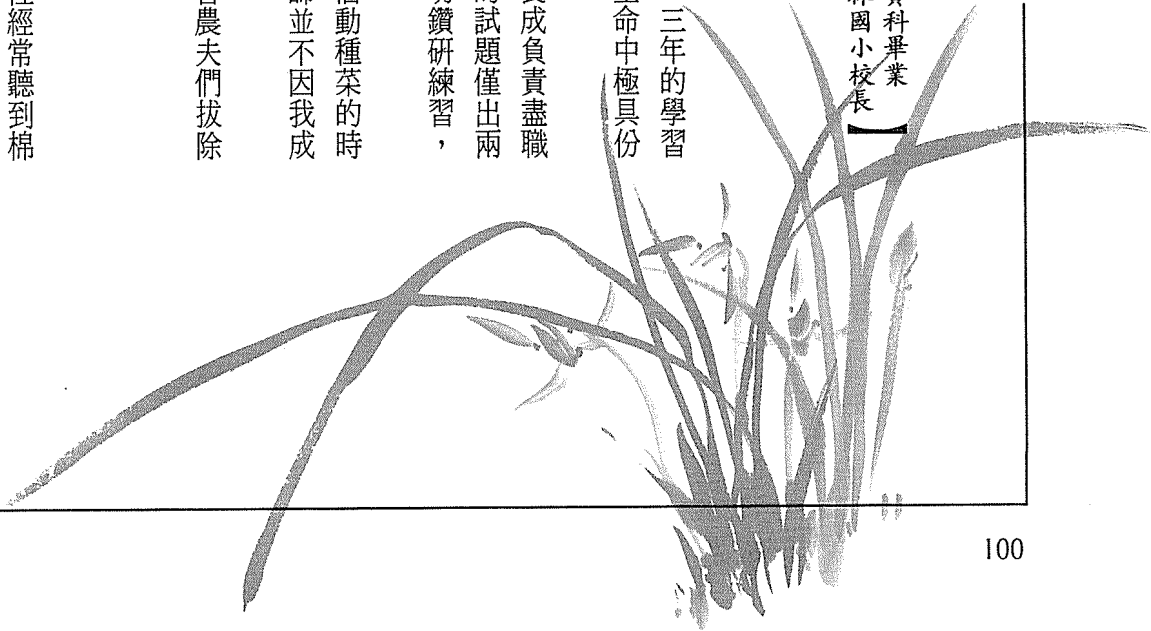
繪畫是我所熱愛的活動，因感於創作的時間不足，故常利用課外活動種菜的時間，潛赴郊外習畫。如此一來，我所分配的菜圃，草比菜還長，孫老師並不因我成績尚佳而有絲毫的寬容，他規定必須補考。可是種菜要如何補考呢？

同學們終於看到我獨自蹲踞於北師校門前的水田中，一根一根的替農夫們拔除野草，如此通過了我課外活動的課程學分。

◎慕情

我因提前入學，十五歲便進入北師。全校皆住宿，初次離家，夜裡經常聽到棉被裡的飲泣聲，或許是有感染的力量，我也加入了哭泣的隊伍，即使家在台北，但感受仍不亞於中、南部的同學。宿舍的教官管理嚴格，規定熄燈後一律就寢，但大家求知渴望的心非常濃烈，故常偷偷的利用走廊的小燈看書，一飽求知慾。

年輕的人，學習在自己的理想中，當面對環境的設限時，自有另一般應對的情境，就是青春的動力！



◎歡暢

求學時，我的繪畫作品能以學生的身份，參選校外的美術獎賞，自是難能。當時有部電影為「歌王卡羅素」來台公演，同學們便因此而稱呼我為「畫王」。

年輕的熱誠和聯想力，為求學生生活增添無盡歡暢的喜樂。

◎饕餮

民以食為天，每天能食飽，在物質艱困的時代真是不容易啊，更何況是要餵飽我們這一群正逢發育顛峰的「少年仔」！北師的女生極少，她們的食量也小。平時男女授受不親，但開飯時，男生總望能緊臨而坐，一待女生用餐畢，蜂擁而取回剩餘的飯菜，一飽口福，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會感覺有女生當同學，真好！

◎淵源

藝術的創作是靈敏的，創作者如何與環境、內心、文化背景相融並蓄，甚至交戰抗爭，都是感人的真情激盪。有幸為北師的一份子，自然感受到源自日據時代石川欽一郎等日籍老師在繪畫教學所投注的心力。

前輩學長李石樵、李梅樹、吳棟材、鄭世璠等人在藝術上皆有優異的成績，如此綿延不絕的凝聚成我藝術創作的澎湃刺激力量。

台灣的藝術初期處於民生貧乏的環境中，成長極為艱辛，在我就讀北師時，僅有師大美術系同為美術人才培養的學府，當時北師硬體設備頗佳，傳統的藝術氣氛也濃，對後進學子影響實有深遠的意義。

回首不蕭瑟

那

天，重臨古意盎然，拱廊斑駁的禮堂，還有依稀是樂音輕揚的練琴室，我的記憶又走回從前。風像一座撥得太快的鐘，四十年的人世滄桑，忽焉消失。

再重溫筆硯相親的長廊，小學弟學妹笑意盈盈，陽光輕斜，掩抑了多少花朝月夕，時間於是又倒轉到渾沌的子時……

當時年少，只覺看什麼都有情，如今芒鞋踏盡天涯路，在兩袖的征塵中，重辨那昔日課堂中的書聲琅琅。依舊是深情款款，不同的是，年少時代看它是高手過招，互較短長；而今看它是惺惺相惜，英雄與英雄崇拜。

校園中，明艷的軟枝黃蟬在嘩然飛騰著，像萬千迅速的流矢。人生百年，哪裡不是驛站？人生的窮通？人生的榮枯？又怎麼算計？猶記而今車流如織的和平東路，在當日是那樣的稻浪翻滾；翻滾出我們許許多多高華的雄心壯志；翻滾出我們屢屢不斷的夢回北師。

◎重編44級紀念冊

我不能走開，我還有一片風景要完成。

從來也沒有一本紀念冊得經過廿年光陰的蹉跎與洗禮，才得以出刊問世。北師44級的紀念冊就是承受這樣顛沛、流離的命運。而我目睹了全部的經過，也毅然地

扛起這未了的擔子。真的，我不能走開，我還有一片風景要完成呢。

從未了的紀念冊到廿年後的重編，這裡有段鮮為人知的往事，而再一個廿年後的今天，我雖撫書喟嘆卻仍有絲絲的安慰和絲絲的撼動。

我是44級畢業紀念冊的籌編人員，並忝為畢業班（包括普甲、普乙、普丙、藝、音、體、特）的召集人。當時收集資料，尚不太難，唯照相、編印得委由商家。我們推派年滿十八的同學與商家簽訂合約，並曾於法院中存證留底。殊不知在我們支付了九成的款項後，不肖商人竟背約毀信，逃之夭夭。連我們提供的珍貴資料，也悉數席捲無踪。我們在沒有任何可資緬懷和記憶的遺憾中畢業了。

然而不論身處何方，名居何位，44級的伙伴們，廿年來心中無不懸念，如何再策劃，如何再編纂，使能再重叙那未完成的樂章，一了年少的心頭大願。

民國六十四年，普乙召開宇光同學會，老友重聚，往事的心痛在空白的記憶中跳躍得越發清顯。於是重編之想，終露曙光。在與會同學的厚愛下，我再度扛下了總幹事的重職，負責全盤策劃並召集相關會議。而各班同學也各司其職，一切分派停留，真的只欠東風了。

原以為經費的籌措最為棘手。爲了顧及同學們的狀

◎邱文忠

【四四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省立淡水商工校長

況互異，我們採自由樂捐，雖然參與同學僅佔全體畢業同學的三分之一。然而大家不計社會地位，不計經濟狀況，紛紛踴躍解囊，這份可貴的情懷，著實令人感佩。當然，幾位經濟甚佳的同學更是鼎力支援，使重編小組再無後顧之憂。

經過一年的商洽、聯繫、討論、奔走，我們終於在民國六十五年底順利交出44級遲到了廿年的畢業紀念冊。這期間的苦辛與煎熬，絕非外人所能體會和明瞭的。

翻看這本雖仍鮮紅卻有些古味餘韻的44級紀念冊，我好像又回到了年少，回到了北師。讓我們仍是稚嫩的孩子，彼此交換著我們寶盒中的珍稀。也許，我們還要跋涉各自的萬里長路，但心中再不孤寂，也再不蕭索了。

◎浴火的男六舍

那夜初春料峭，一把無名大火突然燒起，濃睡中的我們，雖然家當盡失，但未會燒熔我們熾熱的心。因為我們共用著曾在一個繭上抽下來的亂絲。

還是春花時節，我遁回男六舍的



北師44級畢業同學錄重行編印委員合影
後排左起洪雨田、黃金和、黃聰明、劉金土；前排左起羅勝勳、郭漢超、邱文忠、廖石柱（俊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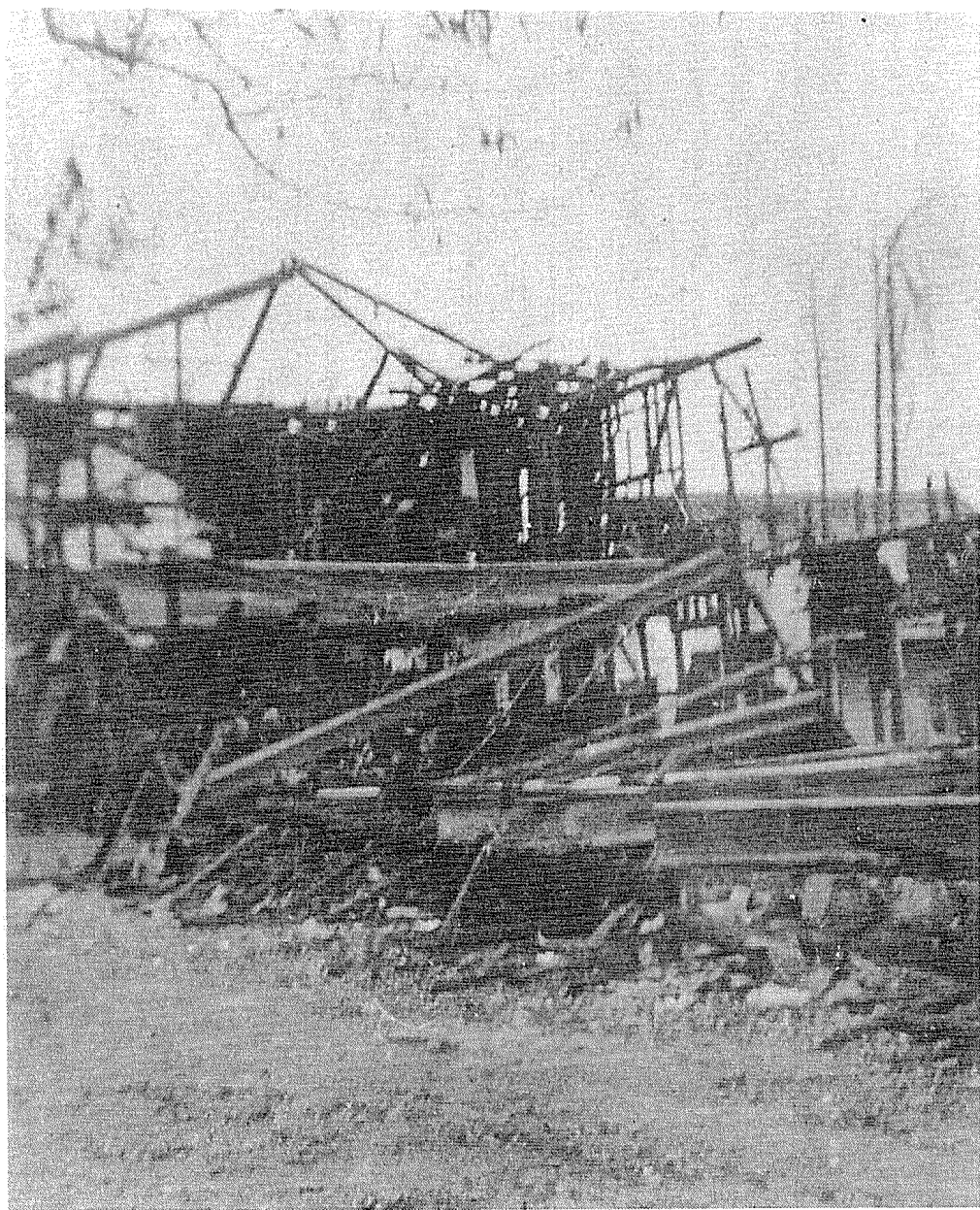
故址，當日雙層的木造小樓，棲息著我們一群昂揚待發的心。現在嶄新的建築——藝術館井然矗立，它是石頭所建，卻是柔於春風，柔於水呀！

我彷彿又看到自己從深深的夢中，倉惶奔逃。然後在摩肩接踵的驚嚇中，大家呆若木鷄又狼狽地看著自己的心血，在大火中消逝。

讀師範的孩子，通常是家境清寒又節儉的學生，於是冬衣不多，禦寒的裝備更是少之又少。一床棉被若毀於大火，那麼這一季嚴冬初春，就註定要捱上一陣凍了。

這種突如其來的災難，雖然剝奪了同學們大部份的家當，但患難始見真情，師長們儘可能給予我們的協助，關懷和照顧，使我們在冷冬中，倍覺溫馨，而平日在分數上互爭錙銖的同學們，更是坦誠交心相待。這場烈火的燒灼，讓我彷彿從這個方圓中看見自己小小的戲景人生，將朝霞夕嵐，歲月風華，一併映照的人生。

紅樓早已傾圮，我兀自重尋音塵寂然的來時路；我的心仍似當年一樣飛揚，我的血還是少年一樣溫熱。我彷彿又看到雲來雁往，又看見枯荷變成蓮蓬，而蓮子復成明夏的新葉……。



火災後の第六宿舍殘蹟

芳蘭三越

◎徐沐衡

四五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六一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八〇級進修部語文教育系畢業 校友會總幹事
現任台北市教育會秘書 台北市景文高中教師

◎楔子

國

立台北師範學院前身——國語學堂，創設於民國前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五年七月），之後，歷經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分設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位於南門校舍，即今市立師範學院；台北第二師範學校，位於芳蘭學舍，即今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民國卅四年台灣光復，祖國接收後改稱「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七月，升格為「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民國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年）七月，又升格為「省立台北師範學院」。旋於民國八十年（西元一九九一年）七月，奉令改隸，正名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我們四十五級前後的校友；命運多舛，際遇不佳，在中、小學時期，適逢八年抗戰，在台灣，正值日本軍閥發動太平洋戰爭，民生物質缺乏，人民生活困苦，接著在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中央政府播遷台灣，大陸淪陷，社會混亂，民生凋弊，我們的家長都以子女能考上師範學校為榮，因為就讀師範學校，非但吃飯穿著不用錢，反而在寒暑假之後，還有錢領回零用。我們就這樣考進師範學校。

◎芳蘭一越

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九月，我們一群北師的新鮮人，滿懷喜悅的心情，踏進北師的校門，迎面是一排二層紅色大樓，異常雄壯美麗，校區四周，還是一畦畦的水田，我們也在水田中插秧除草，田埂旁的孔雀榕（雀榕）和雞油樹，如今仍然枝葉茂密，綠意盎然。

在三年的師範學校生活，實際上是二年半，因為在三年上學期，我們被分發到國民小學，代理被調訓老師的職務。在這段甜蜜的生活中，最不能忘懷的事，要算是二年下學期時，開學不久所發生「火燒第六宿舍」的災難了。記得是民國四十四（西元一九五五年）二月的晚上，我被推選代表班上參加伙食委員開會，突然有人大喊：「第六宿舍失火啦！」我立刻想到我們普二甲班全部班住在那棟宿舍，現在又是晚自習，照理無人在現場，我飛奔到第六宿舍，一開第一間（當時是普二乙所住），就看見靠東邊的衣櫥上，大約一公尺直徑的火焰，我抱頭就跑到隔壁，拿著自己的臉盆到盥洗室取水，在摸中往火場跑，此時同學已端水跑進室內的越來越多，因此端水的人，幾乎被撞翻了臉盆，能夠真正把水潑進火焰的不多，此時火苗可能已燒上二樓；只聽到

樓上三年級的學長們，紛紛把衣物書本往窗外扔，教官大聲叫喊著：「快救火！快救火！」一會電燈一亮，火舌卻跟著電線跑，一下子燒到第四間，我在室內，眼看著火舌四竄，已無法救熄，祇好搶救衣物，用最快的速度，抓到東西就往第五宿舍方向丟，其他年級的男女同學都跑過來接應，等到這棟檜木的二樓，猛烈燃燒時，消防車才開到火場，左右夾攻，我也協助消防人員，抓住水槍，對準火舌致命的噴射，對面水槍不時也射中我們，經過二小時的搏鬥，樓房燒垮了，我也成了落湯雞。班上同學找我，說大家已集中禮堂，要我快歸隊，這時我才感到全身無力，同學借我乾衣，換下濕衣服後，見到劉平侯校長和師長們，一次次的安慰之後，一想到剛才驚心動魄的一幕時，輾轉反側還是無法入睡。

◎芳蘭二越

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年）七月的暑假，經過五月入學考試後被錄取可就讀北師專時，抱著異常興奮的心情，又回到母校念書了，母校師長為我們設想週到，以年齡相近的編在一班，同時把女生平均分配到各班，使得各班級都表露出青春活潑氣氛，個個都非常用功。分組選修，我選的是美勞組，每次上課都帶著多彩又美麗的作品，羨煞他組同學。

以前燒掉的第六宿舍，現在已經用鋼筋水泥建成，不過被大火烤焦的樟樹，現在又是綠葉滿枝，挺立茁壯，我們被分配在芳蘭學會時期所建造的平房宿舍，大

飯廳就在東首，十幾位同學住在雙層木床上，雖然有紗門與紗窗，我們還是掛好蚊帳才睡覺，就這樣隔著蚊帳，從天文地理到教學趣事，每晚都會有好多笑話可聽，總是在笑聲之後才入睡。

四年級的最後一次聯合參觀教學，安排在北師附小（現在改稱北師實小），會後共同推選我代表作教學檢討會的感受與心得報告人，當我講完話，走出會場，夏起晉教授和王鴻年教授同時在叫住我說，附小校長譚達士教授有意聘我到附小任教，是否願意？我被突如其來的喜訊怔住，正在懷疑是否在夢中？此時附小武佩文主任過來叫我去見譚校長，我向譚校長報告，給我三天的時間考慮。三天之後正式應聘到北師附小任教，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由衷的感謝譚校長的拔擢提攜，讓我見識到都市中第一流學校的教學與做人，豐富了我的人生。

◎芳蘭三越

母校隨著時代的巨輪前進，民國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年）七月，升格為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院，翌年的五月進修部成立，招考大學部暑期學士班第一屆學生，畢業時定位為八〇級。我和其他七百多位來自全國各師專畢業的學生被錄取了，七月開始上課。我很慶幸選讀語文教育系，不論是專兼任教授都是飽學之士，首任系主任劉漢初教授，設計難易適中的課程，深入淺出的循循指導學習，續任系主任李道顯教授，也是我班上

的導師，對杜甫詩有獨到的見解，使人折服，第三任系主任周全教授，能言善道，還是歌唱高手，我們也學到吟唱古詩的技巧。

由於進修部教務處的巧思，在各系班中，老、中、青的男女生都有，授課的老師中，不乏經驗豐富，學養俱佳的教授，甚至博士教授比比皆是。新建大紅樓落成啓用，加裝了大型冷氣，我們第一次使用它，在冷氣十足的教室中，聆聽教授們活潑生動的講課，學生們個個有精神專注，學行大為精進。師長有如寶山，學生好比取寶，四年下來，都顯出滿載而歸的喜悅。

我非常喜愛北師生活，對北師的一草一木，常會駐足遐思。我懷抱著一份使命感，由於三度進入這可愛的芳蘭校舍，一定要促使「北師」校譽興隆，光芒四射。當我在大一時就被推選為服務性的班長，一直到畢業。

一年級時與第一任班聯會主席賴萬年（已經是台北縣一所大型小學的校長）共同合作，不但擬訂「台北師範學院進修部暑期學士班班聯會組織章程」，經校長核定實施，而且創辦「交通服務隊」，由各班輪流服務，保持上下學車輛與師生的安全。大二、大三我被選上班聯會主席，除了繼續推動交通安全的自治活動外，還召集各班班長反覆研討，解決師生都頭痛的選課問題。我們利用開學前二個月，承攬教務處的全學年必修無選修課程，以系為單位，進行溝通協調，終於在開學第一天，大夥兒都笑口大開的走進教室上課，徹底解除了學生一大早，就得排隊選課的辛勞，以及教務處因選課，被學

生一再請求更改的煩惱。

最大的工程要算編撰「畢業紀念冊」和出刊「博雅集」了，在大三時經過多次的研討才定案。我又被推選擔任畢聯會主席及總編輯，一開始我就知道是一件艱辛的工作，由於使命感的驅使，咬緊牙關也得完成它。所幸我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尤其是語教系的洪美慧、王振成、于業志、社教系的詹正信、賴萬年、林瑞烈、初教系的黃石川、連海生、數理系的鄧漢華，時而廢寢忘食，時而挑燈夜戰，使我們分辨不出是汗水還是淚水滴在工作桌上，還好各班級文稿撰寫同學；都能寫出感人的情節和真切的故事，我有這麼多的好同學，即使再辛苦，也是值得。我們終於不負眾望的準時呈現給大家。四年以還，我們能受到如此良好教育，就得感謝原任校長陳鏡潭博士，首任進修部主任林國樑教授，續任主任張玉成教授，王秀芝教授及陳炯彰教授，還有全校的師長了。

◎結語

欣逢母校創校一百周年，驀然回首，三越芳蘭也有四十年的光陰，在這一千四百多個日子裡，我們曾經為國家社會做過多少好事，為百年樹人打下多深根基，或許我們都會在時光的洪流裡忘記，祇有母校的師長，諄諄教誨我們成長茁壯的恩德，將永永遠遠的留存心中，默默的祝福您——偉大的教授、講師、助教、職工，無論您的職稱是那一種，都是我們永遠感謝的恩人。

北師瑣憶

元

月下旬接到母校教務處出版組來函，告知今（八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為母校創校臺百周年紀念日，為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期望校友們能就往年「北師」求學的生活回憶，緬懷師恩以及未來展望之建言等撰文為母校祝壽。

在母校一百年的歷史中，個人有幸能伴隨著母校走過十年的生涯（師範三年、師專夜間部三年、師院進修部四個暑期），想想自己竟能在母校的歷史中，占了十分之一的年頭！緣深情長，往日記憶中的一幕幕又浮躍腦海……

◎晨間三部曲——

起床號、早點名、早操

●起床號

每天清晨六時整，「ㄉㄧㄉㄧㄉㄧ……」起床號響徹了北師的每個角落！整個宿舍可以用「驚天動地」四個字來形容；整理內務的整理內務、盥洗的盥洗……真是熱鬧滾滾。

◎賴萬年

四五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五七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八〇級進修部社會科教育系畢業
現任台北縣板橋市新埔國小校長

●早點名

「嘩！嘩！嘩！」遠方傳來值星區隊長的哨聲，賴床的同學們「聞聲起舞」睜著惺忪的雙眼，扣子扣錯了，鞋子穿反了，拖著凌亂的步伐往升旗台前衝來！管理組長張教官早就站在台前等候我們這些少爺們，看到我們這種狼狽相，又好氣又好笑的說：「你們自己看看！這副德性，將來怎麼當兵保國衛民？稍息後一分鐘內把服裝整理好！」「稍息」底下又是一片凌亂聲……

●早操

早點名後就是體育主任——溫兆宗老師的早操時間，溫老師神采奕奕的站在司令台上，聲音宏亮的喊著口令：「各位同學早，青年的胸膛是國家的國防。」「哈唉！第二國民健康操，預備，開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溫老師帶操的姿勢非常正確優美，令人讚嘆！做完早操解散後，同學可各自在校園漫步，享受著寧靜的晨間時光，等候七點鐘的美好早餐，以開啓一日的學習活動。

◎試教驚魂——

附小試教記

記得師範二年級下學期「各科教材教法」的課程，各班都要推選一位同學到「附小」試教，這是同學們最感到艱難的苦差事！因為「附小」的小朋友很多都是北師老師的小孩，也有不少是台大或師大教授的子弟，有的更是高官的少爺和千金，個個都非常聰穎活潑。據學長的經驗：這些小朋友常會給「實習老師」出難題！因此大夥推來推去，誰也不肯擔任這項艱辛的工作；只好抽籤決定。但抽到的同學卻裝病不教！最後，這個「重責大任」只好由我這個「班頭」來承擔。

那是一節四年級的自然課，單元名稱好像是「食物的保藏方法」。我足足準備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搜集有關資料、找參考書籍、編寫教學活動設計（當時稱為教案），經吳元杰老師細心的修改和指導後，總算有勇氣跨上講台。

雖說如此，試教那天還是緊張萬分，握在手裡的粉筆竟比軍訓課的三八式步槍還重！所幸整個教學過程還算順利，不過其間卻發生了一點兒小插曲：在整理歸納時，可能是緊張過

度，寫了一個錯別字——將「壞」字寫成「壤」字，有位小朋友發現了便舉手說：「老師！您有個字寫錯了。」

當時聽到小朋友這麼一說，手心直冒冷汗，趕緊看看黑板，想找出那個錯字來。天啊！那時可能真的太緊張了，卻看不出是哪個字寫錯了！同學們在後面交頭接耳的為我著急，只見坐在後面督戰的吳老師和平常一樣面帶笑容的看著我，這笑容為我帶來了信心，突然間便鎮靜起來，想起吳老師上課時常告訴我們：將來畢業到小學當老師時，提問題問學生或學生有問題發問時，都不要急著回答學生，應該留些時間讓小朋友自己思考……。

這時靈機一動，故做鎮靜的說：「很好，這個小朋友上課非常專心認真，能夠把老師『故意』寫錯的字找出來，實在不簡單，現在老師要看看還有哪位小朋友也找到了，請舉手！」

這時有十幾位小朋友舉手，我特別請那位發問的小朋友和另外二位小朋友一起出來改正。這時才看出寫錯了那個字。訂正好了當然給那位小朋友特別鼓勵一番，就這樣化解了這個小插曲。回學校開檢討會時，吳老師還直誇我的教學非常成功，遇到問題能鎮靜而且很技

巧的解決，還希望同學們要多學習這種應變的能力呢！而那學期教育實習的成績，吳老師給了我「九十六分」。

◎活到老、學到老—— 暑期進修記

「暑假」——是為人師者放下教鞭，拋卻繁重的教學工作，盡情的享受近兩個月的「艷陽假期」的好時光，很多老師都利用這漫長的假期，或出國度假旅遊，或進修充實自己。七十七年的仲夏，教育部爲了提高國小師資的學歷，九所師院同時開辦了暑期進修部，讓全國小學老師進修充電。個人雖年逾半百，爲了理想與抱負，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決然的參加母校——北師院暑期進修部第一屆學士班進修，當起「老學生」，展開了四個暑期的大學生涯，重溫學生夢。

爲了實現至聖先師的啓示，「活到老，學到老」以及「教學相長」的教育理想，我們這群來自全省各地的六百多位同學齊聚一堂。年齡有從二十出頭初出茅廬的教育新兵到六十好幾即將退休的老薑，職位有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到精明幹練的校長，「男女老幼」，頗有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味道。這種畫面，真能媲美至

聖先師孔門七十二弟子受業的情形，在當今一般大專院校裡是難得一見的！

四個暑假中，同學們雖然年紀大些，但上起課來卻不含糊，個個靜坐聆聽教授們講授新的教育理論，分享同學們的專題報告，校外研究考察……。求知的歡欣與愉悅盡寫在臉上，而考前挑燈夜讀的艱辛與疲累，趕寫研究報告的嘔心瀝血，擔心記憶力不好無法通過考試的無奈……，這其中的酸甜苦辣真是點滴在心頭！大伙兒就在這樣五味雜陳的情境下，戰戰兢兢，「無怨無悔」的完成了四年的進修課業。

◎後記

今年（八十五年）正是我們四十五級同學畢業任教四十年的紀念。回顧過往，昔日青澀少年轉眼間已成銀髮祖父，但光陰不曾虛度，在教育園地我們竭心盡慮，開創自己的一畝田，深恐辱沒母校聲譽。今適值母校壹百年周年校慶，謹以「北師瑣憶」爲題撰文爲母校誌慶，以表身爲「北師人」之榮，更祝福母校校運昌隆，開展出另一個輝煌的壹百年。

四十年師範話滄桑

◎古國順

四七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五三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現任台北市立師院教授兼學務長

◎似水流年

民國四十四年我初中畢業，考進省立北師，三年後畢業分發任教，到五十年服務期滿，適逢母校改制為三年制專科，於是再回來就讀，重當師範生。此後我利用小學任教期間進修，雖然讀的不是師範系統，並且還曾到陸軍官校服務了二年多，但機緣湊巧，終於還是受聘到師專任教，成了師範教育的工作者，總算不違背當初入母校時所宣誓：「願終身為國民教育服務」的誓言。

流年似水，屈指算來，從民國四十四年初為師範生到今天，已屆滿四十一年頭了，其間並親歷了師專和師院的改制，種種變遷，光景宛然如昨。雖然校園內永遠還是一年的送舊迎新，但隨著各師院校舍一批批的拆建，師範教育的內涵也永遠在去舊布新。到如今，連母校圍牆外綠油油的稻田，都變成聳立的高樓，只有那幢碩果僅存的大禮堂，默默地見證四十年師範教育的滄桑。

◎推著時代的巨輪前進

母校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新制學府，從芝山巖學堂次年成立的國語學校算起，至今已滿一百周年，這百年來，都是台灣地區優秀青年嚮往的學府，尤其是民國十六年在芳蘭校區（即現址）成立第二師範，專供本地人就讀以後，更是各方矚目的明星學校，考取者大多在地方上傳為美談，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台灣光復後的所有師範學校和師專。而早期畢業的校友，後來都紛紛嶄露頭角，成為地方上的名流士紳，或各界的領導人物。記得母校校歌最後兩句說：「推著時代的巨輪前進，萬里是前程！」這不僅於北師為然，其他各師校也莫不如此，都在培養默默奉獻，推動時代巨輪的無名英雄。

我就讀的時期，生活方面是半軍事化管理，全部住校，按時作息，整理內務，打掃環境，餐廳除了每天由廚工清理外，每週都由學生輪流大清潔一次，同學們也都視為當然。因為家住外縣市的居

多，所以週末假日也大多留在學校，或練習大小楷、或練風琴、或刷洗衣物，此外就是利用半天時間到重慶南路逛書店，當然，偶而也會結伴去郊遊。如果有晚會，老師們大部分都會來，每年校慶聚餐，也邀師長參加。教官經常夜裡巡視寢室，為同學拉好棉被，如有同學生病，師長也會到寢室來探望。我的感覺是：學校就像一個大家庭。

當時的課業很緊，三年內要上完高中課程和師範課程，所以每週都排滿四十幾節課。不過因為住校，可用的時間多，又沒有升學壓力，所以讀起來不覺得緊張。也可能因為入學不易，學生自我要求高，所以讀書風氣很好。每個清晨和黃昏，操場上、樹蔭下、禮堂後面、圍牆邊，都佈滿了讀書的同學。此外，還有開夜車和開早車的。開夜車通常在第一音樂教室或餐廳，有的也在走廊的路燈下讀書，開早車的地點大致一樣，不過天亮以後起床的，多半選擇室外。這些同學進出寢室，都是輕手輕腳的，因為睡的是大通舖，唯恐吵到其他同學。

上圖書館和風琴教室，每天只有午休和晚飯後晚自修前的時間，由於座位和琴房有限，於是中晚兩餐飯，經常可以看到同學，急急忙忙的吃，然後飛奔向圖書館看雜誌，或去練琴，似乎是分秒都不肯放過。

那時與師大的來往相當密切，因為只有師範學校才有教育科目供師大教育系試教，另外就是排球

隊和話劇社的互相切磋觀摩。北師的排球風氣向來都盛，實力也強，於是擁有國手謝天性的師大排球隊，便經常來校作友誼賽。而兩校的話劇社也常演出同一劇本，如頭一年他們演天倫淚，我們也接著演，第二年我們演絳帳千秋，他們也接著演，演出時都會互相邀請對方欣賞。有人說：「師範一家。」這話是不錯的。

◎自己的命運，設計安排在自己

師範改成師專，以民國四十九年開始的台中師專為最早，母校則於次年改制，招收的學生有甲乙兩類，甲類收師範畢業、實習期滿者，乙類收高中畢業生，課程稍有不同，畢業後的資格則完全一樣。原來招生簡章寫的是三年制，兩年在校修業，第三年為實習，可是當我們實習期滿後，拿到的畢業證書，卻在印好的「三年制」之上，用橡皮章蓋成「二年制」，且又規定必須再服務「三年」才可以升學或改行。當時曾有同學聯名去問教育部，也不得要領，後來還聽說那些同學都被服務的校長約談，這事也就暫時告一段落。不過後來因為夜間部進修的教師，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找到立法委員出面解決，於是再把「二年制」又改回「三年制」，但知道消息的不多，我後來雖有聽說，但也懶得改了。不過由此事也可以了解到：當年改制是先改再說，最後才以五專的形態確定下來。

三專的生活管理與師範時代大致相同，不過尺度稍寬一點，例如可以舉辦舞會等，同學們都安之若素。對甲類同學來說，最在意的倒是課程問題，特別是教育學科，一般師範生必修的教育概論、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測驗及統計等，在師範時代已經讀過了，並且與師大所用的教本也一樣，固然免修。新開的只有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兒童發展與輔導、教育研究法及課程原理，至於教材教法，原也是學過的，不過專科時代改成「××科教學研究」，並分成國語、數學、社會、自然、音樂、體育、美勞等，由不同的老師擔任，其中藝能科分別由音樂、體育、美勞老師擔任，較能兼顧教材與教學法，其餘幾種仍然偏重教法，與師範時代沒有兩樣，於是同學推派代表向導師及教務主任反應，最後還晉見校長，表示：我們教了三年書，再回來進修的目的，是深感到學科能力不足，所以希望教材能加廣加深，最好多開分組的科目，於是韓校長便訓勉同學，意思是：「人人有慾望，人人有前途，自己的命運，設計、安排在自己。」這就是後來題在我們紀念冊上的訓辭。

此後，同學們就不再要求什麼了，不過一些認真的同學在上教學研究課時，常會提出自己教學經驗中遭遇的困難問題，請教老師，後來，教務處便另外請專門學科而又兼通小學教法的老師來授課。記得五十年度校慶，特別敦請一位友校的校長

致詞，那位校長說話的內容大致是：只要懂得兒童心理和教學方法，即可勝任教學，他並舉他親身經驗為例，說他在求學時代，美術成績常在及格邊緣，但因為了解兒童心理和教學法，所以在美國進修時，曾擔任美術科教學，自覺勝任愉快。這話可能是針對我們對課程的要求而說的，但事後同學們仍然議論紛紛，有的說：如果五音不全，也不會五線譜，如何教音樂？有的說：如果連簡單的實驗都不會做，如何教自然？不過，這可能是教育理念的問題，後來我曾聽一位來華的美籍教授演講，他的重點是：教什麼，自己先要會什麼。五專時有分組選修，以加強學科基本能力，就與這種理念較接近。

◎那群可愛的五專生

民國五十三年起，招收五年制學生，師範的生命又恢復往日的風采了，因為進來的幾乎都是全國各初中（五十七年起改為國中）的佼佼者，不僅學習能力強，學習態度好，而且自我期許也高。就我接觸的學生來說，他們在生活上，作息定時，服裝整齊，儀容端莊，環境保持整潔，宿舍、教室，不但打掃乾淨，連走廊、樓梯都自動打臘，玻璃也擦得一塵不染。

就有一次，我經過教室走廊，想從窗戶探頭進去叫一位同學，不料剛一伸頭，便聽到碰的一聲，

原來我竟碰上了玻璃。這事經過好多年後，當時在場的蘇蘭同學還津津樂道。他們的年齡都處在狂飆時期，同學之間朝夕相處，寢食與共，切磋日久，感情之融洽自不必說，對師長、職員、工友更是禮貌周到，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叫做尊師重道，就可以在師專的校園裡看到。

課業方面，他們都能奮勉學習，例如有些老師要求四書和文言文教材全背，很少有人挨過一聲，結果每位都能照做。讓他們吟唱詩詞，他們還能另創新調。班上選數理組的，一本英文物理教本，也有人每個練習題都做，使得任課老師都不禁讚嘆：「連我讀物理系時，都沒見到有人這樣！」

說到課外活動，更是生氣蓬勃，他們演話劇、演平劇、新詩朗誦，還有演說、辯論、歌唱、舞蹈，樣樣有板有眼，國樂社是年年獲全國比賽最佳成績，古箏社，年年舉辦「箏誦」，書法社，不僅在各類競賽中得名，更連帶提昇了全校的學習風氣。以上雖然是一所學校的情形，但就多年來的了解，所有師專，大致都很類似，這些，除了學生的資質好，我還要說：他們是真肯學！

不過五年制師專也不能盡如人意，就是他們覺得分組選修，畢竟比不過大學的分系，因為專門學科三十二學分，難與大學的一百學分相比。因此每到四年級時，就會有人情緒低落，他們說：眼看當年成績和我差不多的，如今都上大學了，而自己還

是專科！這種心理，在師範時代也有，想當年，同學中就有人這樣說：「你看我們同學去就讀高中的，直接就可以考大學了，而我們卻要再等三年服務期滿才能考！」於是後來與師大一般，有賠公費和展緩服務的辦法，這實在是一大改進。

不過後來他們多半還是選擇上夜間大學，既可滿足進修的欲望，又能兼顧現實生活。於是他們就成為各大學夜間部爭取的對象，因為他們各方面的表現，都是非常優異的，透過這種管道繼續上研究所的不少。當然，只憑五專畢業，以同等學歷考取研究所的，也大有人在。

◎啊！師院

近幾十年來，教育上大刀闊斧改革的有二事：一是民國五十七年全國實施九年一貫的義務教育，二是民國七十六年全國九所師專同時升格為師範學院。前者可以提昇人口品質，增強經濟競爭力，但由於師資來源未作事先規畫，職業教育未作通盤配合，成效大打折扣，其後遺症至今仍為社會問題。後者之目的在提高國小師資素質，迎合世界潮流，可惜由於先天條件不足，社會環境急速的變遷和課程設計的窘境，至今還爭議不休，使百年來的師範教育制度，面臨空前的挑戰。

改制師院後，學生由大學聯招會分發，由於新加入聯招，在考生及家長心目中，是最年輕的學

院，自難與歷史悠久、設備完善的大學相比，因此無法如師專以前，吸引大部分第一志願的學生入學。又多年來政府對師專的投資甚低，設備、圖書水準也難與若干大學校相較。即使是改制後十年的今天，據統計，全國九所師院一年的經費總和，仍比不上一所成功大學。這是先天的不足。

隨著近年來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解嚴，造成物慾橫流，是非混淆，年輕一代養尊處優，缺乏耐心耐力，只想自己，忽視社會責任。即使是擠進大學窄門的幸運兒，也多存有為父母而讀書的念頭，倘若所讀非所願，或功課容易應付的，則不免心情鬆散，抱著瀟灑走一回的態度，心中既少存家事、國事、天下事，那裡還有風聲、雨聲、讀書聲？這是今日許多大學生的通病，不幸這通病很容易在師院裡看到。不過這不全是學生的問題，而是受到社會大環境變遷的影響，是時代病！

師院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小學和幼稚園的優良師資，在目前的形態下要求通才，使能擔任包班制的教學，因此課程設計便須考慮小學的所有科目，而不得不將學分提高到一四八學分的上限，但分攤的結果，除了教育專業科目四十四學分，算是較充足之外，其餘與學科能力有關的專門科目，則從國語文學科的八學分，到各系專長科目的三十學分不等，另外尚有零學分的若干科目如琴法等，琳瑯滿目。在設計者看來，可能是合理的分配了，但多數

教授則認為：培養師資的課程應以教學的學科能力為主，今各系的專門課程僅三十學分，反不如師專的分組選修，此其一；小學課程以國語科為主要，今各系（語文系除外）國語文學科僅有八學分，能否適應教學之需，實不無疑問，此其二；就讀師院的學生在高中時多屬於社會組（數理系除外），他們所受的數理教育原本不足，甚至毫無興趣，現在卻要讀大學的物理、化學、生物、數學共十六學分，廿四學時，是否能達到預定效果？此其三；進了大學才學琴法，將來真能擔任音樂教學嗎？此其四。

凡此種種疑慮，在改制前兩個月分科討論時，都已在會中提出了，但改制後卻仍照此實施。並且原說是試行一年，但一拖就六年，而修訂後的課程只是把各系專門課程增加八學分，教育課程減為四十學分，並取消零學分辦法而已，原先的疑慮仍然存在。平心而論，這實在是為培養包班的「全才」帶來的窘境。

而事實上學生的反應就是：想學的科目太少，不想學的卻一大堆，並且一四八學分擠滿了課表，想自行加強感興趣的科目都很難。於是產生了得過且過的心理，雖然每天忙著趕上課，但下了課就沒事，只好去打工、找家教。

小學教育首重於品德和生活習慣的培養，並且身教重於言教，所以過去的小學師資培養過程中，

都非常重視生活教育，但師院學生因為過去長期習慣於夜讀，只求聯考上榜，生活上的一切大都由父母料理，照顧還唯恐不周，因此一旦住校之後，便很難適應規律的團體生活，加上他們心理上誤以為一般大學都沒人管，所以希望師院也最好沒有任何約束。而事實上，他們幾乎都已成人，可塑性也小，這便形成生活教育上的隱憂。儘管他們會說：到時候我們自然知道該怎麼做。可是實際情形如何呢？我想各小學的校長和老師們都很清楚。

◎何去何從

從理論上來說，培養基層教育的師資，應該是師專優於師範，師院優於師專，但師院改制十年以來，這點似乎尚未得到肯定，其原因亟待探討。就個人觀察所見，可能有幾個方面：一是不能維持師範生活教育的特色，導致教育專業精神淪喪，師表受損；二是課程不能滿足學生的專業需求，也不能符合將來身為教師的專業需要，以至於難符社會人士預期的心理。這又牽涉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有些人誤把師範教育的特色化約成教育學術，以為修習教育學科，即足以為人師表，遂予急為學生尋找職業出路的各大學以可乘之機。本來的矛頭是針對師大，卻殃及了師院。如今，師資培養多元化已成爲定策，即使九所師院和三所師大聯合起來，恐怕

也難以扭轉乾坤了。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我想，教師這職位永遠有人想幹，但師資培養多元化之後，教師的品質如何？國中以上師資很難預料，但國小師資，相信不會比目前更好。所以師院面臨的危機，其實也是轉機，端看領導者如何決策而已。個人以為：轉型爲綜合大學的，可考慮保存培養師資的「師範」學院，而不一定是只傳授教育課程的「教育學院」；保持師院形態的，必須加強生活教育，改變課程結構，以培養具備專業精神和專業能力的教師。教育是精神的國防，希望我們永遠有第一流的小學教師。

回想四十年來師範的種種變遷，腦海中也浮現母校當年爲我們傳道、授業，每一位可敬的師長，和在校時勤勉向學，畢業後全心投入教育行列，以及歷經艱辛，力爭上游的同窗。當然也浮現個人到學校服務以來，共事過的同事，和與我一起砥勵學業的學生們。我有信心，師範教育的道路，可以走得更好。

師範教育已走過一百年，對師資培養制度最有資格發言的，其實就是「師範」本身。因此，如何集思廣益，提出一套可大可久的師資培養方案，相信是所有師範院校無可旁貸的責任。

無我無私的風範

——記繆瑜師

◎黃裕城

【四七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台北市中正國中校長】

回

憶總是甜美的，尤其回憶四十年前的往事，心田上總會浮起純真、愉悅的感覺，進而將工作中的苦悶一掃而光，讓時光倒流，遁入時光隧道中，去重溫舊時美夢，重獲青春與活力！

我是民國四十四年進入北師，四十七年踏出校門，屈指算來已歷四十個寒暑，然而三年的北師生活卻是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經歷。一年中除寒暑假期外，全班同學同窗共讀，同床共眠，一起吃大鍋飯，一起成長，彼此親如兄弟，彼此相互扶持照顧，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師範生文化。如今每年的級友會，同學見面話匣子一打開，笑料一籬筐，師範三年的生活回憶，常是我們促膝暢談的話題，也常使我們浸淫於師範生活的美好時光中！

北師三年的求學過程中，歷經嚴格的師資培養的洗鍊，身受師長耳提面命，又與同學們朝夕切磋砥礪，在這種環境中我們常以傳道、授業、解惑者的經師與人師的風範自我期許，以期日後能成為國民教育的良師。在昔日教導我們班的老師中，至今常會縈繞於腦海中者相當多，茲因篇幅所限，謹恭述二年級時的導師，提供級友回憶過去，以啟新思。

記得我們升上二年級時，原任導師張植珊老師離校深造，接導師的是總務處庶務組長繆瑜老師。開學典禮後他到我們教室與我們見面，介紹他自己，也說明他將擔任本班的地理課，同學們一聽他將教地理，每位同學似乎都有相同的感覺——我們的地理老師並未離校，為什麼要換老師呢？心中起了疑問！好不容易導師結束了他的時間，他的離開教室，卻給同學更多的疑惑，同學們也開始爭論：到底誰教我們的地理課？晚餐過後是晚自習時間，便有同學提議召開臨時班會，討論地理課仍希望由一年級擔任的屠炳春老師繼續擔任。同學們認

爲屠老師教我們已有一年了，彼此之間也建立了教與學的共識，而且屠老師曾經選擇本班擔任全省師範學校地理科的教學觀摩會，贏得好評，同學們對屠老師的教學方式，相當能接受，尤其在文史知識上的造詣，更讓大家佩服，他常將歷史中的文物典章制度融入地理教學中，讓地理教學生動活潑，激起同學們對地理課程濃厚的興趣，從同學們對地理課作業的投入與專注即可以顯現出來，全班同學打從內心即熱愛地理課。其次我們對繆老師的認識如一張白紙，本能的我們不是排斥繆老師或反對老師，我們只是不想換老師。一群十六、七歲的青少年針對著地理課任課老師反復爭論，經過表決——通過建請教務處准許原任的屠老師來教我們地理課，繆老師則擔任導師。第二天由班長去請示教務主任，在大家不知天高地厚只憑感覺中結束了爭論，也結束了班會。

在之後不久的一個夜晚自習時，繆老師又悄悄地蒞臨班級，也藉此機會向我們闡述爲人處世之道，也指引求學之方法，他沒有提出我們的建議，也沒有爲他自己辯護，但我們大夥兒凝神諦聽，我們心中有數，都沒有勇氣抬頭正視繆老師說話的神情，心中似乎有無數的不敬與虧欠，我們竟然敢不接受導師的教學。此時班級中的氣氛是凝重的、心情是緊張與不安的，雖然老師沒有責備我們。在一陣沉寂之後繆老師不疾不緩的道出了：「你們給教務主任的建議我接受，我成全各位的願望，你們的地理課仍由屠老師擔任，我只擔任你們的導師，希望今後的一年我們彼此互相認識了解。」此話一出正如一道閃光劃破寂靜的夜空，同學們緊繃的心情，突然鬆弛下來，但心中卻是空虛的一片。

事隔四十年，同學們均已坐五望六的年紀了，每逢同學會談起繆老師，我們都會對他那種成全我們無知的建議請求，所表現出來教育家無我無私的開闊心胸的風範敬佩不已，同時對於我們這一班心智未成熟所表現出來逾越師生之道的行爲，感到無限的愧咎，也時時自我惕勵，身爲國民教育工作者應有的涵養，莫讓一時的感情衝動，掩沒人的理性。北師已歷經百年歷史，昔日的紅樓已被巍峨校舍取代，夕陽西下襯托出椰林長影已無處可尋，但師恩浩蕩卻永在我心，北師爲國家培育國家師資的重任，也將與日俱增直到永遠！

北師生活的回味

◎溫武雄

【四七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省立竹東高中教師
新竹縣校友會理事】

四

十年前的九月，我懷著興奮的心情，踏進北師大門，巍峨紅樓凜然矗立，莊嚴神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因為我已置身培植國民教育園丁的搖籃聖地。

新生始業訓練時，劉校長平侯博士，期許我們是時代菁英，因為在數千考生激烈競爭中，吾等二百多名新生，脫穎而出，誠屬難能可貴；校長並勗勉我們：今後要敦品勵學，德術兼修，來日擔負良師興國的重任。

在一週的新生始業訓練中，我體認到：軍事化管理的師校生活滋味——起床、早晚點名、用餐、上課、出操、晚自修、就寢，均用吹號代替鐘聲。起床後，必須以迅速而確實的動作，去完成盥洗和內務整理——棉被疊成豆腐狀、毛巾、臉盆……等必須擺放定位。每日三餐，必須隊伍整齊依序入座，擔任值星的區隊長，向值星教官行禮如儀，宣布注意事項，

喊一聲「開動」後，才可用餐。晚自修後，進行晚點名，輔導教官報告×點，補充×點附帶提出×點後，大夥兒齊唱救國團歌及高呼口號後，才結束緊張而充實的一天。

※ ※ ※

北師歷史悠久，有優良傳統。我就讀期間，母校被教育部指定為：社會中心教育示範學校，因此，對於「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的口號及內涵，全校師生都耳熟能詳且琅琅上口。試辦社會中心教育，是接受美國援助的，因此，我們的早餐是喝美援的脫脂奶粉配饅頭，在台灣經濟未起飛的當時，算是很特別的待遇。當時常有美籍學者專家到校參觀或演講，校長及部分老師，也常受邀到美、菲……等國考察或研究。在校刊「國民教育」中，經常拜讀老師們有關社會中心教育的論述或譯

作，啓迪我們教育情懷，印象深刻。此外，學校有美援的電影機、錄音機及各種教學器材，對我們吸收新知，增進學習效果，貢獻良多。

※ ※ ※

母校師資優良，老師們諄諄善誘，誨人不倦……。

校長劉平侯博士，爲一謙謙君子，對教育有理想、有執著，經營北師期間，全校一團和氣。畢業時，以「誠」、「仁」二字相勉勵，期望我們以「愛心」、「耐心」、「信心」，去做好國民教育園丁的角色，大家也不敢或忘。

導師張植珊老師，親切熱誠，領導有方。經營班級，注重團隊合作及榮譽，因此，本班實施榮譽考試，校慶園遊會本班攤位是「誠實商店」。導師爲提高同學們寫作興趣和水準，要求全班集體向「北師青年」校刊投稿。假日常帶大家到郊外踏青，以增進師生間了解及情感。以張老師才學及負責態度，後來擔任大學校長及文建會副主委，現任僑委會副主委。

屠炳春老師，講授地理課程，學識淵博，談吐風趣，教學深入淺出，或引經據典務求詳盡，或旁徵博引增進情趣，令人如沐春風不覺時移。屠老師極富愛國心，痛恨列強侵華，常

以「良師興國」、「多難興邦」相勉勵，他以「屠夷」爲別號或筆名，可見他抱負之強烈了。他是中小社會科教科書編審委員，我深以吾師爲榮！

鄒季婉老師，講授教育心理課程，她是名教育家孫邦正教授夫人。她上課時，笑口常開，要求我們隨堂筆記上課重點，定期展示各班優良筆記作品，以收鼓勵及模仿之效。鄒老師極富愛心，視學生如子女，記得有一次，我因病在宿舍休養，她得知後於下課時，即親自到宿舍探視，並爲我「刮痧」，且眷顧再三，此情此景，永誌難忘。

龔書綿老師，講授教育概論課程，她是國畫大師高逸鴻教授夫人，伉儷情深，令人稱羨。龔老師常提醒我們：一個成功的教學活動，必須要同時兼顧「主學習」、「副學習」及「附學習」三項目標的達成，不可偏廢。她並常教誨我們修身齊家之道——因爲能修身齊家，而後才能治國平天下。

此外，體育主任溫兆宗老師，他並沒有擔任我們班的體育課程，但由於他是當時北師教職員中，唯一跟我同姓且籍貫又同是新竹縣，自有一份同鄉的親切感。每當在校園中相遇時，常以母語客家話勉勵我：要好好鍛鍊身

體，用功學習，力爭上游……，惠我良多。

※ ※ ※

我就讀北師時，是普師科乙班，本班以「力行」為班訓，以「飛馬」為班號，全班四十人——成員有客家人、閩南人、外省及原住民，大家相處和睦，並無族群對立問題。班上人才濟濟，各有擅長——有愛唱客家山歌的、有喜歡吹奏口琴的、有長於書法的、有勤於寫作投稿的、有熟悉各門派拳法的、有博學強記的……不一而足。由於本班擁有三位原住民同學，他們體格健壯，反應靈敏，歌聲嘹亮，因此，本班參加校內各項球類競賽、遊藝節目表演，如虎添翼，所向無敵。班上同學個個勤學向上，面對現實，向不可能挑戰。除了上課認真學習，並善用晚自修時間，就寢熄燈後，常湧到餐廳，繼續挑燈苦讀，假日或流連圖書館，或逛重慶南路書店街。如今憶及本班往事，令人覺得自豪且彌足珍貴。

畢業後，常定期聚會，追憶北師生活點

滴，並交換人生經驗，現在本班同學，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校長、醫師、鄉鎮長、銀行經理，以及私人企業負責人，在社會各崗位上，各展長才，服務人群。

※ ※ ※

光陰荏苒，在學期間，適逢母校花甲校慶。猶記校慶盛況片段——如音樂晚會時，黃友棣教授客串演奏小提琴，台下聽眾如癡如醉的景象；閱兵分列式時，我榮任標兵的印象；全校師生在大操場舉行大會餐的熱鬧場面。此情此景，歷歷在目，宛如昨日，不知不覺，母校又屆壹百周年。

回顧百年來，由於校風淳樸務實，師生相處和諧無間，校友遍及海內外，於教育、文史、藝術、法政各界，均卓然有成，各領風騷。欣逢母校即將歡度百年生日，願我母校師生，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並恭祝

母校校運昌隆 萬壽無疆。

往事祇能回味

◎李建興

【四八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教育部常務次長】

我的母校台北師範學校，曾經有我年輕的記憶，我在那兒度過三年快樂的時光，青春、喜悅與幻夢，處處值得追尋與回味。時間不會倒流，往事祇能回味，我要大聲的說，「母校」我愛您。

首先，我要說幾件可笑與歡愉的瑣事。那年我們從鄉下來，十五、六歲的大孩子，食量奇大，民國四十五年台灣經濟尚未起飛，政府與民衆皆很困苦，師範生公費不足，物資缺乏，每餐飯大多吃不飽。這些男孩子在餐廳佇立女生桌旁等女生吃剩飯的窘狀，到現在四十年過去了，我腦海中仍存有當年的情景，真糗！雖然如此，每天我們都有「早點」、「晚點」，有位號兵一吹起床號，就是「早點」名時間，晚上也等到「晚點」名過了，號兵吹熄點號才能就寢，一切軍事化管理。師範生應接受「最嚴格的身心訓練」，現在聽起來，有些不近情理，當時是天經地義，無可置疑。

每學期到校註冊報到有二樣東西必不可少，便是十塊抹布和一把鏟刀，抹布是繳給學校和自己清洗用的，鏟刀則要割全校的草皮，勞動服務是訓練的項目之一，我們也曾經在校園內種菜，現在的同學猜猜看菜應種在校園的什麼地方？宿舍每天打掃，棉被摺成豆腐塊，臉盆與鞋子要放定位，這些都是基本規定。教室由同學自

己粉刷、佈置，實習的時候，包下整個學校，從工友到校長一切都大家輪流擔任，大小校務通吃，我們真是能幹！但這一切，何嘗不是培育一個健全的國小師資的重要過程？

學校給予我們的是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的教育，師範生暫時沒有升學壓力，一切自動自發，學習志願與情緒高昂，加上老師的嚴格要求，真是值得稱述，那是最成功的師範教育。智育方面：以學習國語來說，我們下苦功，查「國音標準彙編」，相互要求說標準國語；德育方面：自己管理自己，學長制也會嚴厲督促；體育方面：田徑、游泳、墊上運動、單雙槓及球類等，樣樣都磨練過；群育方面：三年宿舍生活教育，養成群性情操；美育方面：風琴、鋼琴、韻律舞蹈、合唱等我們都有興趣。若說這些師範生多才多藝，文武全才一點不虛假，我們自己也很得意，至少我給終堅信不移。

我們的校長劉平侯博士，採民主自由方式辦學，學者風範，令人欽仰。教務主任彭駕驛、訓導主任伊文柱、總務主任王鴻年等老師都是一時之選，積極負責，同學都很愛戴他們。我是普通師範科四八級丁班，我們這一班四十二位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大多是保送生，也

有考進來的，都有才華，也有些恃才傲物。導師宋友梅，經常頭痛，但她很有愛心，全家住在校內宿舍，日夜照顧與輔導我們。有幾位同學常打架，也有同學常鬧脾氣，或違反校規，她都苦口婆心勸解、安慰與指導；假日請我們吃福州魚丸，她的丈夫吳本煜先生是南強中學校長，三個孩子：如山、如川和若昭等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老師教學都很認真，學生們都喜歡他（她）們，當時以福建籍的老師為骨幹，例如：夏起晉、柯維俊、吳元杰、洪文彬、林國樑、陳望欣、楊吉仁、屠炳春、譚慕蘭、費海瑾、曾忠華、陳存炯、張弓、鄒季婉、龔書綿等老師，大多是教育科目與專業科目老師。現在他（她）們都已先後退休，但這些老師在我畢業以後仍常有機會向他（她）們請益與聯絡，我時常懷念、感謝他（她）們，至今永念感恩不忘。

我想回憶幾件與老師有關的事，與朋友分享並作為紀念。龔書綿老師教育概論，她美麗大方，氣質高雅，口齒清晰，同學很喜歡上她的課；鄒季婉老師的教育心理學，條理分明，實例特多，收穫豐碩；屠炳春老師教歷史，他曾以「橋」、「路」等為題，對全校師生演講，贏得讚譽。陳存炯老師的教育測驗與統計，怪異出名，課內成績學生怕，課外聊天學生喜歡接近他。夏起晉、柯維俊與吳元杰等老師帶學生到附小或國小觀摩實習，這是出了名的，到處受歡迎，學生收穫最多。最後

我要提一下我們的體育老師，那陣容真是堅強，例如：溫兆宗、林受波、劉仲華、吳萬福、廖幼芽等，專業素養好，教學認真，訓練嚴格，深受學生敬重。

師範學校畢業前，都會安排一趟環島旅行參觀，那時大家都很窮，到各地都相互住到師範學校的學生宿舍。我們這一班由吳元杰老師帶領，浩浩蕩蕩出發，順利利回來，大家很高興。我記憶猶新，參觀回來之後，大家一致公認還是母校最好，譬如說：花蓮的偏僻、嘉義的蚊子、台南的飛機噪音、台中的剃光頭與不准男女生講話等，我們學校似乎都沒有這些不必要的特色。那時年紀小，但也知道慶幸與驕傲，覺得更應該知福、惜福，可惜在校時間已所剩不久了。

臨畢業前另一件要事，就是填志願服務縣市與學校，那時九年國教尚未實施，正是國小惡性補習最嚴重的時候，北師佔地利之便，畢業學生大多優先分發台北縣市實習服務，我們這一班也有百分之九十同學留在台北縣市服務，參與熱門文教事業行列，一時尚稱得意，贏得豐收成果。我這個楞小子，毅然返回宜蘭偏遠地區國小服務，苦守寒窯三年，奉獻桑梓子弟，也博得激賞，最後終能獲得保送進入師大就讀。母校給予我最大的栽培與榮譽，我永遠都應感謝這三年母校培育的鴻恩與老師的大德。我要再一次的說，母校我永遠感謝您，老師我永遠敬愛您。

慶祝母校百周年校慶抒感

◎莊聰榮

【四八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金門何浦國小校長】

時

光荏苒，日月如梭，曾幾何時，冬去春去，如此寒暑遞移，距我畢業離開母校——台北師範，轉眼已將近三十八個年頭。

回憶民國四十五年夏，時值家鄉——金門，自九三砲戰後，局勢日趨緊張，戰地教育當局，在原有師資本就欠缺與外來師資聘請極為不易之下，乃積極著手培植本地師資，除了假金門高中附設簡易師範和特師科以應急外，並訂定多種優惠獎勵辦法，鼓勵、資助地區青年學子升讀台省各師範院校，我亦因緣際會，幸運蒙公費保送來母校就讀。

記得當時，我初進母校，校園週遭環境極為單純，從母校大門左右側至面對成功新莊一帶，泰半還是木磚造平房和一片翠綠稻田，根本看不到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我就是在這樣安逸溫馨的校園環境，快樂的度過了三年住校的師範學校生活，因而對過去的「北師」人事、景物特別的眷念。

雖然事過三十多年，隨著母校升格改制，我也升後利用暑期重回母校完成了師專、師院的進修，眼看到向有校史意義的紅樓拆了正在重建中，原有一座座排列整齊的木造房子也被新的、高大的建築物所取代，心裡頭的確有許多感觸，但是儘管物換星移，舊的景觀大變，我仍然能夠很清晰的感受到昔日北師，那份受人尊崇的可愛，這也許是因受社會變遷太快的影響，人們對過去的那種樸實純真的景象特別是想念。真的，有很多老同學一見面，話起往昔「北師」生活的點滴，都有同我一樣刻骨銘心的感受。我想這大概是緣因於我們有過同樣的教育背景；思想和行為有多少相同的氣質或模式，規範了我們一生的作為。這模式或某些氣質，也許無法用



言語和文字表達出來，但在「北師人」的心中，誰都無法否認他的存在，而他確實的長期引導者我們走入教育各階層發光發熱，展現出「北師人」刻苦耐勞、勤奮好學、誨人不厭不倦的精神，與終身以「良師興國」自我期許的高尚教育情操。

寫到這裡，我們有了今天或大或小的成就，都要感謝曾經帶過我們，伴著我們一起成長勞苦功高的好老師們，並大膽的向老師說聲：「您的心血沒有白費。」同時順便也提醒當前身負教育改革重責大任的教育專家、學者們，長期擔負培養師資的各師範院校，的確有繼續存在與擴展的必要，對當前議論紛紛師資培養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我們並不反對，但是，必須注意到「教學知能」的養成，以目前一般大學設備應該是輕易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但是師範生的特質培養，恐怕不是一般大學院校可以勝任的，所謂：「培養一位經師容易，要教化一位人師卻不是那麼簡單」，也請全國最高教育當局特別的三思、慎行。

人生已過去一大半，離開母校也有相當長的時間，偶而到台路過或參與母校校友聯誼會的活動，總有不同的新氣象，如今母校富有傳承的紅樓已經重建完成，比過去更為壯觀醒目，新建一座座巍峨聳立的大樓，也令人刮目相看，真的從外觀看，母校在近幾年確實在脫胎換骨中，越顯得英姿煥發。回想起來，雖景物大變，人事多移，但是依然不變的是母校——北師固有的傳統精神，仍然在那裡引導著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北師人」勇往邁進。只因爲我曾經在他這裡待過，造就了我的一生，所以值此百週年校慶，我乃不揣文筆鄙陋，略抒感懷以表達心意。並藉此機會，祝福母校校譽如日東昇，蒸蒸日上，全校老師健康快樂，萬事順暢，所有在校學弟們，品學兼優，個個成材。

紅樓百歲憶北師

◎王義治

【五〇級體育師資科畢業
現任台北市三民國小校長】

「北」臺紅樓慶百辰，「師」名美譽作育辛。
「百」業欣榮憑教澤，「歲」歲輩出俊賢人。

卅

八年前，我們是一群極僥倖的初中畢業生，以不到3%的錄取率進入了北師。在自己的家鄉成為轟動的消息，也讓父母風光一時。在各方期望和師長辛勤的培育下，三年的師範教育（其實才等於高職），使我們儼然具備了小學老師的資格。事實上，我們站在學生面前，那份自信和成熟度，以及熟稔各科教學和敬業精神，均已無懈可擊，這都應歸功於北師「師資培育」的出色與成功。

壹、四十年代末期「北師生」的臉譜

一、書獃仔——普通師範科之英雄本色

將近四十年了，但往事仍鮮活地印在腦中：從一進校門，放眼一看，那些是普師科的十猜九中，原因無他，科別的特徵，寫在大家臉上。普師科的同學，他們雖然也能武（運動表現也極佳），但他們時常捧著書，在樹下，在廊簷，甚至半夜在灰暗微弱的路燈下，他們總有讀不完的书，難怪隨年級的增加，戴眼鏡的人數也急速成長。可是畢業後，大多數的普師同學，不是考上

高檢、高考的，就是升大學、修碩士、博士，成為今日社會的精英（政府的高官、大學教授和工商界領袖）。

二、四肢發達、頭腦不簡單——體育師資科

下午課後到晚餐前，晚自習後到就寢前，甚至曉日未起，就有一群忙碌的人，他們就是體師科的同學。他們以個人的興趣和專長，在操場、在體操館、在球場，練他們的田徑、體操、籃球……各自或結伴的拚命往自訂的目標挑戰。無怪乎這些男女同學在省市中上聯運，能成為英雄人物，抱回無數的獎盃。「汗水沒有白流」——最大的收穫，不僅是為校爭光，個人成就感的獲得；而是得自於平時「自我挑戰」的那份感覺和啓示，成為踏入社會，追求「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動力和信心，以至於邁向成功之路。茲略舉幾位體師科學長的實例如下：

1. 謝朝清教授 四九級 任教於北師
2. 陳聰明檢察長 五〇級 任職新竹法院
3. 呂勝瑛博士 五〇級 任教大葉工學院
4. 蘇正茂主任 五〇級 任職台北市議會法

制室

5. 湯錦宏教授 五二級 任教於北市

6. 國小校長 (四八—五〇級)(十位以上)

三、劃破夜空，夜鶯有伴——音樂師資料

舊禮堂旁，原來是兩排平房琴室，一共有六間，早一點是女生練琴、練聲樂的時間；熄燈後到天亮卻是男生專屬的時段。說實在的，起初他們唱得不好，彈得也不很高明。有如狼嗥，有如鷄叫，彈的也斷斷續續憋死人了；可是一段時日以後，完全變了，變得教人忍不住佇足和傾聽。

四、無言勝有言，畫布上有了生命和感情

——藝術師資料

北師當年的藝術科同學，最講究打理服裝和儀容了，不像外面的美術人，頭髮長長的，鬍子也不刮——師範教育的成功吧！假日，他們一個個背著畫架，有的到荷塘、有的到古剎，也有的就在校園裡。不管背後有沒有人看他（她）畫，一副自在旁若無人的酷樣子。很奇怪，他們取景，總是邊邊角角的，要不然就是只取其一小部份或亂塗亂畫的。校慶時，通常他們會將平常作品展出。像我一樣走馬看花的不在少數，最多喜歡的多看它一眼；那像他們藝術科的，在一幅畫前端詳那麼久，有時目光注視著線條，有時注意在明暗、色彩，有時眯著一隻眼看，有時近看，

有時遠看，有時面帶笑容，有時肅穆蹙眉，真受不了！後來我才知道：

1. 亂塗亂畫，原來是抽象畫。

2. 欣賞畫，除了視覺外，還用「感情」。

3. 畫是追求完美或個性。

4. 講究創意，意境或感性的。

5. 派別不同，畫風、技巧也自然迥異。

哇！我是白痴，難怪在校時，藝術科除了江明賢（現任大學教授）沒有一個理我！

貳、北師精神

倏忽三載春風樂，

漫漫一生化兩情。

短短的北師生活，雖僅三年，但造就了一批批感情深厚、勇於任事、突破困境、愛心十足、奮發向上的畢業生，在全省各個角落裡擔任神聖的教育工作，不但獲得肯定和敬重，更因為北師校友特有的人格特質，形成鮮明的一群杏壇尖兵，這或許就是所謂「北師精神」吧！茲列舉如下：

一、彼此凝聚，情同手足

(一) 在校時，普師科的甲班（一一—三年級）乙、丙、丁班各形成一個「大我」，各專科（體、音、藝）也自成一團體，每班就是一個「小我」。

成員之間凝聚力極強，且各有屬性和特性。大我、小我之下才有自我（個人），但由大我、小我向下也形成了次級的保護傘。全校就是超級的我，大家榮譽與共，因此凡「北師人」彼此提攜，相互照顧，情誼濃郁。

（二）畢業後，像我們班上同學也有卅五個年頭了。歲月染白了頭髮，桃李已不知幾許。甚至當年的「少年吔」，如今已成爲阿公、阿媽級了。但老同學見面，像是回到了從前，一點也沒變，三分吹捧，七分消遣，毫無忌諱，更無遮掩。雖然各人際遇和努力不同，現在成就有別；但彼此絕無嫉妒，更無排斥，都說：有幸大家是同學，真好！下輩子還要再當同學！

二、氣度寬大，心志堅定

北師的師長們最有學問，也最具愛心，能啓發學子的思考力，創造力和寬容氣度。記得劉平侯校長和韓寶鑑校長，兩位均是紳士的風度，大學者的風範，更是幽默風趣。他們從不禁止男女生散步對話，每次週會同學的最愛，因爲都會邀請名人來校演講，所講的內容均是饒富趣味和啓示，笑聲不斷並深深打動我們的心坎。套一句術語：補足了我們的懸缺課程和潛在課程，使北師學生充滿活力、責任、上進、自由、決心和堅定的心志，願意竭盡所能，奉獻教育。

三、文武全才，十項全能

「通才通識」教育是師範教育的圭臬，因此課程設計也針對培育一個國小包班制的全能老師而規劃，至於實習課更是從一年級起就列爲重要項目。國小有的課（各科目），在畢業前都要試教過。而每次試教前都必須經過千錘百鍊（老師的指導，同學的切磋），因此奠定了我們什麼科都要能教，而且要「教得好」。畢業後，分發各校，備受歡迎，也極受重視（當時有很多地區的學校，師範生不到一半），加上自己的榮譽心和責任感，如果說：「某一科我不會教」，那是一件極大的恥辱。因此冷門如珠算、國術，甚至大會舞、司琴、壁畫，凡被點名要去教，去做，我們都會私下向人討教或進修，即使現實賣也會扛下來，久而久之，就變成了文武雙全，萬能不敗的老師了。

四、良師興國，以身作則

記得有一次上田徑課時，吳萬福老師一聲「坐下」的口令，同學起先猶豫了，因爲地上泥巴未乾，說時遲那時快，吳老師自己已坐下去了。上廖幼芽老師的韻律課，往往同學會有精疲力竭的感覺，但是她不斷的示範、指導，汗流夾背的認真教學，毫無倦容。上程日利老師的網球課，體操遊戲課，他的仁慈和耐心，也深深的打

動了我們的心。教我們體操的陳景星老師，爲了教我們一節，他花了好幾節的時間自我練習和研究。諸如此類，好老師的身教，那深刻動人的印象，不斷地重複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影響了我們卅五年來，一直遵行仿效和學習的原動力。

五、長幼有序，尊重倫理

當年北師學生之間，採學長制（現在已不合時宜了）。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利用課餘糾正學弟、學妹不當的行爲（通常男管男，女管女），諸如帽子歪戴，褲管太寬，走路搖晃，說話不得體……等都管。如不服訓誡者，準挨耳光或拳打腳踢。因此養成尊重倫理，行爲端莊，更甬說打架滋事了。不到半年，所有不良的動作全部改掉。訓導主任、管理組長、教官全心投入行政和辦活動，所有管教的問題全可省了。

六、團結一致，榮譽第一

班內的團結，從任何活動、比賽或表演可見端倪，大家分工合作，竭盡所能，努力去爭取。他們有強韌的隸屬感，火力集中對外。例如：爲了教室佈置，可以徹夜不眠；爲了接力賽跑，早在數月前就加緊練習；爲了校慶的分列式，大家踢正步、練小跑步，左（右）轉彎——走，塵土飛揚，喊聲震天，精神抖擻，媲美美國慶日的閱兵

等等，都是團隊和榮譽心的驅使。難怪畢業後的北師校友，在表現上，充份地展現全力以赴，不畏艱難，和犧牲奉獻，致北師精神名揚杏壇。

參、千秋大業，捨我其誰？

後冷戰時代，經濟掛帥，知識爆炸，民意高漲，國民教育無論就其量與質，各方面都在蛻變。現在的小學生，十幾二十年後，所要面對的人類社會，將是一個充滿挑戰和瞬息萬變的現實環境。「適者生存」的冷酷名言，恐將日益凸顯。所以，身爲人類進步的工程師——教師，非抱著「千秋大業，捨我其誰」的抱負不可！今天大家有幸，都是「北師人」，母校百歲壽辰，造就出優秀的良師何止萬千？我們除了同霑母校發皇璀璨的校譽和歷史之外，更應發揚母校精神，並且發大願：

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絕學，

爲萬世開太平。

最後恭祝 母校校運昌隆！

各位師長 健康！快樂！

北師造就我一生

◎王振成

【五一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宜蘭市南屏國小校長】

我

是純粹的北師人，母校養育我、愛護我、改變我……她造就了我的一生。

自從民國四十八年起，我這麼一個鄉下樸拙憨少年，由於初中求學的努力，得到學校的保送，因此離開家鄉邁向了都市，欣喜地踏進了北師的校門；當時母校有著廣大的前庭，高大整齊的椰子樹像一列看守的衛兵，庭園內花木扶疏，美化得井然有致，紅磚大樓巍峨的聳立著，那吉利而柔和的色彩，莊嚴中帶著無限的溫馨，令人感到肅然起敬而又充滿希望！幾乎忘掉了離家的愁緒，興奮的走向宿舍，走向教室；從此，北師開始養我（伙食住宿免費）育我！磨鍊我！

記得，三天的新生訓練：理光頭、發制服（公費補助）、學會聽號角，心理準備著大概就要過著軍事訓練的生活了！分配宿舍打理清潔後，教我們整理內務——疊好方正平整地像豆腐塊的棉被；不論「早點」、「晚點」、「集合」動作一定要迅速而確實；吃的是又香又硬

的泰國米飯、配合著沒法洗得很乾淨但又香甜可口的大鍋菜；洗的是令人感到害羞（習慣也就釋然了）的團體浴；依照作息時間表，接受著「抬頭、挺胸、齊步、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生活訓練；熄燈後一片漆黑寧靜得近乎死寂，這種突然的靜起初還很不習慣；不敢動，想家，瞄向窗外的微光，流著淚朦朧中與家人團聚了……。凡事忍一忍，很快就能適應。進北師求學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新生活的點點滴滴，永難忘懷。

自升上二年級以後被教官選為「伙委」，分幾組輪流採買、監廚，早晨三、四點鐘就得出發，與伙夫、職員一行四、五人坐人力三輪車往返（買好的東西菜商會運過來），回來匆匆用過早餐，還可以趕上第一節課……。現在想起當時的愚勇，毫不顧慮學業、體力、交通安全等問題，何況長達二年的「伙委」生涯、時間真不算短，能平安度過又順利畢業，實在是托老天的福呀！或許是當時的磨鍊，奠定了



今日克服困難，奮發圖強，任勞任怨的人格特質吧！

師範生活三年中，承蒙導師宋友梅女士諄諄教誨，同學們深受其惠；她是個德高望重，愛護學生無微不至的慈母，在藝術方面學有專長，在她的教導下，同學們精誠團結，表現十分優異，每年教室佈置比賽都拿第一，使得實力雄厚的藝術科屈居第二；同年級的家事課都是她教的，所授內容豐富、生動……尤其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如何擇友」、「如何找好對象」、「婚姻維繫之良策」，這些是書上所沒有的，她卻如數家珍，仔細叮嚀。她常說：「肥水不入外人田，能找自己學校的女同學結婚最好，以往每屆畢業，都能見到幾對有情人終成眷屬，打聽之下都過得很幸福！」還說：「音樂科的浪漫、體育科的豪邁、藝術科的文靜……」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我亦銘記心頭。

每逢校慶必舉辦兩天運動會，正是體育科同學大顯身手之時，其餘班級（普通科、音樂

科、藝術科）的只有爭取精神錦標的份兒。出班刊、辦快報、表演餘興節目……積極爭取榮譽。老師說：「榮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二年級時我被推為快報的「採訪」記者，認真奔馳於運動場各比賽場之間，或許是上天的巧安排吧，因而認識了藝術科的採訪記者徐惜同學，兩人切磋琢磨相談甚歡，結下不解之緣，隨著時間的進展，由相識而相知，在師長的鼓勵下光明磊落的交誼，在親友的祝福聲中步上了紅毯，母校，造就了我的婚姻！

畢業後我倆回到家鄉服務，婚後的她是家中的長媳，逆來順受，侍奉公婆，扶持弟妹，相夫教子，該做的無不盡力，平日愛挑剔的母親大人都無話可說，我做丈夫的又有什麼不滿意的呢？由於她的鼓勵與鞭策，我辛勤地往上爬，由教師而主任而校長，無往不利；因沒有後顧之憂，早出晚歸，以校為家，服務奉獻。所以說：母校，造就了我的事業，也造就了我的家庭！

北師之緣

(一) 緣起

難

得碧藍的晴空，天際堆砌幾朵似雪如花的白雲，像深交多年的老友，默契十足地抿嘴微笑。這是一個暑熱的中午，整個北師操場空蕩蕩的，或信步，或駐足，我在剛構築完成的合成橡膠跑道上，草坪是一片剛鑽出頭來的新綠，在微風中揮舞著絲巾，有一份加入北師行列的喜悅。正凝望得出神，隱隱約約傳來一陣歌聲：「太陽下山明朝一樣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的開，青春小鳥飛逝無影踪……」沉穩裡帶著幾許感傷的聲音，是從操場西側的老禮堂傳來的，回頭一看，正面一排十四個拱門門眼的老禮堂，正俯視著我，好似在數著我鬢間的白髮，好似在尋找三十多年前少不更事的童稚。

三十六年前正徘徊在狂飆的青少年期，父執長輩張維賢先生一句關懷：「師範學校讀書不要錢，畢業又有頭路！」打開了心靈的門扉，點化了頑冥的個性，那時候，才知道世界上有這種師範學校，也因此結下了北師之緣。

曾幾何時，春去秋來，歲月化成無形的羈絆，

◎陳忠照

【五二級普通師範科畢業
現任本校數理教育系副教授】

拘泥著身體手腳的活動，致令步履蹣跚，兩鬢飛霜了，然而，並無法拘限內心的騁馳，飛向北師求學的往日。

(二) 緣生

一個擁有悠久歷史、校風優良的校園，匯聚了各地來的少年吔，或靦腆羞澀，或不知天高地厚，都在不失其天真的年華裡，編織許多令人低迴的往事。第一天走進北師，在作息日課表前，不禁雀躍：「哇噻，學校生活竟是一天五餐！」作息表上明列著三餐之外，尚有早晨六時二十分的「早點」和晚上九點二十分的「晚點」。竟日活動下來，才明白是把早、晚在操場集合的點名，誤認為早晚點心。

◎鐮刀·抹布

當今師院一千九百人的學生數，加上綜合大樓、科學館等樓館建築櫛比林立，八公頃的校地令人覺得擁擠。然而，五○年代的北師，學生只有六百多人，校門正面一棟兩層的紅樓「巍峨」聳立之外，校園東側只有幾排東西走向的平房校舍，和西

側的禮堂遙遙相望，學校盡是草坪樹蔭了。每在寒暑假之後，校園雖不能稱之為荒蕪，倒確是長草漫漫，落葉滿地了。開學註冊時，每個學生必須繳驗的一把鐮刀、十條抹布就發揮了功能。註完冊，在教官和學生區隊長帶引下，全體學生投入校園校舍整潔工作，在分配的責任公共區域裡，大家揮動著鐮刀，把草地修葺得整齊美觀；草叢裡時而飛出披著鑲黃綠袍的蝗蟲，就掀起一片喧叫與歡笑。勞動服務之後，手上沒有利樂包，沒有易開罐，大夥兒在剛割過草的操場上或坐或臥，欣賞滿天的紅蜻蜓在頭頂上追逐嬉戲：你看我，我看你，是全身汗臭，是滿臉汗流，不禁相視大笑。鐮刀抹布的北師文化，雖然不復可見，它代表的「樂觀合作，匡正進取」的北師精神，當是綿延不斷的。

◎木造樓風光

座落在現有的女生宿舍位置，原來是一座佔地近兩百坪的兩層木造樓房，彼時雖亦稱之為女生宿舍，實際上二樓才供女生住宿，由東側門直接拾級而上，一樓則是做為男生寢室，由西側進門，一、二樓彼此是不相通的。這座東西走向的長條型樓房，南側是一條長廊，沿著走廊旁邊拉開三條平行的鐵線，做為學生曬衣懸掛之用。

寢室是以班級為單位的大通鋪，二、三十坪的

空間，架設三排高約四十公分的木板床架，上面墊上楊楊米，就是三、四十人的臥鋪了。上課時間，床鋪上看到的是排列整齊的豆腐塊棉被，學生是不准任意出入宿舍的。在晚點名之後，十點鐘熄燈就寢前數十分鐘，是寢室最熱鬧的時刻了；有吹口琴的、有拉胡琴的，有傾訴少年維持的煩惱，有學貓王擺臂高歌，真是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熄燈號角一響，嘎然而止，說也奇怪，十七、八歲的小夥子，竟也都屏息就寢，沒好一會兒，只留下從窗口探身進來的星光，孤自欣賞少年吔夢之語和咬牙根的合奏了。

星期假日午後，總有一位山東老伯推著自行車，載著一簍包子饅頭，在木造樓窗外空地逡巡叫賣。樓上的女同學把錢湊集一起放在一個小竹籃，用一條繩子由窗口直接垂放下來，山東老伯收下錢就把包子逕放在籃子裡，當女同學把繩往上拉時，說時遲那時快，住樓下寢室的調皮男生，手伸出窗沿抓個包子，側出身仰首做個鬼臉喊：「抽稅，包子一個！」常是惹來一陣跺腳、怒罵的嬌瞋！

師範時代男女生人數的比例約七比一，一個年級中，五班普通科，清一色男性；藝術、音樂、體育等藝能科各一班，則男女兼收，師範女生舉止端莊，氣質清秀，是眾所公認的。身為和尚班的普通科學生，難得和女生講個話，偶有機會與心儀的女

同學打個照面，腦海中的倩影淺顰，總會縈繞個三天三夜。今天雖然多已晉入祖母級人物了，依稀可以捕捉到往昔少女婉約的神韻。

◎伙食委員和三輪貨車

北師新生的第一餐，印象深刻，吃飯是採用軍事管理、集體用餐的方式。午餐號聲一響，全體學生先在餐廳門口整隊，然後魚貫步入餐廳，按班級依序入坐，挺胸端坐在餐桌西側，聽候「中隊長」的口令動作，待中隊長向值星教官行禮後，一聲「開動」，大家才開始用餐。六人一桌，十二隻眼睛共同的焦點是桌上惟一的一道菜——由鋁製舊臉盆裝著的空心菜，師範生大多是窮苦人家，大夥兒也都能甘之如飴。每個月偶而加個菜，一隻雞腿加一個滷蛋，視為人間美味了。

老同學大概都還記得北師早餐是喝豆漿吃饅頭的，凌晨天未亮，伙房廚工先生們就起床揉麵粉、蒸饅頭了。值班的學生伙委就兵分兩路，兩人由廚工老馬用腳踩的三輪貨車載往西寧南路的中央市場採買當天的菜食，另外兩人自己就拉著另外一輛三輪貨車，載著一袋黃豆和兩大桶的容器；披星戴月地載到學校對面的豆腐店（目前該豆腐店仍在營業）磨豆漿，以便及時供應早餐。每個月新的學生伙食委員選出來，操場上就會出現新科伙委練習踩

三輪貨車的趣事；由於車子重心不同於一般的腳踏車，初掌三輪車把，車子就是不聽使喚，歪歪斜斜地蛇行，幾個人又叫又鬧地笑成一團。一部跑起來喀喀喀響的老爺三輪貨車，成為伙委「快樂服務」的象徵。

◎末代師範·首屆師專

民國五十年台北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招收師範學校畢業的學生（甲類）和高中畢業的學生（乙類），均在校就讀兩年，到國小實習一年。第一屆師專部結業生和最後一屆師範部學生均是於五十二年舉行畢業典禮的。在一個校園裡，同時有大專生（師專部）和高中生（師範部）兩種體制，雖然有「管理一元化」的政策方針，學生之間仍然產生不少較勁和爭執；當時學生伙食分由師專、師範兩部學生輪流承辦，全校學生一起在餐廳用餐時，彼此常以集體敲餐盤高呼「伙食加油！」表達對伙委的不滿或找碴，教官雖然力求疏通，或施予壓力，「加油聲」猶是此起彼落。

五〇年代報紙副刊一篇「小市民的心聲」，引發社會大眾對國人的「公德心與人情味」，廣泛的討論。學校也以此「公德心與人情味孰重？」做為主題，如火如荼地展開班際辯論會，最後形成了師專、師範對抗大賽，各展辯才，你來我往，好不熱

鬧。

改制師專，變更校歌，也出現一次有趣的插曲。舊校歌「……北師！北師！推著時代巨輪前進，任務何等光榮！……努力！努力！抱著北師精神前進，萬里是前程！」文詞簡賅，師範部學生大都能琅琅上口。對於新校歌「芝山鍾靈秀，東海碧波揚……」一則疏離陌生，一則無端排斥。在一次開學的重要典禮中，新校歌正式啓用，當新校歌歌聲甫過，學生樂隊隨又奏起舊校歌的旋律，學生臉上，有的疑惑凝結，有的喜樂綻開，禮堂台上的師長們，看似百味雜陳。

說也有趣，在校園圍牆內，師專師範兩部學生好似籠罩在「文攻武鬥」的陰影，一走出圍牆，則是共擁一片萬里晴空。民國五十二年筆者分發台北市服務，市政府為新任教師舉辦一次「新師講習」，昔日「纏鬥」不已的師專、師範同學，此時卻是緊握著雙手：「在學生時代是鬧著玩的，大家都是同一個校門走出來，今後當攜手合作，為母校爭光！」瞬間心靈的交融，深深感受衍北師血脈中，濃濃的凝聚力。

畢業後二十多年，有一次走在路上，有兩位已是中廣體型的中年男士，正攔計程車，才跨上車，旋又下來，向我的方向走過來，「你不是北師的嗎？」握手之際，彼此幾乎同時喊出來，熱絡的、親切



民國五十年北師改制，師專師範各班班長在校門口合影的鏡頭。穿著大學服的是師專部學生，穿夾克外套的則是師範部學生。當今大都仍在教育工作崗位上服務，其中有一位擔任師範學院校長，有一位是龍門客棧電影的攝影師；前排是各處室主管師長，中坐者乃校長韓寶鑑先生。背後景物，係三、四月百花怒放的杜鵑花園，以及學生們尋夢的紅樓校舍，常是老北師人追憶的焦點。

的！即使都叫不出對方的名字。但是，我這個末代師範，深深記著他們就是同時在北師求學的師專學長。

民國五十年北師改制，師專師範各班班長在校門口合影的鏡頭。穿著大學服的是師專部學生，穿夾克外套的則是師範部學生。當今大都仍在教育工作崗位上服務，其中有一位擔任師範學院校長，有一位是龍門客棧電影的攝影師；前排座位者是各處室主管師長，中坐者乃校長韓寶鑑先生。背後景物，係三、四月百花怒放的杜鵑花圃，以及學生們尋夢的紅樓校舍，常是老北師人追憶的焦點。

◎良師典範

接受三年師範教育的洗禮，何其有幸遇到這麼多的益友與良師。當年既沒有機會，也不懂什麼打工家教，同學們在課餘，在月光下，或啃讀名著，或勤練鋼琴，或埋首書法，或寫作投稿……，無形中形成切磋激勵的風氣，這不能不歸功於許許多多師長的開導和期勉。往昔師長多已相繼退休，三、四十年前則俱是意氣風發之年。才華橫溢的屠炳春老師，中外歷史娓娓道來，學生無不傾聽入神，沐浴在他的博學強記之中；化學課要求極嚴的李毓進老師，每年端午，帶來一串串的粽子，慰勉未能返鄉過節的學子，是大家感佩的嚴師慈母；時任訓導

主任伊文柱老師，威而不猛，重導輕訓的開明穩健作風，是學校活力與安定的重要泉源；溫厚多才的周淑瑞老師，闡述諸葛先生「淡薄明志，寧靜致遠」的名言，淬勵謙沖好學的氣節；精神飽滿、聲音抖擻的廖幼芽老師，在大操上帶領全體學生循著北師七步舞節拍起舞，傳遞蓬勃朝氣的訊息。良師一言一行，影響學生至巨。

北師五二級龍風班（丙班）常惦念的另外兩位恩師，一位是教我們三年國文的張世漢老師，一位是教官兼導師的徐經濤教官。張老師敦厚儒雅，徐教官豪邁果斷，共同點乃「對職責疾力從公，對學生關愛備至」。十年代，周六晚上，學校常在紅樓南側跑道架起銀幕，來個「蚊字電影戲院」，選映一些名片供師生員工欣賞。當時已屆知命之年的張老師會牽著稍見福泰的師母，一步一呵護的出現在會場，與同學共享周末的閒逸；老師常用充滿感性的口吻說：「愛是什麼？佔有？奉獻？……使對方更可愛，才是真愛！教育愛亦復如此。」徐教官則是另一個典型，全年級同學列隊佇立操場進行早、晚點名時，一句「搞什麼臉盆（名堂）！」可以訓個二、三十分鐘，起初同學怨聲載道，漸漸地能體會出他的快刀豆腐心；有一回一位同學偷竊引起全班的公憤，群起倡議「開除」，以期「除惡務盡」，就在教官的規勸向善，斥責莽撞，曉以大義

後平息下來，這位同學後來也果真改過遷善、表現優良。徐教官私下不時表示「教導當求嚴正，內心當存善念」。

面對即將踏入國民教育園地服務的師院應屆結業同學，筆者常以「守著陽光守著學生」相勉，是其來有自的。時代變了，我相信；社會變了，我也相信；我更相信「學有專精，教學勤勉，關注學生，公而忘私」的良師典範，是不會變的。可同意嗎？

(三) 結語——惜緣·惜緣

六、七年前，有一位獲得吳三連先生文藝獎殊榮的校友，他處理頒獎觀禮禮貴賓證的方式，不是給大學時代的同學，也不是給留學時期的友人，而是邀請北師同窗出席觀禮，分享喜悅。同窗讀書、朝夕相處的「北師情」，是不受時間、空間隔閡的。

在校門，仰望門樓上四個斗大金字「敦愛篤行」校訓，很容易讓老北師人聯想到昔日紅樓川堂高懸的「禮義廉恥」匾額，和禮堂後方揭示的「良師興國」大標語；不論是從操守尺度，或涵養工夫，或言行規範，或學識導引，北師一脈相承的校

訓、理念，都在闡釋著師資培養的方向，以及對青年學字的期許。師範教育所服膺的「教育愛」，是不受時間、空間改變的。

走進校門後，路向左轉轉角處，有一棵雀榕，枝葉茂盛，粗約四、五十公分口徑的樹幹，中空部位，仔細觀看，可以找到雀榕纏勒而致枯槁的麵包樹樹枝的痕跡，這種難得一見的植物纏勒現象，是雀榕以種子形態寄生在原是高大的麵包樹，經過八十多年化生的特殊生態景觀。在百年老店的校園裡，或圍牆角落，或禮堂拱門，或科學館防空壕，只要用心細細的體會，你就會察覺到它豐富的內涵和珍貴的意義。

今逢曾經被喻為台灣的劍橋牛津的母校一百周年紀念，不禁興起往日情懷，念起畢生把青春、精力，奉獻在北師園地的所有師長們，內心充滿感激。北師於民國七十六年改制學院前後，看著大批在各種學術領域具有高學位的優越師資，投注到這塊教育的園地，為北師校務效力，不禁興起信心，我們有理由相信北師明天會更好！祝福北師，祝福北師人。

北師五二級龍鳳班陳志照寫於85、8

飲水思源 永懷師恩

韶

光易逝，歲月如流，母校創於民國前十六年，迄今已屆百齡大壽。這百年的時代巨輪所轉進的歷程中，經過了多少的風暴，更融鑄了多少學者專家的心血智慧，建造校園、校舍、校規及設施，培育師資人才，奉獻建國事業，提高國民的知識水準，促進工商業發達，繁榮社會，造福群黎，教育事業的功績，光輝與榮耀，母校當之無愧，值得歌頌，更值得感念他的宏恩浩蕩。

緬懷往昔，筆者接受母校教育薰陶的歷程可分三個階段來說：第一階段於五十六年畢業於特師科，第二段於六十一年畢業於師範專科，第三階段於八十年畢業於師範學院，可說由中等教育、專科教育，到大學教育，幾乎給了我人生教育的全部，經過三沐春風的洗禮，決定了我從事教育工作的生涯旅程，一晃就四十餘年，直到屆齡退休，無怨無悔，也獲得不少「功在杏壇」、「弘揚社教」、「望眾士林」等美譽。

一、歷經北師變遷

八十五年元月三十日，接奉教務處出版組來函約稿百篇之議，遂以不揣譾陋之筆，發「飲水思源」憶當年師教之種種，疏通我智慧，增益我知能的概況於茲，亦為人生最大紀念，而樂筆如左：

◎王建華

五六級特師科畢業
六一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八〇級進修部語文教育系畢業

第一階段，特師科時期，屬於末班車，自民國五十五年七月至五十六年八月。這一年的特師科教育，別人稱我是鍍金，我也認為是接受專業知能綜合的統整，充實系統性的教育知能，「刮垢磨光」，建立清晰的教育思想，和遠瞻性的教育藝術能力。

當年的校長是剛上任的葉霞翟博士，教務主任曹光錕，訓導主任伊文柱，實習主任夏起晉，班導師兼國文課是楊靖老師，國語課是李國良老師，國音是郭寶玉老師，說話是姜孝慈老師。李、郭、姜三位老師合力加強我們班上的國語文能力，使每人都是字正腔圓，標準國語流利生動；最難的是三位老師，奠定了我們國語文非常堅固的基礎，教育廳舉行師範生畢業會考時，被評為最優的成績。至於美勞課是周瑛老師擔任，以生活化的取材，美化於生活的作品，隨手隨地都可以美化和勞作，真是一位倡導知行合一的老師。「教育概論」是由龔書綿老師教的周遐瑞老師的著作，沿教本講述，並在課堂上談論其夫高逸鴻的畫事，激起同學藝術的聯想。國小行政一科為附小譚達士校長兼任，每次一上課，總是聽到和悅的笑聲不斷，而研討起問題來，非常實際、真正的如沐春風，不覺行政工作的枯燥。自然科教學是李毓進老師，視聽教學是吳文宗代，體育是林受波老師，心理學是鄒季婉老師，兒童發展與輔導是李輝老



師。鄒老師把「智慧」一詞解得最清楚，李老師對「輔導」一事說明得最懇切。

最感受用深遠的算是洪文彬老師所教的「教學原理原則通論」和「教學與實習參觀」，他帶我們走遍全省各地名勝古蹟，參觀過各優異的學校，見人家的特色，學人家的所長；尤以教學原理是哲學的，更是教學所遵守的準則，據之，行之，無往不利；輔導我們自製教具，設計教學活動，以及親切的師生關係，不厭不倦的精神，深深的鐫刻在我們的心板上，至今我們仍然由衷的感念他那種嚴而不苛的師道風範。高呼：「洪老師，我們敬愛您！我們感謝您！」

第二階段，師專時期：自民國五十八年七月至六十年八月，四年的進修學習，充實了不少，也改變了不少。從入學到畢業，校長仍是葉霞翟博士，進修部主任陳壽航兼授「國際教育現勢」，教務主任兼導師彭駕驛於二年級時升聘為彰化師院教務長，後由黃友松接任教務主任兼授「兒童與輔導」。訓導主任伊文柱，實習主任夏起晉，總務主任繆瑜，國文教授譚慕蘭、文字學教授陳新雄、教育研究法教授黃昆輝、兒童文學教授吳鼎與葛林，文法與修辭教授凌厚生，書畫教授孫立群，體育教授溫兆宗，國學教授是從文化大學兼聘的，大名已無概念了。另外經濟學是張弓兼，張教授還授我們「電子科學」，講述定時電鍋原理與製作。陳梅生教授我們「教育行政」，繆瑜教授「國父思想」，教育與實習是柯維俊教授，宋錫正教授「孔子哲學」，李毓進教授「自然科

教材教法」等……。

在這第二階段的師專進修，印象比較深者，算是「文字學」、「文法與修辭」、「國學概論」和「兒童文學」，也奠定了爾後研究文學的興趣，其他的大多是一初步的概念而已。

第三階段，師院時期：自民國七十七年七月至八十年八月，校長是陳鏡潭博士，教務長歐用生博士，訓導長蔡義雄，總務長洪盛朗，初教系主任張玉成，語教系主任周全，特殊教育系主任陸莉，社教系主任郭金水，數理系主任熊召弟，音樂系主任楊艾琳，進修部主任陳炯彰。語教系主任兼導師李道顯，所授課程為「中國文學探源」，謝朝清教授「老子」，楊振良教授「莊子」，周全教授「唐詩」，劉漢初教授「楚辭」，廖玉蕙教授「戲劇文藝」，張春榮教授「新文藝」，呂玉琴教授「新數學」，鍾聖校教授「認知心理學」，林政華教授「寫作指導」，謝朝斌教授「應用文」，羅肇錦教授「語言學」，林國樑教授「國語教材教法」，余美麗教授「國術」，吳伊平教授「倫理學」，張玉成教授「教育哲學」以及一位法國剛留學歸來的女士指導「故宮藝術」等。

二、四年的學士收成

回憶師院四年的成就的確不少，尤以語文專長獲得了最豐碩的成果，充實了智慧，提昇了素質，容我一一概述於後：

首先感謝覃秘書與江天堯先生的大恩厚德，當我進

師院註冊入學的第二年，學生宿舍突然改建成紅色的大樓，外觀很美，而內部床位設計係高空式水泥建造，一人多高，若要休息或睡眠，須得爬上爬下，對年長的或懼高症者，是一心理的嚴重負擔，惟恐不慎被跌下鞍來，摔成骨折或皮破血流。筆者深覺不便，每逢一天的緊張課程完畢，想要好好休息睡一覺，都不能如意。不得已，還要等同室同學都已上床，自己才能在地上，安睡地板，數次思之，如此何苦，不如乾脆退學算了。正盤算著，北師院的宿舍真正叫我「速捨？」

巧得很，在一個早晨，散步於校園運動場上，遇見了前教務處的江天堯先生和前少校教官覃秘書事祥先生，談起了住宿的問題，極不適應新建宿舍的高空床位，深以為憾。二位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當即很慨然的說：「這樣好了，到我家去住！」心想「怎麼好意思打擾兩位師長？」稍頃，江先生補充說：「覃秘書剛遷入新大樓去，現有一所舊宿舍空著，剛好你進去住，水電俱全，還有部電視機、客廳桌椅、沙發等很方便，也順便代為管理，維持環境清潔等等，一切無妨，甬客氣，就決定吧。」

如此的善心、友愛之情，真令我感激永恆。一連住了三個學年，生活與進修都極方便，安靜的完成了師院的教育歷程，無論考試或作業，均被評為九十五分以上，尤其是畢業論文，周全教授竟給我九十九分，如此高的成績，實際上都是覃秘書事祥和江天堯先生給我的生活幫助，其大恩厚德，永遠感懷。

四年攻讀，拿下語文教育學士的名銜，可說收成特別多，因限於篇幅，只就概念式一提如次：

(一)教育學：是強調教和育的技術方法與功能，增進受教者學到有認知意義或有價值的發育成長活動。教育者要明瞭三項規準：目的性、釋明性、及覺知性，而對受者作「價值引導」和「生活的適應」「觀念的時代性與立場性」的掌握，如：

1.教師的任務和使命——積極的直接發揮「經師」、「人師」的「傳道、授業、解惑」職責，間接的促進「化民成俗」的任務。

2.教育的本質和效能——應遵循認知性、價值性、及自願性的理論，符合著下列實質發展：

①對國家要負起培養人才之責。②對社會要負起提升文化之責。③對學生要負起指導思想行為、善惡分明、學業成就和身心正常成長之責。④對學校要負起推進教育事業，實現國家教育方針之責。

3.教育是人文社會的活動——教育是推進人文科學的發展活動，提高工作和成效的引導性作為。

(二)教育哲學與科學之辨：1.哲學是推理、是愛智、是常道中的原則、是知與行的規約活動，是思辨、是分析、也就是對教學認知及價值判斷的主客體的批判分析。執行於工作上的形成與推理，聯想事實的可能概念，內涵歷程認知規準的探索，屬於信念的建立。2.科學是講求行為和方法的，如研究事理的方法、認知的分析、價值判斷與效用，其標準往往有領先的指導功能。

綜而言之，哲學是準則是效標；科學是治事的方法技巧。哲學是解說「窮理明德」之言，在教育言，中心是「人」，一在研究如何教育才能成為完人，二是研究如何教育為人之道。實際上，教育哲學是宗旨與方針，教育科學是內容與方法，「理」與「法」應相輔為用。

(三)儒家的學術思想：儒家的學術思想，是中華文化的主導，意旨浩瀚無邊，更為東方文化的主流。各家學說之重要典籍，為我國文化之總根源，「經史子集」，誠積久而愈明的生存經驗、高超絕技，顛撲不破的真理。「經」是歷久不變的常道。經書若「五經」、「六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其思想中心為道德仁義，儒家所倡。學術者，乃我中國數千年來，生存發展，磨練所得經驗之精華，包括精神的智慧、物質的更進，換句話說為東方人文動力的方濟之學，所謂經濟學之精華。

(四)文化史：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之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言之物：「德」「行」「藝」，這藝即中國國學之所由生也。如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莫不集於禮經、樂經、書經三經之中。孔門四科：「文行忠信」，文學居其首，顏淵曾喟然讚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如有所立。」立者，君子之文質之風範。文質包括了外表與內心的藝術，靈性修養，使各種知識與實用鑄鑄一體，樹立教育工作者「君子」「經師」「人師」的作為，形成文質並重的教育典型。此乃研讀文化

史所心嚮。

(五)文學史：導師李道顯講授「文學探源」，所授中國文學史，包括文學概論、文學觀及作品的變遷，和法論及文學的發展途徑，詩、辭、歌、賦、文、筆、小說、劇、曲等發展與流變，受時代背景、地理環境、文化思潮、人文生活等……影響著文體的質量，可說是最主要因素。

李教授所著的「中國文學發展探源」一書分上下二冊，內容相當精實，令人很清楚的領略到文學史的概要。西方哲人說過：「讀史書使人知識淵博，寫作使人思維精細。」我們中國的易經上也有：「鼓天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大也。」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劉彥和的「文心雕龍」中說：文章當徵聖、宗經、載道、言志，或「尚文」、「尚用」，無論是惟美或惟實，當隨環境而變其異，或修身以貴文，或情信而辭巧。無論在表達上：「言以足志」或「文以足言」乃文辭之功，多在於情思言動，議事而行遠。今者，文學輔助教育、藝術陶人心，此種觀念在清末民初的學者梁任公最為肯定，其「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已剴切的述明。筆者亦認為在師院四年選讀語文系，對詩文小說、戲劇等文學的研修，在教育文化上發生宏遠的影響力。

(六)為文之道：士先識而道學問，學與用是連帶的，文心雕龍序志篇云：「論文敘筆」，其分別方式為，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又謂有文采的為文，無文采的

爲筆。爲求學而後用，把爲文之心得，舉三個條件於後：

1. 須先識字——韓愈說：「凡爲文辭，須先識字。」不識字又豈能爲文，常言道：積字成句，積句成文，字義既明，然後施之於文，斯無往而不當。古之善爲文者，如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莫不專精字學。所謂「文從字順」，實爲百世不易之定論。

2. 須多讀史——史中有文、文多史，杜工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史中資料較爲實而豐，如爲作文而讀史書爲最要。因六經諸子，義蘊精湛，初學不易猝解，史書爲記言記事之作，較經子爲易讀，且除了學習其文法之外，史事引證較夥，可供論述之資。

3. 須熟誦古人之文——熟誦則領會其音韻、情思，藉解事理。語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來也會吟。」凡古文明作，諸多竭其心思才力，發爲文章，傳之千百年，如各類文選，必有吾人法式之所在。如立言之體要，修辭之技巧，文法修辭之變化，從熟誦而心領神會，知所取裁，或融會貫通，爲文章當可左右逢源，源頭活水，供創作引用，實裨益甚大。

至若韻文而言，首要審音；文句的音節之美，在詩文藝術裡尤爲重要。次是典；文之生動之趣，乃所用故事切要合義，乃故典之由。所以劉彥和論用事之法，曰：「取事貴約，校練務精。」三爲鍊字，詩人說鍊字如鍊鐺，每一字句宜多斟酌，不可草率，以免夸飾、纖巧、晦澀、新奇之病，若爲文之生動，當由鍊字著力，

所以劉舍人堅持：「富於萬篇，貧於一字」，皆著力於緣字而修辭之誠也。四是培氣；文之有氣，猶本之有幹，條幹既立，則枝葉扶疏；而文氣縱橫乃有力之作。如此，層層兼顧，運用周宜，達情、說理、敘事，必動人心，起共鳴，有益於世道天下也。

(七)老、莊思想即將走向現代化：謝教授朝清指導我們老子思想，深感謝教授講解透闢，認知老子哲學外觀似消極，而內質實爲積極，尤對中老年人的心志修養，實在是一項大學問；把有無、剛柔、生死、盈虛、得失等分析得相連、相因、相合。凡事不可過分至極，這「極」就會有變。更是好壞、勝敗之間，佛家說：「因果果、果果因因。」如易經之變數多了。如老子所著「道德經」：第一章開宗明義的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他說明了「有無之理」，卻是天地萬物及一切妙理的門戶。

其他言「長短相形」、「美惡相隨」、「剛柔」、「道沖」、「盈虛」、「生死」等等道理的判別，真正是引萬物而爲天下式。處處都是爲天下蒼生著想的，以自然道理舉隅，其勉世人要「爲弱居下」、「知足不辱」、「知雄守雌」；並說明「剛」、「勝」、「爭」的弊，匡正一些爭強鬥狠的人，硬幹猛撞的追求物慾和強勢的人，應知節制，方便天下寧謐恬靜，生活圓滿而自足；並希望天下蒼生

都能過著六十三章所說的：「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即是處常道，不妄作沒有必要的措施。去甚、去奢、去泰、不好大喜功，而以恬淡爲味。走向八十章所說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甜美生活。如此老子的哲學思想，實爲積極而符合現代化的。又如：

1. 道一與抱一——「一」之妙，爲生生不息的起點，其理如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聖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如此的抱一就是所謂的處常道。（道德經四十三章）

2. 主無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3. 主無爲——以無爲爲所爲的法則，以達到無不爲之目的。

4. 主柔——「守柔以爲強」，「惟柔則勝剛」，又說：「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舉例曰：「天下莫柔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能滋潤萬物」等……可見其道之用，全在柔，以柔爲強。

5. 上善若水——水而就下，使人思謙虛，莫逞勝而爭。水能善利萬物，滋養萬物以生，使人思以「利地」「服務人群」，並能適應環境，常保氫二氧一的本質。常態，即常道。

6. 主安定——道德經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意即治理國家大事，應小心謹慎，法令從事，確實不可大事更張，以免破壞道體。

7. 順自然——天法道，道法自然，能順自然，社會自然安寧。

總之，老子教人修身養性之法，注重「虛、靜、柔、弱，如水之處下、戒欲、不爭。」都是致祥和的藥方。

至於莊子學術思想，由楊振良教授指導，他是中國的名嘴，加上莊子寓言故事又多，講述起來，同學們深感興趣，教室裡座無虛席，連走廊旁聽的人亦滿滿的。莊子處世哲學是一種以寓言而自樂、無羈的遊戲之志，像「逍遙遊」乃順老子的「自然哲學」理論而來。「齊物論」，爲今日的經濟學的「知識哲學」之理論。「養生主」爲如何養心養生的「人生哲學」理論。他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超世主義，「去知」，「忘我」，而處於超然物外的思想，以爲人事皆無可爲，委心於安然任運之樂。筆者認爲莊子是樂觀派的「逍遙人生」，誠可謂今日理事的消氣散，一切處之泰然爲是。

（八）楚辭：爲劉漢初博士教授：「楚辭」爲中國文學之一，是屈原等以南方楚地的方言形式寫的，所述楚地、楚人、楚物，加上屈原的心情之奇異不凡，和銳利的觀察力，豐富的聯想力，崇高的抱負，不幸的遭遇，以及表達他忠君愛國的赤誠，耿介不阿的風格，憂時剛直的情操，寫下了有血有淚的憤言，呼天地、動鬼神、撼人心的獨特文學，如「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抽思」、「涉江」、「思美人」、「九歌」：原爲民間歌謠，後經屈原修改而成。「遠遊」「卜居」

「漁父」「大招」等，則非屈原作品。整體來講，屈原的作品中，故事、喻辭相當多，最簡單而常出現的：「香草蘭花」，意在比喻君子美人；而神例，猶如封神榜上的名冊：重言、藝語、千變萬化、活潑生動，使人讀之，如置身其中。

(九)詩經與楚辭的比較：攻讀文學系，一定要認清文學的兩大主流，加以比較：

1. 詩經：

為征伐時代的產物，是北方黃河流域的文學。

盛行於春秋。

其作品大多出自平民。

多短句疊字，字句整齊樸實。

多重調，反覆詠歎。

多寫人事的實際生活。

2. 楚辭：

為混亂時代的產物，是長江流域為中心的南方文學。

學。

盛行於戰國。

其作品為屈原暨貴族詩人所作。

多用長句駢語，字句浮靡。

多直陳，絕無重調。

多虛玄神話。

(十)文心雕龍與詩品：文心雕龍屬南北朝，魏晉六朝時代的文體，為劉勰所作，內容可謂文辭華麗，金光閃閃，體大思精，均視為難讀之文體，若專心致意，則容

易了然。工在細心雕琢，故後人稱「文心雕龍」，亦言其珍品也。與南朝梁代鍾嶸的「詩品」二者均為我國精深文學批評之雙璧。「文心」之目的，旨在指導創作而不在批評。而鍾嶸的「詩品」，則屬文學批評和評鑑，重在褒貶。所以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詩話篇」說：「詩品論詩，視文心雕龍之論文，皆專門名家，勦為專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雕龍罩群心，而詩品深於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能，大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所能喻也。」可見「文心雕龍」與「詩品」，乃我國文學指導創作與批評之雙璧。

(十一)詞（認知蘇東坡創詞的別格）：詞是宋代文學的靈魂，號為一種新體詩，作者並不注重在歌唱的律調，論音律原起於五代至柳永，把詞的生命寄於音樂，詞的內容為艷意別情。倡填詞以協律為重要條件，表意必明婉簡約為正宗。而蘇軾（東坡）的詞卻突破了傳統的風格，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創一特別風格：

1. 詞並不限於音樂——他並非完全廢棄詞的音樂性，在可歌者則歌，不可歌者就不以聲律之耳。

2. 詞的詩化——含有二義，一是以詩為詞，於是詞的語氣與句法，都變了詩的樣子。二是以詞為詩，那便是作詞非以歌唱為目的，是以作詩的文學技巧，將詞變為一種新詩的體裁。

3. 把詞境加以豪放擴大——自五代至宋初，詞的範圍極小，限制亦嚴，到了蘇軾則一面放大詞的內容，任

何題材思想和感情，都可用詞來表達，提高了詞的意境，用豪放飄逸的作風，代替婉約柔靡。

4. 個性的表現變為單純分別——以前的詞，因描寫的內容、語氣句法、情調等，與作者的作品個性，是極不分明的，到了蘇軾的詞，改以每一首的詞表現一件事體，把性格、情感、語調句法都一一分明地呈現在作品裡，決不混淆複雜，是一項詞的特色。

(二) 小說與戲劇：小說與戲劇，都是文學的一脈，小說最早起自稗官，街談巷語之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

考據起來中國最早的小說是山海經、穆天子傳。內容多是些神話的集編。如今創作一再的形成，把小說成了作者想像的事實，反映社會人生，運用文思和喻事於理的發展，以暗示因果來教化人生，形成文學的人生藝術。

戲劇是小說的演變，把小說動態起來，即扮成戲劇了。也是把社會人生換成另一表現的行為，由小說的語言文字變為賓白，所謂劇本，或歌或舞的綜合藝術，把情感深刻細緻化，增加強烈的印象而鮮明化，配以音樂的美化，如音律、唱腔及舞台服裝的美術布置，和強調角色形象風格等，結合文藝感人的藝術性，顯示強烈的效果，加上空間性和時間性（歷史差距）的表徵，那便是文藝氣息的提昇，譬如明初最流行的四大傳奇劇作：荆、劉、拜、殺。

1. 荆釵記——朱權作，敘述王十朋與錢玉蓮、孫汝權三角愛情糾紛。因孫汝權心術不正的陷害，逼得錢玉蓮投江自殺，幸得路人救起，後經種種波折；王、錢終

於結為夫婦，得以團圓。（全戲有四十八齣，情節感人）

2. 劉知遠——無名氏作，敘述劉知遠窮困從軍，因功立業，其妻李三娘在娘家受逼，操工度日，磨房產子。後經種種磨折得以團圓的故事。

3. 拜月亭——敘述貢生蔣世安、瑞蓮兄妹及一少女王瑞蘭，與丞相之子興福的種種悲歡離合，波折辛酸，而終成兩對夫婦的故事。

4. 殺狗記——徐岫作，敘述孫華交結惡友，夫婦與其弟孫榮失和，將弟孫榮逐出家門，華妻殺狗以示勸諫，使華覺醒，終與弟友好重聚，深富教育意義。

(三) 現代散文及新文藝創作：為蔡芳定兼授，實際上與張春榮教授的「新文藝的饗宴」創造新詞，二者的形貌和內容互為相映，一是大體，一是細節，兼籌並顧殊多實用。

「散文」，是常用的文體，它的文思與文路，重點是個「散」字，即是散見源頭較廣的文學體制（較為自由），其作品的成就多以作者的視野，觸覺現象，以記憶的表現理出文路所抒發的作品，即：「以見聞入心，心思慮情而造文。」如胡適先生謂：「要有話說，方才說話。」這要說的話，筆之於文。亦即古人所云：「辭以情發，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明者鳴也。作者的見聞與情思，就是散文寫作的來源，寫作散文須具備三個條件：

1. 要有真實的情感，豐富的思想。

2. 要有表達語文的能力，合於優雅、暢達、切當。

3. 在語文組織結構上，要靈活、緊密、周詳。

另外須備三個觀念：「生活美、心靈善、思想真」：真善美，是散文寫作的理想境界。

我們的教本，是選用楊昌年教授著的：「現代散文新風貌」，內容大綱是：

①詩化散文——以現代詩句的精鍊語法與想像，提昇散文品質的藝術美，來宴饗讀者。

②意識流散文——以作者的內心訴諸感覺的反應，是一種精神意念，連續推演的流動，表現人、事、物的潛意識文學發展途徑。以迅捷、流動、飄忽、放任自由為特色。

③寓言體散文——寓理念於故事體的藝術手法，揭示人性的特點，來感染讀者，教化讀者，以趣味性寓言為重點。

④揉合式散文——揉合歐化移植成分及古典廣續承祧成分，表現典麗，要求情與理的充盈、句法造成氣勢。具豪婉、剛柔、力與美的強化效果。

⑤連綴體散文——偏重於人的抒情、說理、詠物的自然兼共而托之，內容是情理兼具，同時也有古典與現代揉合的功能，使讀者有真實層進的感受。

⑥新釀式散文——題材的使用分二：一是寫實；二是超現實。在創作題材廣度上，盡求擴展與鮮活恣放；有的使用過去的素材，有的結合現代人的心思和生活描述，產生調適功能；有時是舊瓶新釀，在舊素材中顯示

現代意義。

⑦靜觀體散文——發自「萬物靜觀皆自得」，以靜心觀察事物自有所得的歷程，以求客觀的報導，敘寫人事物，渲染情理的根源，自然的激發讀者的共鳴。

⑧手記式散文——類同於「日記」或「札記」表現的是人類生活中的歷程，因作者的閱讀或經歷，偶然所獲致的價值認知而記述之。刪除繁瑣的記事而取要；用散文的藝術手法，有層次條理地表現其學術性、哲理性的精美處，伎求與讀者分享，共分知的所獲。

⑨小說體散文——以故事架構，情節安排及人物的動態關係等等，增加閱讀文學的趣味性。雖有小說的結構，但仍保有散文式行雲流水的自然節奏，在意識理念上多採一個觀照的集中手法。

⑩譯述散文——以現代語言為骨幹，加上古典的繼承與域外的移植，並講求信、達、雅，保留本國語法為主，使感性、理性、知性兼具，以充足和適合讀者需求。

⑪論評式的散文——以具備義理、辭章、考據為理念，滿足群眾的共識，表現精美、明晰，鮮活的喻詞、象徵，並注意剛柔並濟的心理渲染力，培養教育的陶冶。

「新文藝」：由張春榮教授指導，多從語文字方面，提鍊創新，由鍊字酌句創出新意，根據文法的類型、原理、原則，如譬喻詞的變化：（明、隱、略、借），用社會修辭學，白話修辭學的研究加強了實用

性，新奇、鮮明、響亮、有趣，透過字音、字形、字義的周延，增進修辭知識，深覺是一項高妙的學問，以實用修辭的手法，產生文辭造化的藝術美，使文章如一幅優美的圖畫，既美且雅，有動人、怡情、醒世、悟理的清晰感覺效果。

張教授倡導：「文藝的饗宴」，顧名可思義，可見新文藝的道路與目的，多站在新奇、趣的文字遊戲方面創造，設法貫通文藝的境界美，包括意境與意象，說實在的仍歸向悅人、誨人、感人、移人、愛人與人愛的思想情緒上，表達人生的生活面，廣泛的播植精神作用。如詩言的興、觀、群、怨的情懷，為文藝而藝術，致力於語言技巧。把握創意的關係：人物、情節、背景、意象和主題等適適的選擇與安排，建立語文教育的工具導向。

總之，文藝的創作，必須衡察宇宙間的萬事萬物，用文字代以組織、計畫、編排而成「大塊文章」。當然視作者才能而定風格擁有的獨特性、原創性、完整性、聯貫性、邏輯性的創作意味，方能有新的文藝誕生。

新文藝，當然也由散文起步，散文在新文藝系列佔著重要的成分。散文可抒情、寫景、敘事、說理。能以文法修辭的文從字順，言之有序，而使情真景切，言之有物，最忌者是情不執、景不真、事無意、理不周。文

藝的範圍極廣，小而風花雪月，大而經國大業，俱可含蓋，筆之於文，不論精深婉約，空靈高妙，或雄奇或豪邁，質樸渾厚，都有其價值。

三、總結

「飲水思源、永懷師恩」，在台北師院接受教育歷程的各項成長，都是諸位師長的苦心教導，得能站在國民教育的尖端，奉獻所學，培育英才，成為一代代的建國能士，樂也長久！尤以師院所學語文教育課程，不惟在國內宏揚文化，亦奉派至海外僑校發揚國粹，博得華僑同胞的讚譽與支持，亦覺豐碩可喜！懷念學士班進修，總是在教授的引導下，很恭謹的讀一些應讀的書，書是開啓智慧寶庫的鑰匙，明白道理與教育知識的最佳捷徑。書是良師益友，尤其大學文學系，必須飽讀叢書，充實學養，從中修養更完善的人格，方能為「經師」「人師」。

事實證明四年師院所學，非常充實，永持為治學與做人的良知資材，如此「飲水當思源」，「懷念師恩的教誨」，在師院生活方面，更感謝覃秘書事祥、江天堯先生的照顧之恩，永銘難忘。在此虔誠的祝 母校壽、師長們松柏長青。

懷念母校

◎胡鍊輝

【五八級夜間部國校師資料科畢業
現任省立桃園農工校長】

民國四十年楊梅初中畢業，家境清寒，考取省立新竹師範，家父就心滿意足，就未考第二所學校，整個暑假，在家幫忙種田。

三年後，師範畢業。回到家鄉桃園縣服務。六年後，調到台北縣板橋市實驗小學。民國五十五年省立台北師專夜間部招生，當年暑假就考進母校就讀。

夜間部二年制國校師資料科，上課須延長一年，三年後才能畢業。每週上課四天，週一、三、五夜間上課，週日上午上體育課。三年下來，輕鬆愉快，留下美麗的回憶。

週日上體育課是我的最愛，廖幼芽老師教我們跳舞，溫兆宗老師教我們打國術，吳萬福老師教我們……，每位老師教專長的一類教材，好像一、兩週輪換一次。老師教得輕鬆，學生學得愉快。這種任課制，按老師專長，教材分類任課，數週一循環的辦法，就是後來小學流行的「體育課循環教學制」。

師專夜間部三年的課，每門課我都很喜歡，尤其語文教學研究。自己在小學教語文，

尤其當時教升學班，入學考試占二分之一（入學考試只考國語與數學兩科），分量很重，教法要很傑出，才能拿到高分。當時，擔任語文教學研究的是林國樑老師，我不但在課堂上認真與老師研討，課後也登門再請益，老師介紹了不少這方面的參考書，我都一一看了，影響我很深遠。後來我也出版了兩本語文教學方面的書。一本是「小學語文教學研究」，一本是「圖書館與閱讀指導」，留作紀念。

母校發展很快，民國七十六年又改制為學院。民國八十年改制為國立，校舍重新規劃改建，美輪美奐，回校開會，近校情怯，說不出一種感覺。自己大學已畢業，師大教研所四十學分也已念完，想回母校再就讀，已不太可能。只好鼓勵太太轉校，內人原來一路念女師，慫恿她大學念北師院，同為校友。民國七十八年，她真的轉校念北師院。念了四個暑假，教授開的參考書單，她照單全買，我全部都看完了，等於我也再回母校就讀了四年。母校！我好想念哦！

情緣

兩番受教情，終身毗鄰緣；歡度百年慶，相隨五十年

（為母校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建校壹百周年而作）

◎劉蘊如

【五八級夜間部國校師資科畢業
八〇級進修部社會科教育系畢業】

民國三十四年抗日勝利，我於次年六月畢業於江西省立九江女師高師部，同年九月即開始從事這一輩子未曾間斷的基礎教育工作，直至八十三年元月限齡退休。

記得三十八年隨外子來台，南北漂泊兩年餘，迨四十年成功新村落成後，成為第一批進住的軍眷，從此有緣與當時稱為台北師範的母校，隔和平東路毗鄰而居，迄今已近五十年。

在當時，母校紅磚砌成的樓房，不僅莊嚴美觀，配上四周扶疏的花木，景色如畫，成為村民休憩和運動的最佳場所；每逢颱風來襲，又成了大夥避難的好地方。母校工作人員的殷殷接待，更溫暖了飽受戰亂，歷經艱辛的遊子之心，這一份情，是居住成功新村的老居民永難忘懷的往事。

隨著時局的穩定，土地改革的成功，中華民國在五〇年代各方面均突飛猛進，教育也不例外。母校爲了順應時代的需求，開始設立暑期部、夜間部，給予現職教育工作者進修的機會。

我在民國五十七年夏進入夜間部二年制國校師資

科，同班同學有王業平、曾震言、劉叔卿等人。當時王業平同學擔任台北縣頂溪國小校長，我們全班同學會利用校外活動時間，到他所主持的學校參觀，並留下了幾幀泛黃的黑白色照片，影中有很多人已經叫不出姓名，且久失聯絡，甚至傳聞已有幾位同學作古，令人不勝唏噓！

記得當時教我們國文的是姚秀彥老師、教地理的是繆瑜老師、教體育的有吳萬福、程日利老師等。其中令我記憶深刻的是耿志華主任，他主持教學組，負責教學和考試等有關事宜，他監考十分嚴格，在大禮堂偌大的一個考場中，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我們畢業時，夜間部主任是鄭森蘭老師，她教授三民主義，認真負責，可惜已經不在，而我們的校長葉霞翟博士，亦因癌症去世，更令人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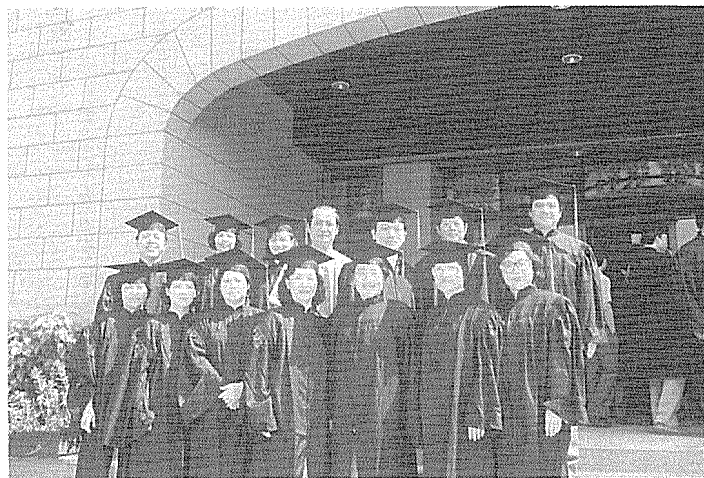
時光易逝，轉眼十幾年過去，民國七十七年，母校進修部暑期學士班第一屆招生，我幸運的以第三名成績考入社會科教育學系，被編爲內班第一號，且爲全班年齡最長的學生，與台北縣海山國小校長賴萬年同班，他是我們第一任的班長，也是班聯會永久顧問，其他同學



■民國五十八年參觀頂溪國小，作者代表致詞。



■民國五十七年，作者在課堂中。



■民國八十年作者（前排右三）與導師及部份同學合影，中立者為郭教授，（後排左一為賴萬年老師）。

倘有我北師實小同事紀雪津、林瑞烈等人。四年來，教過我們的老師很多，包括洪盛朗、郭金水、陳炯彰、耿志華、余美麗、徐飛聖、趙瑩、陳家秀、曾慧佳、王麗容等教授。我們的院長是陳鏡潭先生，進修部主任前後共有林國樑、張玉成、王秀芝、陳炯彰等四位。我們的導師郭明郎教授，他雖未擔任本班的課務，但卻是與我們接觸最多的一位。他不僅在班會時全程參與，在各種課外活動中也常常陪伴我們，還請大家喝飲料、吃便當，甚至在他當選北師院優良教師時，還請大夥兒上餐館；他不僅關心丙班，更殷殷關注和照顧每一個丙班的

學生，這一份師生之情，永銘心中。

俗語說：「同船過渡三世修。」我與母校因地利而結緣，又因兩度進修而有幸受教於各位師長，並與近百位同學同窗切磋先後達七、八年之久，應是多少世修來的緣份。如今，欣逢母校百年華誕，追溯往事，懷舊與感恩之情充滿了內心深處，我虔誠的期盼每一位北師人都能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段情緣，為這冷漠的社會注入一股熱流，使人間充滿了溫馨與祥和，也祝福母校因緣際會，享譽全球。

感懷北師

國

民教育乃各級教育的基礎，國民小學教育更忝為最重要的一環；國民小學教育目標的實現，端賴國小教師的優良品格、豐富學識和專業精神，而培育師資搖籃的母校——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之教師應為國師，不僅自我期許教不倦，誨不厭，燃燒自己，照亮學生，更自我鞭策，敬業、樂業而勤業，憑經驗而教，秉人格以化，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五年師專生活的陶冶，加上多采多姿的社團生活經驗，在母校多位老師之指導、教誨下增長了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奠定了畢生奉獻教育工作的職志，秉持「事事為學校設想，時時以兒童為念」的精神在努力工作，「不因孩子之煩以為怨，不因工作之多以為苦，而以作育英才為目標，以教學生涯為樂事」來自我勉勵，謹藉此文略述師專生活之一二，以感懷母校教導之恩。

余自幼家境清寒，歷代務農為業，勤樸節

◎溫明正

【六〇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現任台北市興華國小校長】

儉，是典型的農業社會家庭，因此從小養成刻苦自助的習慣，及至民國五十五年初中畢業，乃毅然放棄就讀高中的機會，而隻身北上僥倖考入師院前身——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就讀，在母校五年的求學時光中，可說是我一生求學歷程中的黃金歲月，每當憶往，總是歷歷再現，回味無窮。

猶記得五五年夏初進北師時，有位同學大聲自我介紹：「我姓宮，子宮的宮。」頓時引起哄堂大笑，從此開始我們有趣無私的團體生活，吃大鍋飯八人一桌，住教室通鋪十六人間，洗大澡堂，如同軍事訓練一般。新生訓練時大夥都不習慣團體管理的方式，入夜後同學們幾乎夜不成眠，想家低泣，更有數人萌生退意，幸賴教官、導師安慰鼓勵，不時曉以大義，才得以渡過入學的第一關。第一次正襟危坐在長條桌吃大鍋飯，覺得很有趣，開動後狼吞虎嚥，不一會兒工夫，杯盤狼藉，互相睨視

別桌，沒想到女生桌也不輸男生，同樣一掃而空，頓時領悟「吃飯生」是怎麼一回事。

回首師專生活，永遠充滿感激，母校師資陣容堅強，記得一、二年級導師黃啓龍先生，以藝術家之風範治學，三至五年級導師周淑瑞先生，談吐文雅、風度翩翩，以儒家之風範待人，訓導主任伊文柱老師，以身作則言教兼身教，足為學生表率，總務主任繆瑜先生法學素養博學多聞，實習輔導主任夏起晉老師的投入關切，林國樑老師的字正腔圓，譚慕蘭老師的詩詞研究，王秀芝老師的文學修養，鄒季婉老師的教育概論，康謳老師的樂理和聲，曾寅育老師的鍵盤指法，張統星老師的節奏指導，李毓進老師的自然科學，宋錫正老師的公民與道德，彭駕驛老師的英文選讀，楊贊珠老師的數學，廖幼芽老師的韻律舞蹈，程日利老師及林受波老師的體育鍛鍊，還有霍炳南教官、覃事祥教官、蕭浩教官在生活起居上無微不至的照顧與指導，以及護士謝蘭英女士的保健預防等，每位都是我的啟蒙恩師，對我從事教職的影響至深且鉅。

社團生活在一成不變的團體生活中是最好的調劑，師專五年參加過多種社團活動，如口琴社、科學研究社、土風舞社、樂隊、合唱

團，以及同鄉會、同學會等，在校期間擔任過區隊長、伙食委員，知青黨部小組長、委員，樂隊隊長、合唱團團長，民國五十八年教育部通函大專院校成立學生活動中心，時由林受波老師擔任課外活動組主任，改組統整各社團活動，並由各社團領導人遴選第一屆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在師長及學長、學弟們的愛護與支持下，擔任首屆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帶領社團走入學生自治時代。因此，社團生活帶給我的豐富的生活經驗，引領我體悟為人處事需圓融的哲學，激盪出對未來生命價值的觸動，永遠記得自己對社團的期待與興奮，更願分享自己走過社團的成長經驗以為傳承。

參加社團是一種課餘的休閒，也是一種學習，更是跳脫書本之外的一種心靈知識饗宴，它提供一個將書本知識印證在現實生活中的管道，它最動人的一頁莫過於共同營造相聚在一起的暢懷。猶記得廖幼芽老師每週三晚上帶領土風舞社的幹部到信義路國際學社（已拆除）學最新的舞蹈，再於週五的社團活動中教所有團員，每學期一次的土風舞之夜，是大家的盛事，另外國防部示範樂隊孔祥勳教官親臨指導管樂隊，參加每年的國慶遊行，康謳老師利用晚自習指導合唱練習，陳壽觥老師擔任知青黨

部書記期間，對同學的啓示，指導會議的進行原則，對我領導社團幹部的風格影響至鉅。

擔任全校伙食委員期間，是最辛苦也是經驗累積最多的時刻，每天清晨四點多起床，尾隨採買三輪腳踏車騎到中央市場，依菜單一一採買當天的菜量，經一番討價還價，覺得物超所值之時，才拖著沉重的腳踏車返回學校，接下便開始撿菜、監廚、整理餐桌、抬大鍋飯，一直忙到十一點半，接著又開始供應午餐，驗票、檢票、協助打菜，直到十二點四十分才能稍事休息，小憩一番到下午三點又開始忙晚餐，過了下午七時，大夥在伙委辦公室檢討一天缺失，再擬定明日菜單，經值星教官簽認後，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如今回想起來，雖然累，但男女同學終日在一起工作，也造就不少對情侶。

回憶五年住宿生活，因二年級時擔任一年級學弟的區隊長而與學弟住在同一宿舍，三年級擔任管樂隊隊長，負責樂器管理而住在管樂室內，四年擔任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又必須住在活動中心之內，到五年級時才又跟班上同學同居，因此被同學稱為留學回班，其中糗事

亦多。有一回因春節後返校，在樂器室內炸年糕，適巧牛總教官經過聞香而入，心想這下可糟了，一定挨罵，甚至記過，沒想到牛教官僅說：「可以請我吃一塊嗎？要小心電器着火！」讓人感到教官溫馨的一面，另班上有同學小錯不斷，蕭教官每天早上要他背校規十條，戲稱杏光十戒（杏光班名也），畢業前夕大夥開懷，有位同學到學校對面成功新村小酌數杯後不勝酒力，返校時搖搖晃晃，不幸掉入校門前的水溝中，被值勤的警衛發現報警處理，到第二天清醒後才知道是自己的學生。

五年同窗相聚自是有緣，母校更處處溫馨，在師範的大家庭中，老師關愛學生，學生尊敬老師，如今回憶起來仍覺無窮溫馨，師生間含蘊一份最真心的默契，傳遞一份最貼心的關懷，大夥在班上分享與交流，豐富各自的生命旅程，五年中我們享受了無數豐盛的饗宴，開起了漫長教職生涯的首頁，然時光飛逝、歲月無情，畢業已達廿五載，回憶昔時恩師對我們的諄諄教誨、殷切啓發的精神，倍感師恩浩瀚，沒齒難忘。適逢母校一百週年慶，謹致恩師最崇高之敬意與祝福，並祝母校校運昌隆。

我們這一班

◎楊素娟【六一級師訓班第三期畢業】

我們這一班，是從一塊破抹布開始的。那天，我們辦好報到手續，除了少數幾位在地的同學，或是在台北有親友的以外，大家都無處可去，只好待在課堂裡，要聊天又沒對象，因為大家互不相識。

不知誰無聊透了，拿起一塊抹布，擦擦黑板溝的粉筆灰。灰落了滿地，只好又找掃把奮斗掃地。突然，就像觸動了某種機關似的，在場的同學都動起來了，有人提議刷地，於是，掃把刷子齊飛，索性脫了鞋襪，捲起褲管，臉盆、水桶齊出動。刷了地，又刷了窗，全身濕淋淋的，就像打水仗一樣，大家興奮得比學校裡的小朋友還興奮。只有，戴黑框眼鏡的劉寬信學長，穿著雪白的襯衫，擦得波兒亮的皮鞋，不解的看著我們，「你們真像小孩子。」

大孩子黃鴻章學長意猶未盡，又到總務處要地板蠟、借打蠟機，直把地板打得光潔如新才罷手。人家是不打不相識，我們是不掃不相識，晚上又結伴到龍山寺賞花燈（那天元宵節）。我一向少出遠門，怯生生的，幸好馮錦松學長時時招呼我。回到學校，十一點多，我提議到成功市場吃元宵，結果不知誰付的帳，還讓人笑我了哩！

這只不過是開場白而已。吃在我們班是小事一樁，無論做什麼事都想到吃。晚自修的時候，嘴饞了，拔虎鬚湊錢買花生、買滷味、買酒、買零食。別以為女人才愛吃零食，這可都是男學長做的事。

上課時，當然不好公開吃零食，但桌上一杯茶總是有

的，說不定還有一包煙，桌下一瓶酒什麼的。最有趣的事，莫過於用電茶壺偷偷煮紅豆湯、綠豆湯。教授正上著課，奇怪那裡來的香味。下課時，幾位同學故意圍著老師問東問西，這時，後面同學已端來熱騰騰的一碗湯，請老師享用。夏天，還有冰的呢！

我們當初受訓，還要上舞蹈課，廖幼芽老師指導。從最基本的舞蹈基礎，動動手、動動腳、轉頭、聳肩等。因為同學們天份高，很快就學會，所以，又教我們社交舞，華爾滋、探戈等（我除外，考試時，我居然最簡單的舞蹈動作都做不全而昏倒）。葉瑞芬學長很有才分，又常帶團體活動，於是，晚自修時，就要求吳元杰師，或夏起晉師，讓我們練習舞蹈，理由是準備考試。於是，晚自修變成舞蹈時間，桌子往旁邊一靠，擺些水果、餅乾、飲料，邀請老師一起開舞會。

最可憐的要算黃友松黃主任。我們宿舍在三樓，剛好在黃主任樓上。我們晚自修時聊天，回寢室才拼命用功，過半夜不肯睡覺，洗澡聲、椅子拖拉聲、放音樂跳舞聲。半夜，黃主任常上來敲門，要我們安靜些。現在住公寓才知道我們年少輕狂，傷害人而不知。

那時都年輕，有家的想家，有對象的，鬧相思。黃鴻章學長一天兩封情書，早上限時寄走一封，就開始等回信。等不到，下午再寄一封。接到信，興高采烈乾一杯，郵差誤了，沒接到信，連喝三杯，藉酒澆愁。可是，他真

是熱心，真是會唸書。做事、讀書、用情都一樣專一，終於有情人終成眷屬。如果說，黃學長是傳奇的話，比起李麗芬學姐的事，就是小巫見大巫。

李麗芬和她的另一半，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李麗芬來自豐原鄉下，一個非常純樸的家庭。她常年梳馬尾，不施脂粉，頭髮烏亮，皮膚微黑，臉卻像紅蘋果似的，紅咚咚的。非常溫柔嫺靜，見人先笑，不多言多語。後來，常有人在宿舍窗下喊「李麗芬」，道地的台語，我們只知道李麗芬開始常躲著他。所以他來得很勤，又等了很久，一遍遍呼喚。從樓窗看下去，很暗，看不清是誰。不久，傳來喜訊，李麗芬要結婚了，對象是比利時的修士。來台兩年，只學會台語，國語一句都不懂。我們直呼怎麼可能！李麗芬是那種非常傳統、保守、溫柔賢淑的中國女性啊！原來就是這些特質吸引了她未來的夫婿哩！

寫到這裡，同學們的面貌，彷彿又都浮現眼前。一號是陳綠萍，二號黃雪卿，她們都已有了啓智教育經驗，而且又都大學畢業才來。當初，編教材、做教具，都向她們請教哩！三號林鳳梅，四號葉瑞芬，五號是我，六號江金蓮，她真是讀書種子，雖然家庭環境不許可，讀書沒法一氣呵成。受訓時，就考上北女師專，畢業後到教育學院進修，又到日本做短期進修，雖然身材稍胖，跳起舞來，很有韻致，很會畫圖，可惜灰黯些，是有才華而不能發揮的人吧！

最高的是簡碧霞，一七五公分！我只能到她肩膀，說

話時，要仰頭看她，後來到美國進修，一直拿到博士。半工半讀，非常辛苦，非有很大毅力不可。

蘇武信學長，也是非常熱心的人，家住東港。我們環島旅行到他家。承蒙招待，才二十六個人，吃了三隻土雞，吃剩的小龍蝦和九孔殼就有幾畚箕之多。最令我驚奇的是他藏書甚豐，尤其是文史哲學方面的書。光傳記文學雜誌，就一期不漏，平時非常淳樸，也是沈默型，沒想到他腹笥甚廣。真慚愧，自己不學無術，還常夸夸而談。

我們畢業旅行是走一站吃一站，都由在地同學招待，常俊哲老師笑說：「我們是蝗蟲過境。」

我們班一開始就非同凡響，我們的結業也是另樹一格，凡事離不開吃。我們結業那天晚上，向學校借了家事教室，同學們各顯身手，做出拿手好菜，邀請所有任課老師，並且請到最難請到的葉校長和我們聚餐。結束了一年同窗生涯。

午夜夢迴，或是工作倦怠的時刻，同學們的影像，師長的訓誨常縈繞胸前，是這些力量，支撐著我熬過這二十幾年的時光。一路行來，跌跌撞撞，辛苦備嚐。當電話線那頭傳來鴻香師：「小多兒好嗎？」不由得我熱淚盈眶，喉頭哽塞，小多兒和我一樣，一路行來也是跌跌撞撞，我懷疑，如果，我沒走這條路，他會不會順當些，到底當年受訓，他才五個月大，我錯過了黃金時光。但，我從不後悔選啓智這條單行道。那天，吳元杰師特地從台北來看我們這些老學生，我更感到母校、師長的恩深不盡。

師訓班憶往

◎陳茂德

【六二級師訓班第四期畢業】
現任台南縣下營國小校長

欣

逢母校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創校百周年，母校孕育了無數的國民教育菁英，也培育了數以千計的啟智班師資。本人自母校附設的台灣省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師資訓練班結訓，匆匆迄今已有二十二年了。二十多年來，一直堅守在國民教育工作崗位上，不管從事啟智班的教學研究或學校行政工作，都與啟智教育結了不解之緣，也一直牢記著師訓班師長們殷殷的教誨。憶起葉霞翟校長、黃友松主任、夏起晉主任、劉鴻香教授、吳元杰教授、陸莉教授、盧信祥教授、廖榮利教授、初正平教授，學習著諸位師長專業奉獻的精神，追憶師訓班的二三事。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奉台南縣政府之命，要到省立台北師專師訓班受訓，在對啟智教育很陌生懵懵懂懂的情況下，匆忙的參與訓練行列，那一年充實而難忘的日子。早期台灣省啟智教育始於民國五十九年，由北師籌設師訓班儲訓師資而得推展，且針對智商在50—25輕度可教育性的智能不足兒童，設立實驗班來收容教育他們。師訓班本身的責任非常艱鉅，缺少有系統的課程，而

爲了開啓台灣省啟智教育事業，師長們任重道遠，南北奔波，其如同傳教士一般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記得，時任師訓班執行秘書的劉鴻香教授常說：「各位同學，師訓班每期只有二十來位同學，受訓研習一年，肩負著各縣市啟智班開班，作實驗推廣的種子，每位都要獨立作戰，大家要同心充實自己，同學之間互相研究，隨時和師訓班連繫，更要有信心有能力去克服困難，開創嶄新的局面。」

早期各縣市啟智班剛開辦，百廢待興，真的孤立無助，要把實驗班的情況向教育局作簡報，也要向對啟智班陌生的校長、主任和老師們主動溝通，更要向家長宣導，自己也要忙著做測驗、編教材、做教具……樣樣要自己來，缺少助力，壓力很大，付出多回饋少，成就感低，難怪師資流動率高。幸好劉鴻香教授特別費心指導和鼓舞士氣，希望大家都能舉行校內教學觀摩教學，也舉行縣（市）教學觀摩，並且指導大家做專題研究，寫出心得報告，在「國民教育」月刊、「國

教之友」……等教育刊物發表，讓大家認識啟智班的老師有教學研究的專業素養，進而得到肯定和支持，溫暖大家的心田。

其次，陸莉教授用心教「測驗與診斷」，修訂國外測驗，在國內建立常模，並且以自己的小孩當「受試者」，讓學員施測，供同學們觀摩測驗的程序和指導語，其精神可佩。同時常言：「諸位即使日後去進修取得較高學歷，也希望大家留在國小，因為啟智教育需要有教育良心者一起耕耘。雖然，師訓班學員流動率高，但仍要不斷的儲訓，即使受訓過的學員不在啟智班，但因為有特教理念，可以協助啟智教育的推動，對設有啟智班的學校增加助力。」

誠哉斯言，陸教授更為結訓學員所翻譯的資料和心得報告，不厭其煩的修改潤飾，使啟智班老師在工作崗位上讓人肯定，這一雙背後推動的手，功不可沒。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話：「牢騷照發，工作照做。」這是實習輔導夏起晉主任的名言，的確，師訓班結訓的學員散佈在各縣市，缺理想的教室、設備、經費，缺人力支持，許多待遇福利的權益問題待爭取，要施展抱負時有太多的阻力，有太多的牢騷，夏主任的這一句名言正可以派上用場。牢騷照發，啟智教育的推動仍要照

做。

夏主任在問題討論時也曾歸納財主單位可能的一句話：「你們所作的建議和所提出的理由都很正確，我都很贊同，但我只有一個理由就是沒錢。」依當時政府的財政對教育投資較少，這句話讓我們有心理上的建設，只有不斷的建議，但不寄望一次就能夠達到目標。

在師訓班受訓的一年，培育我們有一股教育的熱忱，「開啟教育需要專業知能的體認，啟迪教育需要研究進修的意念。」

因此，學員中有堅守崗位在啟智班服務二十多年的，有的轉向學校行政的工作，對於學校啟智教育專款專用，將啟智班兩間教室相連並打通，且安置靠近廁所，並充實設備；也有的擔任輔導員或研究員，協助縣內啟智班的擴展，扮演著催化的角色。

「讓每一位老師都有特教的理念，特教就比較容易推展了。」我想，這是師訓班師長們長期的心境。但願，各鄉鎮市都能普遍設立啟智班，每一縣市都能新設或以裁併的學校改設小型的啟智學校，學校內也能廣設資源班，使無法跟普通班有效學習的小朋友都能得到收容和適性的教育。

憶當年

北師運動場上

◎楊進成

【六二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現任台北縣北港國小校長】

師

專畢業至今，已歷經二十三年頭，在這一段不算短的教學生涯中，幾乎都在擔任體育教學與訓練工作。曾經擔任手球、田徑、桌、游泳等團隊的教練，且所訓練的團隊均有不錯的成績表現。這應歸功於母校求學期間參加過數個校隊所累積的比賽經驗，以及四、五年級選修體育組時，師長不厭其煩的教誨，使我不僅培養出運動的興趣，也獲得了豐富的專業技能與知識，方能在日後的教學生涯中有所堅持，並發揮所長。

往事歷歷，如在眼前。記得在師專一年級時（民國五十七年）就加入桌球隊，當時學校並沒有固定的練習場所，從當時的學生活動中心（現已拆除）、體育組辦公室到禮堂，以至後來的新民樓地下室，都曾是我們流汗揮拍的地方。還記得有一陣子，不知何故，桌球桌擺到教師宿舍旁的防空洞內，那一陣子，班上喜歡桌球的同學還經常在此打球直到半夜一、二點。當時，我們的教練是體育組的渠先生。可能是因為沒有固定的練習場所，印象中並沒有對外比賽過，或許只能算一個社團吧！當年球技較佳的五九級藍順德學長，現已貴為教育部國教司司長，而六一級的王秀不學長，雖已高升台北市的國小校長，但卻於年前因病辭世。回憶當年，切磋球技，而今天人永隔，令人不勝欷歔。

或許是長得較高的關係，在一年級下學期時，被程日利老師一眼相中，要我參加排球隊。程老師雖然和藹

可親，但練起球來一板一眼，絲毫不得馬虎，每個基本動作，務必要求做得非常確實。印象最深刻的是：程老師經常站在球網一端的木檯上扣球，要我們練習攔網或接球。隊中廖天鐘（59級）、周啓松（59級，現松山高中主任）、王裕昌（59級）、陳宗賢（62級，高雄縣國小服務）、徐仁智（62級，北縣復興國小總務主任）、劉邦印（61級，經商）等，都是一時之選，而個人因球技較差，鮮有機會上場比賽，僅有在旁撿球的份。

二上，我加入手球隊。剛加入時，教練是翁琳樞老師（現在美國經商）。翁老師理論實務俱佳，常常親自下場示範各種基本動作。當時北師手球隊實力不弱，經常與師大、北體手球隊舉行友誼賽，成績互有輸贏。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中旬，我們在當時的體育組主任吳萬福教授的領隊下，前往清華大學參加第三屆大專盃手球錦標賽，比賽是在綠草如茵的棒球場舉行。

第一天天氣很好，我們在碧綠的草地上打球，覺得渾身舒暢。但是，經過一天的踐踏，到了第二天，已見不到「草」地，偏偏天公不作美，又下起雨來，整個球場變成一堆爛泥巴。運球時，常常人往前跑了，球卻黏在地上不動，惹得大夥一陣爆笑。一場球賽結束，每個人都變成了泥人。冠亞軍決賽時，我們對上了新竹師專，因地利之便，竹師發動了很多學生到場加油。在六十分

鐘的激烈爭戰中，比數互有領先，隊友們的情緒既緊張又激動，幾乎每個人都喊得聲嘶力竭，就連翁老師也不例外；全場只獨見一個人仍如老僧入定般的面露微笑，端坐在椅子上，好像這場球賽與他無關似的。你可知這個人是誰？他就是我們的領隊——吳萬福老師。最後，我們贏了這場球賽，不但獲得五專組冠軍，也有七位隊友榮獲明星球員（61級江松柏，62級王慶章、徐水煙、徐仁智、楊進成、63級莊梓猛、64級陳明財）。

事後，我們曾好奇地請問吳老師，在那麼緊張的時刻，怎麼還能如此鎮定？吳老師告訴我們：「身為領隊，如果也和你們一樣，那必定會軍心大亂……」師專畢業後，每回帶隊比賽，碰到類似的狀況，我都會以此話來自我期許，但就是無法達到吳老師那樣的境界。

四上，開始選組。我們這一級（62級）沒有一個女生選體育組，因人數較少，所以有些課程和六一級的學長們一起上。衆多課程中，最難過的莫過於廖幼芽老師的「舞蹈」課。廖老師的舞姿曼妙、韻味十足，真是美極了。但對我們這群骨骼僵硬，又沒有舞蹈細胞的男士而言，可就苦極了。在廖老師的嚴格要求下，一節課過後，我們已是焦頭爛額，面有菜色，無人不視舞蹈課為「畏途」。記得有一次測驗，廖老師要我們「即興創作」，只見上場的男士們一個個像是喝醉了酒，搖搖晃晃、表情僵硬，又像是學走路的幼兒，七手八腳、跌跌撞撞，像是在「舞蹈」。所以，當時體育組的同學們都有一個共識：體育組的課程，最難「混」的並非吳萬

福老師的田徑課，而是廖幼芽老師的舞蹈課，只要舞蹈課一上完，大家就鬆了一口氣，這也表示「一週又過去」了。

談起吳萬福老師的田徑課，真是既累人又充實。在他精心安排的課程中，不但讓我們充分的活動筋骨，也讓我們學習到如何去教授一堂成功的體育課。記得有一次上課，老師用畫線筒在地面上畫了彎彎曲曲、寬窄不一的白線，連接到跳遠的沙坑，吳老師稱之為「河溝」。我們先輪流用單、雙腳跳過窄溝，再跳過較寬的河溝，最後利用跳箱、踏墊，體驗騰起來的感覺。吳老師帶著我們這一群大孩子上了一節跳河溝的遊戲，在遊戲中，我們看到了「跳遠」的最佳教學範例。

「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是以前人們拿來批評「體育人」的輕蔑之語。但當時常和我們一起在北師運動場上奔馳的伙伴們，已有為數不少的人考上了主任、校長，更有人在大專任教，甚至任職中央部會的高級主管，可見事在人為，只要有心向上，任何人都有成功的機會。

北師五年，受到上述幾位師長的諄諄教誨，潛移默化，使我在往後的體育及行政生涯中得以得心應手。後來，個人能考上主任、校長，也大半是因為多次參與體育訓練，累積了不少的功獎積分，方能取得應試資格，進而僥倖考取。今逢母校百周年校慶，奉恩師——體育系系主任日利之命，特將求學記憶所得撰成此文，作為紀念，並與在校學弟妹共勉。

百年之須臾

——憶那段古樓歲月

◎李漢敦

六四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現任台北縣新莊民安國小校長

前

些日子，應體育系程日利主任之邀，晚上回母校和同學們座談，散會後已十點半了。從舊音樂館走出來，穿過禮堂的長廊，昏黃的燈光依舊；回響的足音，一如二十五年。回家後，獨坐書房，思緒彷彿回到六十年代初，那青澀成長的歲月，回到夢中的北師校園。夢中，紅樓蒼邁聳立，禮堂龍鍾踟躕，堂前的大合歡樹，花香沁鼻，小喇叭聲迴蕩、迴蕩在校園中。是二十五年前，抑或今日？塵封的往事，記憶深處的回顧，彷彿是夢。

夢中的紅樓，印象鮮明，雖然已無處覓踪跡，但相同命運的圖書館，卻連夢裡也踪跡無處尋。只記得是灰色的水泥物，但那如藏經閣的內涵，卻是愛書人留連之處。我曾是小說族的一員，讀初中時曾將一武俠小說出租店的書都看完，古典章回小說也今古通吃，從遠古的封神榜到民初的孽海花，雖然沒有造成近視，卻捧回了四科紅字的成績單，要不是命好（初中最後一屆不留級），人生也就改變了。上了師專，看到圖書館中的小說更多了，而且不用花錢，又沒有考試壓力，更可放膽去看了，一

年級時成了圖書館中的知識饕餮客。當時曾為一個中國四大奇書的夢，三國、水滸、紅樓都看了，獨缺金瓶梅，也不知那是什麼書，當時保守的師專，當然沒有金瓶梅，特地向館員詢問，還遭到異樣眼光對待，更加深一窺究竟的心願。直到十幾年後，台灣社會漸漸開放，讀台灣師大國文系時，才看到日本藏本的足本金瓶梅，原來如此！

舊圖書館拆除，聽說是為了延伸運動場，使其有完整跑道，看著整理中的運動場，翻起的泥土，味道是熟悉的，依稀有著當年的汗水味。只是恰巧聽到「團結、合作、犧牲、奮鬥」的低沉吼聲，自新體育館中傳出，信步上樓，新一代的北師手球隊，正以優異的個人基本動作，在漂亮的原木地板上展現著。看著他們，身邊喊叫著的湯錦宏老師，聲音神態依舊，兩鬢已微霜，不復當年的青春意氣風發。我這當年叱吒球場的選手，於今也只能當壁上觀的來賓，嘆時間之易逝，看物已不是人也非。

北師手球有著光榮的傳統，民國六十年手

球剛傳入台灣時，我們躬逢其盛，隨著前幾屆學長苦練過，寒暑假還留校集訓，翁琳樞、程日利、湯錦宏三位恩師，曾啟蒙、先後陪伴我們晨昏練習，寒暑不輟。也帶我們轉戰各錦標賽，贏得獎盃回。踩著操場中的草地，尋找鞋印是否還在，回想當年最喜歡有外校球隊來校比賽，在許多同學的呼喊掌聲中，縱橫球場，痛宰對手，於今想起，仍有飄飄然之感。

在球隊中，除了體能、球技的增長之外，培養了團隊合作求取勝利的精神，我們成了拼命三郎，有著不服輸的鬥志。印證在教育上，這也是學校教育中，當前最缺乏的內涵，中小學生如果都能參加運動團隊，除了體格健康之外，這些刻苦耐勞、團結合作、永不服輸的精神意志培養，是非常需要的，可是這卻是當前教育中的空白課程。

我們參加校隊，因為共同奮鬥過，再加上程、湯二恩師仍領導著北師後輩，形成一共同師承的師兄弟情感，爲了推廣手球運動，在兩位老師的支持下，在民國八十年我們組成了北師手球校友會，每年在校慶前十一月中旬，舉辦北師校友盃國小學童手球賽，幾年下來已是北台灣國小手球界的年度重要賽事了。校友們也在這時齊聚一堂，共叙當年，也交換教學經

驗，並與在校同學建立情誼，當他們畢業分發任教時，校友們或者可適時予以協助。也期盼著此一精神及校友盃賽，能持續下去。

從操場走到老禮堂，那是唯一夢裡和眼中所見相同的景物，也是我成長快速，記憶最深的地方。因爲參加樂隊，所以不時要到禮堂北側的管樂室練習，二年級接下樂隊隊長，援例要住進管樂室和樂器共存亡，當時就和指揮張文宏二人搬進去了，雖然遠隔操場，離群眾居，卻常高朋滿座，高年級學長們來談音樂，聊人生，勉勵未來，當時雖無「生涯規劃」這一門學問，但已有實質討論了。當年意氣飛揚，臧否人物的一群，已有許多位已是一校之長，更有位居要津或成功的商人了。

記得曾經爲了要辦一場純管樂的音樂會，全隊早晚都練習，早上六點練習音色及個人技巧，晚上合奏。由於早上個別練習時，我們常到禮堂北側各據一隅，雜亂的各式喇叭聲，引起後面住家居民的抗議，學校當時給他們的答覆是：六點鐘以後早該起床了，那有擾人睡眠的可能。在那個年代，這樣的答覆已夠客氣了，抗議只是自我安慰的發洩罷了，只好養成早起的好習慣吧！音樂會在當時課外組主任程日利老師的支持下，給予指導老師孔祥勳先生

很大的空間，我們全力以赴，辦了一場成功的音樂會，是那個年代中唯一的一場管樂演出吧！

那段樂隊隊長的三年歲月中，給我很多成長學習的機會，於今想起還深深覺得幸運，對於一個來自鄉下的孩子來說，能因領導社團而增加能力，在做事中學習與人合作，增加溝通協調的技巧和能力，在嘗試錯誤中摸索前進，在前輩學長的帶領指導中，模仿，感受其風範，那是洗去青澀、快速成長的過程。雖然比較忙，也可能影響一些功課，但權衡之下，確是值得的。

古樓獨居的日子，雖常嘉賓滿坐，共話青年少時；也有冬夜古樓夜雨，寒冬冷雨飄滿一操場時，獨享孤寂與寧靜，獨坐長廊昏黃的燈光下，伴著滴答的雨聲，是「紅燭昏羅帳」的輕狂少年，卻有「聽雨僧廬下，……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的滄桑景象，於今回想該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情懷吧！也曾聽說古樓的天花閣樓上有日據時代的藏寶，也有著各種的古樓傳說，年輕氣盛的我們，那管許多，在一假日早晨，找了長竹梯，偷偷上了閣樓，一窺傳說究竟，沒有枯骨，只見到堆了不少劍道

護具，有面罩，也有身甲，應是日據時代留下的，我們沒有動它，其他似乎再無他物，不知至今是否還在，該可收入校史館，為百年校慶作一出土文物見證了。

古樓、新樓隔操場相望，老校友、新學弟共話百年校慶，細細回想在北師成長的歲月，她做為培養師資的搖籃應可無愧。當我教書多年，也肩負學校辦學成敗之責，幾千位學生交到手上，如何教育他們？這些經歷之後，再檢討印證母校的教育。她位處軟紅十丈的台北市，全國最繁華的首善之都，但絲毫沒有市儈氣息，大部份來自鄉下農村的孩子，還能保有一顆純樸的心到小學任教。又能有多元的發展，由本班同學畢業四十人，二十年來留在國小教室講台上的已不到一半了即可印證。

當還有機會坐在禮堂前的台階，等待夜色來臨，一如當年各抱樂器，即興合奏，迎接一輪明月從拇指山頭升起，只是不知現今明月是否依舊？那些合奏的少年，雖仍高談，也還批評時事、臧否人物，只是鬢已星星也，而拇指山呢？明月呢？眼前只有炫人的霓虹，和高聳的大樓。還好，古樓猶在，否則情何以堪？

記母校的社團活動

◎ 陳清枝

六五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現任中華民國假日生活教育推廣協會祕書長
宜蘭縣森林學苑籌備處負責人

畢

業整整二十年了！五年的師專生活，留給我多采多姿的回憶，尤其是學校的社團活動。

二年級，我就進入廣播中心，擔任文稿的編寫工作。每週四篇短文或心得，一年下來，也寫了近百篇的文章，養成日後我天天寫作的習慣。現在輔導中心主任曹中璋教授，就是當時同社團。她優美的聲音，叫人難忘。

三年級，我接下了心潮詩社的棒子，擔任了一年的社長。任內除了詩刊的出版，寫作的研究，並大力推動詩歌的朗誦。曾獲得大專杯詩誦第一名，也和副社長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兒童詩的寫作研究，及母語的朗誦，也是曾努力的，和同級陳木城校長，還在幼獅文藝，用台語朗誦詩歌。這些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年級負責校刊主編的工作，盡心盡力，力求突破、創新，終獲得大專乙組的第一名。也奠定日後在編寫上面的能力。而同班楊文貴教授，則擔任活動中心的總幹事。

五年級，因為有畢業參觀旅行及試教實習活動，社團活動較少參與，只接了黨部區常委及由教官指派我，擔任了一個月伙食主委。那一個月，我卯足了勁，致力於伙食的改善。雖然到第二十七天，就累倒住院，但幾年後回校，還有學弟妹記得因我們的努力，不僅每月加三次菜，生日的同學，每人還可獲贈一份生日蛋糕，感到欣慰。

除了學校的社團，私底下，我們也會因志同道合，而組成團體。像「同心圓」，是師專三年級時，因共同愛

好，由五個人所組成的讀書會，每天晚自習後，到科學館的草坪：讀書、練武，提出心得報告。

「愛的學校」一書（現遼流翻譯出版的夏山學校），就是那時候，我們共同閱讀、探討的一本書，也立下了日後，我們創辦「森林小學」契機和源起。

「芝服」則是畢業後，再返校組織學弟妹，利用寒暑假到學校服務的社團，從民國六十五年創立迄今。而同時市師也成立同樣社團——鳴鐸。

這個團體，可說是北師一個特別、且深具意義的社團，曾高達百餘人參與，且一直以地下社團（未立案）存在，到最近才正式立案，成為北師院的一個社團。

成立的原由是因畢業試教而起，六十四年，我們實習學校在宜蘭壯圍的古亭國小。寒假我們五人先去訓練一合唱團及節奏樂隊。畢業後，繼續以此為服務內容，到全省各地，從事教學服務，並訓練自己的能力。

轉眼回首，已二十年過去了。那段年少輕狂的日子，已如落花流水，一去不復返矣！但回想起來，仍覺得溫馨動人。尤其社團活動，帶給我的學習及成長，勝過於正課。其中待人處事，興趣理想，皆是在社團中，學習經驗而來。

這十餘年來，我致力於開放教育、實驗教學的研究，都是由於社團的啟發，延伸至今。除了感謝北師提供我如此寬潤、自由的學習空間。也期盼學弟妹，能藉社團活動，充實自己經驗、能力，導引未來美好的人生。

我的探索我的夢與憂鬱

◎陳木城

六五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
美國密蘇里東北大學教育碩士 現為僑用國小校長

其實我很不願再提起師專的往事了，重新打開記憶的盒子，怕那年少的青澀、莽撞、叛逆和憂鬱會令四十歲卑躬世故，溫順而隨俗的我感到痛心和難堪。

◎壹、少年十五流浪時

國中畢業那年的夏天，經過一場激烈的考試競爭，我被決定就讀師專。在老家鄉下人的眼中，這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我也跟著道賀的長輩們感到高興，雖然不能讀高中，內心裡有一點兒心有不甘。

一個大雨滂沱的下午，爸爸用腳踏車載著我，到村子裡的復安宮祭拜辭行，熱心的廟公建議抽籤求神指點。果然是一支好籤，村人們都嘖嘖稱奇說：

「阿城要去讀師專了，當然是好籤！」

「以後畢業就要做先生了，捧鐵飯碗哩！」

走出廟門檻，本來要坐爸爸的腳踏車到三公里外的街上搭汽車，正好有一部計程車載客入村，我就免費搭便車到溪州，轉客運車到員林，再換平快火車往台北。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遠行，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會怎樣？也不知道此行是福是禍？在員林火車月台上，一手提著皮箱，一手拎著六公斤的白棉被，我有著前程蒼茫的感覺。這時候，有一個年輕人提著手提電唱機，正播放著那首流

行的〈默默的祝福你〉，歌聲婉轉悠揚。這樣的歌聲，使我充滿離情別意，想起故鄉的童年時光，想起那個讀彰化女中的暗戀情人，想起這一切都要結束了，只流為這月台上邂逅的默默祝福，不覺泫然欲泣。

火車開動了，看著窗外碧綠的稻田，靜謐的村落，我也隨著起伏的田野，上上下下的車行速度，心潮洶湧，不能自己。一直到了天黑了，火車在萬家燈火中減速穿過這個城市。臺北到了！我和所有下車的旅客，大包小包的，爬上爬下的，匆匆忙忙的，張惶失措的投入這個城市。當時我知道：這裡離開故鄉已經很遠了！

第二天，完成報到手續，在男生第五宿舍第五寢室，找到我的床位，先到的同學已經攤開嶄新的棉被，正忙著練習摺疊棉被。沒有人開口招呼我，我也沒有出聲問候。坐在床頭，環顧全室，左右兩邊是通鋪，一邊八個床位，中間隔著一排書桌，也是一邊八個座位。不久，集合的哨聲響了！教官介紹中隊長、區隊長和各寢室室長，然後請室長做內務示範，大自棉被、枕頭、草蓆、鞋子、臉盆、毛巾，小至肥皂、牙缸、牙膏，甚至牙刷刷毛的方向，都有嚴格的規定。第一次離家，竟然有人願意管你，而且管得這樣巨細靡遺，我不但不嫌煩，而且有一股幸福的感覺。

新的生活開始了！早點名、晚點名、練唱軍歌、整潔活動、社團活動、教育實習、琴房練琴、晚自習、起

床號、熄燈號，每天奔走在宿舍、餐廳、紅樓、明德樓、圖書館、球場和琴房之間，日子又新鮮又充實，同學也都是來自鄉下，同是天涯淪落人，在打打鬧鬧談談笑笑間，倒也不覺得有什麼流浪的悲情和瀟灑了。

◎貳、在孤寂中驚醒

有一天，聽了一場演講回來，我突然覺得同學的笑話一點都不好笑，平時的話題也很無聊，天天吃飯上課睡覺簡直俗不可耐，個個看起來都面目可憎。於是，我開始沉默了。

在同學的眼中，應該是天天臭著臉，滿頭亂髮，夾著書像夾著尾巴一樣，畏畏縮縮，行色張惶的獨來獨往，著魔中崇似的不言不語不說不笑。當時我也知道，這樣下去我會被團體孤立，會活不下去。可是，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了。當時，我不可能這樣妥協，不可能再和大夥兒玩團體遊戲，甚至我很痛恨玩這種遊戲的人，偶而應酬一下都覺得如坐針氈。每天睨著眼，陰著臉，一付睥睨群雄自以為很臭屁的樣子，幸好同學都很純樸，沒有人看不順眼挺身出來揍我一頓。

這段日子我學會晚睡晚起，上課遲到打瞌睡，經常翹課躲到圖書館讀我自己的書，後來索性翹學到外面去了。我經常出沒在我們咖啡廳，道藩文藝圖書館，二輪電影院，台大師大校園。看看大學的校園海報，去參觀人家的社團或演講活動，自己覺得視野開闊了，要讀的書更多了，從羅曼羅蘭、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

卡繆、沙特、赫塞赫曼、到國內的洛夫、羅門、葉珊、鄭愁予、余光中……，天馬行空的囫圇吞棗，狠狠的發奮起來，不眠不睡的啃了不少書。可是，校內的正課卻是七零八落，一些可以臨時抱佛腳的科目，考前熬夜通關，像數學、教育統計就有補考的紀錄。這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擔心成績過不了關的經驗。

回想起來，我很慶幸自己讀的是師專，沒有太大的功課壓力，可以盡情的在文學哲學裡浸淫探索。也很感謝當時幾位年輕的老師，像呂祖琛、阮美蘭老師，跟我們談人生，談存在主義，陪著我走過這一段寂寞的人生旅程。師長的關懷對年輕人，猶如荒漠中的甘泉，給我力量和生命的希望。現在的許多教育制度和社會觀念，因咽廢食的使老師遠離學生，或不得不和學生保持距離，忙著為升等而去做研究，為了社會地位而參與政府及民間機構的活動，或是為了避免性騷擾之譏而潔身自保，這樣的教改導向將造成師生疏離，是教育上的殘缺和災難，值得吾人深思啊！

這段憂鬱的慘綠的少年時期，使我慢慢的找到自己，確定自己要走的路，領悟到人生的意義，在人生旅程上是極其關鍵的階段。到了四年級，從成功嶺回來那年，我就開始漸漸的破繭而出，感覺自己就要成為可以翩翩飛舞起來的新蝶了！

◎參、在讀讀寫寫的小徑上

四年級那年，許多國中同學考上大學，紛紛北上求

學，不免都會互相拜訪，來看看我這個老班長。聽學長說師範生這個時期最容易自慚形穢，要不就是最奮發圖強。我面對這些菜菜的新鮮人，倒是不卑不亢，因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雖然，當時我已多次獲得校內的論文獎、新詩創作獎，擔任過心潮詩社社長，校刊編輯，也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作品，被稱為青年詩人。但是在寫作藝術上，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要跟上去。我正苦於難以突破的時候，朱隆興學長介紹詩人林廣給我。上過一次課後，我知道機不可失，就放下一切，每週翹學到輔大聽他的課，並得到他的鼓勵，成為他的入門弟子。一年多的虔心受教，詩藝精進，對國內文藝界的發展和流派頗能掌握，對文字語言的排列組合也頗有心得。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有朝一日，文學藝術將在我生命裡展現它無比的力量。

那種感覺就像阿拉丁得到神燈一樣，在我的背後有一個孔武有力，無所不能的巨人，隨時供我吩咐差遣。但是，我秉承師訓，決定做一個身懷絕技的隱士，如果不是山窮水盡非不得已，絕不輕易拔劍出鞘。所以，我曾經得到的文學獎，如師大第一屆兒文獎首獎，淡江大學五虎崗文學獎首獎，洪建全兒文創作獎兩屆首獎，及其它教育部廳的優良著作獎，若不是無心插柳，就是爲了缺錢還債，要不就是出於江湖義氣，不得不然也。

回想師專五年，猶覺迴腸盪氣，氣象磅礴。六十五年四月在最後一堂作文課上，我以《麵包樹》爲題，寫

了一首描述師專五年的詩，之後發表在五月出版的《心潮詩刊》上。現在重讀舊作，百感交集，願不怕貽笑方家，重刊二十年前習作，與同窗老友一起重溫舊事。

麵包樹——我的師專五年

我們不再執著於主義和流派了
聚散如風，信鷄踴躍於
思想未曾定型，苦苦的
說不出五年的風向

並不曾想到時間的速度以五年爲單位
當南風十里，愁緒舒展直到光年以外
一如多雨的週末

不忍心多看窗外的一幅校景
她的每一棵樹，每一張淚流滿面的葉子
而我將如何向你敘述這故事
雲如何模擬天空的表情
風如何描寫一片日暮的草原呢

只記得起初大概是這樣
我們猶是一群傻傻的新生，來的第一天
揮著鐮刀爲草坪理短短的小平頭
校歌才新教不久
集合的時候，大家都還陌生

後來，後來的有些記憶不起來了

只知道少年時代閒著無聊愛打籃球

爲了有一次不幸球無端的被懸於網中

有一次不小心打破玻璃

便看見碎片裡

一段不能拼合的年月

也許該說那是事出偶然吧

風雨是一群激進的學生

在樹林裡引起一陣騷動

直到蕪林荒叢如一把亂髮

蓋住了我的額頭，野火遂焚盡晚霞

也說不出那種心焦的滋味像些什麼

只看見火舌貪婪地伸向森林延至海灘

熱烈的和死亡與信仰爭執並且不惜打賭

而慘綠的年代如一爿苔牆

潮濕的日子裡偏好把弄刀劍

談論多雲的江湖，結拜兄弟

指星座爲誓

視死如流星

過了一年，聽過許多唱片

趕看許多電影明星

追隨時髦人物繞唱片而旋轉且高唱——

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的火把

我們這一代的浪花

潮流迴漩，我們的詩歌疊沓澎湃

滾石狂歡，爲慶祝生命如此短暫而搖擺

用我們亢奮的吉他

鐵軌般的琴弦……

而我將如何向你叙說，多少年後

誰也沒想到到那年代只流行一時

便過時落伍地老了，年老如

彎腰卑恭的榆柳，懦弱可憐的榆柳

爲三月飄花詠絮

油頭粉面向女子招手的榆柳

在年輕時代便天蒼地老的

耽於古典與美德

耽於愛情和溫柔

坐在安樂椅上如此吟唱……

讓四月的戀情徜徉於金色的黃昏

輕輕的，讓我爲你起千個親暱的小名

輕輕的一一喚過千遍，輕輕的

爲了你是一隻容易受驚的小麋鹿

則愛情將是一陣幽香的晨風

吹入一襲絲質的薄衫

枕在我臂彎裡的也將不會是你

而是新填的一首

念奴嬌弱浣溪紗哪——

千古傳誦的七絕

祝福將縈繞於你的耳邊

我的一匹馳騁江湖的老馬將繫於

你晚霞般繽紛燦爛的髮際

回首，請爲我朗誦詩詞，在承諾裡

讓我爲你苦苦的相思

把四瓣紅葉砌成心字

於是，我要你給我握一握溫熱的

請你告訴我，歲月的足跡何處

時間的五年到期，分離何處

年輕的汗漬在額上流成皺紋

請給我拐杖，給我一把扶持

當風又在麵包樹間吹起高亢的號角

雨在葉脈上敲打出獵的鼓聲，

你看我站著的姿勢像不像

一棵苦苦的麵包樹，重重疊疊的風雨

來自不同的方向，心甘情願的

用我的闊葉盛滿月色如水

我們不再執著於主義和流派了

聚散如風，莫向離人揮別

想到南風十里，這是春夏之交

六月雨，冷冷的簷滴

如出鞘的劍赫然向我逼近

麵包樹，麵包樹

教我如何向你訴說這懷戀，北師五年

豈只是那長長的迴廊麼

或許我們不曾信神，而禱聲迴鳴

這水樣的紅樓長使我駐足沉思

六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最後一次作文課上

發表於心潮十一期（六十五年五月四日）

◎肆、二十年來雲和月

二十年了！真快呀！我這二十年做了些什麼呢？想起來真是慚愧呀！在教育的崗位上，在讀讀寫寫的小徑上，每天在公餘之暇，熬夜伏案，讀書寫作，到底我做了些什麼？就那些幾十本賺得虛名的小書嗎？就那些微不足道的獎項嗎？還是那百來個行政單位施捨的記功嘉獎？

想起昔日的雄心壯志，而今竟是彷彿可憐的一無所有，覺得自己是太不用功，浪擲光陰了！如果可以摒除雜務，明心見性，集中心力，相信在文學和教育上是可以有有一番作爲的。

所以，應該爲下一個二十年好好規畫了！願與北師先後期學長們共勉！

給我成長機會的國北師

◎ 鄭藩志

六五級暑期部金門分班畢業
八一級進修部初等教育系畢業
現任金門古城國小校長

民國五十七年夏，面臨高中畢業，心不知何去何從。當時的金門，尚是一個十分閉塞神祕的海島，情勢緊張的戰地。對外交通不便，資訊媒體缺乏，讀到高中，在金門已沒有學校可讀下去，往往就只有聽天由命，前途唯有看各人的造化，或是祖先的庇蔭了。

記得那年也正是金門「八二三」砲戰十周年紀念，紛紛傳說共軍有意企圖再度犯金，緊張的氣氛不亞於現在媒體爭相報導的中共第三次台海試射導彈軍事演習，每一戶人家總存著一種同生死的觀念，認為往後的日子不管是好是壞，全家人都要在一起，不願骨肉分離。書要不要再唸下去，並不是頂要緊的事。即將高中畢業的我們，自然也就沒有什麼升學壓力了，每天所盼望的，是什麼時候要「開戰」了？是什麼時候要「反攻大陸」？

不過戰事歸戰事，民生歸民生，日子總要過下去，地方的一切發展仍要永續經營，所以政府即有

所謂「戰備不忘建設」、「建設不忘戰備」的施政方針，而「教育」更是長官所重視的第一要事。於是廣設學校，培植人才，風氣之盛，堪稱空前。因為如此，學校多，師資需要也多，烽火之下，外聘不易，只好想出妙方點子，那就是「就地取才」，利用金門最高學府從附設簡易師範科提昇到特別師範科，其養成教育有如現在的速食麵。追憶一下，金門今天能擁有這麼豐沛的師資，還應歸功，感念當年地方政府具有前瞻性的施政眼光。

很慶幸的，我也是在此一政策下的受惠者，因為高中畢業這一年，金門最高學府——金門中學奉核定要招考附設特別師範科一班三〇名。我考取後，經過一年的訓練陶冶，順利的完成學業，就如他的走入國民教育行列，從那個時候的「菜鳥」，一晃已是歷經近廿七年磨練的「老鳥」了！

初任教職，由學校還歸學校，卻有不一樣的心情。先前在學校為學生，而後在學校為人師，角色

迥然不同。每天必須要想到，學生需要什麼？我要給學生什麼？可不是容易的事。雖然樂於刻苦耐勞，欣喜接受工作，但是總有「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慨，於是要「做中學」、要「再教育」不時就會浮動在腦海裡，久久無法平息。

在這種無力感的心情下，慕名已久的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卻發佈了令人雀躍不已的消息，那就是暑期部要利用空中教學招考在職老師進修，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不但充實專業知能，且能提高學歷，何樂而不為？當時地區幾乎所有合於條件的老師，無不爭先報名。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母校為了解決離島交通的不便，與考慮學校校務正常的運作，不但期中考來金設置考區，就連六十四、六十五兩年的暑假面授，也商聘許多名教授，飄洋過海駐金，假金城國中分語文、史地兩組開課，甚至畢業典禮也勞動葉校長霞翟女士親臨金門主持，如此費心的為金門基層教師謀福祉，為金門師資進修開先例，怎不令人感動？這也是我與母校國北師結下的第一次緣。

感恩的心不會停止，母校的情不會忘懷，轉眼之間，十幾年過去了，母校已是升格改制了。民國七十七年，北師再次打開大門，讓國小老師又有機會利用暑假在職進修，幸運之神讓我又一次順利入學，也讓我第一次踏進未曾進去過的母校校園，感

覺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是何等的新鮮。在初教系一年乙班的教室裡，聆聽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教授講課，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益友，大家上課時的專注認真，下課後的談笑風生，午休時像遊牧民族覓得一棲身之所，歷歷如昨。第二年金門報考踴躍、錄取甚多，足足可以設立初教系與特教系各乙班，於是母校又克服困難，再一次採用師專時代模式，決定來金授課。我於公於私考慮，申請休學一年，準備在金開課的第二年再復學銜接上課，得到母校的俯允。

民國七十九年復學，唸金門分班初教系二年教，受到同學的愛護，推舉我擔任班長，也使得我有更多接近教授、服務教授的機會。每個星期教授一批批的來，看到他們密集式的上課，不但不會喊累，所表現出來一絲不苟的教學態度，甚至忍受聲音沙啞的教學精神，真令人佩服不已。直可說：便宜了我們，辛苦了老師。四年暑假的光陰，既充實又快樂，不知不覺的過去了。

「吃果子要拜樹頭、飲水當思源頭。」今天我能自特師科而取得師專畢業又師院畢業，及至現在即將修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暑期教研所四十學分班，受到母校國北師院與地方長官太多的幫助與支援，我衷心的感謝。師恩浩蕩，長存我心，我永遠的難忘。曾經陪伴我成長的每一個人。

豐碩的成果

那

時復興南路還是乾枯的河道，春天會開滿杜鵑花。有一年九月時分，一個十五歲的女孩，提著行李走進北師的大門，就這樣，女孩和這個學校結下不解之緣，前前後後，斷斷續續待了十九個年頭，而緣份仍未解呢！學校要過一百歲生日了，慶祝活動的準備一波波開始，也喚起女孩年輕歲月的記憶，忍不住要告訴你許多古老又美好的故事。

記得陸莉老師那年才三十歲，第一次當導師，全心全意的關愛照顧她的學生，而我們四十五個女孩就是那些幸運的學生。每當過節，沒回家的同學一定可以在老師家享受團圓的溫馨。平時假日，大家也分批被邀到老師家大快朵頤，第一次師丈真被我們秋風掃落葉的方式嚇到了。所以那時伙食雖然奇差，我們班卻個個「壯」得很，連拿兩年女生拔河冠軍，而有我在內的五個死黨，還被戲稱為五大金剛。

老師對我們的用心可不只是生理的滿足。一年級時，老師為增廣我們的見聞，培養教育的專業精神，利用週六下午安排各種參觀活動，印象深刻的有振興教養院、育幼院、汽水工廠。老師也在週末假日，陪

著這群求知若渴的大孩子東奔西跑。班上在老師的促動下，一學期都會辦二至三次的慶生會，而且因老師的指導，每一次都有精彩的活動，玩得又瘋又開心，所以班上的感情相當好。

有一次，六、七位同學晚上參加校外的一個活動，因時間略晚趕不回來（十點一到宿舍大門就關上了），借住在其中一位同學家中，沒想到查舖查個正著，且認定是不假外宿，那個時代不假外宿可是個「大罪」，會在公佈欄上貼公告：行為不檢，不假外宿，大過……。家長出面道歉說明也不得平反。後來老師苦口婆心要同學寫悔過書，大家還氣老師怎麼也覺得我們不對。事後才知道瘦小纖細的老師，一個人在訓導處和教官們為同學力爭，堅持不在記過的會簽上簽名，又擔保學生不會再犯，希望讓學生寫悔過書抵過，老師護生心切，絕不讓我們留下不好的記錄。每每大家談起此事，我就會自然浮現想像中老師堅毅勇敢的身影，久久不能忘懷，我知道老師是真的愛著我們的。

就在這樣全方位的照拂下，我們是歡笑豐收的成

◎曹中偉

【六六級國校師資科畢業
現任本校初等教育系副教授】

長。

更幸福的是五年級我們由伊文柱老師帶實習，對我們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全班都暱稱老師為「伊媽媽」。老師年紀雖較長，但非常瞭解年輕的我們。畢旅時和我們似朋友般一起笑一起唱，加上老師經驗豐富，指導我們安排最適宜的行程，既輕鬆又盡興。選擇最好的教學，讓我們看得感動落淚。旅程中更教我們各種避免暈車的妙法，竟創下十二天沒人暈車而吐的記錄。最後一天在臺中教師會館，全班吵著要繼續遊玩，不像別班都疲累得想早點回家。而且，我們還出了一本畢旅的紀念文集呢！

最讓我受惠良多的是老師的教育心。集中實習時，老師事前要求嚴格，編教案，做教具，佈置環境，一遍遍檢查修正，事事要求給兒童們最好的。實習中，絕不允許爲了「表現」而過度操練學生，所有活動的取捨，都是以是否對兒童的學習與身心成長有助益爲標準。每晚我們都開兩三小時的檢討會，在大家高唱「愛的真諦」的歌聲中開始，把一天中教學和帶班的挫折唱出來，也在用心唱著「愛是恆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時，在心中默默的許諾：真心的愛我們的學生，相信他們、包容他們，永不放棄。直到今日近二十年了，每當被學生或自己的孩子氣得想罵人，就會在腦中響起這首歌，和當年內心的誓言，而化解了憤怒。若自己能算是個有耐心的老師，實在要感謝當

年伊老師的用心良苦。

老師的細心和十八般武藝，也使我們學會待人處事的一些道理，佈置美麗溫馨的會場（排東西都用線量呢），安排設計各種活動，漆油漆，畫全面牆的太壁畫。師專的第五年非常緊湊和豐富。

我們班還有一位讓人羨慕的老師。記得一年級第一堂國文課，一位穿著簡便的男性走進來擦黑板，大家心中又焦急又奇怪，老師要來上課怎麼還有工友來擦黑板，且黑板也挺乾淨的嘛！沒想到他轉身自我介紹起來，竟是教我們國文的鄭郁卿老師。接下來的一年半，每堂國文課都充滿笑聲、感動、喜悅和知性的充實。帶領我們欣賞新詩，啓發我們的創意，介紹各種好書。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賞析的第一首詩是鄭愁予的「錯誤」，各種想像的情景一幕幕走進腦中，讓我感動莫名。自此我迷上新詩和朗誦詩，組成地下社團——詩歌朗誦隊，還曾得到北區大專杯的朗誦冠軍，也被邀請在國父紀念館演出，爲我師專五年留下另一張彩頁。在鄭老師的感召下，我們看了許多好書，寫了許多不一樣的文章，像結婚宣言、生命故事。而我最後更選讀語文組，過了兩年浪漫的日子。在語文組遇上另一位讓我難忘的徐紀老師，他上我們的小說創作，主要讀莫泊桑的小說。老師常穿著黑色的唐裝，以感性的聲音說著一個個的故事，不記得自己有多少次是含淚聽完的，少女的心深深的被每一個感人肺腑的故事震撼。我確信現在從事諮商工

作，能體會各式各樣當事人的內心世界，那段時間讀的小說，寫的小說分析，為效法小說家的細膩描述，而練習觀察人，揣摩其內在之過程，實在功不可沒。徐老師也是個性情中人，一次他講莫泊桑的一個短篇，講到主角的兩位先生都是好人，只因命運捉弄人，而面對共有一妻的窘境，老師長嘆一聲將書丟出窗外，凝視著遠方久久不發一言，而我早已淚流滿面不能自己。

當然不少老師給我很多的啟發、指導和照顧，讓懵懂無知的我順利的成長，有限的篇幅只能寫出部份的記憶，不過，仍要對所有的老師說聲：謝謝您！

北師的紅樓真的很美，從紅樓彎至宿舍區長長的迴廊更美。我是廣播社的成員，有一年負責清晨的播音工作。清晨五點五十分離開宿舍，九、十月時天剛微亮，彩雲在遠遠的天邊，整個迴廊的視野逐漸明亮起來，拱圓的光影倒映在地上，我踏著光影前進，似乎生命力就在體內復甦。冬天時天還沒亮，深藍的天空綴著幾顆閃亮的星星，伴我走過暗暗的迴廊，讓人不禁發思古之幽情。走進播音室，在號角伯伯嘹亮的起床號聲後，我帶著剛才的感動，向全體同學道早安，說些感性的話，放音樂組同學選的優美音樂，最後報當日的重要新聞，美好的一天就這樣開始。

那時活動中心和男生宿舍相連，一向由男生獨自

享用，特別是有電視的空間，他們總穿著「隨意」，坐姿「隨便」，自然沒有女生敢進去共享。我們班不甘心，八、九個人商量好，選個黃道吉日，浩浩蕩蕩的走進活動中心，找電視機前的空位就要坐，一群服裝不整的男生紛紛走避，我們就不客氣的坐最好的位置欣賞電視，從此活動中心才真正屬於全體學生。本班名為「清流」，有此豐功偉業實在名副其實，該在校史上留下一筆。

這些舊有的建築大都拆光了，所有的宿舍（那十六人擠成一團的平房、夏天熱得只能坐著，腳泡在冷水桶中睡覺的樓房）、迴廊、舊科學館（我們常在前面的草地上彈吉他唱歌）、舊圖書館（那是坐在閱覽室看著操場做夢的地方）、餐廳（排隊吃大鍋菜、學習打撈技術、聽男生敲盤子、拿水桶打熱水的地方）、還有健康中心和我返校工作的學生輔導中心之樓房。當然，最讓人不捨的是紅樓，那年暑假和徐仁廣老師，坐在籃球場上，看著紅樓的鋼架一一被拆下來，心中好痛好不捨，紅樓所有故事的身影只能在夢中追憶了。

時光的巨輪不停的轉動，誰也無法使之慢下來，只希望不要在巨輪輾過後未留任何痕跡。和北師的緣份未斷，也期盼在往後新的一百年，仍有我努力的足跡，陪伴這古老又新生的學園一起奮鬥成長。

一個師訓班學員的感言

◎鄭玉疊

七〇級師訓班第十六期畢業
現任台北縣樂利國小校長

每

個人的的人生旅程，總有幾個影響其一生的人、事或單位，在其精神思想與行為上，長相伴隨，產生無限的作用。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兼辦的「智能不足兒童師資訓練班」，在我的生涯成長中，有極大的影響。

◎師訓精神伴我行

自師訓班第十六期結業已十五年，但在這段日子裡與啟智教育結下不解之緣，也給予我成長的動力與啟示。聰穎智愚者各有不同的人生際遇，唯瞶愚身殘者經常具醒世與啟迪常人心的率直和真情，在其憨厚樸實，無仇恨心機的生活裡，天天是快樂天，一般人則常有煩惱心。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之「智能不足兒童師資訓練班」，以培育智障師資為主，筆者有幸成為其中一員，受其訓育薰陶，為本省啟智教育盡過心力，也感知凡我師訓學員為智障學子服務，均本之有教無類之精神，盡己之力。當初受訓，師長曾言：「不管對啟智教育喜好多少，服務期間盡力而為，即使回歸普通教育，仍可關心及推動特殊教育」。

本此精神，在教導啟智班學生三年後，筆者轉任輔導室工作及校長職務時，反而受益更多，更熱

愛特殊教育的學子、老師們。並從中體會為人處世之些許道理：

「所有的身心障礙者，都是來自考驗我們（老師、父母、社會）的菩薩」。

「啟智教育是最具挑戰性的教學工作，亦最易有成就感」。

「我們教導的是不同個體的人，需用不同方法啟迪」。

「智障者是一群不愛計較者，對他們別計較太多，計較多失去的也多」。

「我們教不懂他們（智障者），是我們專業能力不足，不是他們笨」。

「給教學者精神的關懷與鼓勵，是啟智工作者前行的動力」。

筆者以此心得，自我提醒、勉勵，作為辦學及協助推展特殊教育之精神支柱，當中師訓班師長的精神支持自不在話下。這一路行來，也已十五個年頭，當真感謝，我曾參與；更感謝引領我們前行的師長們。

◎與師訓班的緣

師專期間，曾受業於蔡春美教授、張訓誥校長

的「特殊教育」課程，種下內心特教的種子，更深知，教育得因人而異，有所變通。

師專畢業服務教職三年，在學養不足，全力付出中，頗有心智被掏空，江郎才盡之感。面對那一個個純真無邪的學子，當真愧以教之。在教然後知不足的自省中，唯有再進修接受新挑戰。乃於民國七十年毅然決然投入「台灣省智能不足兒童師資訓練班」的懷抱，開啓個人生涯的新目標。這一轉變，緣自筆者心底的兩個信念：

「我是一個適合教育工作的人」。

「教育是一份最具挑戰性的事業，需全心去經營」。

啓智教育在當時，並不普及，又屬實驗階段，諸多模式待建立，是教育領域中較新的範圍。有此機會參與，當屬個人之榮幸。

◎師訓生活嚴而多彩多姿

能帶職帶薪，專心住校受訓，是件幸福美好的事。

當時師院未改制，校舍建築仍是老式的磚房瓦屋（照片一、二），木柱式的回廊騎樓，屋外是空曠青綠如茵的草坪，正是我們閒話教育的場所。師訓班的辦公室，十多年來，仍在北師入口左邊角落的二樓房舍，而我們在當時圓拱形門的家事館教室上課，一班二十二人，兩班共四十四人。男生住

宿於大通鋪的長廊宿舍，八人一間，女生則住於師訓班辦公室之二樓，因我們是教師返校受訓，管理不像在校師專生嚴格。除了三餐用膳時間（照片三）與在校學弟妹們共處外，師訓學員，多忙於課程的研習與作業製作，甚少彼此交流，亦未早晚點名。

由於我甚珍惜這一進修機會，也感於充實自己之重要，加上師長們授課認真，態度和藹，給予我們多所啓發，尤記衆師長們各有不同教學風貌。

陸莉老師教診斷與測驗，最爲認真嚴格，除了教導各種智力測驗，也要求實地施測、診斷、分析，對我們幫助最多。陸老師做事認真，一絲不苟，對學生則和藹可親、盡力解惑，深知言教啓迪有時限，身教感召方深遠，是學生口中的良師益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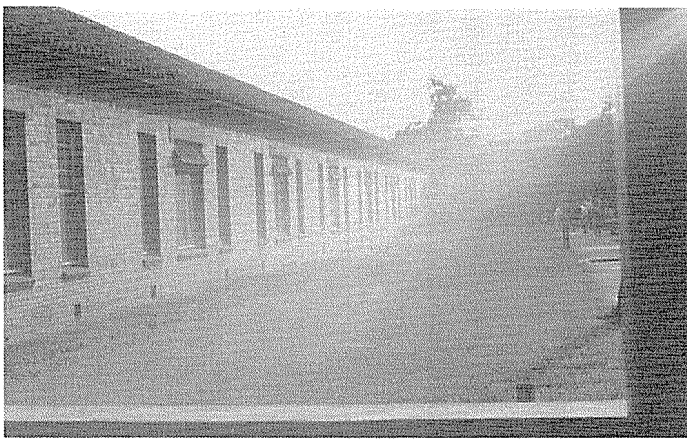
另一位師訓班的精神支柱是劉鴻香老師。多少全省各地的學員來函、來電及回師訓班，無不指名找劉老師。其慈母般的關愛，循循誘導學員從感官訓練課程中，製作各種感官教具。實習時，與陸老師逐一爲學員們修正、討論教案的專注及用心，讓學員們不敢偷懶也受益良多。

除此之外，夏起晉老師教授生活教育教材教法，吳元杰老師數學科教材教法，他們兩位幽默風趣，言簡意賅，隨時點醒學員們的困惑。廖幼芽老師的活力、李均斌老師的美勞工作分析，以及鍾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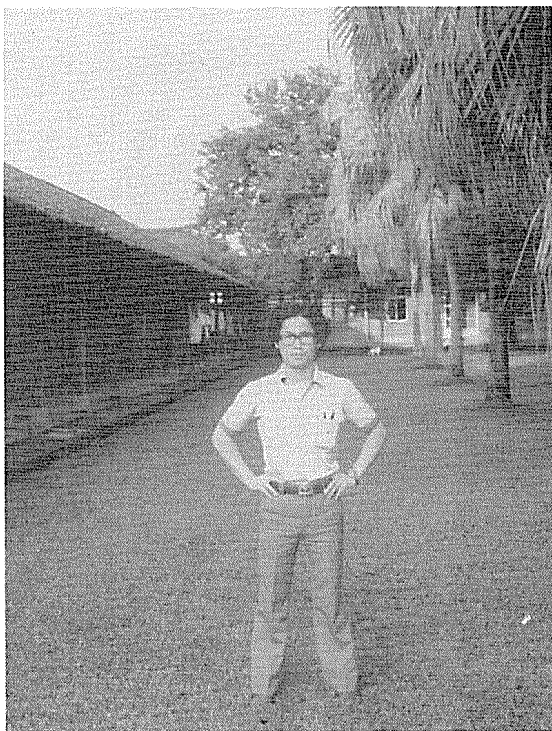
校老師、常俊哲老師，外聘的賴美智老師、張培士老師、曹愛蘭老師等，仍堅守於特殊教育的崗位，也都給予筆者不少的指導，至今銘記在心。

師訓生活雖然約束少，課業要求與實習則不馬虎，一週的集中實習，學員無不全力以赴，相互支援扶持觀摩，在兩人一組的搭檔合作下，製作琳琅滿目的教具，結業前也舉行教具展，各個成果豐碩，最叫人難忘。

智能不足師資訓練班，培訓啟智師資種子，在為期四個月專業的實務訓練與實習後，返回各縣市，從事啟智教育的教學。筆者深感肩負責任重



照片一：夕照下的磚房校舍與如茵的草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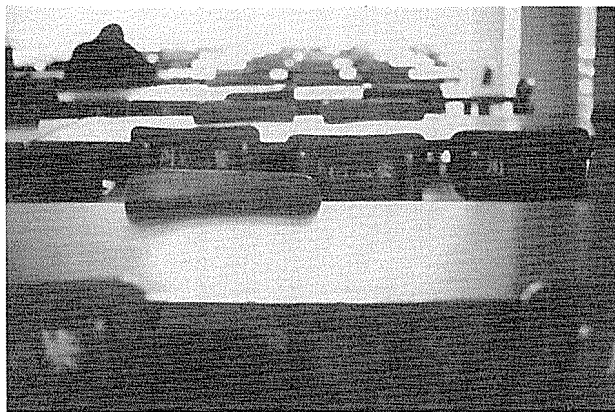


照片二：舊校舍、綠草坪、大棕樹是男生宿舍前的美景。

大，也知唯有一步一腳印，方能點燃智障者心中的明燈。在嚴格而慈愛的訓練過程中，確實對許多教育人員產生莫大的影響；個人也以能接受師訓課程為傲。因為筆者進了師訓班之後的教育生涯，受師訓班師長們極多的指導與鼓勵。

◎啟智師訓持續行，師愛光芒照寶島

經歷廿六個年頭，創設於國五十九年二月的「台灣省智能不足兒童師資訓練班」，已培育四十四期（至八十五年三月止）一千六百二十三位啟智教育的種子教師；他們曾為我國啟智教育的發展



照片三：早期的餐廳是進餐與進修的場所。(民國七十年的餐廳一景)



照片四：劉鴻香老師退休後，師訓班第一期學員班長張連寶校長代表學員致贈紀念品。



照片五：師訓班各期學員代表，有教授、校長、主任、啟智班教師與劉鴻香老師（退休後）合影留念。

立下汗馬功勞，也曾給予無數智障者及家長帶來希望與光明，更代表政府對身心障礙者施予照顧與教育，這全然延續於師訓班師長們的「教育愛」，方能在全省散發光芒。

北師師訓班，為國內教育界造就不少人才。有的至今仍堅守特殊教育崗位，二十年如一日，也有回歸普通教育當主任、校長、教師、教育行政人員及教授者，人數不少。這些教育同仁，無不成為忠貞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股穩定教育的力量。在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史上，國北師院智能不足師資訓練班，有著重要的地位，這些，當推劉鴻香教授、陸

莉教授多年辛苦的付出，及諸多北師師長們終年辛苦奉獻與紮根的結果。從劉鴻香教授退休時，歷屆師訓班學員，自動發起為其辦理大型退休會可見之（照片四、五，第一期學員班長張連寶校長及二、三、五、十六、十八期等多名學員致贈禮物）。

現在，北師師訓班，仍將繼續扮演我國啟智種子教師的培訓機構，培育更多更優秀的啟智班教師。筆者有此機會代表學員陳述心中所感，甚感榮幸，更覺得驕傲，也曾是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智能不足兒童師資訓練班」學員為榮。

第一屆幼師人的心聲

◎陳麗玲

七四級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畢業
現任台北市桃源國小教師
本校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是一種特別的機緣吧！讓我有幸成為北師人，也讓我實現了成為教師的願望。如今又重回北師的懷抱，那一種回家的感覺真好。

十四年前，當我還是一個高中畢業生，與其說拒絕聯考，不如說是被聯考拒絕。當時同班同學中有上大學的、有就讀三專的、有重考的，唯獨我賦閒在家，所有的志氣、信心可說蕩然無存。後來經過代課教師甄試，擔任為期三個月的代課教師，那時對於教師一職充滿尊敬與仰慕，這是一份多麼神聖而偉大的工作呀！心中暗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成為一位正式教師，那該有多好！

就在暗自嘆息、期盼中，「北師」發佈了第一屆幼師科招生的消息，對我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於是在小學老師的熱心幫忙下，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參加了入學考試。報考人數有四百五十人之多，錄取四十五名，對於放下書本良久的我而言，想要考上，恐怕比登天還難。

收到錄取通知單時，我欣喜若狂，覺得很

意外。接著參加口試，參加人數有九十名，錄取四十五名，很幸運地，我又錄取了，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轉捩點，我終於可以踏進「北師」的學習殿堂，使我的人生邁入新的里程碑。

第一屆幼師科在「北師」顯得很特別也很新鮮。活潑大方的氣質有別於普師科的恬靜、樸實，也吸引了不少男同學的注意。平淡的校園中，加入幼師科的朝氣，有如綠葉有了紅花，頓時校園生趣盎然。學校主辦的各項比賽，如壘球賽、體育表演、運動會……等，幼師科學生都能全力以赴，交出了許多輝煌的戰果。

睽違已久的校園生活深深吸引著我們，舊紅樓的詩情畫意、古色古香，是我們的最愛；琴房卻是我們的最怕，因為僵硬的手指要彈奏美妙的音符，真是不聽使喚，雖是最怕卻也是我們停留最多的地方。圖書館是吸收新知的寶庫，女生宿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小窩，而餐廳是培養「打撈隊」的功臣。多少個早晨，我們幼師科的歡笑在校園中散播；多少個黃昏，我

們幼師科的友誼在校園中滋長，校園中的一草一木都如此的令我們感動與難忘。

在兩年幼專的學習過程中，我們盡心盡力，充分把握學習的機會，對於教授們的諄諄教誨也銘記於心。其中有幾位教授教學風格獨特，令我們懷念不已。王秀芝老師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上起國文課來口若懸河，唱作俱佳，學者風範表露無遺。王老師嚴格要求背誦古文觀止一書，隨堂抽背，使得我們上課時心驚膽顫，但是王老師講起家鄉笑話，我們則笑得人仰馬翻，上王老師的課真是又愛又怕。

廖幼芽老師親切美麗，上起體育課來精神奕奕，教起土風舞來儀態萬千，從曼妙的風韻中可看出廖老師年輕時定是一位絕代佳人呢！而林育璋老師，剛畢業，像是鄰家的大姐姐一般陪伴著我們；林老師親切隨和，未婚的她，既年輕又漂亮，璀璨的笑容，不知迷倒多少男孩的心，我們都成了「好奇寶寶」，好想知道林老師會花落誰家哦。

蔡春美老師溫柔婉約的親和特質是賢妻良母的典範，上蔡老師的課，如沐春風，獲益匪淺。更值得一提的是，十四年來蔡老師像慈母般的帶領著無數個幼師科、幼教系的學生，共同為幼兒教育努力，使幼兒教育的路更加寬

廣、平坦。蔡老師經常在課堂上鼓勵我們要不斷的努力，把握機會充實自己、繼續深造。而筆者正因蔡老師循循善誘的鼓勵與協助下，參加彰化師大轉學生考試，倖獲錄取，完成彰化師大輔導系的課程，在國小服務數年後又繼續回母校考入初等教育研究所，整個進修的過程受到蔡老師頗多的啟發。

十四年來，筆者雖無緣真正走入第一線擔任幼教老師，但是關心幼教的心，卻是不變的。隨著自己身為人母，孩子就讀托兒所、幼稚園，更能體會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幼稚園教師的偉大。在此願幼教系的學弟學妹們不要氣餒，有了你們的努力，我們的下一代才有更好的希望，我們的教育才會更成功。

十四年後的今天，我重回母校的懷抱，滄海桑田，內心不免悵然，雖然紅樓不見了，但宏偉的行政大樓正發揮它特有的現代化功能，讓人振奮；幼師科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幼教系，更有力地擔負起幼兒教育的重擔，令人另眼相看。母校已邁入一百年了，在物換星移中，不變的是北師人一顆傳承「北師」優良傳統的的心，僅以此短文祝福母校校運昌隆，各位師長身心健康。

那一段閃亮的日子

◎梁慧佳

七五級普通科畢業
八〇級進修部語文教育系畢業
現任桃園縣平鎮市新勢國小教師

甫

自母校畢業的那一、二年，曾數度由夢中驚醒，夢中的我正對著試卷苦思，良久寫不出一點答案，一時之間心急如焚，不由得冒出一陣陣冷汗。餘悸猶存的清醒過來，才恍然發覺自己早已脫離了被「考」的生涯，投入教誨學子的良心事業了。這感覺有點兒如釋重負，但細細思量，代之而起的，卻是更深沈的對學生生活的眷戀。在北師度過了五年時光，由年少、稚嫩到成熟、茁壯，這之間師長的引領，學長的提攜，同窗的幫助，所有成長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在在充滿了令人感懷的情誼。縱使離校多年，偶一提及，串串的回憶，仍令我心神顫動。

十多年前的北師，古意盎然的紅樓猶矗立在校門口的正前方，日日夜夜迎接著一群群青春活潑的學生，在它的懷抱中，接受師範教育的洗禮。

「紅樓」是北師的地標，更是萬千北師人心中的精神堡壘。還有校門口兩側，那緊鄰和平東路的花園，在茂密高大的林木環繞下，隔

絕了外界車水馬龍的紛擾嘈雜，在校內，我們只聽聞蟲鳴、鳥叫，夏日尚傳來一陣陣響亮的蟬嘶；明德樓、新民樓後方的樹林，還不時可窺見松鼠的俏皮形影。身處大台北這現代化的都市，不但可接受高度文明的文化刺激，猶可享受林園的清幽與生趣，在這樣美好的環境之中學習、成長，真是一種莫大的幸福。

記得剛成為北師的新鮮人時，住在低矮的老宿舍中，爬上不時搖晃的雙架床上鋪，在教官、學姊的指導下，學會了疊四方棉被的「絕技」，每當內務檢查成績公佈時，也正是我們的「心跳時刻」。而每天早晨六點「懶豬起床」的起床號，和夜間九點不定時響起的哨音，也成為我們最大的恐懼，因為這象徵了早點名和晚點名的到來。我們得以最快的速度整肅儀容，衝向操場，集合、整隊、聽訓，直至踏步、唱軍歌。剛由國中畢業的我們，穿上了卡其軍訓裙，換上一張張不苟言笑的臉龐，努力的進行軍事化的操練，儼然成了「中國女兵」一般。就這樣「操練」了五年，我們漸漸從抱

怨聲中，體會出一些旁人無法感受的樂趣，也慢慢的甘之如飴。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如果沒有這些經歷，那師專生活也就少了許多特別之處了。

還有，母校的「飲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令人回味無窮。那時，全校師生的三餐都在大餐廳完成，每到開飯時刻，人手一碗、一湯匙，排列在「養老院」（四、五年級學長之宿舍）前的林蔭大道，或是男生宿舍的走廊上，其大排長龍的盛況，真是蔚為奇觀。人多，自然笑鬧聲不斷，還有人喜用鋼杯用餐，談笑間也用它助興，一時叮噹、匡啷之聲不絕於耳，堪稱全北師最熱鬧之處。進入餐廳後，白胖親切的伙夫伯伯和伙委們循序為我們打菜，大夥兒捧著一大餐盤豐盛的飯菜，就各自相中好位置開動了。菜香，人情味更濃，無怪乎自北師畢業的男男女女，「份量」都比國中畢業時增加了不少。

回想起在母校長達五年的求學生活中，曾教導、關愛過我們的恩師實不計其數，無論在知識傳授或人格陶冶方面，都在我們的心靈中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記得當時在校授課的教授中，有許多髮絲斑白、身穿長袍（旗袍）的老師，他們學識淵

博、溫文儒雅，由於人生歷練的豐富，上課課來真是頭頭是道，還常穿插一些人情小故事，令我們在枯燥的專業課程中，暫時得以紓解一番。他們有的嚴肅莊重，有的和藹親切，但相同的是：都擁有負責、敬業的精神，期待我們個個成材，日後才能擔當教育下一代的重任。

而更常在學校各個角落中出現的，是另一群中生代受西式教育的老師，他們有智慧、有活力，啟發了我們新的思想和觀念，無論是課業上的難題，或是情緒上的困擾，每一位老師都很樂意為我們排解。有時在餐廳，有時在球場，更多的時候在教室外的走道，我們可以看見，同學圍繞著老師談天說笑，忘卻了身分的顧忌。

由於我們大多離鄉背井，獨自北上求學，所以有許多老師還常自掏腰包，請全班同學一起包水餃，或是開慶生會，甚至邀請我們到他家中聚會，努力想給我們一種家的溫暖。如今回憶起來，心中有太多的感動與感謝，母校的每一位恩師，都不止是「經師」，而是令人永久懷念的「人師」。

除了正規的課程之外，北師人的另一個生活重心，就是社團了。因為當時大家年少輕狂，擁有無盡的理想與抱負，精力無限，而

「社團」就是一個結合同好，可圓夢、實現理想的地方。由於大家都住校，所以只要有特定的社團辦公室，社員們一有閒暇，必定往那兒走去，和學長、學姊們聊個天南地北，心靈就彷彿得到了滿足。

我很幸運，和「北師青年寫作社」結緣四年，參與了好幾場全校轟動的演講，包括邀請到司馬中原先生、席慕蓉女士和已故的三毛小姐蒞校；又在指導老師和學長、姊的引領下，學得了編輯校刊的理念和技巧，和一大群志同道合、情深義重的同窗好友，共同挑燈夜戰，編出了數本圖文並茂的北師青年。

在社團中，我尋得了自我肯定，更遇見了難能可貴的知交，所以這一段回憶，在我的北師生涯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同學也和我一樣，各自投入了醉心的社團活動，整個人因追夢而神采飛揚，我想：他們也一定忘不了人生中這段發光的歲月。

民國七十五年，在我們這屆學生即將畢業之際，得知了紅樓即將改建的消息，大家皆因離愁而更加不捨。後來母校改制成師院，我又重新踏入校門在職進修，映入眼簾的，是一棟

棟改頭換面、高聳而嶄新的教學大樓、音樂館和男女宿舍；昔日紅牆綠瓦的宿舍、餐廳、琴房、活動中心，和我們最愛的紅樓，早已灰飛煙滅。母校新舊雜陳的面貌，一時令我難以適應，不過，要求新求進，提昇師資培育的品質，勢必得有所犧牲。幸好，至今母校中仍有不少昔日教導我們的老師繼續執教，令我們這群北師人，還有一份歸屬感。

也許是地緣關係吧，畢業後分發至桃園平鎮任教，隸屬新竹師院的輔導區，在校內校外的同事中，很難找到北師人熟稔的面孔。每當旁人或家長問及我的學歷，我總會以響亮的聲音告訴他們：「我畢業於北師！」因為，我自覺高人一等，我以北師為榮。

離校這麼多年，對母校的感情未曾磨滅，對恩師的教誨亦未曾忘懷。如果能回到從前，我一定要心懷更多感謝，付出更多心力，營造出更加多姿多采、美好燦爛的年輕歲月。期盼分散於全省各教育崗位的北師人，互相勉勵，克盡職責，且更上一層樓，揚眉吐氣，讓未來的北師以我們為榮！

走在新舊年代之間

◎ 顏肇基

【七五級普通科畢業
本校國民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我

有個她，美麗風華，人人都說，北師之花。我有個他……

永遠無法忘記新生入學訓練時，學生活動中心的學長為我們教唱的那首歌——北師情歌。幾年來，每一個人的際遇不同，對於我來說，在男女感情上雖然幾經尋覓，終究還是落得一場空，然而，在生命中，「北師人」的印記牢牢地烙印在心版中，卻成了越陳越香的酒，伴隨著我浮沉的生活，在我記憶的容器中，日益發酵。

初入師專時，還記得是住在大麵包樹附近用磚蓋的平房中，那時候，每天早晨要舉行早點名、疊棉被，軍中訓練的那一套，對於從小就吃苦的我來說，並不會感到有任何不適應，倒是有些同學不知道在哪些方面不習慣，在半夜裡，竟自躲在棉被中嚶嚶啜泣。

那是個颱風夜，外面下著雨，而我們那一間擠滿十八個人的「大家庭」中，也有人在母校寂靜的初夜裡就那樣地湧出了珍貴的眼淚。

幸好，學校校園夠小，不經意便能與想見的「人兒」擦身而過的機遇，似乎使得「不適應症」很快地不藥而癒。不僅如此，一大堆的同鄉會、寢室聯誼、班級聯誼、社團聯誼、校際聯誼……，琳瑯滿目的活動不斷推陳出新，不到一個學期下來，「鄉愁」在北師特有的溫情中，似乎已被稀釋得淡淡的。

還記得當時每到用餐時間，等待用餐的隊伍，總是沿著舊餐廳的走廊往兩棵麵包樹的方向延伸。雖然自己也曾為用了餐大排長龍而抱怨，但也許是習慣了，在廣播中心播放的輕緩樂聲中，那綿長的隊伍，似乎成了一條緊緊北師人的美麗綿線，將我們的生活捆束在一個

可以共享的天堂中。

十年了，這十年中，母校歷經了幾次改制的變動，而我在服完兩年的預官役後，重新踏上北師的校園，歷經了暑期進修、研究所進修，可以說踏踏實實地走過了我北師新舊的「交界點」，內心的感觸尤為濃厚。

有一天，在行政大樓的電梯中碰到一個昔日的師長，她正和同事談論著學生上課的種種，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現在的學生實在不比改制的時候素質高……」

百種、千種、萬種的理由擺在師生之間，便成了難以跨越的「代溝」，也許師長的抱怨對某些學生來說是真的，但我身為研究生的角度來看，這種對學生的「刻板印象」卻是危險而且沒有智慧的。

我還記得我唸師專時的老師們常罵我們比學長、學姐們不用功，這樣說來，北師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北師真的一代不如一代？

一個世紀了，北師駐立在那裡，不斷更迭的新鮮面孔，一個個的都在她的春風中孵化成熟，在還來不及成熟的時候，我們豈非只能耐

心等待？

也許新的時代，人跟人的距離拉遠了一點以後，溫情似乎便在偌大的縫隙中散逸。但是，新的現代，絕對有另一種匯聚溫情的方式，我們不可能讓北師永遠在靜止之中，因此，無論老師或同學，絕對不能一味坐待溫情重新降臨，而是去燃燒，讓自己成為蠟燭。

在小學中服務，常聽到同事有這樣的抱怨：「現在的學生好難教，管他的！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子女！」因為這個理由，同事說他放棄努力持守的教育大愛！

我想到聖經歌林多前書十三章的一句話：「……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如何面對自己對學生的「失望」，我以爲是我們北師人應該努力學習的功課。

一百年了！北師！妳的唯一盼望，乃是在讓「愛」永遠持守而不在新時代中絕版的恆久信仰中。

只要有一顆種子萌芽，生命便有繼續延續的美麗盼望。北師人！讓我們成爲等待發芽的種子，在杏壇的芬芳泥香中，用我們的枝幹共搭一望無際的綠色森林吧！



十年幼教生涯有感

記

得剛邁入北師幼師科一年級時，當時全校僅招收一班幼師科學生，同學們來自四面八方，有些是剛踏出校門的高中畢業生，有些是高職幼保科畢業力拼考上的同學，也有的是徘徊各大學門外像傘兵一樣連自己也出奇不意的來到幼師科，更有亙古未有的三名男生，及大腹便便努力向學的孕婦來校報到，在這種社會化程度頗高的組合裡，別說同學們間的年齡相差十幾歲，就連年輕老師站在我們之中也讓人無法辨認，誰才是「教授」？

十年前的台灣幼兒教育，可說是一片荒蕪待開發的處女地。在當時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即將是「幼教老師」的頭銜，雖然嘴上說：「教育幼兒是很重要的」、「幼教需要專業」，但是每當逢人談起「教幼稚園的？」以後可不可以轉教小學……的問題時，心頭總有一陣酸意。但強烈的使命感驅使著我們往前衝，要讓大家知道，幼稚園的老師「不是只有哄哄孩子而已」，「幼稚園的老師正在為我們的社會『教育』未來的主人翁，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幼兒階段是極其重要的關鍵時刻」。

在幼師科的求學過程中，我們背負著「出人頭地」的擔子，我們極力的展現自己的才能，我們在大會舞上用力地跳出「唐山子民」跨海求生的意志力，當時還惹

◎黃敏玲

【七六級二年制幼稚園教育師資科畢業】
現任台北市立南海幼稚園教師

得幾位大陸來台的教授們淚眼朦朧；我們在教室佈置上挖空心思、求新求變，數次拿到優勝的戰績；我們在壘球比賽中不惜失態的與年輕的學妹們一較長短；我們甚至在週六服裝解禁時，穿出五專學弟妹們咋舌的服飾。我們沒有宿舍可住，但我們捉住令人稱羨的自由，活絡於校外各演講廳與舞池中，我們種種的表現，不過說明了一點，我們雖被視為庶出，但也希望被扶正，我們在意著各社團負責人對我們的態度，但我們也更在意一些未扮演好「幼教人」的同學們的參與度。

兩年的師專生涯，承蒙許多老師的春風化雨，令人感受良深，一生受用無窮。恩師蔡春美老師如慈母般啓迪我幼教的思想，也讓我意識到「幼教人」的可貴；郭玉雯老師一年的國文課程啓發我們思考的新觀念，除了看文章，還需要知文章；廖幼芽老師的敬業精神——永遠比學生早到上課地點，及堅持上課到最後一分鐘，更讓我們羞愧有加；林育璋老師親和地引領我們思考幼教方法及技巧。

在師專的生活中有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情，我一定要在此表達：猶記畢業後的一個傾盆大雨的午後，三個欲趕考「公立幼稚園教師資格」的學生，回校苦讀，因遇到課業上的問題，原想打個電話求教於擔任我們「國

語」科的周慧強老師，電話那端竟傳出：「你們在哪兒？我過來看看，當面說比較詳細！」那一口字正腔圓的北平國語，溫暖了我們的心靈，心想：「老師！您怎麼這麼好！」果真不久後，老師頂著一把大傘，拖著六十多歲的身軀，冒雨前來為我們解答！北師啊！北師！令人懷念的母校，老師們除了具有專業的學問，更有無比的愛心，這所充滿教育愛的園地，令人除了懷念外，更加地使我們在畢業後的幼教工作上不敢懈怠，只有努力學習，以求不辜負老師的苦心栽培。

北師畢業那一年，由於正逢台北市廣設公幼，我們班上廿幾位同學同時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台北市公立幼稚園教師」的行列，正式擔負起教育下一代的使命。一晃眼間幼教工作竟已佔據我最年輕的歲月，在前六年中，我認真的執行教學工作，雖不敢說自己的教學是可圈可點，但也稱得上活潑玲瓏，得心應手，除了磨鍊自己的教學經驗外，更積極地參加各項幼教研習課程，更利用寒暑假充實幼教以外的才藝課程，如奧福音樂課程、環保課程、美勞工藝……，我期許自己做一位全方位的幼教老師。

但是，這種種的學習，真的就讓我成為一個優秀的老師嗎？答案是否定的，在一次和家長溝通其孩子的行為時，我竟大意的傷了家長的心，還讓他以為我是排斥那個孩子呢！天知道我當時的心情，簡直覺得「好人做不得」，我如此的關心你的孩子竟換得如此的回應，當時我使性的以為「我不管你就是了」，自此一整個學期似乎都無法和這位家長再心平氣和的溝通，當然對這個

孩子的幫助就有限了。

經過這次教訓，我不再輕忽「教師」這個角色，不是只有努力學習教學技巧即可，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將自己的傲性收拾起來，學習將自己的教學理念傳達給不同的孩子及家長，運用委婉得宜的方式來進行溝通。

如今為了給自己更大的挑戰，我又換了服務的幼稚園，在這裡的教學型態有別於以往服務的學校，它是一所實行「開放教育」的幼稚園，每天都有辦不完的活動及準備不盡的教學環境規畫，園長的要求相當的高，老師們也就賣力的做，在這裡大家共有的默契就是凡事站在孩子的立場，為他們準備豐富的刺激，期待他們能因此接受更完整的幼兒教育。

十年幼教，一路走來憂喜參半，憂的是親子關係的日漸疏離，很多孩子都是從出生就委託爺爺奶奶或保姆照料，至上學階段父母才將其接回，對孩子的嬰幼時期一無所知，有些甚至因此錯過重要關鍵期的學習成長，變成日後無法補救的永久負擔；再有就是父母們一味的談「尊重」孩子，故小霸王林立，殊不知尊重的前提就是不影響他人，而這個他人包括父母本身。喜的是幼教十年終小有所成，得到部份社會人士及家長的肯定。但這些仍是不夠的，在城鄉之間的幼兒教育仍差距十分遙遠，一位由台北市公幼調校回鄉服務的老師，訝異的表示城鄉的教學資源及方向，起碼差距八年程度，這一點不禁令人憂心，要待何時，我們才能全面地擁有健全的幼兒教育呢？我想往後還有待幼教人發奮圖強去推展我們的幼教理念，讓我們同心協力為提昇幼教品質而努力吧！

師專生活的回憶

◎楊素燕、吳亦偉【七八級普通科畢業】

◎楔子

當那幢古老溫柔的紅樓疲憊卻莊嚴倒下的同時，新制度帶著自由開放的種子撒遍整個校園，早點名、晚自習取消了，穿便服上課，意見調查表，各類舞會熱身起來，豆腐乾般的棉被無需再有稜有角，教官的嚴肅臉上多了笑容，課程的選擇彈性更大，「自由」像蒲公英的種子，總是在校園中隨處萌發了；「開放」更像一管強心針，振奮了禁錮已久的人心。

我們這一群末代師專生，何其幸運地站在師專與師院的歷史分界點上；但也何其遺憾的是眼看紅樓在一片喧嚷的改制聲浪中褪色、消失，「傳統」有優點也有缺點，更有其值得留戀的地方，也總是無法遺忘那段曾經走過的歲月。戲，正上演……

◎鐵的紀律——生活教育

甫進師專，學校規定學生一律住校，對第一次離家的我們而言，心中難免存有對家的眷戀，似乎是長不大的孩子般，什麼都還要依賴父母；誰料，師專軍

事化的管理風格，將我們這群溫室中嬌生慣養的花朵，徹頭徹尾地改造一番。

那時，每天一大早，起床號角剛響，宿舍內一陣人仰馬翻，毛巾、臉盆齊飛，廁所、盥洗室頓時擠得水洩不通，個個衝鋒陷陣，如臨大敵，新生們面對一床軟被，練習摺「豆腐干」的功夫，細細捏出四處方正有形的角，往往大功未成，集合號角又急急催人，各分隊由隊長統一整隊點名，進行基本教練，向右轉、向後轉、教唱軍歌，再輪流做體操、土風舞、國術，在嚴肅氣氛中帶點輕鬆娛樂性的活動，將北師的清晨點綴得多采多姿，更顯得朝氣蓬勃，想不振作精神也難！一天的學習便能有專心的精神和態度。

經過晨間密集的訓練，到晚上仍是不鬆懈的：二小時的晚自習後加上晚點名，繼續唱軍歌、基本操練，再由教官做一個睡前精神訓勉，期勉我們「明天會更好」。

這段「鐵的紀律」教條下的生活教育，雖然在幾年後，因改制學院而「鬆綁」，使學子有較大的生活空間；可是當年的嚴格管教，確實也奠定了我們日後

爲人師表良好生活習慣的基礎。

◎難忘大鍋菜

猶記在北師求學時，學校餐廳的大鍋菜亦是一段難忘的回憶。當年，學校伙食尚未讓外來商家承包，由校內二、三、四年級學生代表組成自治會來管理，他們分組執行設計菜單、採買、監廚、打菜……等事項。每月被推派出來的代表，莫不使出渾身解數，攪盡腦汁變化菜色；雖然經費有限，而且用大鍋做出來的菜難兼具色香味之全，但只要吃飯時間一到，大家莫不爭先恐後，抓起碗筷，聞香在餐廳外大排長龍，幾樣招牌菜如「滷鷄腿」、「豆腐鑊肉」，另外在特別節日前或校慶時皆會加菜，有薯條、炸雞塊等……至今想起，仍令人吮指回味，懷念不已，而吃飯時拿著碗筷在外排隊等待，亦造就了許多對小情人的相遇，學長、學妹們這時往往會互相欣賞，遙遙相望一番，現在許多對已成爲快樂的夫妻檔了。另一項吃大鍋菜的功效是：訓練出個個「打撈大隊」的能手，大家面向一大鍋湯，拼命的往下撈那珍奇的綠豆、紅豆，所以每個師專生日後進入自助餐店或是從軍，皆成爲一流的吃飯及打撈的高手。

◎能力檢定

儘管師專生活多姿多采，但每一個學年終了時，總有一關得熬過，此關並非期末考，而是比期末考更

可怕的「能力檢定測驗」，舉凡小學教學所必備的能力：如板書、琴藝、說故事、體能、國語文……等，皆須達到一定的標準方能過關。

離檢定日期愈近，校園中一幕幕「臨陣磨槍」的景象也愈多，琴房中的大個子男生，用那笨拙卻強而有勁的手，在鋼琴琴鍵上吃力地敲出不協調的樂聲；體育館裡，練習體操、單槓、跳箱的人汗如雨下；教室黑板前，大家勤奮練習著字形結構；圖書館中坐滿啃讀國語文歷屆考題的學生，校園中一片緊張氣氛，真是苦煞也！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幾年下來，倒也練就一身好本領，足以面對小學中所需的挑戰，而也常爲人所稱羨的便是——師專生的才華，幾乎是文武全才，琴棋書畫無所不能，看著老師們又帶班，又練大會舞，也能訓練合唱團、國樂社、管弦樂團、躲避球隊、體操隊，而這些訓練的老師往往非體育科或音樂、舞蹈科畢業者，常令人讚嘆不已。

◎集中實習

集中實習是師專生活最後的一場重頭戲，藉由實習，一方面將師專五年所學付諸實行，加以驗證及考核；另一方面將對往後的教學工作建立信心；而在整個實習的過程中，大家團結合作，把整個學校上至校長的領導綜理事務，下至打雜之事，都當作是全班的事業來貢獻己力，得到的成就感也更加紮實。

猶記當時，我班實習的對象是北師附小，幸運的

是，在教學或行政資源的取得上皆非常方便，除了實習學校的校長蔡義雄教授也同時為我班之實習老師可諮詢請教外，因距離北師甚近，一有問題，馬上可跑回學校去討救兵；也因北師附小學生素質頗高，故在準備工作上也感到無比的壓力，所以在五年級上學期，本班便數次至附小參觀、聯絡及溝通，做教學及行政工作方面的接觸，以便撰寫教案和製作教具，選舉實習校長及選派各幹部，為實習做充分的預備工作。

三個星期中，同學們除兩天教學外，更積極籌畫各種活動，教務方面有教室布置比賽、學生作業展覽、珠心算比賽、查字典比賽等；訓導方面則有班際籃球比賽，春季遠足活動、演講比賽、遊藝會等，每一項活動都在同學及老師的開會討論中，在大家徹夜工作下完成。

而在三個星期即將結束之際，在辦公桌上看見附小小朋友的信件、卡片及小禮物，更看見他們眼中依戀不捨的淚珠，才赫然發現：實習過程中所得到的不僅僅是教學行政上的進步，也得到學生的心。

◎我們的導師

回首那些學習的日子，雖有許多挫折，但卻不會徬徨無助，原來——有師長們的陪伴，張英傑老師猶

如我們這艘「翔宇」船的船長，穩健有果斷力，同學的問題交到張老師手中，多半能迎刃而解；譚寧君老師則如慈母一般，照顧學生們的日常生活不遺餘力；項必蒂老師雖然帶我們不久，但其氣質與風範也值得我們深深的懷念；吳雄老師看似嚴肅，但實際上卻是一位幽默風趣的師長。所以「翔宇」可說是最幸運的一班，歷經四位導師，而四位師長都有其不同的特質風範，足為我們的楷模，四位導師當其中有人卸任時，仍然對班上同學保持原有的關心，所以別的班級有一位導師疼愛，本班卻何其幸福的有四位師長關心。

◎揚帆而行

不經意間，季節遞嬗，師專五年生活轉眼便結束了，從不想忘記，也難以忘記，那一千八百多個日子，那屬於我們的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是很久的事情，但，又像是昨日才消逝。

師專畢業的七年中，同學結婚的結婚、讀書的讀書，在人生的大海中卻總秉持著學生時代無悔的抉擇——教育，而在教育的路上所依靠的是師專五年所學的一切，對師專生活的懷念，以及師長的教誨，不敢說個個已成爲巨樹之姿，但總是自幼苗而茁壯成形，自有一番作爲及一方天地。

無憂無懼的年輕

◎ 巫宜德（一九九級普通科畢業）

同

樣走在北師的落日餘暉裡，心情竟是如此悵惘。曾幾何時，鮮明的昨日搖身一變成舊夢。昔日古樸素雅的紅樓，如今代之以科技化的行政大樓，而宿舍前的「中庭大花園」，也取代了原本的破瓦舍，人說觸景生情，今情將何所托？或只能在幾棵熟悉的老樹下，尋找一點餘痕罷。

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後知後覺的人，凡事總要歷經一大段的摸索，才能找到頭緒，抓到方向。而這些摸索，短則三兩個起坐深思的夜晚，長則數個渾噩迷惘的寒暑，對於今日這講求速度感的年代，我恐怕是不合時宜的。再說，知和覺也不同，人可以知道很多事，卻不一定從其中覺察到什麼。於是我從人生的瀚海裡，真正獲得的，便顯得十分有限。

嚴格來說，我在北師沉睡了五年，作了五年的夢。不過，誰能說今晨的工作成績不是得自於昨兒的一夜好眠？

記得那天早上，天空散著陰霾，爸爸騎著機車送我到學校報到，在福利社買了棉被、草蓆、枕頭……，經過一天折騰，當晚，我便疲憊地宿

在陌生的房間裡，攤在陌生的床鋪上，望著陌生的天花板，連身邊睡著的，也是今早才認識的同學。黑暗中，室內的悶熱夾雜著窗外飄進來的些微夜風，我竟在陌生中睡去。不特別想家，卻有一種一夜之間突然長大的孤獨與寂寞。

但年輕的孩子，對於傷感總是健忘的，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生活倒是十分愜意，和同學一起排隊，端鐵餐盤吃大鍋菜，雖然每回放長假結束，在吃慣了媽媽可口的「家肴」後，再回學校吃，總會嫌它幾句，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倒真有點想念。想念在黃昏的樹影下，排隊於舊校舍的迴廊裡，輕鬆聊著海報上的錯字，高談闊論的批評著某些老師的陳腐，自以為挺具真知灼見的平凡。

當時最喜歡跑到書庫裡去找書，企圖在舊書特有的塵灰味中，薰染一點書卷氣。於是一本接一本的散文、小說，就這麼日夜撞擊著我的心靈，讓潛沉在心中休眠已久的種子，一一活動起來。記得初始，一連看了好幾本琦君的散文，使得一向冷血自居的我，硬是啪啪的被引出了許多熱淚，現在想想，真有「強說愁」的嫌疑。而小

說令我記憶猶新的，莫過於毛姆的《人性枷鎖》，和鹿橋的《未央歌》，讓我開始思考生存的意義，究竟這輩子我想當一個怎麼樣的人？忙碌的心靈，交織出一張張嶄新的美夢。

而許多逼得你非參加不可的體育活動，又活絡了另一部分的細胞。記得那次校慶運動會，足足下了一個禮拜的雨，在冬天的涼風中，同學們不遮不擋的揮動著彩球，又唱又跳，把年輕笑得如此無憂無懼。或許就是這等傻勁，硬是讓我們連著三年拿到了精神總錦標的殊榮，且「史無前例」的將大獎盃永遠留在班上，那是七十七年的事。（話說精神總錦標若能連得三年，就能永久保留，而我們的紀錄可是創校後第一遭。）

再說到一年一度的體育表演賽，可真讓我長足了見識，別笑我這體育世界裡的劉姥姥。每到了比賽那天，按著順序來，一年級民俗體育，二年級土風舞，三年級民族舞，四年級現代舞，真像趕一場嘉年華會。雖然事前繁複的練習，許多牢騷，衝突都會迸發出來，但也因按部就班反覆的練習，磨出了我們天下無難事的毅力與勇氣。固然體育非我所長，但有了這番操練，我亦能在體育教學中，讓學生嘗到肢體充分活動的暢快，不是有人說：最好的教練，不盡然是昔日最好的球員嗎？

而那不亞於國語文測驗的體能基本測驗，在五年級時進行，老師說不通過就畢不了業，誰知是真是假？但在準備的日子裡，大伙同學可是真埋頭苦練的。如果你問我：這有何意義？其實人生不就是該在當下認認真真的活嗎？

覃子豪先生有首《清醒》的詩，詩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數句，或可見真章：

清醒於假寐

假寐於清醒

.....

假寐七日 醒一千年

假寐千年 聚萬年的冥想

化渾靈為靈明 化清晰為朦朧

也許我真在北師沉睡了五年，而這五年規律豐富的生活，讓我從「紅燭昏羅帳」的少年聽雨心情，快速成長，如今，真有那種「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的孤寂，也帶點「聽雨僧廬下」，「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的適然。

年輕，該追求的，是磨鍊，是歷練，如此，人生格局才得以開闊、紮實。陳之藩先生說得好：「我想用自己的血肉痛苦地與寂寞的砂石相摩，蚌的梦想是一團圓潤的回映八荒的珠寶。」

紅樓！紅樓！

◎許金德（七九級普通科畢業）

打開檯燈，就可以看見它躺在桌上。小小的紅木架托著它暗紅色的身軀，倒也顯得玲瓏有致；幾處暗褐色的苔痕，更有一番不同的趣味。成三角椎體的它，三個面相當平滑，另一面則嶮削凹凸，鋒稜銳利，整體看來，頗值得玩味。

其實它只是一塊磚頭，一塊近一百歲的磚頭。在我的書桌上，它相當顯眼，也由於它的存在，使得案前尺牘更有一番詩意。它看起來是如此的輕巧，對我的意義卻是異常沈重，因為它雖是一塊磚頭，卻是一塊紅樓的磚頭。磚頭中蘊含著百年的欣喜憂傷，亦深藏著百年的悲歡離合，更深埋著我的年輕歲月。每當輕撫著它暗紅色的身軀，就像在聽它娓娓敘述那百年的故事。外表平滑的苔痕輕柔地訴說著歷史，每一個凹凸的鋒稜卻似一把把利刃，深深將我刺痛。它勾起最深刻的回憶，回憶的過程一次比一次甜蜜，結果卻一次比一次傷痛。

那是一個艷陽天，九月驕陽無情地烤炙著大地，爸拎著我的行李和我跨進北師。第一

眼，我就看到一幢雄偉的建築物，古雅的造型和顏色，訴說著它的不凡，似乎在哪一齣電影或是電視劇看過。正欣賞時，爸便拉著我，為註冊事宜而奔走，它的身影，便被一連串的忙碌沖淡。

如眾所周知，能跨進北師門檻的，幾乎清一色是升學主義的勝利者。穿上制服，一種前所未有的理想和抱負充塞在胸臆之間，離家求學，更讓初出茅廬的青澀學子感到豪氣干雲。不過那時的不可一世，懷著滿腔熱血離家，到了晚上，卻只想回家。這種情緒讓人接連數日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隨著在北師日子的增加，想家的心情也逐漸的減低，那棟第一眼就橫陳在面前的建築物，也知道它有個好聽的名字——紅樓。也聽到關於它的順口溜：北師之道，在明德樓，在新民樓，在止於紅樓。興味盎然地問學長箇中的含意，往往會聽到幾乎千篇一律的回答：「不要急，等你在北師待的時間夠久，自然就明白啦！」紅樓的一切，自始便深深撼動我

心。

從陌生到熟悉，從熟悉到自然，我們已經完全融入北師的生活之中。不知為何，總喜歡和紅樓親近，或是在菩提樹蔭下徜徉，或是趴在窗台上冥想，都能自得其樂。有時緩步長廊，每一個腳步好像就踩著前人的足跡，訴說著近百年的興衰榮辱，歛噓其中的悲歡離合。在紅樓中看著腳下的奔跑跳躍、遊嬉喧鬧，靜觀自得之餘，紅樓的心情，似乎也慢慢浸潤著我的心。

終於瞭解那句順口溜的含意，因為在北師，一、二年級在明德樓上課，三年級在新民樓上課，到了四、五年級，才能到紅樓上課。此時從新民樓向紅樓望去，內心充滿著期待，期待能終日沈浸於紅樓的寧靜；亦充滿著惆悵，因為一旦那個日子到來，就意味著將要離開，這是我內心不敢想，也不願想的部份。但是光陰不會回流，時間不會倒轉，不知不覺入主紅樓，也認識了她。從此，在紅樓的窗台邊、長廊上，我便不再孤單，這使我對紅樓又多了一份由衷的感激。

那天，她紅著眼告訴我一個不可能的消息——紅樓要拆了。隨後，便有了一連串的活

動，紅樓的照片、紅樓的嘆詠，如雪花般紛紛出現，紅樓前遊走的人影也更加頻繁。我仍舊在冥想著，只不過這次有了主題：紅樓為什麼要拆呢？它有什麼不好？是北師人不要紅樓，還是紅樓不要北師人？最後這些問題都失去了意義，因為紅樓終究是拆了。它存在的歷史，以及它蘊含的回憶，並不能改變它自己的命運，百年的歲月終究變成一堆頹圯的磚土。

依舊是一個艷陽天，九月的驕陽烤炙大地依舊無情，爸依舊拎著我的行李，行李雖輕便，卻都是沈重的回憶。前一天夜裡，看著那堆破磚廢土，知道它曾經是我的最愛，因此挑了一小塊帶回家。學校有打磨好的磚塊，還綁上中國結，噴上亮光漆，好像一個光鮮的裝飾品，我不需要裝飾，我要的是真實的回憶和歲月的痕跡。

如今輕撫著它，細細品味曾經彼此擁有的一切，我們的靈魂在交談，在溝通。凝視著它，似乎幻化為那一天，我和它及她，我們無言分離，沒有說再見，只因不會再見，紅樓的身影，披上西天的彩霞，和她的眼眶一樣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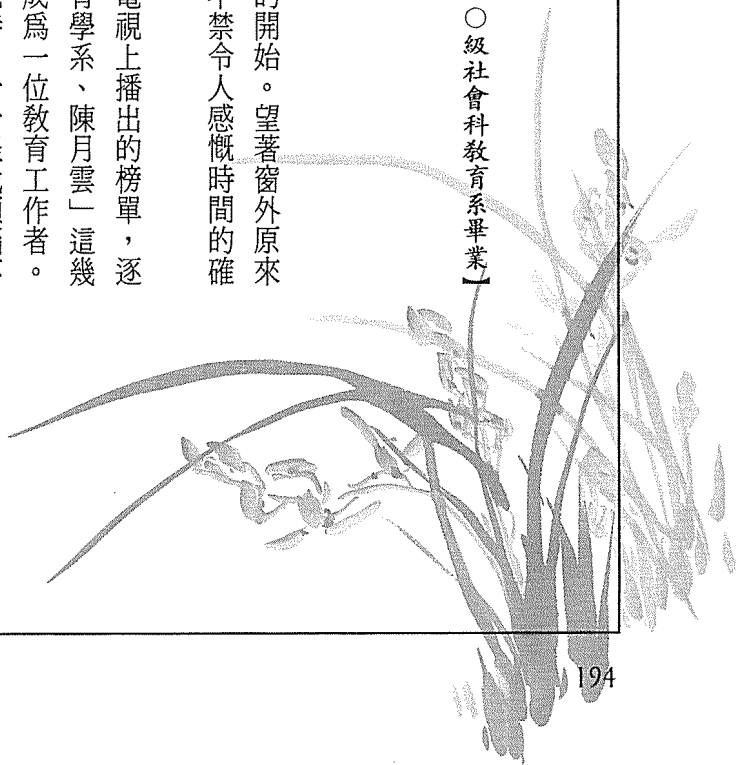
師院生活有感

◎陳月雲【八〇級社會科教育系畢業】

田裡開滿了黃澄澄的油菜花，時序進入春季，又是一年的開始。望著窗外原來結滿稻穗的稻田，現在卻成了黃、綠相間的油菜花田，不禁令人感慨時間的確過得太匆匆，而我擔任教職，也已邁入第五個年頭了。

回想起民國七十六年大學聯考放榜時，我和家人緊盯著電視上播出的榜單，逐一搜尋我的名字。當畫面上出現「省立台北師院、社會科教育學系、陳月雲」這幾個字時，我高興得雀躍不已，終於有機會一償多年的願望，成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只是，高中同學們得知我以高分進入剛由師專改制而成的師院時，紛紛怪我頭腦不清楚，為何不選擇更好的國立大學就讀呢？對於同學們的質疑，我並不以為意，因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對未來我也勾勒出自己的藍圖。選擇「師院」，我並不後悔。

為了成為一位稱職的老師，我們必須修習比一般大學更多的學分，身為第一屆師院生，師長對我們亦有較高的期許。因此，在課業上我一直是戰戰兢兢的，不敢稍有鬆懈。在大一下學期，參觀過師專部同學的駐校集中實習後，我警覺到要當一名小學老師，除了要具備豐富的學識，還要具備行政工作的能力、企畫並舉辦活動的能力、活潑多變的教學方向……等。這些經驗與能力無法從書本中獲得，因此，從大二開始，我就積極參與各種社團活動，包括學生活動中心、系學會、慈幼社，甚至校外所舉辦的活動……等。參加社團雖然占去不少時間，有時還得做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是，我卻因參加社團而結識許多的朋友，並從朋友身上，從活動中獲取寶貴的經驗。這些點點滴滴匯集而成的收穫，在畢業後擔任教職時，給予我莫大的幫助，使我能很快地適應並勝任教學工作。



「社會科學」涵蓋的範圍極廣，所以本系的同學可以學到較廣博，較有選擇的專門課程。在琳琅滿目的專門課程中，令我印象較深刻的是「鄉土考察」和「台灣通史」，這兩門課程使我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土歷史典故、文化、自然景觀、風土民俗等，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我們曾隨著教授造訪濛濛細雨中的九份；在寒冷潮濕的天氣中，上陽明山國家公園考察豐富的自然和地理景觀；在風和日麗時，沿北部濱海公路考察多變的海岸地形；更曾遠赴鹿港，駐足於歷經滄桑的古蹟中，聆聽教授講解有關此地的點點滴滴。這些生動活潑的課程，雖然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彷彿昨日才發生一般，如此深刻又栩栩如生地呈現於眼前。

有些人認為師院四年所學的東西是僵硬的、有限的，我卻另有一番看法。課程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有心學習，積極主動向師長請益，並多多參與社團活動，多培養自己的興趣，也能有豐富、充實卻又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把握四年的師院生活，使自己獲得良好的基礎，日後在教師生涯中發揮潛能，讓自己多一分選擇。以我而言，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被指定擔任「合唱團指導老師」，而且在二個月後，即要帶團參加比賽。對於從未參加過正式的合唱團，從未擔任過指揮的我而言，這實在是一件艱鉅的工作。幸好憑著在師院扎下的音樂基礎及不斷虛心地向人請教，終於不負眾望贏得佳績回來。從此，我發現自己又多了一項專長，又比別人多了一項「音樂科任」的選擇。所以，我衷心地建議尚在師院就讀的學弟、學妹們，要多多利用師院的資源，充實自己的實力，將來任教時，才能盡情揮灑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任教五年以來，頂著「第一屆師院生」的頭銜，幸未辜負師長的期望，也常警惕自己「不要以過去的知識，教育現在的學生，去適應未來的生活」。因為，教育是一條走不完的路啊！

不褪色的烙印

◎ 1 素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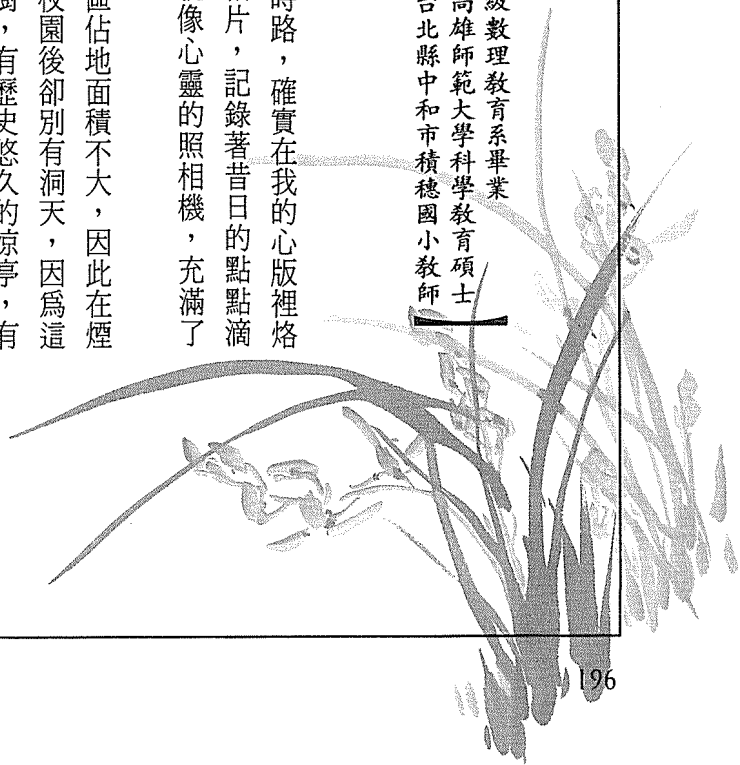
八○級數理教育系畢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碩士
現任台北縣中和市積穗國小教師

輾 過的輪跡，永遠無法磨滅，師院四年一步一足跡的來時路，確實在我的心版裡烙印了永不褪色的溫柔顏彩。回憶像是一張張彩色的相片，記錄著昔日的點點滴滴。有些像苦澀的咖啡，有些則像甜蜜的蛋糕。這些回憶就像心靈的照相機，充滿了酸、甜、苦、辣、喜、怒、哀、樂。

我的母校——臺北師院位在寸土寸金的和平東路上，校區佔地面積不大，因此在煙塵滾滾的臺北城裡並不醒目。雖然只有彈丸之地，但是進入校園後卻別有洞天，因為這裡有親切和藹的師長，有清純快樂的學子，有蓊鬱蒼翠的大樹，有歷史悠久的涼亭，有清脆悅耳的琴聲，還有許多精心規畫的新大樓……等。校園雖小，卻有許多便捷之處，例如：有便利的交通運輸，快速的資訊交流，多元的文藝刺激……等。這些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使臺北師院的學生能享有更多的社會資源，並且能快速地掌握現代資訊和脈動，這樣的大環境實在有助於開拓學生的心胸和視野呀！

師院四年的住校生活也令人印象深刻，室友六人相聚一堂，可說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大家來自不同家庭，受不同領域訓練，造就了每個人特有的觀點和脾氣，也許這些思想和氣質上的差異，使我們的生活顯得更多彩多姿，其間有歡笑，有爭吵，有淚水，但是這些林林總總的生活經驗，卻是我們學習人際關係最寶貴的經驗。

班際聯賽是師院常有的競賽，包含的競賽項目琳琅滿目，例如：土風舞、民族舞蹈、合唱、籃球、排球、乒乓球、游泳……等，這些活動經常是一項接一項的，令大家頗有疲於奔命、應接不暇之嘆，但是為了班級的榮譽，大家還是卯足了勁，風雨無阻的練習，尤其那段在烈日下共同揮灑汗水的日子，更是令人記憶猶新呀！其間有歡笑，有汗水，有淚水，一切的努力讓我們在潛移默化中能有多方面的學習和成長。今日身為人師，更切身感受到昔日所學的十八般武藝，是如此的受用。感謝母校的精心安排和盡心



的栽培，使我在親執教鞭時，能夠把教學技能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而無左支右絀之嘆。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我想學校所安排的校外參觀就具有這種目的吧。每逢校外參觀時刻，大家總是抱持著雀躍的心情準備大開眼界。如果遇到精彩絕倫、欲罷不能的教學觀摩，大家總會屏息聆聽，勤作筆記，唯恐缺漏任一細節。這樣卓越的實務教學，確實讓我們刮目相看，同時也讓我們受益於無形中。相反的，一旦參觀的對象，上課氣氛沈悶，了無新意，大家雖會耐著性子做完參觀，但是接踵而來的卻是諸多的感嘆和批評，這樣的參觀也許是一種錯誤示範，讓我們能夠引以為戒，警惕自己別再重蹈覆轍吧！

北師院的師資陣容相當堅強，許多師長們都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博學之士，專業的學養和高尚的品德都是我們耳濡目染學習的最佳表率。在這些師長們的諄諄教誨及殷殷期盼下，我們這群學子逐漸習得了專業的教學知能，並且養成了清高的師者風範。今日我在親臨教場時得以展現清高、專業的教師形象，並且在教學崗位上能有傑出的表現以及良好的口碑，我想這一切的榮譽和驕傲都得歸於師長們的栽培和提攜吧！

歲月如白駒過隙，轉眼間我已為人師表多年。曾經所有的笑語，已如和煦的春陽，灑在漫漫的回憶路上。也許吧，所有生命中美好的時光，都像書頁中精美的插圖，再怎麼讚嘆還是要翻過去。拾起美麗的回憶，讓我頗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之嘆！今日我已展翅飛向不同的天空，但是仍然心繫所有的恩師們，感謝有你們陪伴我走過這一路青春歲月。

畢業後，對「良師惠終身」的真義有更深的體悟，感謝北師院的師長們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更感念數理系的恩師們不斷的給予我支持和鼓勵，這股動力促使我勇於接受挑戰，並且能再接再勵的突破和前進。古人說「受人點滴，湧泉以報」，昔日恩師對我是這般的眷顧和愛護，因此不論現在或將來，我當竭盡所能貢獻己力，以回饋我的母校！

懷念曲

◎黃玉珮【八〇級音樂教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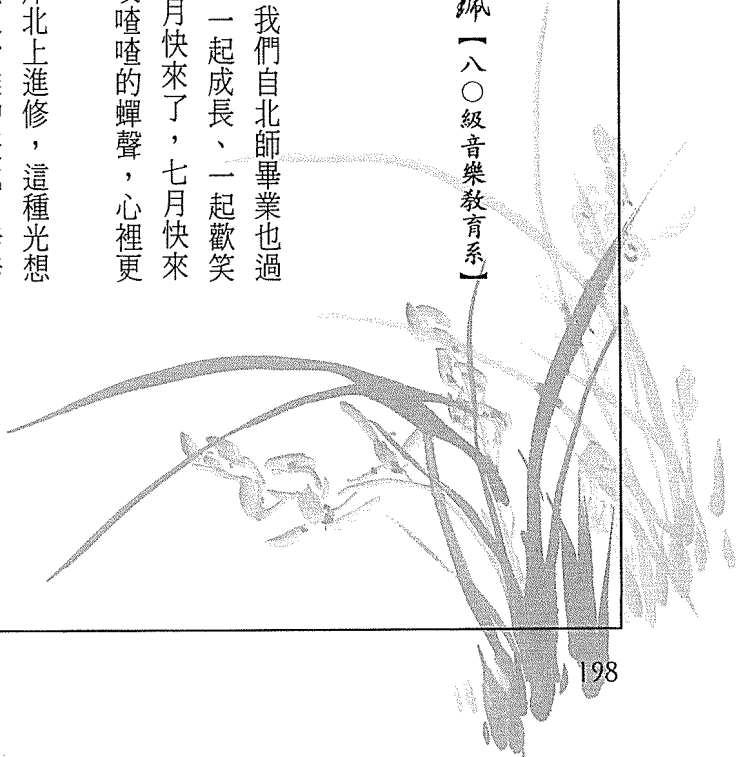
僅以這篇散亂卻又真摯的信箋獻給我熱愛的北師

珮，「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仔細想想，我們自北師畢業也過了五、六年的光陰，可是我是這麼懷念這個一起學習、一起成長、一起歡笑的地方，以致於每年的五、六月一到，還是忍不住的想「七月快來了，七月快來了，又可以上臺北讀書啦！」耳朵邊彷彿也迴響起校園裡吱吱喳喳的蟬聲，心裡更迴盪著莫名的喜悅，好像又回到那些個北上唸書的日子。

其實打一開始我和中師的學長學妹、同學們，壓根兒排斥北上進修，這種光想來就很痛苦的事，畢竟炎炎夏日，有誰歡喜千里迢迢趕到悶熱又吵雜的臺北，辛辛苦苦的待上漫長的兩個月？大夥兒心理都禁不住的嘀咕：「為什麼中師不開音樂系？為什麼中師不開音樂系？」只差點沒聯名陳情教育部，可憐可憐我們這群中南部的學子。

但是，第一年暑假還過不到一半呢，大夥心裡的想法就完全改變了。沒錯，北師和中師一樣，因為校地位於市區，所以不但校區狹窄，校園周遭又滿是汽車的喇叭聲、來往的行人吵雜聲等噪音，真的很難叫第一次看到的人打從心裡喜歡；我們讀的音樂系也礙於經費的不足，許多設備老舊不堪，不敷使用，常常讓老師學生們有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感受」。

可是，珮琳，還記得郭長揚老師否？他上起音樂美學的課程，眼神充滿了知性的光芒，讓學生們彷彿也隨著他沈醉在音樂的美感裡；還記得陳學謙老師否？他上視唱聽寫的課程時，不管學生們考得好不好，總是一臉彌勒佛似的笑容，讓學生不再覺得上這堂課是痛苦和折磨；還記得吳博明老師否？每回我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帶合唱團、節奏樂隊時，就不禁感謝他教給我們那麼多「撇步」；更何況，還有關心



愛護我們的導師賴美鈴老師、美麗又有才華的劉瓊淑老師、楊淑媚老師、瀟灑又才情洋溢的郭聯昌老師……，這些老師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帶給大夥兒學習的驚喜，誰還會去在意校地不大，設備不好這種微不足道的問題啊！

於是，珮琳，我們都和你們這些北師音樂科畢業的同學一起愛上北師了——愛上了駝著背為我們打掃琴房的老伯伯，幫大家聯絡課程的助教……愛上了禮堂旁破舊不堪卻古樸又充滿詩意的琴房，床舖高得嚇人卻可「鍛鍊臂力」的女生宿舍……唉！簡直就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愛上了校園中的任何一景、一物、一事、一人。

珮琳，今年四月接到全省資優會議的通知後，我興奮了好些日子，因為我又有機會回到北師走上一遭。但是你知道嗎？學校和懷念中的印象都不太一樣了，到處都是新的建築物——新的行政大樓、新的會議室、新的琴房……一幕一幕新的景象經過我眼前，使得我是如此的高興，卻又有些惆悵；高興的是學弟妹有了比我們好太多的學習環境，惆悵的是我再也不能行經青苔斑斑的階梯，走近斜陽映照的舊琴房，聽一曲金仁愛老師的冬夜夢金陵：「落絮飛花，燈殘被冷，夢中重回金陵……」。

幸好，我們懷念的師長們依然是一如往年——慈祥、和藹、笑容滿面的穿梭於校園之間。當我一個一個和他們招著手，彼此寒暄時，我又覺得，其實景物改變又有什麼值得惆悵，懷念的人物還在才是最最重要的。珮琳，我想妳一定也這樣覺得吧！多麼希望有機會和妳再度漫步於校園——「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祝
心想事成

黃玉珮 敬上

八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記「賦格」

北師四年點滴

◎許允繁

【八〇級音樂教育系畢業
現任本校音樂教育系講師】

時

光匆匆，我們這群「賦格」的夥伴們離開母校已近十載，九年多來大家一起在母校求學，繼而分發到各小學服務，雖然大家分散在全國各地，但是同學間的情誼卻未曾改變。每當全班聯絡或聚會時，聊到大夥兒在母校生活的點點滴滴，無論是體操、舞蹈比賽、實習音樂會、校慶活動、環島參觀、駐校實習……，每件事都留給大家不少值得懷念的回憶。而在這其中最令我們這群「賦格」的夥伴們津津樂道且難以忘懷的，大概就是大家在校四年的住宿生活，和我們最敬愛的導師爸爸——陳學謙老師。首先，來談談我們的宿舍生活。

初次踏入母校，當時學校規定所有學生一律住校。我們進入母校的那一年正值學校改制，全校二年級以上都還是師專部的學長、姐們，由於師專時期在生活上的管理十分嚴格，所以當我們初入母校在宿舍的管理上，仍保留了許多原有的規定。而我們幾乎都是從未離家的小姐、少爺們，每個人都是家中的寶貝，一下子要離家與大夥兒過著群居的團體生活，每天還有起床號，晚上十一點熄燈，早點名，晚點名，內務檢查，門

禁……等規定，大家幾乎都叫苦連天。

我們一天的生活大概是如此的：一早六點鐘學校的廣播器就會傳出起床號，在小喇叭聲中大家揉揉雙眼，不情願的起了床，大家就拿著臉盆、杯子、牙刷牙膏、毛巾到盥洗室梳妝打扮。洗好臉、刷好牙之後，就回到寢室中權充更衣室的儲藏櫃換衣服，並且整理內務。那時的內務檢查很嚴格，不但被子、枕頭都有一定的規格，每天起床還要吧棉被摺成「豆腐塊」，衣櫥內的衣物也有一定的吊法，就連臉盆裡盥洗用具的放法都有規定，每天會有各寢室室長輪流至各寢室評分並且要比賽，所以大家都盡量做到要求。整理完內務後，大家就到現在第一宿舍的地下室吃早餐，當時的伙食是由學校統一請伙夫伯伯煮，大家就在第一宿舍外排隊等著領取早餐。用完餐後，差不多是升旗的時間了，每個人走向操場集合升旗。朝會結束後，大家又回到寢室整理上課所需的用品，八點鐘的預備鐘一敲，大家就往教室移動，開始了一天的學習。

上課時間大家絕少回去寢室，等到中午，大家排隊吃完中餐以後，每個人才回到寢室，有些

人準備下午的功課，有些人看看報紙，有些人與室友聊聊天，有些人則小憩片刻，反正大家就利用短短的時間稍微放鬆一下，以便繼續下午的課程。

下午第八節課是五點廿分下課，上完四節課，大家當然先照顧自己的胃，於是乎大家又排隊吃晚餐。您一定懷疑我們一天的活動怎麼就是上課、吃飯，吃飯、上課？因為白天的課程很緊，大家都沒什麼時間做其他的事，所以一切宿舍活動幾乎都在晚餐後。讓我們隨處看看，一進門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樓服務台及大廳，當時晚上大家都要輪守服務台，負責接聽電話，注意門禁安全、廣播等，所以這兒就有輪值人員坐鎮，大廳有報紙，所以也會有一群舍友在此一覽天下事。再去各樓層的盥洗室及浴室看看，有時大家會呼朋引伴一起洗澡洗衣，所以這裡是宿舍裡最熱鬧的地方之一。走到浴室附近就聽到裡面傳出陣陣水聲、說話聲及肥皂香味，盥洗室則是一群人在邊聊天邊洗衣服、曬衣服，各種聲音混雜還真是熱鬧。去看看交誼廳吧！交誼廳中有電視、書刊以及大書桌，供大家休閒、開會或討論及做作業之用，大家各自做自己的事，整間宿舍似乎活起來了。

十一點是我們的門禁時間，十點五十分各寢

室室長會到樓長處報人數，清點完畢後宿舍大門就會關起，而十一點準時大燈也會熄滅，別以為這時可以清靜一點，宿舍真正熱鬧的時間現在才開始呢！由於外出的舍友們剛剛回來，她們開始忙往盥洗室及浴室跑。清理這二個地方也是各寢室的工作之一，所以輪掃的寢室由室長領隊到負責地點清掃。這時其實也是最佳的用功時間，因為我們音教系的學生在晚餐後多在琴房練琴，許多學科的作業就必須留到琴房關閉後再做。慢慢的，夜深了，有些人已上床安眠，有些人仍在努力用功，有些人則在大廳口排隊等電話與家人報平安。大概到一、二點，只剩下零星的人還在挑燈夜戰，其餘的人大都上床就寢，準備應付新的一天來臨。

也許您會懷疑，這樣忙碌的宿舍生活有什麼意思？其實住宿生活是有許多好處的。由於學校課業較多，幾乎所有的休息時大家都會待在寢室，而且每個人都必須住校，所以很快地全年級的每個人都很熟稔，對於別班的動態也很清楚。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時間既長，許多活動都共同參與，感情也就特別好。

此外，愈高年級需要共同討論的課業愈多，住校生活確實帶給我們許多方便，比起現在的學弟妹們，雖然當時宿舍有許多規定，生活的環境

也不比現在好，但是回想起來這種獨有的住宿生活，還是頗令人懷念的，這種經驗也只有自己經歷過才能體會。

讓我談談我們最敬愛的導師吧。我們大學五年的導師都是陳學謙老師，其實稱呼他為「爸爸」一點也不為過，因為一方面是陳老師的年紀與我們的父執輩相仿，更重要的是他對我們的照顧與關懷就像父親對兒女一樣。

剛進母校來，我們一直讓陳老師很頭痛，因為學藝術的人常會有一些與眾不同的想法，而且雖然我們班上只有十八人，可是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年少輕狂，對於學校、系上、生活的每件事與規定幾乎都有意見。對於我們特立獨行的行為，陳老師並不阻攔，僅是不斷的循循善誘，希望大家能對事情有所了解。忠言逆耳，一開始大家對於導師的勸誘並不領情，甚至有時還覺得陳老師太過保守，但是在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得滿頭包後，才逐漸發現原來陳老師的看法是對的，而慢慢參照導師的意見做事，而且若有同學有事不能解決時，陳老師一定會想辦法使其圓滿解決。相處的日子愈久，同學們愈明白陳老師處事的智慧，而對他更加尊敬。

在導師五年的帶領之下，不但沒讓我們這群「頭上長角」的小朋友做出錯事，還引導出每個

人的潛能，讓大家就自己的專長加以發揮，所以年級越高，大家對於本班的稱讚越多，後來還有人說我們是很有才氣的一班，這全都要歸功於陳老師苦口婆心的教導。

所以，雖然大家離開學校已五年了，可是每次打電話與我這個全班聯絡人聯絡時，第一句話沒有別的，一定是：「導師最近好嗎？記得替我向他請安。」導師生日時大家也會不約而同的寄賀片、買蛋糕替他祝壽，同學們對於陳老師的感念由此可見。

陳老師多年來對於我們的教導與照顧並非三言兩語就可道盡，自從我們九年多前踏入北師以來，他就給予我們無微不至的呵護與鼓勵，雖然大家離開母校已數載，但是大家有任何事情，無論是考試、比賽、結婚、生子……，無論大小事都會來請教導師，甚至要交男朋友前都還會帶來給導師「審查」一番，大家就像對自己的父親一樣的尊敬導師，俗諺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句話用來形容全班與陳老師之間的情誼最為恰當。

適逢母校壹百周年校慶，記下本班在校四年的「一、二事」，為「賦格」十九位好同伴們四年的學校生活留下一些註腳。

恭賀母校：百年樹人而任重道遠

◎陳吉雄〔八〇級進修部初等教育系畢業〕

恭喜母校：百年樹人而任重道遠，蘊蓄過去而孕育未來。
恭賀母校：百壽聖誕，萬壽無疆。

母

校創立於民前十六年，乳名「芝山巖學堂」；民前十五年，改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民前十三年，創設師範部，正式培育小學校、公學校與日語傳習師資；民國九年，學名「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直至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的五十年間，為實施「皇民化」與「殖民式」的師資速成教育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母校正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肩負培植國校師之責；民國五十年，升格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以提高國校師資，並輔導在職師資之進修；民國七十六年，升格改制為「省立臺北師範學院」，以提升國小師資為大學程度；直至如今創設國民教育研究所之五十年間，為實施「回歸式」與「民族性」的師資養成教育時期。

百年來，純樸敦厚與尊師重道的優良校風，充滿於溫馨而甜蜜的校園裡。經師人師的指導，恩同再造，切磋琢磨的學習，情如手足；學子們長期的沐浴寢饋其中，而能學習有成。師長的善待校友，時時付之以愛心，處處繫之以關懷，事事處之以師道；校友們長期的耳濡目染其中，而能教學有得。因而，時時感念師恩之浩蕩，處處緬懷母校之榮光，事事以恩師為榜樣，人人以「尊恩師」、「重師道」為胸襟，而潛移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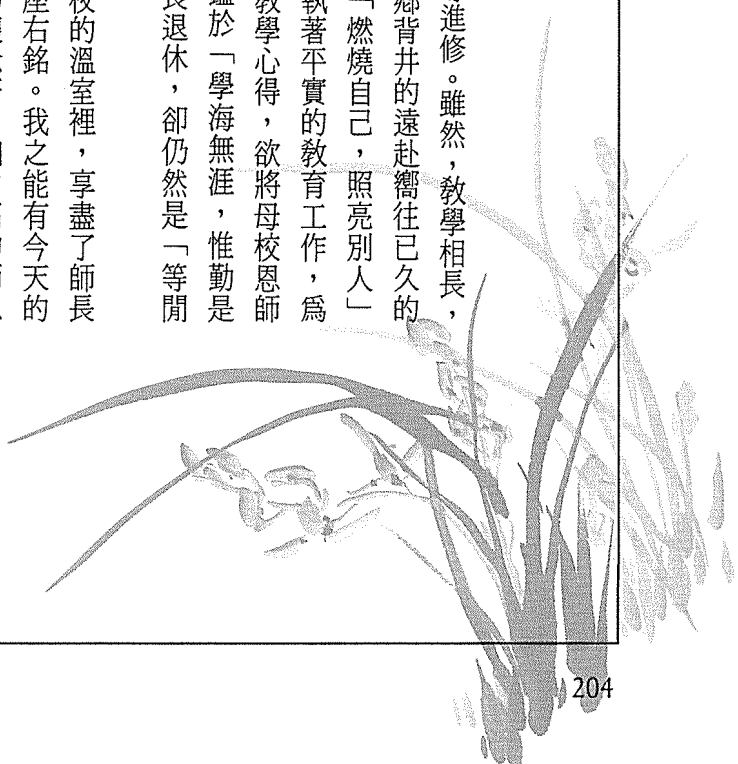
新竹師範畢業後，擠上國民教育的列車，並進入臺中師專進修。雖然，教學相長，相輔相成，但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乃離鄉背井的遠赴嚮往已久的母校拜師學藝。經四個寒暑的循循善誘與因勢利導，養成了「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而能在平淡的人生旅途上，過著平凡的教學生涯，執著平實的教育工作，為著民族幼苗的欣欣向榮而教不厭、誨不倦，並竭心力的奉獻教學心得，欲將母校恩師的春風化雨，回饋於莘莘學子，卻仍覺得才疏學淺，且有鑑於「學海無涯，惟勤是岸」，乃毅然決然的進修研究於臺灣師大。如今，雖然已校長退休，卻仍然是「等閒白了少年頭」的老學生。

母校是我之教育學識的搖籃與教育思想的源泉，我在母校的溫室裡，享盡了師長們孜孜不倦的啟蒙、教誨與薰陶，而培育了我那教育理念の座右銘。我之能有今天的小小成就，應歸功於恩師們的汗馬功勞與愛心廣被。我永遠的懷念著：如山高的師恩與似海深的母愛，並將之推己而及於所有的莘莘學子，共享那溫馨、滋潤的教育愛。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屈指一算，母校已樹人百年而任重道遠。今，欣逢母校的百壽大慶，喜見校務的日新月異與蒸蒸日上，以及歐校長的事求是、精益求精；教授們的教人不厭、誨人不倦；同學們的知行合一，手腦並用；與校友們的學以致用，造福鄉梓，令人欣慰。尤其是，母校培育出之成千上萬的國家棟樑與社會中堅，都能志在四方，默默的為國民教育而獻心獻力，為莘莘學子而謀求上進，使我們都以臺北師院為榮。

虔誠的祝賀偉大的母校，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願您，與松柏長青，與日月同光；更願您，百事可樂，萬事如意。

誠摯的祝福勞苦功高的恩師，心想事成，百福千祥；祝福同學們，敦品力學，術德兼修；祝福校友們，飛黃騰達，教育有成；願咱們，同心協力，矢志不移；更願咱們，群策群力的祝福母校細水長流，永無止境。



人生如夢 築夢踏實

◎洪美慧

【八〇級進修部語文教育系畢業
現任本校附屬小學教務主任】

人生是一連串學習與奮鬥的歷程。在整個歷程中，有風雨，也有晴；有苦苦期待的徬徨，也有美夢成真的喜悅。

年少就讀彰化女中初中部，曾經夢想能直升高中，考上大學，享受青春，揮灑生命的彩筆；卻因父命難違，被逼著考進中師。

就讀中師時，遇到多位誨人不倦的良師，個人性向也得以發展，文武各科都奠下良好基礎，度過一段充實而美好的時光。尤其是畢業時朱匯森校長對我勉勵再三，令我雄心萬丈，滿懷憧憬；結果是飽受命運擺布，至今年過半百，依然只是個小學教師。

由於嗜讀中外名著，深受小說情節感動，曾經夢想能遇到一個白馬王子，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卻因家教甚嚴，在媒妁之言下結婚。在柴米油鹽中，奶瓶尿布齊飛下，才覺悟：心中何妨有夢，卻得生活在現實裡。

早期服務於彰化名校——民生國小十多年，曾先後獲得台灣區教師組演說、朗讀冠軍，所指導之學生也屢次獲獎。接著調府服務，擔任國語推行員，再回校擔任國語科輔導員，也曾是全國第一屆資優教育實驗班教師，曾多次到省訓團、教師研習會受訓研習，吸收許多

新理念和有效的教學方法。更在教養四個孩子之餘，奔波於彰化 and 台中之間，完成師專學業。一路走過來，雖然辛苦，卻步步踏實。

民國六十五年二月，隨著外子職務北調，我幸運的進入北師附小——名聞遐邇，擁有特殊教學文化的名校服務。它尊重兒童學習，不體罰，不使用坊間參考資料；教師充滿愛心，鼓勵思考討論，重視引導啟發；實驗研究成果輝煌，參觀人潮絡繹不絕。在這裡，由於經常被安排觀摩教學，各科教學都越磨越光，有新突破；班級經營也越發得心應手，真正享受為師的快樂。童稚的笑靨，家長的感謝，使我釋懷：縱然只是個小學教師又何妨？這也是我和師院結下的一段善緣，感謝多位師院教授給予我的肯定與鞭策。

民國七十七年師院成立進修部，開辦暑期學士班招生。感謝第一任進修部主任林國樑教授，由於他深諳小學教育，了解一個盡責的老師，絕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去K英文，算數學，背一大堆理論學科。在他獨排眾議，極力斡旋下，入學考試只考了國語文和教學實務兩科；而且大力爭取以師專成績抵銷教育學分，使學士班得以四個暑假修完學士應有的學分，造福無數有心進修

的小學教師，也圓了我年少時想讀大學的夢，當美夢成真時，多令人雀躍！

回想第一屆語教系的四個暑假，雖是揮汗苦讀，卻是樂在其中。班上的同學雖是老、中、青三代同堂，卻相處融洽，合作無間，個個努力向學，絕無渾水摸魚者。

在劉漢初教授擔任系主任時，提供許多選修課程，讓同學們可依自己興趣選修自己喜歡的課程，如左傳、史記、世說新語、詩選、詞選、小說、散文、童話、莊子、墨子、戲劇、紅樓夢、美學原理、藝術鑑賞……等，以及國語教學相關課程，延聘的教授都是一時之選，上起課來真的如沐春風，受益良多。而當時的四位班長，為免除同學排隊選課的辛苦，主動的為同學配課，總是多方協調，儘量使各門課人數平均，皆大歡喜。

當時的班聯會，在徐沐衡學長的帶動下，大家十分團結賣力，無怨無悔的苦幹實幹，不但與行政、教學溝通良好，也深得同學們支持。記得畢業時人手一冊的「長相憶」紀念冊，是結合各班編輯好手，歷時兩年的策畫、編排、打印，才能圖文並茂的成為大家珍藏的美好回憶。

林教授退休後，接任的張玉成十分人性化，每次一開班聯會，總是提出問題一籬筐，他都很有耐心的傾聽、接納，很樂意為同學們解決問題。印象最深的是他親手規畫汽、機車停車問題，在班聯會協助下，停車問題迎刃而解。

四個暑假中，第一年是在酷熱難當的明德樓熬過，第二年改到新建的科學大樓上課，接著又到新建的行政大樓上課。我們分享了母校日新又新的硬體建設，也像海綿般的吸收大量新知，更培養了師生間、同學間的深厚情誼，雖然畢業後各奔東西，但只要有機會見面，總有一股暖流彼此交流。

感謝母校四年暑期的栽培，使我眼界大開，也更上一層樓的到師大教研所四十學分班進修，享受學習的快樂；在接受新職務——教務主任的工作挑戰時，能以更虛心的學習，更大的包容力，來為小朋友、老師、家長們服務。身為服務三十五年的小學教師，也許地位渺小，卻影響深遠。只要想到我曾經多麼努力的付出，溫暖了許多孩子的心靈，使他們快樂的學習、成長。我就不由得要感謝上天的安排，有些夢想雖然未必成真，我卻一路走得踏實，生命因而煥發光彩，夫復何求？

如今，由於時代的變遷，面對師資培育多元化，課程規畫彈性自主化，學習應以學生為本位，課程內容必須因應教學實際的需要。同時為迎接廿一世紀的來臨，必須培養能思考、富創造力，能與人合作，重視團隊精神，並勇於打拚的國民。衷心的期盼母校在歐校長用生的領導之下，能掌握時代脈動，深入了解小學教育實況，能找出正確的方向，踏實的走出自己的路；使百年老校培育出來的學弟、學妹們，在教授的引導下，都能建構自己適用而且有效的教學知能，謹慎的踏上教學生涯；只要步步踏實，必將走出一片圓融。



永遠的師範

◎謝新福

【八〇級進修部語文教育系畢業
現任桃園縣四維國小校長】

第

一堂上王老師的「墨子」，我一眼就認出她是三十年前師範年代教我們國文的老師。當她做例行點名，點到我的時候，我仍像三十年前一樣，恭敬地立正答「有」，然後激動地向她聯繫中斷三十年的師生關係，冒失地說：「王老師，我是您三十年前的學生。」

王老師望一望我，微笑地說：「名字很熟。」

「名字很熟」，局外人可聽不出這簡短四字包容多少老師的督促關懷和學生的感激。三十年前的國文課，那一堂不是戰戰兢兢地等待老師點名背書呢？那一個學生的名字她不熟悉？

記得當年的國文考試，除了一長串的名詞解釋和作者生平題解，最後還有一段空白默書。三十年前滾瓜爛熟的「祭十二郎文」，前後「出師表」，迄今仍然耳熟能詳，字句鮮

明。

王老師還有個絕招，考完試的第二週，她一定攜帶成績冊到班上發表成績。鐵面無私，由高分唱到低分。教那些平常疏於溫課的同學，再也不敢輕忽，誰都不願殿後被唱名報分。

想來所有接受過王老師國文課嚴格督導的學生，都會像我一樣，感激她一輩子。如果不是她當年逼著我背了那麼多的書，釘得那麼緊，畢業以後參加各類考試，國文一科，那考得那麼輕鬆，那麼有自信？

今夏上完最後一堂墨子，王老師仍然和三十年前一樣，發下考卷，要驗收她的墨學傳授成果。考試方式，雖然和三十年前不同了，然而三十年前老師給我建立的讀書方法和信心，依舊存在。墨子的思想淵源，墨子的兼愛非攻，在我筆下行雲流水，揮灑自如。

聽說王老師上完這個暑期的課，就要圓滿的功成身退了。相隔三十年，在老師榮退前夕，還能再度接受她的教誨，此生何其有幸？有此難得的師生緣分。如果師範可以傳承，她的所有學生都會持續廣被她的師範精神，造就下一代的國民，完成她的志業。

謝老師為我們選讀宋儒諸子的「近思錄」。起始同學多不理解，也不贊同。認為今人還花費寶貴的時間鑽研究宋代理學，似乎偏離實際，捨近求遠。然而歷數週的研讀，追索思考，整理出一篇篇讀書報告，終於給「近思錄」新的定義。不管為學與做人，對今日的社會的崇尚物慾生活，虛榮不實的人情世態，「近思錄」確實是遏阻橫流，回歸人性質樸本質的思想名著。

謝師任職師範教育多年，常為師範生生活教育由質樸染化為虛華而憂心。他有一股改革社會風氣的理想和遠見，才慎重給我們選讀這本教現代人震聾發聵的思想名著，期許我們這批國民教育尖兵撒下種子，從基層小國民重奠道德規範。同學們研讀討論，近思切問，不獨體會宋儒諸子為學與做人的道理，也體會謝師選讀此書的苦心。

謝老師擔任我們班四個暑期的導師，他知道我們這夥老少參差的特殊學生，不同於正規學制的正常學生。班級活動，除了必要的提示和輔導，他都給我們最大的自治空間和自我發展和調適。

從他對每位同學獨立研究的詳盡分析指導，規畫研究程序和他對每個同學生活的了解，才知道他的關懷猶如父執。

他常和同學們一起在餐廳，和我們一塊進午餐，別班同學還以為他是我們班上的同學呢？

課餘，謝老師也喜歡參加同學們的活動。雖然他是語文系的教授，在球場上，他也是頂尖高手，他得過大專杯教授組的網球雙打冠軍，桌球更是打遍球場無敵手。

像他這般的隨和開放，表面似乎欠缺師長的威嚴，實際卻是最令晚輩學生敬愛的友師。也讓我們體會老子「道德經」裡所謂「長而不宰」的真意。

畢業前夕，最後一回在餐廳共餐，我恭敬地奉上我們家自製的「龍泉茶」。龍泉茗品，仍不能象徵謝師師道的崇高，只藉一縷清香，表達學生對老師由衷的敬愛。

國北師感言

◎高紹源【八一級數理教育系畢業】

我 想結完婚的人一定會說：這一輩子要娶誰，或要嫁給誰，都是註定好了。同樣地，從國

北師畢業的校友們也可能和我有同樣的想法，讀國北師也是天註定的。

記得剛進國北師時，對此環境不太能適應，開學一個月後就決定重考，每天就是在教室、宿舍和圖書館三地穿梭，過著朝八晚十一的生活，爲了躲避同學們的注意，一吃完晚餐就到師大分部圖書館看書，每天都過著這種例行公事，根本體會不出什麼多采多姿的新鮮人生活。然而難得熬到快大學聯考時期，名也報了，就在距離聯考前一個半月，突然在上體育課時，不小心造成嚴重的運動傷害，因此喪失了重考的機會，心情真是跌到谷底，難道上天就對我這樣不公平嗎？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在此時，上帝卻投以關愛的眼神，暗地裡派來了一位貴人——熊召弟老師，熊老師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幫我報名參加世亞盟所舉辦的「國際青年工作研習會」，不久就收到參加考試的通知。就這樣一路過關斬將，通過層層的考驗，得以代表學校，從事國際青年活動，甚至出國訪問，使我的視野突然放遠許

多，出國前熊老師還偷偷地將他身上所有的美金——二十六元塞給學生，唉！真的……。

然而就因爲如此，與外界接觸愈多，愈覺得所學不足。同時老天爺又派來了第二位貴人——楊繼正老師，楊老師極力鼓勵學生上進，又提供很多升學資訊，就這樣更加強教室、圖書館的例行公事，就這樣在國北師四年的養成教育，除了培養出教師的專業精神與能力之外，同時也扎下再升學的底子。

談到同居四年的室友，更是本班的寶貝。邱培凱是跨系的風雲人物，也許是培凱古道熱腸，所有女生宿舍的同學都認得他，許多女生不是他的乾姐，就是他的乾妹，不過乾妹還是比較多，尤其在他生日時更能看出他的魅力，生日當天趕個四、五場學弟妹爲他做的慶生會是常事。要在台北找吃、喝、玩、樂的地點或場所，那找以室的同學準沒錯，培凱、偉民、靖財、健彬都是很好的顧問、嚮導。可是整潔工作的打掃與評比，敬陪末座的往往是以室抱走。然而只要校內舉辦體育活動，以室的成員可以說是班上的台柱。

談到升旗典禮更是以室所有同學的噩夢，只要升旗鐘一打，數理系吳聰教官第一個叫的寢室就是

臥室，因此臥室的同學相對的比其它寢室的同學少睡十分鐘，然而教官點名完之後，同學還是不為所動睡得穩如泰山，可是奇怪的是當教官在操場上點名的那一刻，同學們都能及時趕到，這一點倒挺厲害。

現在大學課程的改革，一直強調通識教育的推行，然而師院的大學教育，可以說是全國的大學或獨立學院實行通識教育最徹底的大學，每星期的夢魘不是數理課程而是鍵盤樂，只要鍵盤樂的課快到時，所有鍵盤樂的症候群都會出現，焦慮、煩惱、茶不思飯不想，還是拼命的練習，可是一星期練一條拜爾還是不能滿足老師的要求，往往彈到一半就要到旁邊練習，除了是信心的打擊之外，更是丟臉丟盡，期末時的鍵盤樂抽測，更是造成失眠症候群高原期的主要原因，到現在皆視教音樂為畏途。可是一下課抽測結束後，所有症狀都會不藥而癒，真是靈極了。

實習是使師院生能將在學校所學的理论與實務工作相互配合的機會，然而在短短三個星期的駐校實習，往往其準備工作要從大三下學期結束前即開始籌備策劃，在此三個禮拜的實習成果，就可看出其事前準備工作是否完備。然而在譚寧君、吳茜茵、陳忠照、黃偉蓉等四位老師的指導下，甲、乙兩班同學的群策群力的相互幫助下，三星期的駐校實習不能圓滿達成也很難。平常不參加課外活動的

我，在駐校實習期間發現同學們有很多才藝，在晚上休息期間，大家各自散開就自己的練習位置，打國術的打國術、吹笛子的吹笛子、跑步的跑步、唱歌的早已就麥克風位置，唱起「雪中紅」、「感情擺一邊」等名曲，其實還有一項不甚為人所知的是數理合唱團的練唱，大家白天教書、批作業、帶活動忙的不亦樂乎！深夜時呼吸聲抑揚頓挫、此起彼落好不熱鬧，老師若巡視聽見的話也許會捨不得離開呢！

實習結束前的惜別會更是離情依依捨不得，平時都唱「感情擺一邊」，實際上是感情很深，坐上遊覽車還一把鼻涕一把淚，連老師也不例外頻頻拭淚，小朋友更是相互抱頭痛哭，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大家互道珍重再見下，踏著夕陽的餘暉奔向國北師，實踐國小的踪影也逐漸在眼前消失了，這三個星期的教學實習收穫最多的應該是同學們，除了能把實務與理論配合之外更贏得友情。

現在同學們都已是教育界的尖兵，在此感謝學校提供如此適合同學們築夢踏實的環境，更感謝數理系所有教師教導與關懷，也感謝陳忠照老師的推薦。然而也非常懷念留校當助教時，數理系老師們、總務處保管組、出納組、文書組、教務處註冊組、課務組、會計室等師長們的提攜與照顧，學生到任何地方都會以身為國北師之校友為榮，並惦記著你們，最後還是要說一句「國北師我愛你」。



曾經走過的那些日子

◎李宜芬（八一級音樂教育系畢業）

最

近，我所任教的學校進駐了一批嶄新的面孔。無論何時、無論在何處，都可以見到那一張張迎人的笑靨。課堂上，面對學生的，不再是那些熟悉的臉孔，而是一副副充滿光彩，神采飛揚的年輕臉龐。

這些仍帶青澀的年輕教學者，是師範學院的應屆結業生，此刻，他們正做著暖身運動，生龍活虎、躍躍欲試、熱騰騰的準備在今年的七月份出爐，投身教育工作行列，接受熱情的考驗。

真令人羨慕啊！看著他們整天東奔西跑，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為教學或其他瑣事熱烈的討論著，那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那是一段我也曾經走過的美好時光。那種深深的懷念啊！讓時空彷彿也錯置了起來，忘了自己置身何處。只是屬於我的那部份記憶，是更為不同的，因為，我來自北師。

只要是北師的校友都知道，北師的駐校實習和其他師院的實習是非常不同的。雖然目的一樣是教學及行政的實習，但是本著北師特有的刻苦耐勞的精神，在實習的整個期限裡，我們是全程駐紮在實習的學校

中，包括食、衣、住、行、育、樂。這也是為什麼其他師院的實習是四週而北師的實習只有三週。

這樣的作息，讓我們在實習的過程中是絕對不得不傾心盡力，拚命演出的。每天早晨的朝會和每天晚上的夕會是必備的例行公事，最辛苦的是指導教授們也得陪著我們，從早到晚、左叮嚀右囑咐、不斷的耳提面命，當然就由他們領著，在朝會時提醒這一天的各項活動，在夕會時檢討這一天的各項教學。

在這樣二十四小時待命的生活中，我們和實習的學校產生了深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和同學間因患難與共、唇齒相依的朝夕相處，而發展出一種生命相繫、共榮共存的濃密情誼，短短三週實習的豐收，所獲得的快樂，絕對屬於北師校友獨享，是旁人所不能體會、理解的。許多人窮其一生，尋尋覓覓，只為求一知己，但是在北師，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生命共同體。如果你也來自北師，相信你會了解我的這番話。北師，是個確確實實紀錄我成長的地方，對北師的回憶，當然不只是這樣。

記得小時候，作文課題目寫「我的願望」，老師

會在一旁努力的督促我們仔細想想，長大以後想成為怎樣的一個人？記得，老是有好多人會寫著，「長大以後，我想當一個老師。」但是對我而言，這個夢似乎有些不太實際，我從來沒有、也不敢想，有一天，等我長大了，我要站在講台上，擔任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

高中聯考之後，選擇台南家專音樂科就讀，離這條路好像也就愈來愈遠。家專畢業後，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得知北師音樂系三年級招考轉學生，就這樣，重拾了書本，成了北師悠長歲月中，一個奇特的過客。

對北師的初始印象，是很特別的。

不大的校園，位於首善之都的鬧區中，一片盎然的綠意，新舊交織的建築物，是現代中的古典，是繁華台北中的純樸淨地，是矛盾又似巧妙的組合。

因著北師的精巧，人口稀少，所以在校園中，操場上、餐廳裡，來來往往的都是雖然叫不出名字，但卻熟悉的面容，那是一個大家庭，自在優游於其中，是說不出的快樂自得。

因著北師的地利，觸手可及的知識豐富得叫人垂涎三尺，所有重要學府皆集中於此，中央圖書館又近在咫尺，龐大的知識寶庫，直教人心動。而國家音樂廳、戲劇院更突顯了此地區的文化資產，置身其中，怎不教人樂而忘返。

因著北師的師資陣容堅強，使得原來專注於音樂道路的我，對音樂更另有一番廣闊的認識。一樣奉獻於音樂事業，卻有許多不同的走法，這無疑是為我開了一扇門，於是眼前豁然開朗，無數的道路在我面前無限延伸，那種新生的喜悅，讓我有機會為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找到努力的方向。

每一個人對北師的回憶都是不一樣的吧！因為裡頭有我們各自不同的快樂、悲傷，那些記憶是我們的成長。但北師又何嘗不是在成長呢？從師範學校、師範專科學校到師範學院，從省立到國立，他走過多少歲月的滄桑。在這些流轉的時光中，是我們這麼多數不盡的小點，凝聚成今日完整的它。我們也算是它回憶的一部份吧！

這麼多年來，雖然它的名字不太一樣了，體制、結構也在不斷的改變、革新。但不變的是它默默為國家、社會培育師資的努力，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努力下長大的呀！

今年，我們大家的國立臺北師範學院一百歲了。漫漫的百年光陰，對人而言，是從嬰兒到遲暮，但是對教育這個百年樹人的工作而言，卻只是階段性工作的告一段落，下一階段的工作又將緊鑼密鼓地展開。但無論今後的工作有多麼的艱鉅、困難，都將有我們這些散落在各個角落的種子為它加油、喝采。

今年，北師一百歲了，讓我們祝它生日快樂。

無限感念 一份期望

◎蔡發色

【八一級進修部初等教育系畢業
現任金門中正國小輔導主任】

欣逢母校創立一百年大慶，值此欣喜的日子，母校金門地區召集聯絡人陳督學金文，指示筆者撰文乙篇，用申慶賀。筆者自感才疏學淺實愧不敢當，然基於敬仰母校師長們以往對金門地區國教的關愛與付出的德意，因而不揣淺陋，以輸愀忱。

盱衡金門地區邇來的文教建設，在政府及教育部經費上大力支援，金門文教當局及各級學校師生重視努力，以及台灣師大、母校、市北師院、台省教師研習會等機構持續提供進修研習機會，加上台金之間的交通、資訊流通日臻便捷，使金門地區國教在硬體的建設，摒除以往的陳舊、凋敝。在教育品質，人才的培育等均有明顯的提昇，而有新氣象呈現。

緬懷金門教育成長發展過程中，母校排除萬難在不同時期先後在地區設立師專、師院金

門分班，師長們願受旅途奔波之苦，分批蒞金講學，使地區國教同仁能免赴台灣，而就地在職進修，適時成長並取得較高學歷，母校師長為教育的付出，為金門教育的犧牲奉獻而桃李遍佈，令人感念不已。並留下史實，重顯「朱子講學」遺風。

回顧母校當時為照顧及關愛偏遠地區之教育，應允考量在金門設立分班，雖經教育部長官、地區文教科等的大力配合，但其過程極為錯綜複雜與繁瑣，要使之付諸實現誠非易事，好在有母校陳院長鏡潭全力支持，吳主任伊平等師長不辭辛勞熱心奔走聯繫；陳昆仁、盧志輝兩位科長的從旁促成；吳啓騰、謝金文督學的關注支持；陳金文股長既是承辦人又屬本班同學，從中協調連絡，任勞任怨全力付出；分班主任李校長再杭犧牲假期，駐校陪同，處理

班務鉅細靡遺，無不盡心盡力，均期以圓融理想。金門分班亦由於以上很多師長等的投入與付出，始能順利誕生與正常運作。

憶及來金授課師長們的那份敬業及疲憊，真令人不忍。金門分班由於老師調度十分困難，因而課程編排得分外緊湊，亦即四天需上卅二節課，老師們雖然來去匆匆，但上課時，無不渾身解數，使盡全力，把握機緣，好讓絕學能在金門傳揚。記得陳壽航老師由於第一天拉大嗓門，連上八節，加上旅途勞累，第二天上課時，幾乎沒有聲音而累倒了，隨後亦有好幾位老師抱病上課，師長們的那份愛、那份用心，為教育的付出留下了典範，令同學們既感動又擔心。

而回味師長們上課的情景，更令人倍覺甜美。師長們授課的風格自不相同，各具特色：有的是風趣幽默，學有專精，旁徵博引，令人景仰；有的則善於引申，暢談人生閱歷、見聞，令人彌覺珍貴，如沐春風；有的則擅於治學，指示門徑，使人得窺學術殿堂之奧妙與旨趣；總之各擅所長，其感受與用心，各人自有一把尺在心中衡量著。至於同學之間大多熟

悉，彼此能再度同窗共研，自是有緣，相處亦格外融洽。而師生間的互動，論語中令人嚮往的情景，則隱約呈現：「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上課期間，師生偶或會利用適當時間，進行戶外教學，或淺酌低唱，暢談學海浩瀚，樂叙古今，評論時事人物，分享軼聞趣事，迸出智慧與經驗的結晶與火花。師生逸興遄飛，其樂融融，令人感受進修與成長的感覺真好。

展望未來，教育需因應時代變遷及需要，不斷調適，改革以力求精進。教師更需自我充實成長，方能更專業而達成教育目標，贏得社會與家長的敬重。然金門因地處海隅，進修機會及資訊取得受地理環境的限制而有所欠缺，期望母校本諸以往時金門國教支援之初衷，各方面能持續指導協助，對金門國教發展定裨益匪淺，且影響深遠，深信亦將贏得金門國教同仁、百姓們對母校及師長們無任感荷，欣逢母校百周年校慶，特綴數語，聊表感念與期望之殷。

豐收

◎林慧真【八三級音樂教育系畢業】

聽

說了阿里山日出的美，一直到畢旅時，才深深受到震撼。原來祝山日出那樣短暫、那樣永恆。終於可以悟了，為何人類總是風塵僕僕的早起的來一睹這個剎那。

音樂，也是美，也是剎那，更是永恆。我何其有幸的能夠藉音樂捕捉剎那的永恆，盡情的享受那心靈的奔放、含蓄；熱情、哀傷；雄壯、與柔腸寸寸斷。

因為有我的恩師，若不是他給予我音樂的生機，哪能使音樂再在心中甦醒；若不是他一天一天的陪伴，一刻一刻的教導，我怎能知道，音樂原來在熱情背後，有深沈的理智。

老師的教導讓我了解到「義大利歌曲」的廣泛；舒伯特「德國藝術歌曲」的深奧；舒曼「女人的生命與愛情」的深深情；劉十六渾厚的和聲；中國藝術歌曲的內涵。在平常接受老師的栽培之下，音樂系合唱團參加了「八十二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大專組女聲合唱」榮獲特優。

人，一輩子有多少緣，有多少際遇，遇到這樣的老師，我何其有幸，讓我遇到了。

感謝郭長揚教授對我的提拔與指導，感謝陳學謙教授對我的疼愛，感謝吳博明教授對我的勉勵，也感謝我的恩師——江素芬老師對我的用心。

謝謝你們，讓我的音樂，我的生命，有滿滿的豐收。

北青私語

◎王貞芳【八四級特殊教育系畢業】

很
想說的話，在多年以後，也學學張愛玲「夜深聞私語，月落如金盆」的情境，且當是我心中的悄悄話吧！

※ ※ ※

在北青社，它實現了我的夢。有我友情、理想和師恩混雜的悲壯。

「北師青年」的產生是一連串瑣碎 壯烈的完成，至少這樣的成就需要禁得起千錘百煉。一本本出爐的北師青年，代表一個接一個的學期落幕，有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美麗卻近乎哀愁，喜悅中有疲倦。鉛印字中的字裡行間，品嚐細心、爭吵、溫馨編織的情緒聳動，恍惚中，人生竟不覺中有它自身的體悟。於是，懂得珍惜。

我很想說：北青社是個知性的天地，來自心靈的互動。想要和它如膠似漆，必得先和它彈同調，心弦密碼：愛它。很多事要想成就它，就必先調整心態，人是說不準的善變動物，遲疑一秒，人生又隔了兩個世界。「千萬準備，化爲剎那」也只是道出一個觀念：把握現在的想法，努力實踐。在領導北青社期間，一直持著這樣的理念，步步爲營。

北青的經營，也有尷尬的時候。社團登記時，總能

在名冊上有豐盛的斬獲。好景不常，社員的見異思遷總在期中考後，想來，大學生的自由慣壞了剛出牢籠的蠢蠢欲動，呼之欲出的情愫，好奇這世界的長相，罩上不安定的心之後，於是，好言慰留，舉辦慶生會、野外踏青、聯誼活動通通等拉攏人心的活動紛紛上演，這是一段社員見面都尷尬的時期。路上不期而遇，尚未開口問候，就能收到匆忙且侷促的微笑作爲離開社團最好的解釋。即使在「社團第一」的前提下，說盡了社團千萬種優點，也難免有種耍嘴皮子的惴惴不安，似乎意謂另一番搶奪的手段。對於能留在社團的學弟、妹，竟有無法解釋的莫名感激。「申請經費」，又是另一番磨臉皮的考驗，儘管平時多麼木訥寡言、不擅交際，遇上了這種「錢字當頭」的差事，臉皮頓時穿上金鐘罩。死纏著阿德老師、黃先生道長說短、軟硬兼施、卑躬屈膝……說破了嘴，就儘爲了社團辦活動的那點經費，費盡心思交際應酬，說來也是面對自己的一種尷尬吧！

讀文章，是一種舒適的享受，頂像陽光曬過的棉被，有暖暖的香，蓋在身上，更有與太陽同在的安全感。也許是有了這種需求，才有爬格子的傻瓜，甘願孤燈、一隻筆伴著滿腹的感情複雜交織的陪著漫漫長夜。編輯，是一種成就，來自絕對的自我。循著文章的感覺，切割版面、排列組合，滿心的戒慎恐懼，深怕割

壞了字，就得在萬字叢中找到它的同伴來替代，又是一番工夫。而這樣小心翼翼、呵護備至的謹慎對待，怕是熱戀中人，也要眼紅吧！由著編輯者的主觀，版面、美工予人的第一印象因此定形，倒是有一種——牽著讀者的鼻子走——的成就感呢！每當再見到北師青年時，總會苦盡甘來的自我陶醉，沈浸在那段酸酸甜甜的時光裡。

第六十二期的北師青年，不敢說絕後，卻是空前的轟動——在北師院沈寂的眼睛裡，鴻麟的創意鬼才，為北師青年注入新的泉源。鴻麟給予我思想的觸動，有如領航者，一盞搖晃的燈光，引我如飛蛾般的衝出牢籠——來自傳統的枷鎖，雖常因他口無遮攔的激將而有無數的唇槍舌劍，但總在不知不覺中的在思想上倚靠他。在這蛻變中一路行來，走得顛簸卻心甘。偉娟——十足的都市貴族，美工設計的鬼斧神工，淋漓盡致的暢所欲言——在她自創的天地裡，北青因為有她，更把成就推向巔峰。鴻麟和偉娟，是北師院的才子佳人，相識於班對，相知入系對，而後雙雙成就於北青殿堂，一炮而紅。走過這段相知相惜、彼此勉勵的璀璨歲月，多少流傳在大學生活的傳奇佳話，大概在同學心中也不會忘記記上這一椿。

在「北青週」驚天動地以前，除了有我個人的野心之外，還有一位「士為知己者死」的推動者，我想：除了強烈的本土情感之外，更有冥冥之數的引力吧！義仁是位思想獨特又充滿理想的性情中人，北青週的轟烈，

是我們期待卻不敢預期的成功。露天電影——悲情城市，在一個保守的師院環境中能空前絕後的開花結果，很感謝天賜師、家秀師、阿劭師、文慶師的慷慨解囊，更感謝阿德老師的熱情支持，我想每位把關者能在尺度上多一點寬鬆，將有多少理想能壯志上青雲，其功德無量啊！為期一週以「台灣本土文化」為主題的書展，這裡有充滿特教四同學的溫情，本民、孝儀、昌銘、建霖、凱元……，我們創出銷售「十萬」的天文數字，這是一種禮讚，禮讚人心開通，傳統中走出一片天。

在北青史上的轉捩點，雖她不肯自稱是功臣，卻是功不可沒。淑惠學姊以一種大愛在風雨中支撐飄搖的社團，令後生晚輩的我們肅然起敬。我們社裡會有個總編，一提起她，總不知覺中的齊集崇拜的眼光，許是她的才華喚起北師的春天吧！創作的天地，本是主觀的世界，自戀總得伴著大膽尋覓它的落腳點，似乎，張愛玲的風格若隱若現。女性主義雖是她的代言，可她也倔強得不屈服於任一學說。於是，文學的殿堂，才有她盤踞一方的天地。也許，互琴學姊不就是執著得近乎自戀！

「我們都是屬於多愁善感的人，需要藉著文字才能沈澱思緒」，張春榮老師以這樣一句話來點醒日後我的心靈走向，就把這份感激之情墜入文字裡，沈澱。叨叨絮絮的私語，就記下這最後一筆。

在北青社的時光永遠是黃昏，在那裡待久了，便覺得心情無限耽溺，使人沈入，千年萬代。

那一段有你的日子

北師四年

◎廖珍寶【八四級初等教育系畢業】

雖

是老生常談，不過我卻不得不承認，「時間」它真的過很快，北師就快一百歲了，而我在北師的四年早已過去，藕斷絲連的大五實習也快到盡頭。回想四年多前剛踏進北師，羞澀、無知；四年後走出北師，規律、忙碌，生活就是日課表。在實習返校座談時，才切身體會到時間的無情，曾幾何時朝夕相處的同學在數小時後便要各奔他方？曾幾何時熟悉的校園已布滿不熟悉的人群？坐在依然擁擠的公車上，回到家時，天色早已暗了。在北師百歲前夕，細細回想在北師的每一步，雖不是完美無缺，卻也值得再三溫習，慢慢品味！哦，差點忘了，我是初教系八四級甲班的，現在邀請同是八四級的你們一起來回味那段在北師的日子……

大一剛開始時，最好玩的莫過於認人了，一大堆陌生的名字配上一大堆陌生的臉孔，一個蘿蔔一個坑，等到名字都能找到主人後，我們班早已成為全校聞名的「團結班」了。體操比賽時，大家團結一心，合力摘下冠軍，之後的合唱比賽雖沒如願奪得名次，但在練習時，大夥認真的情景，仍是難忘的回憶，況且在挫敗之後，我們學會了成長，在大二的合唱比賽時捲土重來，以合

作證明我們的實力；不只是合唱比賽，連舞蹈比賽我們也榜上有名，日夜苦練的山地舞與別班的現代舞相輝映，而籃球場上更盡是我們的活力飛舞。這幾次的比賽各班都使出渾身解數，從選定、編排到練習，無不絞盡腦汁，在服裝方面更是爭奇鬥妍，愈特別愈出風頭，一般大學裡怎可能有如此的「盛況」呢？

比賽多是師院的特色之一，除了合唱比賽、舞蹈比賽之外，還有抽籤的琴法比賽、板書比賽、說故事比賽等，被抽到的同學莫不大呼倒楣，還好比賽地點在台東師院，傷心之餘還可順道欣賞風景，散散心；而最後一次比賽是大三的自編體操比賽（真受不了，最忙的大三竟還有比賽！）各班又開始絞盡腦汁了，我們班最恐怖，出現了拚命的伏地挺身，可見用心之深，只不過這項比賽後來學弟妹竟出現罷賽，這在師院而言，是很不可思議的，其實比起師專來說，師院的活動可說是少之又少了。

除了活動之外，課程結構也是一大特色，由於是「師範」學院，教育課程自然佔了大部分，尤其從大三開始，各科教材教法，有理論的介紹與試教，記得第一次試教時，教的就是拔蘿蔔，



準備了一大堆教具（包括一個真蘿蔔），手舞足蹈、連唱帶跳地把四十分鐘上完了，至今還記得當初站在台上時的惶恐心情，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好笑，我現在在國小上課，都是手不抖、眼不眨，那像以前那樣需要討好小朋友？不過談到試教，最重要也讓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駐校實習了，三個禮拜駐紮在校園裡，將整個學校包下來實習，吃在那、睡在那，上至校長下至工友全都包了，還要辦運動會、園遊會等，是成為正式教師的最大陣痛，因為辛苦，所以值得回憶。

駐校實習時，我們很幸運抽到風光明媚的宜蘭（抽到北師附小的一定嘔死了），從之前的教案編寫、教具製作（長短條，還記得嗎？）到教室佈置等，都要事先做好帶去，辛苦是辛苦，但當三個禮拜過去要啓程回台北時，就出現依依難捨的鏡頭了。除了和小朋友三個禮拜的感情之外，對宜蘭也念念不忘，星期一晚上可逛夜市，星期日可出去玩，多好！不過最叫人懷念的還是與同學朝夕相處，吃飯時要去餐廳佔位置，洗澡時排隊，沒瓦斯時洗冷水等，在龍潭國小那段時光，真叫人又愛又恨。

又愛又恨的時光除了實習外，就是指畢旅了，畢旅的全名叫做「教育參觀訪問」，十一月六日起十二天環島一周，好高興（環島吔）！也

好痛苦，要帶一大堆的行李，又要一大早起床，這在平常看來可能很痛苦，可是在那十二天，大家都玩得興高采烈，在全省各地還遇到不少同是北師的別班同學，現在回想起來，都還十分懷念呢！不過師院就是師院，連畢旅也要安排成教育參觀，所以旅程中，最愛的是旅遊，與同學瘋在一起；最恨的就是參觀國小，寫參觀記載表了，基於日後要為人師，大家還是很認分地寫了。

師院雖是培養師資的地方，但並非如此地嚴肅，它還是有一般大學活潑的地方，有課時才去上，沒課時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或留在宿舍睡覺（睡到最後連有課都不想去）。宿舍的設備還不錯，每間寢室都有電話，不但可接外線，還可寢室間內線打來打去，聯絡事情（呼朋引伴？）很方便。我們這屆女生是各系住在一起，寢室便是我們交換消息、情報的地方，也是我們快樂痛苦的地方，快樂的是寒冬的火鍋、夏天的綠豆湯，哇，好棒！痛苦的是期考或要交報告時，尤其是大一與大三的國語文會考，天哪！幾乎每間寢室是一樣慘，而且據說每次國語文會考，北師都是最後一名，這怎不令身在北師的我們惶恐呢？於是日也唸、夜也唸，結果當然是過了。

白天的北師是個正經、有點無聊的地方，但夜晚的北師則有全然不同的風情，兼家教的外出

趕場，社團活動也利用此時，談戀愛的在餐廳前談心，餐廳是北師學生最重要的地方，遠比綜合大樓等行政中心重要多了，一切與學生有關的活動都在這展開。書展（包括可惡的推銷員）、舞蹈表演、樂隊演奏、演唱等，都在餐廳門口；餐廳內則播放電視（或電影），用餐時間在餐廳內走一圈，可遇見不少認識的人，二樓的書店、福利社亦不例外，都是學生常去的地方，真是名副其實的學生活動中心，就連海報也都貼在這裡。

北師嚴格說來有點小，但位於台北市的心，交通便利，稍稍彌補了這個缺失，尤其是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夜市，更是夜晚最迷人的地方。師大路、公館、通化街，甚至士林夜市，都是北師人的地盤，記得剛來台北的第一個禮拜就是天天出去逛街；除去夜市不談，台北近郊也有很多有名的風景區，星期假日常見三五人或成群出遊，大三時我們全班去陽明山「機遊」（就是騎機車玩嘛），至今我還記得當時風吹在臉上的感覺。撇開吃喝玩樂不談，附近也有許多有水準的地方，師大、台大就在附近，資訊科學館在隔壁，市立圖書館、中央圖書館、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等，都在不遠處，很後悔自己懵懂過了四年，沒有常常去「拜訪」他們（倒是夜市熟得不得了）。

看到這兒，有沒有覺得我很嘮嘮，扯了一大堆？其實關於北師，還有好多好多可以寫，別開生面的新生訓練（楓橋渡假村），氣死學長姊；在屬於古蹟的大禮堂上體育課，看演唱會、畢業典禮；琴法抽測，緊張兮兮，都佔不到琴房練琴；爭體育選組，六點就去排隊；木章訓練，不辭辛勞到彰化清水岩餵蚊子；宿舍打包時，邊收邊罵；哦，還有上吳萬福老師課時的戰戰兢兢……如何，有沒有覺得往事一件一件又回來了呢？還是已被班上小朋友煩到已忘了自己是誰了？

「回來北師看看吧！」當我看著即將離去的同學，再看看窗外不認識的人群時，心中突然有了這個想法。沒錯，北師早已不是我們的時空，雖然景物依舊，但已換另一批人來享受他們的四年生活，不過我相信只要我們聚在一起，「昨日」是可以一再「重現」、「重現」再「重現」的。在北師百歲之際，讓我們共同向它討回隱沒在百年裡，那屬於我們的四年，好嗎？

「縱然是往事如雲煙，
偶然你也會想起，
那一段卿卿我我日子裡，
總有一些值得你回憶……。」



那一千多個日子

◎戴聖宗【八四級語文教育系畢業】

帶

著一身南方的燠熱，來到台北這個雖是彈丸之地，卻也是人文薈萃的花花世界，心下的歡然是不言可喻的。

那時的我——像吸水海棉一般。

不曾顧忌自己的那身南方土氣，躋身學術殿堂的我是貪婪而好問的（卻未必好學），一般同學棄如敝屣的「中國大陸研究」，我卻興致盎然的與老師侃談《李宗仁回憶錄》，縱談古今，笑論是非；又在「家秀媽媽」（暱稱）的「中國通史」課中揮霍大學生「蹺課」的特權，並且在放映「尋找台灣生命力」時為之當下扼腕，為有心人士擊節……這種種恍如秋泥鴻爪，不可復得。

如果說上大學是為習得更多的專業技能，或許太糟蹋了寶貴的四年光陰，大學的價值更應該是提供各種異質的思潮，更進而引起思辯、詰難，更因此而做一理念的廓清——這

樣毋寧是更重要的。

依照以上的標準而言，實則有些課程是重覆的，它們的價值僅在於課程的加深、加廣，個人較有興趣的是那未曾接觸的，或者是習以為常的科目卻以另一種觀點以貫穿，仔細爬梳之後縷述如下：

「文學反映人生，而人生則因文學而更豐潤」，四年來，我們走過風、雅的古典寫實主義，更曾伴隨著汨羅江畔的屈原謳歌生命，漢賦的黎庶悲歡、竹林七賢的政治傾圮、六朝志怪的天馬行空、唐詩的寬廣天地、宋詞的溫婉旖旎、元曲的民間特色、清代小說多層面向，綜覽古今五千年，文學心靈的底蘊是相通的。除了吟詠古典文學的粹粹外，更遨遊在現代文學的世界中，我們見識了：張大春的嘻笑怒罵、王文華的創意顛覆、張曉風的亦秀亦豪、簡嫚的溫婉可人……更得以在文學理論的引介下提供了閱讀的多方位思考，昨日剛講三一

律，而今天已是「後現代主義」的末路了。在每一次的思想重組中，經歷的衝擊實不下於一個人外貌的改頭換面。那時的我們，也許是浮躁的，也許是不成熟的，也許是沒有實踐能力的……但這都不要緊，只要我們曾經紮紮實實的活過、思考過，這一切都值得。

那時的我——也像脫出樊籠的小鳥一樣。

凡是學生難免會有從眾的心理，比如說當時大一班上流行打工，大家一窩蜂的跑去工讀，大二流行機車旅遊，也是如此，一到放假，車棚人去「棚」空，概因「機遊」去了，當然我也不例外。第一次永遠是最美好的，那次是北橫之旅，原不甚特異，及至聽說要途經遠近馳名的「九彎十八拐」，心下不禁一陣惴惴。還好當天一片明朗，一掃連日陰霾，整段北宜公路就在競逐嬉鬧中倏忽而過，最驚險莫過於回到西部後的省道那一段（行程是北宜公路——宜蘭——北橫——桃園——台北），拖著一身的疲累，竟然在騎車中打起盹來，幸好坐在後座的同學也不知道——因為她們也睡著了。

是誰說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

這句話的鼓舞下，總算在四年來踏遍了我應該很熟悉實則很陌生的「台灣」，難忘澎湖那個曬脫了皮的熾熱午後，難忘那個充滿硫磺味的太平山的煮蛋，難忘新中橫之旅山道邊的那一道彩虹，難忘武陵農場的綠草如茵，更難忘每次都發生「跟丟」的鬧劇。那種孤獨、背棄的傷痛往往在下個路口的重逢一掃而空，親愛的好友們，我們還有可能在生命的下一個渡口再次重逢，一如往常嗎？

那時的我，像個八爪章魚一般。

大學必修三學分「課業、愛情、社團」，在這之中，拓展人際關係最方便、迅速則是「社團」無疑。雖然擇友未必人人都能達致「友直、友諒、友多聞」，但是「德不孤，必有鄰」，總會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哥兒們。

在陸續、不曾間斷的逃社經驗中，永遠不變的選擇是——電影社。也許在黑暗的放映空間裡，侈談交友是不切實際且不經濟的，但電影就有這個好處，不經言傳、不必表白，就會在隻言片語中透析出人生的智慧。

猶記得大衛林曲、彼得格林納威挑戰體制、驚世駭俗的表現形式，而其精神內蘊卻是反省的；更記得在蔡明亮、王家衛的電影中體

現的世紀末的都市頹廢形象，在在說明了現代人物化的、虛無的傾向——一切皆是沒有意義的言語。如果說在電影社中有獲得哪些實務經驗的成長，可能難以一一列舉，但在這「粗重」的工作折衝中，讓我覺得豐饒而有收穫的是——經由一次一次的協調、衝突、妥協中獲得的人己關係的重建毋寧是最重要的。

那時的我，愛上層樓，愛上層樓。

曾有歌詞提及「與你（註：朋友）分享的快樂勝過獨自擁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動，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讓視野不同」，如果在大學中空有成績，只想爭逐分數，這樣的人註定要寂寞的。人總有一些無法紓解的鬱結，並非想不通透，更可能是乏人傾訴，人是社會性的、人也是孤獨的，而此時，一顆溫暖而易感的心遠比那些分數所帶來的名譽來得實際，感謝這一路走來，儘管跌跌撞撞，永遠有人在旁邊扶一把，非關利益或索求於我，一切僅因那摸不著看不見的——友誼。

在生活瑣事上，朋友間互相分勞解憂，在

情緒排遣上，更可以互相傾訴扶持；而在求學的進程中，更得以互相切磋琢磨，而「讀書會」不失為綜合上述功能的顯影。

創辦的立意原本僅在督促友伴不因屆臨分發而懷憂喪志，沒想到在歷次稍具規模的學術詰辯中，除了發揮上述消極功能外，更進而滲透到閱讀的寬廣及多元化上，既曾驚艷於《安卓珍妮》的書寫模式，復又沉迷於西西的語言迷宮中……在反覆申辯中，所習得的不惟是容忍異己的氣度，更觸類旁通得以加深個人閱讀功力。

一千多個日子，用日記寫嫌太長，用編年體寫嫌太短，條列大綱更顯得輕薄，娓娓述來又像白頭宮女話當年一般又長又臭，所以惟有枝蔓不剪的信筆而至了。此時是否因繁華落盡見真淳而顯得消沈，我不知道，我所能知道的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或許在大事的夾縫中尚有一些心理底層的草灰蛇線，但未經沉澱，誰也不知道會否取代當下所有的回憶而躍為主體，時移物往，除了輕微的喟嘆外，至少可以自信地說：不虛此行。

編後語

這一本集子的編纂，是為我校紀念建校壹百周年所輯，撰作的宗旨主要在感懷故舊，祝頌將來。其中有師長的勗勵，有耆老的異聞，有楨榦的實錄，有後進的殷勤，共六十四則；無論長篇短章，抒情敘事，都共冶於一爐，依作者畢業年次略論先後。這樣的編排，一方面彰明北師素來看重校園倫理精神，另一方面對我校文獻稍作歷時性的補苴。

屈原在離騷裡有一段話：「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他用栽植香草來比喻培養楚國的人才，這是「滋蘭集」得名的原由。百年來北師立足芝山之巖，芳蘭之丘，耕耘園圃，用力既勤且久，培育人才無數，真可謂雲蒸霞蔚，而校友多能堅守教育工作崗位，繼續經營滋蘭偉業。這樣為本集命名，或者可以切合承先啟後的先哲宏願，兼具磨厲以須的自我期許，差堪為我校百年壽了。

感謝名書法家薛平南校友，他的題簽典雅凝重，潛氣內轉，為本書生色不少。感謝語文教育系羅秋昭教授，每一篇文章裡的背景蘭花，都出自她的手筆，清潤流麗的丰姿，為單調的版面灌注了靈動的氣息。美勞教育系謝宏達教授設計的百年樹人標誌，等於是這一次校慶的圖騰，我們利用它構築了獨特的美感，在這裡謹向謝教授致敬。還有新學友的廖俊榮校友，由於他的贊助，使本書能夠順利出刊，這是值得感念的。

在人類的生活史裡，壹百年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但以個人的生命而論，壹百年卻是值得肅然起敬的。北師顯耀了壹百年的光榮，也擔負了壹百年的責任，在未來的壹百年中，北師的光榮與責任如故，我們站在水分嶺上，為北師留下一點點紀念，編輯全人深表欣幸，謹向本集所有的作者，致上萬二分的謝意。

6.3

滋蘭集

【北師壹百周年紀念文錄】

發行人：歐用生

主編：劉漢初

執行編輯：郭明郎、陳忠照、張春榮、張湘君

廖卓成、陳清俊、李永麟

助理編輯：呂錦玲、紀佳伶

發行所：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一三四號

電話：(02) 7321104

傳真：(02) 7330473

承印者：李寧出版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承德路一段32號11樓之2

電話：(02) 5569969

傳真：(02) 5560089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五日

ISBN：957-00-8379-4



學生活動中心 1996



第二宿舍 1996

新學友與國北師校友，
共同攜手為教育、文化而努力，
以堅定穩健的腳步，
為兒童教育而奉獻。

新學友秉持對文化的關懷及用心，
一點一滴累積、筆路藍縷耕耘，
讓我們以熾熱的心、
精緻豐富的文化資源，
結合所有校友的力量，
共同建立書香社會，
傳承百年教育使命，
一起邁向新未來。



新學友書局
Senseio BOOKSTORE

總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59 號

電話／(02)703-7777 傳真／(02)704-9948

忠孝辦公室／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 465 號 B2

電話／(02)651-1515 傳真／(02)785-5820



統一編號

006809850092



(1896~1996)

ISBN 957-00-8379-4